

封神演义

明 许仲琳 编著

朝(三)



三十一世传殷紂
素乱朝纲绝伦纪
秽污宫闱宠妲己
鹿台聚斂万姓苦
崇信奸回弃朝政
郊社不修宗庙废
昵比罪人乃罔畏
商家脉络如新弦
杀妻诛子信谗言
至盆炮烙忠贞冤
孕如剗剔朝步玗
屏逐师保情何扁
奇技淫巧尽心研
沉酣肆虐如颠鸞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古典名著

封神演义

(三)

(明) 许仲琳 编著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营破闻仲	(461)
第五十二回	绝龙岭闻仲归天	(470)
第五十三回	邓九公奉敕西征	(478)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孙立功显耀	(488)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孙归伏西岐	(497)
第五十六回	子牙设计收九公	(504)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苏护伐西岐	(518)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吕岳	(529)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将	(540)
第六十回	马元下山助殷洪	(550)
第六十一回	太极图殷洪绝命	(560)
第六十二回	张山李锦伐西岐	(570)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说反殷郊	(579)
第六十四回	罗宣火焚西岐城	(590)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锄	(599)
第六十六回	洪锦西岐城大战	(608)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台拜将	(616)
第六十八回	首阳山夷齐阻兵	(629)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鸡岭	(638)
第七十回	准提道人收孔宣	(648)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657)
第七十二回	广成子三谒碧游宫	(666)
第七十三回	青龙关飞虎折兵	(676)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将显神通	(686)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孙盗骑陷身	(697)

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营破闻仲

诗曰：

昔日行兵夸丞相，今逢时数念应差。

风雷阵设如奔浪，龙虎营排似落花。

纵有“黄河”成个事，其如苍赤更堪嗟。

劝君莫待临龙地，同向灵台玩物华。

话说二位天尊进阵，老子见众门人似醉而未醒，沉沉酣睡，呼吸有鼻息之声。又见八卦台上有四五个五体不全之人，老子叹曰：“可惜千载功行，一旦俱成画饼！”且说琼霄见老子进阵来观望，便放起金蛟剪去。那剪在空中挺折如剪，头交头，尾交尾，落将下来。老子在牛背上看见金蛟剪落下来，把袖口望上一迎，那剪子如芥子落于大海之中，毫无动静。碧霄又把混元金斗祭起，老子把风火蒲团往空中一丢，唤黄巾力士：“将此斗带上玉虚宫去！”三位娘娘大呼曰：“罢了！收吾之宝，岂肯干休！”三位齐下台来，仗剑飞来直取。难道天尊与他动手，老子将乾坤图抖开，命黄巾力士：“将云霄裹去了，压在麒麟崖下！”力士得旨，将图裹去。不题。且言琼霄仗剑而来，元始命白鹤童子把三宝玉如意祭在空中，正中琼霄顶上，打开天灵，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碧霄大呼曰：“道德千年，一旦被你等所伤，诚为枉修功行！”用一口飞剑来取元始天尊，被白鹤童子一如意，把飞剑打落尘埃。元始袖中取一盒，揭开盖，丢起空中，把碧霄连人带鸟装在

盒内，不一会化为血水，一道灵魂也往封神台去了。有诗为证：
修道千年岛内成，殷勤日夜炼无明。

无端排下“黄河阵”，气化清风损七情。

话说三位娘娘已绝。菡芝仙同彩云仙子还在八卦台上，看二位天尊。元始既破“黄河阵”，众弟子都睡在地上。老子用中指一指，地下雷鸣一声，众弟子猛然惊醒，连杨戩、金、木二吒齐齐跃起，拜伏在地。老子乘牛转出，回至篷上，众门人拜毕。元始天尊曰：“今日诸弟子削了顶上三花，消了胸中五气，遭逢劫数，自是难逃。况今姜尚有四九之惊，尔等要往来相佐。再赐尔等纵地金光法，可日行数千里。”又问：“尔等镇洞之宝？”“俱装在混元金斗内。”命：“取来还你等。如今留南极仙翁破‘红沙阵’，我同道兄暂回玉虚宫。白鹤童子，陪你师父同回。”遂命“返驾”。众门人排班送二位天尊回驾。

且说彩云仙子怒气不息。菡芝仙见破了“黄河阵”，退老营来见闻太师，太师已知阵破，玉虚门人都救回去了，心下十分不安，忙具表遣官往朝歌求救；又发火牌，调三山关总兵官邓九公往麾下听用。

且说燃灯在篷上与众道者默坐，南极仙翁打点破“红沙阵”。子牙到九十九日上，来见燃灯，口称：“老师，明日正该破阵。”次日，众仙步行排班，南极仙翁同白鹤童儿至阵前，大呼曰：“吾师来会‘红沙阵’主！”张天君从阵里出来，甚是凶恶，跨鹿提剑，杀奔前来。抬头见是南极仙翁，张绍曰：“道兄，你是为善最乐之士，亦非破阵之流，此阵只怕你：

可惜修就神仙体，若遇红沙顷刻休！”

话说南极仙翁曰：“张绍，你不必多言。此阵今日该是我破，

料你也不能久立于阳世。”张天君大怒，纵鹿冲来，把剑往仙翁顶上就劈，旁有白鹤童子将三宝玉如意赴面交还。来往未及数合，张天君掩一剑，往阵中就走，白鹤童子随后跟来，南极仙翁同入阵内。张绍下鹿，上台，把红沙抓了数片，望仙翁打来。南极仙翁将五火七翎扇把红沙一扇，红沙一去，影迹无踪，张天君掇起一斗红沙往下一泼，仙翁把扇子连扇数扇，其沙去无影向。南极仙翁曰：“张绍今日难逃此厄！”张绍欲待逃遁，早被白鹤童子祭起玉如意，正中张绍后心，打翻跌下台来。白鹤童子手起一剑，即时血染衣襟。正是：

未曾破阵先数定，怎脱封神台下来。

且说南极仙翁破了“红沙阵”，白鹤童子见三穴内有人。南极仙翁发一雷，惊动哪吒、雷震子，俱将身一跃，睁开眼看见南极仙翁，知是昆仑山师尊来救护。哪吒急来扶武王，武王已是死了。坐下逍遥马，也都坏了。燃灯在外面见破了“红沙阵”，子牙催骑入阵，来看武王时，已是死了。子牙哭声不止。燃灯曰：“不妨。前日入阵时，有三道符印护其前后心体。武王该有百日之灾，吾自有处治。”命雷震子背负武王尸骸，放在篷下，用水沐浴。燃灯将一粒丹药用水研化，灌入武王口内。有两个时辰，武王睁眼观看，方知回生；见子牙众门人立于左右，王曰：“孤今日又见相父也！”子牙差左右听用官，送武王回宫。

且说燃灯与众道者曰：“列位道友，贫道今破十阵，与子牙代劳已完，众位各归府，只留广成子，你去桃花岭阻闻仲，不许他进佳梦关；又留赤精子，你去燕山阻闻仲，不许他进五关。二位速去！又留慈航道人在此，以下请回。”众道人方才出篷欲去，忽云中子至。燃灯请上篷，打稽首曰：“列位道兄请了！”众道者

曰：“云中子乃福德之仙也，今不犯‘黄河阵’，真乃大福之士。”云中子曰：“奉敕炼通天神火柱，绝龙岭等候闻太师。”燃灯曰：“你速去，不可迟。”云中子去了。燃灯把印剑交与子牙，燃灯曰：“我贫道也往绝龙岭，助云中子一臂之力。吾今去也！”只留慈航同子牙在篷子。子牙传令：“把麾下众将调来。”南宫适等齐至篷前，见姜子牙行礼毕，立于两旁。子牙传：“明日开队，与闻太师共决雌雄。”众将得令。不题。

且说闻太师见十绝阵俱破，只等朝歌救兵；又望三山关邓九公来助；与彩云仙子、菡芝仙共议。二仙曰：“不料三仙遭厄，两位师伯下山，故有今日之挫。把吾截教不如灰草。”闻太师长吁一声。忽听得周营炮响，喊声大震，来报曰：“姜子牙请太师答话。”闻太师大怒曰：“吾不速拿姜尚报仇，誓不俱生！”遂遣邓、辛、张、陶分于左右；二女仙齐出辕门。太师跨墨麒麟，如烟火而来。子牙曰：“闻太师，你征战三年有于，雌雄未见。你如今再摆十绝阵否？”传令：“把吊着的赵江斩了！”武吉把赵江斩在阵前。闻太师大叫一声，提鞭冲杀过来。有黄天化催开玉麒麟，用两柄银锤挡住闻太师。菡芝仙在辕门，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纵步举宝剑，来助闻太师。这壁厢杨戩纵马摇枪，前来敌住了菡芝仙。彩云仙子见杨戩敌住了菡芝仙，仗剑冲杀过来。哪吒大喝一声：“休冲吾阵！”脚登风火轮，战住了彩云仙子。邓、辛、张、陶四将齐出。这壁厢武成王黄飞虎、南宫适、武吉、辛甲四将来迎。两家这场大战：

两阵咚咚擂战鼓，五色幡摇飞霞舞。长弓硬弩护辕门，铁壁铜墙齐队伍。太师九云冠上火焰生；黄天化金锁甲上霞光吐。女仙是大海波中戏水龙；杨戩似万仞山前争食虎。搜

搜刀举，好似金睛怪兽吐征云；晃晃长枪，一似巨角蛟龙争戏水。鞭来锤架，银花响亮迸寒光；枪去剑迎，玉焰生风飘瑞雪。刀劈甲，甲中刀，如同山前猛虎斗狻猊；枪刺盔，盔中枪，一个深潭玉龙降水兽。使斧的天边皓月皎光辉，使铜的万道长虹飞紫电。使枪的紫气照长空，使刀的庆云离顶上。

有诗为证：

大战一场力不加，亡人死者乱如麻。

只为君王安社稷，不辨贤愚血染沙。

且说子牙大战闻太师。菡芝仙把风袋抖开，一阵黑风卷起，不知慈航道人定风珠，遂取珠将风定住，风不能出。子牙忙祭起打神鞭，正中菡芝仙顶护，打得脑浆迸出，死于非命。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彩云仙子听得阵后有响声，回头看时，早被哪吒一枪，刺中肩甲，倒翻在地；后加一枪，结果了性命。也往封神台去了。武成王大战张节，黄飞虎枪法如神，大吼一声，把张节一枪刺于马下。一灵也往封神台去了。闻太师力战黄天化，又见折了三人，无心恋战，掩一鞭，暂回老营。只有邓忠、辛环、陶荣三将，见今日又损了张节，四将中少了一人，十分不悦。

且言子牙全胜回兵，慈航作辞回山。子牙进城，升银安殿，传令：“众将用过午饭，上殿听点。”众将领令。子牙进内室，写柬帖，只至午未未初，银安殿上打聚将鼓响，众将上殿，参谒听令。子牙令黄天化领柬帖、令箭；又命哪吒领柬帖、令箭；雷震子也领柬帖、令箭：“你们三路行，只须……如此如此。”子牙令：“黄飞虎等领兵五千冲左哨；南宫适等领兵五千冲右哨。”又令：“金吒、木吒、龙须虎冲辕门；四贤、八俊随余后队接应。辛甲、

辛免、太颠、闾天、祁恭、尹籍领三千人马，大呼曰：‘归顺西岐有德之君，坐享安康；扶助成汤无道之主，灭伦绝纪。早归周地，不致身亡！’先散开成汤人马，以孤其势。大功只在今晚可成。”又令：“杨戩领三千人马，先烧彼之粮草，彼军不战自乱。你如烧了粮草，截战后，再往绝龙岭助雷震子成功。”杨戩领令去讫。正是：

挖下战坑擒虎豹，满天张网等蛟龙。

不表子牙前来劫营，且言闻太师损兵折将，在帐中独坐无言。猛然当中神目看见，西岐一股杀气直冲中军，太师笑曰：“姜尚今日得胜，乘机劫吾大寨。”急令：“邓忠、陶荣在左哨；辛环在右哨；吉立、余庆领长箭手守后营粮草。吾在中军，看谁进辕门！”太师准备夜战。当时天晚，日落西山，将近一鼓时分，子牙把众将调出，四面攻营。人马暗暗到了成汤大辕门，左右有灯笼为号，一声信炮，三军呐喊，鼓声大震，杀声齐起，怎见得这场夜战：

征云笼四野，杀气锁长空。

天昏地暗交兵，雾惨云愁厮杀。

初时战斗，灯笼火把相迎；次后交攻，剑戟枪刀乱刺。离宫不朗，左右军卒乱奔；坎地无光，前后将兵不正。昏昏沉沉，月朦胧，不辨谁家宇宙；渺渺漫漫，灯惨淡，难分那个乾坤。征云紧护，拚命士卒往来相持；战鼓忙敲，舍死将军纷纷对敌。东西混战，剑戟交加；南北相持，旌旗掩映。狼烟火炮，似雷声霹雳惊天；虎节龙旂，如闪电翻腾上下。摇旗小校，夤夜里战战兢兢；擂鼓儿郎，如履冰俱难措手。周兵勇猛，纣卒奔逃。只见：滔滔流血坑渠满，叠叠横尸数里平。有诗为证：

劫营功业妙无穷，三路冲营建大功。

只为武王洪福广，名垂青史姜姜公。

话说子牙督前军，冲开了七层围子，呐一声喊，杀进大辕门。闻太师忙上了墨麒麟，提鞭冲来，大呼曰：“姜尚，今番与你定个雌雄！”提鞭来取，子牙仗剑交还。金吒在左，木吒在右，龙须虎发手放出石头打将来，如飞蝗骤雨。成汤军卒如何招架得开，多是着伤。闻太师酣战在中军。黄飞虎杀进左营，有邓忠、陶荣大喝曰：“黄飞虎慢来！”黄家父子兵把二将困在左营。邓忠抖精神，使开板斧；陶荣显本事，双铜忙抡，二将大战在左营。南宫适冲进右营，只见辛环大叫：“南宫适休走！”把肉翅飞起。西岐数将战住辛环。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黄昏厮杀，黑夜交兵，惨惨阴风，咚咚战鼓。闻太师正征战之间，子牙祭起打神鞭。闻太师当中神目看见，急忙躲时，早中左肩臂。龙须虎发石乱打，三军驻扎不定；大队一乱，周兵呐喊，四面围裹上来。闻太师如何抵挡得住。黄飞虎有四子黄天祥等，年少勇猛，势不可当，展枪如龙摆尾，转换似蟒翻身。陶荣躲不及，早被一枪刺于马下。邓忠挡不住，只得败走。辛环见周兵势甚大，不敢恋战，知锋锐已挫，料不能取胜；又见后营火起，杨戩烧了粮草，军兵一乱，势不可解。只见火焰冲天，金蛇乱舞，周军锣鸣鼓响，只杀得鬼哭神号。闻太师大兵已败，又听得周兵四处大叫曰：“西岐圣主，天命维新。纣王无道，陷害万民。你等何不投西岐受享安康！何苦用力而为独夫，自取灭亡！”成汤军士在西岐日久，又见八百诸侯归周者甚众，兵乱不由主将，呐一声喊，走了一半。闻太师有力也无处使，有法也无处用。只见归降者漫散而去，不降者且战且走。且说周兵赶杀成汤败卒，怎见得：

赶上将连衣剥甲，逞着势顺手夺枪。铜敲鼻凹，锤打当胸。铜敲鼻凹，打的眉眼张开；锤打当胸，洞见心肝肺腑。连肩拽背着刀伤，肚腹分崩遭斧剁。锤打的厉害，枪刺的无情。着箭的穿袍透铠，遇弹子鼻凹流红。逢叉俱丧魄，遇鞭碎天灵。愁云惨惨黯天关，急急逃兵寻活路。

闻太师兵败，且战且走。辛环飞在空中，保护太师，邓忠催住后队。一夜败有七十余里，至岐山脚下。子牙鸣金收兵。正是：三军踊跃欢声悦，姜相成功奏凯还。

话说闻太师败至岐山，收住败残人马，点视，只三万有余。太师又见折了陶荣，心中闷闷不语。邓忠曰：“太师，如今兵回哪里？”闻太师问：“此处往哪里去？”辛环曰：“此处往佳梦关去。”太师道：“就往佳梦关去。”催动人马前进。可怜兵败将亡，其威甚挫，着实没兴。一路上人人叹息，个个吁嗟。人马正行间，只见桃花岭上一首黄幡，幡下有一道人，乃是广成子。闻太师向前问曰：“广成子，你在此有什么事？”广成子答曰：“特为你，在此等候多时。你今违天逆命，助恶灭仁，致损生灵，害陷忠良，是你自取。我今在此，也不与你为仇，只不许你过桃花岭。任凭你往别处去便罢。”闻太师大怒曰：“吾今不幸，兵败将亡，敢欺吾太甚！”催开墨麒麟，提鞭就打，广成子撒步向前，用宝剑急架相还。未及三五合，广成子取番天印祭于空中。太师一见，知印厉害，拨转麒麟往西便走，邓忠跟着太师退回。辛环曰：“太师方才怎的怕他，便自退兵？”太师曰：“广成子番天印，吾等招架不住。若中此印，倘或无生，如何是好！且自避他。只如今不得过此岭，却往哪里去？”邓忠曰：“不若进五关往燕山去。”太师只得调转人马，往燕山大路而来。太师晓行夜住，不一日，人

马行至燕山。猛然抬头，见太华山上竖一首黄幡，赤精子立于幡下。太师催麒麟至前。赤精子曰：“来者乃闻太师，你不必往此燕山去，此处非汝行之地。吾奉燃灯命，在此阻你，不许你进五关。原是哪里来，还是哪里去。”太师只气得三尸魂暴躁，七窍内生烟，大呼曰：“赤精子，吾乃是截教门人，总是一道，何得欺吾太甚！我虽兵败，拚得一死，定与你做一场，岂肯擅自干休！”将麒麟一夹，四蹄登开，使开金鞭，神光灿烂。赤精子抖动麻鞋，挥开宝剑，鞭剑相交。未及五七合，赤精子取阴阳镜出来，不知闻太师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绝龙岭闻仲归天

诗曰：

几回奏捷建奇功，纣主荒淫幸女红。

入国已无封谏表，到山应有泪江枫。

岂知魂梦烽烟绝，且听哀猿夜月空。

纵有丹心成往事，年年杜宇泣东风。

话说闻太师见赤精子拿出阴阳镜，把麒麟一磕，跳出圈子外，往燕山下退去。赤精子也不来赶。太师气得面黄气喘，默默无言。辛环曰：“太师，两条路既不容行，不若还往黄花山，进青龙关去罢。”太师沉吟良久，曰：“吾非不能遁回朝歌见天子，再整大兵，以图恢复。只人马累赘，岂可舍此身行。”只得把人马调回，往青龙关大路而行。未及半日，见前边一枝人马驻扎咽喉之处。闻太师传令：“安营，不意前有伏兵。”营不曾安定，只听得一声炮响，两杆红旗展动，哪吒脚踏风火轮，捻火尖枪，大呼曰：“闻太师休想回去！此处乃是你归天之地！”太师大怒，急得三啞眼中射出金光，骂曰：“姜尚欺吾太甚！此处埋伏着不堪小辈，欺藐天朝大臣！”提鞭，纵麒麟飞来直取，哪吒火尖枪急架相还。鞭枪并举，一场大战。只见：

阴霾迷四野，冷气逼三阳。这壁厢旌旗耀彩，反令日月无光；那壁厢戈戟腾辉，致使儿郎丧胆。金鞭叱咤闪威风，神枪出没施妙用。闻太师忠心，三太子赤胆。只杀得空中无

鸟过，山内虎狼奔，飞沙走石乾坤黑，播土扬尘宇宙昏。

话说闻太师与邓忠、辛环、吉立、余庆把哪吒裹在垓心。哪吒哪里惧他，使开一条枪，怎见得厉害，有赞为证，赞曰：

枪是邠州铁，炼成一段钢，落在能工手，造成丈八长。

刺虎穿胸连树倒，降魔锋利似秋霜；大将逢之翻下马，冲营踹阵士俱亡。展放光芒天地暗，吐吞寒雾日无光。

哪吒抖擞神威，酣战五将，大叫一声，把吉立刺于马下；忙把风火轮登出阵来，取乾坤圈祭在空中，正中邓忠肩甲，翻下鞍鞚，被哪吒复一枪，结果了性命，二道灵魂俱往封神台去了。闻太师见又折了邓忠、吉立二将，十分懊恼，不觉失措，无心恋战，夺路而走。哪吒大杀一阵，截断后面一半人马，“愿降者免死！”众兵齐告曰：“愿归明主。”哪吒得获全胜，回西岐报功。不表。

且说闻太师兵败前行，至晚点扎残兵，不足万余人。太师升帐坐下，愧赧无地。自思曰：“吾自征伐，未尝挫锐。今日西征，致有片甲无存之辱。”辛环在侧曰：“太师且请宽慰，‘胜负乃兵家之常’，何必挂心。俟回朝再整大队人马，以复此仇未迟。太师还当自己保重。”次日，起人马往黄花山进发。行至巳牌时候，猛见前面红旗招展，号炮喧天，见一将金甲红袍，坐玉麒麟上，使两柄银锤，刺斜而来，大呼曰：“奉姜丞相令，等候多时！今兵败将亡，眼见独力难支，天命已定。此处不降，更待何时！”闻太师见黄天化阻住去路，大怒，骂曰：“好反叛逆贼，敢出此言欺吾！”催开墨麒麟，单鞭力战黄天化。鞭锤相架，战在山前。但见：

两阵鸣锣击鼓，三军呐喊摇旗。红幡招展震天雷，画戟轻翻豹尾。这一个舍命冲锋扶社稷；那一个拚生惯战定华

夷。不是你生我死不相离，只杀得日月无光天地迷。

话说二人交锋，约有二三十合，有辛环气冲牛斗，余庆怒发冲冠，二将来助太师。黄天化见二将来助战，把玉麒麟跳出阵外就走。余庆不知好歹，随后追来。黄天化挂下双锤，取火龙标回首一标，打下落马而死。一魂进封神台去了。辛环见余庆落马，大叫一声：“吾来了！”肉翅飞来，锤钻往顶上打来。辛环是上三路，黄天化锤是短兵器，招架上三路不好挡抵，把玉麒麟跳出圈子就走。这玉麒麟乃是道德真君坐骑，足有风云，速如飞电。辛环不见机，赶来，被黄天化将攒心钉发出，正中肉翅，辛环在空中掉将下来。闻太师见辛环失利，忙催动残兵，往东南败走。黄天化连胜二阵，也不追赶，领兵回西岐报功去了。且言闻太师见后无袭兵，领人马徐徐而行；又见折了余庆，辛环带伤，太师十分不乐，一路上思前想后。人马行至晚间，有一座高山在前，但见山景凄凉，太师坐下，不觉兜底上心，自己吟诗嗟叹。诗曰：

回首青山两泪垂，三军凄惨更堪悲。

当时只道旋师返，今日方知败卒疲。

可恨天时难预料，堪嗟人事竟何之！

眼前颠倒浑如梦，为国丹心总不移。

话说闻太师作罢诗，神思不宁。三军造饭，辛环整理，次日回兵。将至二更，只听得山顶上响声大震，炮发如雷。闻太师出帐观看，见山上是姜子牙同武王在马上饮酒，左右诸将用手指曰：“山下闻太师败兵在此。”太师听说，性如烈火，上了墨麒麟，提鞭杀上山来。只见一声雷响，一人也不见了。闻太师乃是神目，左右观看，又不见影迹。太师咬牙深恨，立骑寻思。忽然山下一声炮响，人马势如云集，围困山下，只叫“休走了闻太师！”太

师大怒，催骑杀下山来；及自至山下，一军一卒俱无。太师喘息不定，方欲算卜，又见山顶上大炮响，子牙与武王拍手大笑而言曰：“闻太师今日之败，把数年英雄尽丧于此，有何面目再返朝歌！”闻太师厉声大骂：“姬发匹夫，焉敢如此！”纵骑复杀上山来。将至半山凹里，猛然飞起雷震子。好凶恶！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两翅飞腾起怪风，发红脸靛势如熊。

终南秘授神仙术，辅佐姬周立大功。

闻太师只顾山上，未防山凹里飞起雷震子，一根照闻太师打来。太师措手不及，叫声“不好！”将身一闪，让个空。不防那金棍正中墨麒麟后胯上，打得此兽竟为两段。太师跌下地来，遂借土遁去了。辛环大呼曰：“雷震子不要走！吾来了！”肉翅飞起，来战雷震子，不防杨戩暗祭哮天犬，一口把辛环的腿咬住了。雷震子一棍，正打着辛环顶门，死于非命，也往封神台去了。雷震子获功回西岐去了。且说闻太师失了坐骑，自思：“不好归国。想吾三十万人马西征，大战三年有余，不料失机，只存败残人马数千，致有片甲无存之诮。连吾坐骑俱死，门人、副将俱绝……”又见辛环已死，只影单形。太师落下土遁，默坐沉吟；半晌，仰天叹曰：“天绝成汤！当今失政，致天心不顺，民怨日生。臣空有赤胆忠心，无能回其万一。此岂臣下征伐不用心之罪也！”太师坐到天明，复起身招集败残士卒，迤逦而行。又无粮草，士卒疲敝之甚，俱有饥色。猛然见一村舍，有簇人家。太师沉吟，饥不可行，乃命士卒：“向前去借他一顿饭，你等充饥。”众人向前观看，果然好个所在。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

道旁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夕照西沉，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灶，条条道径转牛羊。正是那：食饱鸡豚眠屋角，醉酣邻叟唱歌来。

话说军士来至庄前，问：“里面有人么？”忽然走出一位老叟，见是些残败军卒，忙问：“众位至小庄有何公干？”士卒曰：“吾等非是别人，乃是跟成汤闻太师老爷，因奉敕伐周，与姜尚交兵，失机而回；借你一饭充饥，后必有补。”那老人听罢，忙道：“快请太师老爷来。”众军士回去，禀太师曰：“前有一老人，专请老爷。”太师只得缓步行至庄前。老人忙倒身下拜，口称：“太师，小民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太师亦以礼相答。老人忙躬身迎请太师里面坐。太师进里面坐下，老人急收拾饭，摆将出来。闻太师用了一餐，方收拾饭与众士卒吃了。歇宿一宵。次日，太师辞老叟，问曰：“你们姓什么？昨日搅扰你家，久后好来谢你。”老人曰：“小民姓李，名吉。”闻太师吩咐左右记了。离了此间，同些士卒往青龙关大路而来，不觉迷踪失径。太师命军士站住，观看东、南、西、北。忽听林中伐木之声，见一樵人。太师忙令士卒，向前问那樵子。士卒向前问曰：“樵子，借问你一声。”樵子弃斧在地，上前躬身，口称：“列位有何事呼唤？”士卒曰：“我等是奉敕征西的，如今要往青龙关去。借问哪条路近些？”樵子用手一指，“往西南上不过十五里，过白鹤墩，乃是青龙关大路。”士卒谢了樵子，来报于闻太师。太师命众人往西行，迤迤望前而走。不知道这樵子乃是杨戩变化的，指闻太师往绝龙岭而来。

且说闻太师行过有二十里，看看至绝龙岭来。好险峻！但见：

巍巍峻岭，崒崒峰峦。溪深涧陡，石梁桥天生险恶；壁峭崖悬，虎头石长就雄威。奇松怪柏若龙蟠，碧落丹枫如翠

盖。云迷雾障，山巅直透九重霄；瀑布奔流，潺湲一泻千百里。真个是鸦雀难飞，漫道是人行避迹。烟岚障目，采药仙童怕险；荆榛塞野，打柴樵子难行。胡羊野马似穿梭，狡兔山牛如布阵。正是：草迷四野有精灵，奇险惊人多恶兽。

话说闻太师行至绝龙岭，方欲进岭，见山势险峻，心下甚是疑惑。猛抬头，见一道人穿水合道服，认的是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闻太师慌忙上前问曰：“道兄在此何干？”云中子曰：“贫道奉燃灯命，在此候兄多时。此处是绝龙岭，你逢绝地，何不归降？”闻太师大笑曰：“云中子，你把我闻仲当作稚子婴儿，怎言吾逢绝地，以此欺吾。你我莫非五行之术，在道通知。你今如此戏我，看你有何法治我！”云中子曰：“你敢到这个所在来？”太师就行。云中子用手发雷，平地下长出八根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余，长圆有丈余，按八卦方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闻太师站立当中，大呼曰：“你有何术，用此柱困我？”云中子发手雷鸣，将此柱震开，每一根柱内现出四十九条火龙，烈焰飞腾。闻太师大笑曰：“离地之精，人人会遁；火中之术，个个皆能。此术焉敢欺吾！”掐定避火诀，太师站于里面。怎见得好火，有火赞为证，赞曰：

此火非同凡体，三家会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同九转旋风。炼成通中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动处通红。苦海煮干到底，逢山烧得石空。遇木即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燧人初出定位，木里生来无踪。石中电火稀奇宝，三昧金光透九重。在天为日通明帝，在地生烟活编氓。在人五脏为心主，火内玄功大不同。饶君就是神仙体，遇我难逃眼下倾。

话说闻太师掐定避火诀，站于中间，在火内大呼曰：“云中子！你的道术也只如此！吾不久居，我去也！”往上一升，驾遁光欲走。不知云中子预将燃灯道人紫金钵盂磕住，浑如一盖盖定。闻太师哪里得知，往上一冲，把九云烈焰冠撞落尘埃，青丝发俱披下。太师大叫一声，跌将下来。云中子在外面发雷，四处有霹雳之声，火势凶猛。可怜成汤丞相，为国捐躯！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有清福神祇用百灵幡来引太师。太师忠心不灭，一点真灵借风径至朝歌，来见纣王，申诉其情。此时纣王正在鹿台与妲己饮酒，不觉一阵昏沉，伏几而卧。忽见太师立于旁边，谏曰：“老臣奉敕西征，屡战失利，枉劳无功，今已绝于西土。愿陛下勤修仁政，求贤辅国；毋肆荒淫，浊乱朝政；毋以祖宗社稷为不足重，人言不足信，天命不足畏，企反前愆，庶可挽回。老臣欲再诉深情，恐难进封神台耳。臣去也！”径往封神台来。柏鉴引进其魂，安于台内。且说纣王猛然惊醒曰：“怪哉！异哉！”妲己曰：“陛下有何惊异？”纣王把梦中事说了一遍。妲己曰：“梦由心作。贱妾常闻陛下忧虑闻太师西征，故此有这个警兆。料闻太师岂是失机之士。”纣王曰：“御妻之言是矣。”随时就放下心怀。且说子牙收兵，众门人都来报功。云中子收了神火柱，与燃灯二人回山去。不表。

再讲申公豹知闻太师绝龙岭身亡，深恨子牙；往五岳三山，寻访仙客伐西岐，为闻太师报仇。一日游至夹龙山飞龙洞，跨虎飞来，忽见山崖上一小童儿跳耍。申公豹下虎来看，此童儿却是一个矮子：身不过四尺，面如土色。申公豹曰：“那童儿，你是哪家的？”土行孙见一道人叫他，上前施礼曰：“老师那里来？”申公豹曰：“我往海岛来。”土行孙曰：“老师是截教，是阐教？”申

公豹曰：“是阐教。”土行孙曰：“是吾师叔。”申公豹问曰：“你师是谁？你叫甚名字？”土行孙答曰：“我师父是惧留孙，弟子叫做土行孙。”申公豹又问曰：“你学艺多少年了？”土行孙答曰：“学艺百载。”申公豹摇头曰：“我看你不能了道成仙，只好修个人间富贵。”土行孙问曰：“怎样是人间富贵？”申公豹曰：“据我看，你只好披蟒腰玉，受享君王富贵。”土行孙曰：“怎得能够？”申公豹曰：“你肯下山，我修书荐你，咫尺成功。”土行孙曰：“老师指我往哪里去？”申公豹曰：“荐你往三山关邓九公处去，大事可成。”土行孙谢曰：“若得寸进，感恩非浅。”申公豹曰：“你胸中有何本事？”土行孙曰：“弟子善能地行千里。”申公豹曰：“你用个我瞧。”土行孙把身子一扭，即时不见。道人大喜。忽见土行孙往土里钻上来。公豹又曰：“你师父有捆仙绳，你要去带下两根去，也成的功。”土行孙曰：“吾知道了。”土行孙盗了师父惧留孙的捆仙绳，五壶丹药，径往三山关来。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邓九公奉敕西征

诗曰：

渭水滔滔日夜流，西岐征战几时休。

漫言虎豹才离穴，又见貔貅树敌楼。

修德每愁糜白骨，荒淫反自咏金瓯。

岂知天意多颠倒，取次干戈不断头。

话说申公豹说反了土行孙下山，他又往各处去了。

且说当日绝龙岭逃回军士进汜水关，报与韩荣，说知闻太师死于绝龙岭，遂修表报进朝歌。有微子看报，忙进偏殿，见纣王行礼称“臣”。王曰：“朕无旨，皇伯有何奏章？”微子把闻太师的事奏一遍。纣王大惊：“孤数日前，恍惚之中明明见闻太师在鹿台奏朕，言在绝龙岭失利，今日果然如此！”纣王着实伤感。王问左右文武曰：“太师新亡，点哪一员官，定要把姜尚拿解朝歌，与太师报仇。”众官共议未决。有上大夫金胜出班奏曰：“三山关总兵官邓九公，前日大破南伯侯鄂顺，屡建大功；若破西岐，非此人不克成功。”纣王传旨：“速发白旄、黄钺，得专征伐。差官即往，星夜不许停留。”使命官王贞，持诏往三山关来，一路上马行如箭，心去如飞，秋光正好，和暖堪行。怎见得：

千山水落芦花碎，几树风扬红叶醉。路途烟雨故人稀，
黄菊芬菲山色丽，水寒荷破人憔悴。白苹都红蓼满江干，落
霞孤鹜长空坠。依稀黯淡野云飞，玄鸟去，宾鸿至，嘹嘹唳

吓惊人寐。

话说天使所过府、州、县、司，不止一日。其日到了三山关，驿内安歇。次日，到邓九公帅府前。邓九公同诸将等焚香接旨，开读。诏曰：

天子征伐，原为诛逆救民。大将专阃外之寄，正代天行拯溺之权。兹尔元戎邓九公，累功三山关，严出入之防，边烽无警；退鄂顺之反叛，奏捷甚速；懋绩大焉。今姬发不道，纳亡招叛，大肆猖獗。朕累勤问罪之师，彼反抗军而树敌；致王师累辱，大损国威，深为不法，朕心恶之。特敕尔前去，用心料理，相机进剿；务擒首恶，解阙献俘，以正国典。朕决不惜茅土，以酬有功。尔其钦哉，毋负朕托重至意。故兹尔诏。

邓九公读毕，待天使，等交代。王贞曰：“新总兵孔宣就到，”不一日，孔宣已到。邓九公交代完毕，点将祭旗，次日起兵。忽报：“有一矮子来下书。”邓九公令进帅府。见来人身不过四五尺长，至滴水檐前行礼，将书呈上。邓九公拆书，观看来书，知申公豹所荐，乃是“土行孙效劳麾下”。邓九公见土行孙人物不好，“欲待不留，恐申道友见怪；若要用他，不成规矩。……”沉吟良久，“……也罢，把他催粮应付三军。”邓九公曰：“土行孙，既申道兄荐你，吾不敢负命。后军粮草缺少，用你为五军督粮使。”命太鸾为正印先行；子邓秀为副印先行；赵升、孙焰红为救应使；随带女孩儿邓婵玉，随军征伐。邓元帅调人马离了三山关，往西进发。一路上旗幡荡荡，杀气腾腾。怎见得：

三军踊跃，将士熊罴。征云并杀气相浮，剑戟共旗幡耀日。人雄如猛虎，马骤似飞龙。弓弯银汉月，箭穿虎狼牙。

袍铠鲜明如绣簇，喊声大震若山崩。鞭梢施号令，浑如开放三月桃花；马摆闪銮铃，恍似摇绽九秋金菊。威风凛凛，人人咬碎口中牙；杀气腾腾，个个睁圆眉下眼。真如猛虎出山林，恰似天王离北阙。

话说邓九公人马在路，也行有个月。一日来到西岐。哨探马报入中军：“启元帅：前面乃西岐东门，请令定夺。”邓九公传令：“安营。”怎见得：

营安八卦，幡列五方。左右摆攒簇簇军兵，前后排密密层层将佐。拐子马紧挨鹿角，连珠炮密护中军。正是：刀枪白映三冬雪，炮响声高二月雷。

邓九公安了行营，放炮呐喊。

且说西岐子牙自从破了闻太师，天下诸侯响应。忽探马报入相府：“三山关邓九公人马驻扎东门。”子牙闻报，谓诸将曰：“邓九公其人如何？”黄飞虎在侧，启曰：“邓九公，将才也。”子牙笑曰：“将才好破，左道难破。”且言邓九公次日传令：“哪员战将先往西岐见头阵走遭？”帐下先行官太鸾应声：“愿往。”调本部人马出营，排开阵势，立马横刀，大呼搦战。探事马报入相府：“有将请战。”子牙问左右：“谁见头阵？”有南宫适领令，提刀上马，呐喊摇旗，冲出城来。见对阵一将，面如活蟹，海下黄须，坐乌骓马。怎见得，有赞为证：

顶上金冠飞双凤，连环宝甲三锁控。腰缠玉带如团花，手执钢刀寒光迸。锦囊暗带七星锤，鞍鞞又把龙泉纵。大将逢时命即倾，旗开拱手诸侯重。三山关内大先行，四海闻名心胆痛。

话说南宫适大呼曰：“来者何人？”太鸾答曰：“吾乃三山关

总兵邓麾下，正印先行太鸾是也，今奉敕西征讨贼。尔等不守臣节，招纳叛亡，无故造反，恃强肆暴，坏朝廷之大臣，藐天朝之使命，殊为可恨。特命六师，剿除叛恶。尔等可下马受缚，解往朝歌，尽成汤之大法，免生民之倒悬。如再执迷，悔之无及。”南宫适笑曰：“太鸾，你知闻太师、魔家四将、张桂芳等只落得焚身，斩首，片甲不归。料尔等米粒之珠，吐光不大；蝇翅飞腾，去而不远。速速早回，免遭屠戮。”太鸾大怒，催开紫骝，手中刀飞来直取。南宫适纵骑，合扇刀急架相还。两马相交，一场大战。来往冲突，擂破花腔战鼓，摇碎锦绣旗幡。来来往往，有三十回合。南宫适马上逞英雄，展开刀势，抖擞精神，倍加气力。太鸾怒发，环眼双睁，把合扇刀卖一个破绽，叫声：“着！”一刀劈将下来。南宫适因小觑了太鸾，不曾在意，见一刀落将下来，南宫适着忙，叫声“不好！”将身急闪过，那刀把护肩甲吞头削去半边，绒绳割断数肘，把南宫适吓得魂飞天外，大败进城。太鸾赶杀周兵，得胜回营，见邓九公，曰：“今逢南宫适大战，被末将刀劈护肩甲吞头，不能枭首，请令定夺。”邓九公曰：“首功居上；虽不能斩南宫适之首，已挫周将之锐。”且说南宫适进城，至相府，回见子牙，具言失利，几乎丧师辱命。子牙曰：“‘胜败军家之常’，为将务要见机，进则可以成功，退则可以保守无虞，此乃为将之急务也。”次日邓九公传令，调五方队伍，大壮军威，炮声如雷，三军踊跃，喊杀震天，来至城下，请姜子牙答话。探子马报入相府，子牙吩咐辛甲：“先调大队大马出城，吾亲会邓九公。”西岐连珠炮响，两扇门开，一簇人马踊出。邓九公定睛观看，只见两杆大红旗飘飘而出，引一队人马分为前队；有穿红周将压住阵脚。怎见得人马雄伟，有诗为证，诗曰：

旗分离位列前锋，朱雀迎头百事凶。

铁骑横排冲阵将，果然人马似蛟龙。

二声号炮，又见两杆青旗飞扬而出，引一队人马立于左队；有穿青周将压住阵脚。怎见得人马鹰扬，有诗为证，诗曰：

青龙旗展震宫旋，短剑长矛次第先。

更有冲锋窝里炮，追风须用火攻前。

三声炮响，只见两杆白旗飘扬而出，引一队人马立于右队；有穿白周将压住阵脚。怎见得人马勇猛，有诗为证，诗曰：

旗分兑位虎为头，戈戟森森列敌楼。

硬弩强弓遮战士，中藏遁甲鬼神愁。

邓九公对诸将曰：“姜尚用兵，真个纪律严明，甚得形势之分，果有将才。”再看时，又见两杆皂旗飞舞而出，引一队人马立于后队；有穿黑周将压住阵脚。怎见得人马齐整，有诗为证，诗曰：

坎宫玄武黑旗幡，鞭铜抓锤衬铁辘。

左右救应为第一，鸣金击鼓任频敲。

又见中央摆列杏黄旗在前，引着一大队人马，攒簇五方八卦旗幡，众门人一对对排雁翅而出；有二十四员战将，俱是金盔，金甲，红袍，画戟，左右分十二骑；中间四不相上，端坐子牙，甚是气概轩昂，兵威严肃。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中央戊己号中军，宝纛旗开五色云。

十二牙门排将士，元戎大帅此中分。

话说邓九公看子牙兵按五方而出，左右顾盼，进退舒徐，纪律严肃，井井有条，兵威甚整，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觉点首嗟叹：“果然话不虚传！无怪先来将士损兵折将，真劲敌也！”

乃纵马向前言曰：“姜子牙请了！”子牙欠身答曰：“邓元帅，卑职少礼。”邓九公曰：“姬发不道，大肆猖獗。你乃是昆仑山名士，为何不知人臣之礼，恃强叛国，大败纲常，招亡结党，法纪安在！及至天子震怒，兴师问罪，尚敢逆天拒敌，尔必有大败之愆；不守国规，自有戮身之苦。今天兵到日，急早下马受缚，以免满城生灵涂炭。如抗吾言，那时城破被擒，玉石碎焚，悔之晚矣。”子牙笑曰：“邓将军，你这篇言词，真如痴人说梦。今天下归周，人心效顺，即数次主帅，俱兵亡将掳，片甲无回。今将军将不过十员，兵不足二十万，真如群羊斗虎，以卵击石，未有不败者也。依吾愚见，不若速回兵马，转达天听，言姬周并未有不臣之心，各安边境，真是美事。若是执迷不悟，恐蹈闻太师之辙，那时噬脐何及！”邓九公大怒，谓诸将曰：“似此卖面编篱小人，敢触犯天朝元宰，不杀此村夫，怎消此恨！”纵马舞刀，飞来直取。子牙左有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大呼：“邓九公不得无礼！”邓九公见黄飞虎，大骂曰：“好反贼！敢来见吾！”二骑交加，刀枪并举。黄飞虎枪法如龙；邓九公刀法似虎。二将相交，一场大战。怎见得，有赞为证：

二将恃强无比赛，各守名利夸能会；一个赤铜刀举荡人魂；一个银蟒枪飞惊鬼怪。一个冲营斩将势无伦；一个捉虎擒龙谁敢对。生来一对恶凶神，大战西岐争世界。

话说邓九公战住黄飞虎。左哨哪吒见黄飞虎战邓九公不下，忍不得登开风火轮，摇枪助战。成汤营中邓九公长子邓秀纵马冲来，这壁厢黄天化催开玉麒麟截战。太鸾舞刀冲来，武吉摇枪抵住。赵升使方天戟杀来，这里太颠挡住。成汤营孙焰红冲杀过来，有黄天禄接住。两家混战，好杀！只杀得天昏地暗，旭日光，

咕噜噜战鼓忙敲，咕叮当两家兵器。怎见得，有赋为证，赋曰：

二家混战，士卒奔腾。冲开队伍势如龙，砍倒旗幡雄似虎。兵对兵，将对将，各分头目使深机；枪迎枪，箭迎箭，两下交逢乘不意。你往我来，遭着兵刃命遂倾；顾后瞻前，错了心神身不保。只杀得征云黯淡，两家将佐眼难明；哪里知怪雾弥漫，报效儿郎寻队伍。正是：英雄恶战不寻常，棋逢敌手难分解。

话说两家大战西岐城下。哪吒用开火尖枪，助黄飞虎协战邓九公。九公原是战将，抖擞神威，展开大刀，精神加倍。哪吒见邓九公勇猛，暗取乾坤圈打来，正中九公左臂上，打了个带断皮开，几乎坠马。周兵见哪吒得胜，呐了一声喊，杀奔过来。太颠不防赵升把口一张，喷出数尺火来，烧得焦头烂额，险些儿落马。两家混战一场，各自收兵。且说九公败进大营，声唤不止，痛疼难禁，昼夜不安。且言子牙进城，回至相府，见太颠带伤，命去调养。不表。

且言邓九公在营，昼夜不安。有女婵玉见父着伤，心下十分懊恼。次日，问过父安，稟：“爹爹且自调理，待女孩儿为父亲报仇。”邓九公曰：“吾儿须要小心。”小姐随点本部人马，至城下请战。子牙坐在银安殿，正与众将议事，忽报：“成汤营有一女将讨战。”子牙听报，沉吟半晌。旁有武成王言曰：“丞相千场大战未尝忧惧，今闻一女将，为何沉吟不决？”子牙曰：“用兵有三忌：道人，陀头，妇女。此三等人非是左道，定有邪术。彼仗邪术，恐将士不提防，误被所伤，深为厉害。”哪吒应声出曰：“弟子愿往。”子牙吩咐：“小心！”哪吒领命，上了风火轮，出得城来，果见一女将滚马而至。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红罗包凤髻，绣带扣潇湘。一瓣红蕖挑宝钿，更现得金莲窄窄。两弯翠黛拂秋波，越觉得玉溜沉沉。娇姿袅娜，慵拈针指好轮刀；玉手菁葱，懒傍妆台骑劣马。桃脸通红，羞答答通名问姓；玉粳微狠，娇怯怯夺利争名。漫道佳人多猛烈，只因父子出营来。

有诗为证，诗曰：

甲冑无双貌出奇，娇羞袅娜更多姿。

只因误落凡尘里，致使先行得结缡。

哪吒大呼曰：“女将慢来！”邓婵玉问曰：“来将是谁？”哪吒答曰：“吾乃是姜丞相麾下哪吒是也。你乃五体不全妇女，焉敢阵前使勇！况你系深闺弱质，不守家教，露面抛头，不识羞愧。料你总会兵机，也难逃吾之手；还不回营，另换有名上将出来。”婵玉大怒：“你就是伤吾父亲仇人，今日受吾一刀！”切齿面红，纵马使双刀来取，哪吒火尖枪急架相还。二将往来，战未数合，邓婵玉想：“吾先下手为强。”把马一拨，掩一刀就走，“吾不及你！”哪吒点头叹曰：“果然是个女子，不耐大战。”竟往下赶来。赶未及三五射之地，邓婵玉扭颈回头，见哪吒赶来，挂下刀，取五光石掌在手中，回手一下，正中哪吒脸上。正是：

发手五光出掌内，纵是仙凡也皱眉。

话说邓婵玉回手一石，正打中哪吒面上，只打得傅粉脸青紫，鼻眼皆平，败回相府。子牙看见哪吒面上着伤，乃问其故。哪吒曰：“弟子与女将邓婵玉战未数合，那贱人就走，弟子赶去，要拿她成功。不防她回首一道光华，却是一块石头，正中脸上，打得如此狼狈。”子牙曰：“追赶必要小心。”旁有黄天化言曰：“为将之道：身临战场，务要眼观四处，耳听八方。难道你一块

石头也不会招架，被她打伤；今恐土星打断，就破了相，一生俱是不好。”把哪吒气得怒冲牛斗，今日失机着伤，又被黄天化一场取笑。

且说邓婵玉进营，见父亲回话，说打伤哪吒一事。邓九公闻言虽是欢喜，其如疼痛难禁。次日，婵玉复来搦战，探马报入相府。子牙问：“谁去走一遭？”黄天化曰：“弟子愿往。”子牙曰：“须是仔细。”天化领令，上了玉麒麟，出城列阵。邓婵玉马走如飞，上前问曰：“来将何名？”黄天化曰：“吾乃开国武成王长男黄天化是也。你这贱人，可是昨日将石打伤吾道兄哪吒？是你么？不要走！”举锤就打。女将双刀劈面来迎，二人锤刀交架，未及数合，拨马就走。婵玉高声叫曰：“黄天化，你敢来赶我？”天化在坐骑上思想：“吾若不赶她，恐哪吒笑话我。”只得催开坐骑，往前赶来。邓婵玉闻脑后有声，挂下双刀，回手一石。黄天化急待闪时，已打在脸上，比哪吒分外打得狠，掩面遽回，进相府来回令。子牙见黄天化脸着重伤，仍问其故：“你如何不提防？”天化曰：“那贱人回马就是一石，故此未及防备。”子牙曰：“且养伤痕。”哪吒在后，听得黄天化失机，从后走出言曰：“为将要眼观四处，耳听八方。你连一女将如何也失手与她，被她打断山根，一百年还是晦气！”黄天化大怒曰：“你为何还我此言！我出馀无心，你为何记其小忿！”哪吒亦怒：“你如何昨日辱我！”彼此争论，被子牙一声喝：“你两个为国，何必如此！”二人各自负愧，退入后寨。不题。

且说邓婵玉得胜回营，见父亲，言：“打了黄天化，败进城去了。”邓九公虽见连日得胜，但臂膊疼痛，度日如年。次日，邓婵玉又来城下请战。探马报入相府曰：“有婵玉在城下搦战。”子

牙曰：“谁去走遭？”杨戩在旁，对龙须虎曰：“此女用石打人，师兄可往，吾当掠阵。”龙须虎曰：“弟子愿往，杨戩压阵。”子牙许之。二人出城。邓婵玉一见城里跳出一个东西来，自不曾见的。怎见得，有诗为证：

发石如飞实可夸，龙生一种产灵芽。

运成云水归周主，炼出奇形助子牙。

手似鹰隼足似虎，身如鱼滑鬣如虾。

“封神榜”上无名姓，徒建奇功与帝家。

话说邓婵玉见城内跳出个古怪东西来，吓得魂不附体，问曰：“来的什么东西？”龙须虎大怒：“好贱人！吾乃姜丞相门徒龙须虎便是。”婵玉又问：“你来做什么？”龙须虎曰：“今奉吾师之命，特来擒你。”邓婵玉不知龙须虎发手有石，只见龙须虎把手一放，照着邓婵玉打来，有磨盘大小的石头，两只手齐放，便如飞蝗一般，只打得遍地灰土迸起，甚如霹雳之声。婵玉马上自思：“此石来得厉害！若不仔细，便打了马也是不好。”拨回马就走。龙须虎赶来。婵玉回头一看，见龙须虎赶来，婵玉回手一石打来。龙须虎见石光打来，把头往下一躲，颈子长，弯将过来，正中颈子窝儿骨，把龙须虎打的扭着颈子跑。婵玉复又一石，龙须虎独足难立，打了一交。邓婵玉勒转马来，要取龙须虎首级。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孙立功显耀

诗曰：

征西将士有奇才，缩地能令浊土开。

劫寨偷营如掣电，飞书走檄若轰雷。

贪趋相府几亡命，恐失佳期被所媒。

总是君明天自爱，英谋奇略尽成灰。

话说杨戩见邓婵玉回马飞来要杀龙须虎，杨戩大呼曰：“少待伤吾师兄！”马走如飞，摇枪来刺，婵玉只得架枪。两马相交，未及数合，婵玉便走。杨戩随后赶来。婵玉又发一石，正中杨戩，打的脸上火星迸出，往下愈赶得紧了。她不知杨戩有无限腾挪变化。婵玉见马势赶得甚急，忙发一石，又中杨戩脸上；只当不知。婵玉正是著忙，杨戩祭起哮天犬，把邓婵玉颈子上一口，连皮带肉咬去了一块。婵玉负痛难忍，几乎落马，大败进营，叫痛不止。邓九公又见女儿著伤，心下十分不爽，纳闷在帐，切齿深恨哪吒。且说杨戩救了龙须虎，回见子牙。子牙见龙须虎又著石伤，虽然杨戩哮天犬伤了邓婵玉，子牙心上也自不悦。

当日邓九公父女著伤，日夜煎熬。四将在营商议：“今主帅带伤，不能取胜西岐，奈何？”正议论间，报：“有督粮官土行孙等令。”内帐传出：“令来。”土行孙上帐，不见主帅，问其原故，太鸾备言其事。土行孙进帐来，见邓九公问安。九公说：“被哪吒打伤肩臂，筋断骨折，不能痊愈；今奉旨来征西岐，谁知如此！”

土行孙曰：“主将之伤不难，末将有药。”忙取葫芦里一粒金丹，用水研开，将鸟翎搽上，真如甘露沁心，立时止痛。土行孙又听得帐後有妇女娇怯悲惨之声，土行孙问曰：“里面是何人呻吟？”九公曰：“是吾女婵玉，也被著伤。”土行孙又取出一粒金丹，如前取水研开，扶出小姐，用药敷上，立时止痛，邓九公大喜；至晚，帐内摆酒待土行孙，众将共饮。土行孙请问邓九公：“与姜子牙见了几阵？”九公曰：“屡战不能取胜。”土行孙笑曰：“当时主将肯用吾征时，如今平服西岐多时了。”九公暗想：“此人必定有些本事。他无有道术，申公豹决不荐他。也罢，不若把他改作正印先行。”彼时酒散。次早升帐，九公谓太鸾曰：“将军今把先行印让土行孙挂了，使他早能成功，回师奏凯，共享皇家天禄，无使迁延日月，何如？”太鸾曰：“主帅将令，末将怎敢有违？况行孙早能建功，岂不是美事？情愿让位。”忙将正印交代。土行孙当时挂印施威，领本部人马，杀奔西岐城下，厉声大呼曰：“只叫哪吒出来答话！”子牙正与诸将商议，忽报：“汤营有将搦战，坐名要哪吒答话。”子牙命哪吒出城。哪吒登风火轮来至阵前，只管瞧，不见将官，只管往营里看。土行孙其身只高四尺有馀，哪吒不曾往下看。土行孙叫曰：“来者何人？”哪吒方往下一看，原来是个矮子，身不过四尺，拖一根镔铁棍。哪吒问曰：“你是什麼人，敢来大张声势？”土行孙曰：“吾乃邓元帅麾下先行官土行孙是也。”哪吒曰：“你来作何事？”土行孙曰：“奉令特来擒你。”哪吒大笑不止，把枪往下一戳，土行孙把棍往上迎来。哪吒登风火轮，使开枪，展不开手。土行孙矮，只是前後跳，把哪吒杀出一身汗来。土行孙战了一回，跳出圈子，大叫曰：“哪吒！你长我矮，你不好发手，我不好用功。你下轮来，见个输赢。”

哪吒想一想：“这矮匹夫自来取死。”哪吒从其言，忙下轮来，把枪来挑。土行孙身子矮小，钻将过去，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哪吒急待转身，土行孙又往後面，把哪吒膀子上又打两棍。哪吒急了，才要用乾坤圈打他，不防土行孙祭起捆仙绳，一声响，把哪吒平空拿了去，往辕门下一掷，把哪吒缚定，怎能得脱此厄，正是：

飞龙洞里仙绳妙，不怕莲花变化身。

话说土行孙得胜回营，见邓九公回报：“生擒哪吒。”邓九公令：“来。”只见军卒把哪吒抬来，放在丹墀下。邓九公问曰：“如何这等拿法？”土行孙曰：“各有秘传。”邓九公想一想，意欲斩首，但思：“奉诏征西，今获大将，解往朝歌，使天子裁决，更尊天子之威，亦显边戍元戎之勇。”传令：“将哪吒拘於後营。”令军政司上土行孙首功。营中治酒庆功。

且说报马进相府，报说哪吒被擒一事。子牙惊问探马：“如何擒去？”掠阵官启曰：“只见一道金光，就平空的拿去了。”子牙沉吟：“又是什麼异人来了？”心下郁郁不乐。次日，报：“土行孙请战。”子牙曰：“何人会土行孙？”阶下黄天化应声而出：“愿往。”子牙许之。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看土行孙，大喝曰：“你这缩头畜生，焉敢伤吾道兄！”手中锤分顶门打来。土行孙镇铁棍左右来迎。锤打棍，寒风凛凛；棍进锤，杀气腾腾。战未及数合，土行孙盗了惧留孙师父捆仙绳，在这里乱拿人，不知好歹，又祭起捆仙绳将黄天化拿了，如哪吒一样，也拘在後营。哪吒一见黄天化也如此拿将进来，就把黄天化激得三尸神暴跳，大呼曰：“吾等不幸，又遭如此陷身！”哪吒曰：“师兄不必着急。命该绝地，急也无用；命若该生，且自宁耐。”话说子牙又闻得拿

了黄天化，子牙大惊，心下不乐。相府两边乱腾腾的议论。不表。

且言土行孙得了两功，邓元帅治酒庆贺，夜饮至二更，土行孙酒后狂谈，自恃道术，夸张曰：“元帅若早用末将，子牙已擒，武王早缚，成功多时矣。”邓九公见土行孙连胜两阵，擒拿二将，故此深信其言。酒至三更，众将各回寝帐。独土行孙还吃酒。九公失言曰：“土将军，你若早破西岐，吾将弱女赘公为婿。”土行孙听得此言，满心欢喜，一夜踌躇不睡。且言次日邓九公令土行孙：“早早立功，旋师奏凯，朝贺天子，共享千鍾。”土行孙领命，排开阵势，坐名要姜子牙答话。报马报进相府来。子牙随即出城，众将在两边，见土行孙跳跃而来，大呼曰：“姜子牙，你乃昆仑之高士，吾特来擒你，可早早下马受缚，无得使我费手。”众将官哪里把他放在眼里，齐声大笑。子牙曰：“观你形貌，不入衣冠之内，你有什么能，敢来擒吾？”土行孙不由分说，将铁棍劈面打来。子牙用剑架隔，只是捞不著他。如此往来，未及三五合，土行孙祭起捆仙绳，子牙怎逃此厄，捆下马来。土行孙士卒来拿，这边将官甚多，齐奋勇冲出，一声喊，把子牙抢进城去了。惟有杨戩在后面，看见金光一道，其光正而不邪，叹曰：“又有些古怪！”且说众将抢了子牙进相府，来解此绳解不开，用刀割此绳，且陷在肉里，愈弄愈紧。子牙曰：“不可用刀割。”早已惊动武王，亲自进相府来看，问相父安；看见子牙这等光景，武王垂泪言曰：“孤不知得有何罪，天子历年征伐，竟无宁宇，民受倒悬，军遭杀戮，将逢陷阱，如之奈何！相父今又如此受苦，使孤日夜惶悚不安！”杨戩在旁，仔细看这绳子，却似捆仙绳，自己沉吟：“必是此宝。”正虑之间，忽报：“有一道童要见丞相。”子牙道：“请进来。”原来是白鹤童子，至殿前见子牙，口称：“师叔，老爷法

牒，送符印将此绳解去。”童儿把符印在绳头上，用手一指，那绳即时落将下来。子牙忙顿首昆仑，拜谢老师慈悯。白鹤童子回宫，不表。且说杨戩对子牙曰：“此绳是捆仙绳。”子牙曰：“岂有此理！难道惧留孙反来害我，决无此说！”正疑惑之间。次日，土行孙又来请战。杨戩应声而出：“弟子愿往。”子牙吩咐：“小心！”杨戩领令上马，提枪出得城来，土行孙曰：“你何人？”杨戩道：“你将何术捆吾师叔？不要走！”摇枪来取，土行孙发棍来迎，枪棍交加。杨戩先自留心看他端的。未及五七合，土行孙祭捆仙绳来拿杨戩，只见光华灿烂，杨戩已被拿了。土行孙令士卒抬著杨戩，才到辕门，一声响，抬塌了，掉在地下，及至看时，乃是一块石头。众人大惊。土行孙亲自观见，心甚惊疑。正沉吟不语，只见杨戩大呼曰：“好匹夫！焉敢以此术惑吾！”摇枪来取，土行孙只得复身迎战。两家杀得长短不一。杨戩急把哮天犬祭在空中。土行孙看见，将身子一扭，即时不见。杨戩观看，便骇然大惊曰：“成汤营里若有此人，西岐必不能取胜。”凝思半晌，面有忧色。回进相府，来见子牙。看见杨戩这等面色，问其故。杨戩曰：“西岐又添一患。土行孙善有地行之术，奈何！这倒不可不防。这事是件没有遮拦的，若是他暗进城来，怎能准备！”子牙曰：“有这样事？”杨戩曰：“他前日拿师叔，据弟子看，定是捆仙绳。今日弟子被他捆著，我留心著意，仔细定睛，还是捆仙绳，分毫不差。待弟子往夹龙山飞龙洞去探问一番，何如？”子牙曰：“此虑甚远，且防他目下进城。”杨戩亦不敢再说。

且说土行孙回营来见邓九公，问曰：“今日胜了何人？”土行孙把擒杨戩之事说了一遍。九公曰：“但愿早破西岐，旋师奏凯，不负将军得此大功也。”土行孙暗想：“不然今夜进城，杀了武王，

诛了姜尚，眼下成功，早成姻眷，多少是好！”土行孙上帐言曰：“元帅不必忧心，末将今夜进西岐，杀了武王、姜尚，找二人首级回来，进朝报功；西岐无首，自然瓦解。”九公曰：“怎得入城？”土行孙曰：“昔日吾师传我有地行之术，可行千里。如进城，有何难事？”邓九公大喜，治酒与土将军贺功，晚间进西岐，行刺武王、子牙。不表。

且言子牙在府，虑土行孙之事；忽然一阵怪风刮来，甚是厉害。怎见得，有赞为证：

淅淅萧萧，飘飘荡荡。淅淅萧萧飞落叶，飘飘荡荡卷浮云。松柏遭摧折，波涛尽搅浑。山鸟难栖，海鱼颠倒。东西铺阁，难保门窗脱落；前後屋舍，怎分户牖倾欹。真是：无踪无影惊人胆，助怪藏妖出洞门。

子牙在银安殿上，见大风一阵，刮得来，响一声，把宝纛幡一折两段。子牙大惊，忙取香案，焚香炉内，将八卦搜求吉凶。子牙铺下金钱，便知就里，大惊拍案曰：“不好！”命左右：“忙传请武王驾至相府！”众门人慌问其故，子牙曰：“杨戩之言大是有理！方才风过甚凶，主土行孙今晚进城行刺。”命：“府前大门悬三面镜子，大殿上悬五面镜子，今晚众将不要散去，俱在府内严备看守，须弓上弦，刀出鞘，以备不虞。”少时，诸将披执上殿。只见门官报入：“武王驾至。”子牙忙率众将接驾至殿内，行礼毕。武王曰：“相父请孤，有何见谕？”子牙曰：“老臣今日训练众将六韬，特请大王筵宴。”武王大喜：“难得相父如此勤劳，孤不胜感激。只愿兵戈宁息，与相父共享安康也。”子牙忙令左右安排筵席，侍武王饮宴；只是谈笑军国重务，不敢说土行孙行刺一节。且说邓九公饮酒至晚，时至初更。土行孙辞邓九公、众将，打点

进西岐城。邓九公与众将立起，看土行孙把身子一扭，杳然无迹无踪。邓九公抚掌大笑曰：“天子洪福，又有这等高人辅国，何悉祸乱不平！”且说土行孙进了西岐，到处找寻。来至子牙相府，只见众将弓上弦，刀出鞘，侍立两旁。土行孙在下面立等，不得其便，只得伺候。且说杨戩上殿来，对子牙悄悄道了几句，子牙许之。子牙先把武王安在密室，著四将保驾。子牙自坐殿上，运用元神，保护自己。不题。且言土行孙在下面久等，不能下手，心中焦躁起来，自思：“也罢！我且往宫城杀了武王，再来杀姜子牙不迟。”土行孙离了相府，来寻皇城，未走数步，忽然一派笙簧之音，猛抬头看时，已是宫内。只见武王同嫔妃奏乐饮宴。土行孙见了大喜。正所谓：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用功夫。

话说土行孙喜不自胜，轻轻衬在底下等候。只见武王曰：“且止音乐。况今兵临城下，军民离乱，收了筵席，且回宫安寝。”两边宫人随驾入宫。武王命各散，自同宫妃解衣安寝。不一时，已有鼻息之声。土行孙把身子钻将上来，此时红灯未灭，举室通明。土行孙提刀在手，上了龙床，揭起帐幔，搭上金钩，武王合眼朦胧，酣然熟睡。土行孙只一刀，把武王割下头来，往床下一掷。只见宫妃尚闭目，鼾睡不醒。土行孙看见妃子脸似桃花，异香扑鼻，不觉动了欲心，乃大喝一声：“你是何人，兀自熟睡？”那女子醒来，惊问曰：“汝是何人，夤夜至此？”土行孙曰：“吾非别人，乃成汤营中先行官土行孙是也。武王已被吾所杀，尔欲生乎，欲死乎？”宫妃曰：“我乃女流，害之无益，可怜赦妾一命，其恩非浅。若不弃贱妾貌丑，收为婢妾，得侍将军左右，铭德五内，不敢有忘。”土行孙原是一位神祇，怎忘爱欲，心中大喜：

“也罢，若是你心中情愿，与我效鱼水之欢，我便赦你。”女子听说，满面堆下笑来，百般应喏。土行孙不觉情逸，遂解衣上床，往被里一钻，神魂飘荡，用手正欲抱搂女子，只见那女人双手反把土行孙搂住一束，土行孙气儿也喘不过来，叫道：“美人，略松着些！”那女子大喝一声：“好匹夫！你把吾当谁！”叫左右：“拿住了土行孙！”三军呐喊，锣鼓齐鸣。土行孙及至看时，原来是杨戩。土行孙赤条条的，不能展挣，已被杨戩擒住。此是杨戩智擒土行孙。杨戩将土行孙夹著走，不放他沾著地；若是沾著地，他就走了。土行孙自己不好看相，只是闭著眼。且说子牙在银安殿，只闻金鼓大作，杀声震地，问左右：“哪晨杀声？”只见门官报进相府：“启丞相：杨戩智擒了土行孙。”子牙大喜。杨戩夹着土行孙在府前听令。子牙传令：“进来。”杨戩把土行孙赤条条的夹到檐前来。子牙一见，便问杨戩曰：“拿将成功，这是如何光景？”杨戩夹著土行孙答曰：“这人善能地行之术，若放了他，钻了地就走了。”子牙传令：“拿出去斩了！”杨戩领令，方出府；子牙批行刑箭出。杨戩方转换手来用刀，土行孙往下一挣，杨戩急抢时，土行孙钻土去了。杨戩面面相觑，来回子牙曰：“弟子只因换手斩他，被他挣脱，钻土去了。”子牙听说，默然不语。此时丞相府吵嚷一夜。不表。且说土行孙得生，回至内营，悄悄的换了衣裳，来至营门听令。邓九公传令：“令来。”土行孙至帐前。邓九公问曰：“将军昨晚至西岐，功业如何？”土行孙曰：“子牙防守严紧，分毫不能下手，故此守至天明空回。”邓九公不知所以原故，也自罢了。且说杨戩上殿，来见子牙曰：“弟子往仙山洞府，访问土行孙是如何出处，将捆仙绳问个下落。”子牙曰：“你此去，又恐土行孙行刺；你不可迟误，事机要紧！”杨戩曰：

“弟子知道。”杨戩领令，离了西岐，往夹龙山来。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孙归伏西岐

诗曰：

藏身匿影总无良，水到渠成为甚忙。

背却天真贪爱欲，有违师训逐疆场。

百千伎俩终归正，八九元功自异常。

两国始终成好合，认由月老定鸾凰。

话说杨戩借土遁往夹龙山来，正驾遁光，风声雾色，不觉飘飘荡荡落将下来，乃是一座好山。但见：

山顶嵯峨摩斗柄，树梢仿佛接云霄。青烟堆里，时闻谷口猿啼；乱翠阴中，每听松间鹤唳。啸风山魅，立溪边戏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惊张猎户。八面崔嵬，四围险峻。古怪乔松盘翠岭，槎枒老树挂藤萝。绿水清流，阵阵异香忻馥馥；巅峰彩色，飘飘隐现白云飞。时见大虫来往，每闻山鸟声鸣。麋鹿成群，穿荆棘往来跳跃；玄猿出入，盘溪涧摘果攀桃。伫立草坡，一望并无人走；行来深凹，俱是采药仙童。不是凡尘行乐地，赛过蓬莱第一峰。

话说杨戩落下土遁来，见一座山，真实罕见。往前一望，两边俱是古木乔松，路径幽深，杳然难觅。行过数十步，只见一座桥梁。杨戩过了桥，又见碧瓦雕檐，金钉朱户，上悬一匾：“青鸾斗阙”。杨戩观美不尽，甚是清幽，不觉立在松阴之下，看玩景致。只见朱红门开，鸾鸣鹤唳之声；又见数对仙童，各执旗幡

羽扇；当中有一位道姑，身穿大红白鹤绛绡衣，徐徐而来；左右分八位女童，香风袅袅，彩瑞翩翩。怎见得，有赞为证：

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鹤绛绡衣。

蕊宫玉阙曾生长，自幼瑶池养息机。

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谪翠微。

“青鸾斗阙”权修摄，再上灵霄后故扉。

话说杨戩隐在松林之内，不好出来，只得待她过去，方好起身。只见道姑问左右女童：“是哪里有闲人隐在林内？走去看来。”有一女童儿往林中来，杨戩迎上前去，口称：“道兄，方才误入此山，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戩是也；今奉姜子牙命，往夹龙山去探机密事，不意驾土遁误落於此。望道兄转达娘娘，我弟子不好上前请罪。”女童出林见道姑，把杨戩的言语一一回覆了。道姑曰：“既是玉鼎真人门下，请来相见。”杨戩只得上前施礼。道姑曰：“杨戩，你往哪里去，今到此处？”杨戩曰：“因土行孙同邓九公伐西岐，他有地行之术，前日险些被他伤了武王与姜子牙；如今访其根由，觅其实迹，设法擒他。不知误落此山，失於回避。”道姑曰：“土行孙乃惧留孙门人，你请他师父下山，大事可定。你回西岐，多拜上姜子牙。你速回去。”杨戩躬身问曰：“娘娘尊姓大名？回西岐好言娘娘圣德。”道姑曰：“吾非别人，乃昊天上帝亲女，瑶池金母所生。只因那年蟠桃会，该我奉酒，有失规矩，误犯清戒，将我谪贬凤凰山青鸾闕。吾乃龙吉公主是也。”杨戩躬身，辞了公主，借土遁而行；未及盞茶时候，又落在低泽之旁。杨戩偏生要行此遁，为何又落？只见泽中微微风起：

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海浪如山耸，浑波万叠侵。乾坤

昏惨惨，日月暗沉沉。一阵摇松如虎啸，忽然吼树似龙吟。万窍怒号天噎气，飞沙走石乱伤人。

话说杨戩见狂风大作，雾暗天愁，泽中旋起二三丈水头。猛然开处，见一怪物，口似血盆，牙如钢剑，大叫一声：“哪里生人气？”跳上岸来，两手捻叉来取。杨戩笑曰：“好孽障！怎敢如此！”手中枪急架相还。未及数合，杨戩发手，用五雷诀，一声响，霹雳交加，那精灵抽身就走。杨戩随后赶来。往前跳至一山脚下，有斗大一个石穴，那妖精往里面钻了去。杨戩笑曰：“是别人不进来；遇我，凭你有多大一个所在，我也走走！”喝声：“疾！”遂跟进石穴中来，只见里边黑暗不明。杨借藉三昧火眼，现出光华，照耀如同白昼。原来里面也大，只是一个尽头路。观看左右，并无一物，只见闪闪灼灼，一口三尖两刃刀，又有一包袱扎在上面。杨戩连刀带出来，把包袱打开一看，是一件淡黄袍。怎见得，有赞为证：

淡鹅黄，铜钱厚；骨突云，霞光透。属戊己，按中央。黄澄澄，大花袍。浑身上下金光照。

杨戩将袍抖开，穿在身上，不长不短；把刀和枪扎在一处，收了黄袍，方欲起身，只听的後面大呼曰：“拿住盗袍的贼！”杨戩回头，见两个童儿赶来。杨戩立而问曰：“那童子，哪个盗袍？”童子曰：“是你。”杨戩大喝一声：“吾盗你的袍？把你这孽障！吾修道多年，岂犯贼盗！”二童子曰：“你是谁？”杨戩曰：“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戩是也。”二童听罢，倒身下拜：“弟子不知老师到，有失迎迓。”杨戩曰：“二童子果是何人？”童子曰：“弟子乃五夷山金毛童子是也。”杨戩曰：“你既拜吾为师，你先往西岐去，见姜丞相，你说我往夹龙山去了。”金毛童子曰：

“倘姜丞相不纳，如何？”杨戩曰：“你将此枪连刀袍都带去，自然无事。”二童辞了师父，借水遁往西岐来了。正是：

玄门自有神仙诀，脚踏风云咫尺来。

话说金毛童子至西岐，寻至相府前，对门官曰：“你报丞相，说有二人求见。”门官进来后丞相：“有二道童求见。”子牙命：“来。”二童入见子牙，倒身下拜：“弟子乃杨戩门徒金毛童子是也。家师中途相遇，为得刀袍，故先著弟子来。师父往夹龙山去了。特来谒叩老爷。”子牙曰：“杨戩又得门人，深为可喜。”留在本府听用。不题。

且说杨戩架土遁至夹龙山飞龙洞，径进洞，见了惧留孙下拜，口称：“师伯。”惧留孙忙答礼曰：“你来做什么？”杨戩道：“师伯可曾不见了捆仙绳？”惧留孙慌忙站起曰：“你怎么知道？”杨戩曰：“有个土行孙同邓九公来征伐西岐，用的是捆仙绳，将子牙师叔的门人拿入汤营，被弟子看破；特来奉请师伯。”惧留孙听得，怒曰：“好畜生！你敢私自下山，盗吾宝贝，害吾不浅！杨戩，你且先回西岐，我随后就来。”杨戩离了高山，回到西岐，至府前，入见子牙。子牙问曰：“可是捆仙绳？”杨戩把收金毛童子事，误入青鸾斗阙，见惧留孙的事说了一遍。子牙曰：“可喜你又得了门下！”杨戩曰：“前缘有定，今得刀袍，无非赖师叔之大德，主上之洪福耳。”且言惧留孙吩咐童子：“看守洞门，候我去西岐走一遭。”童子领命。不题。道人驾纵地金光法来至西岐，左右报与子牙：“惧留孙仙师来至。”子牙迎出府来。二人携手至殿，行礼坐下。子牙曰：“高徒累胜吾军，我又不知；后被杨戩看破，只得请道兄一顾，以完道兄昔日助燃灯道兄之雅。末弟不胜幸甚！”惧留孙曰：“自从我来破十绝阵回去，自未曾检点此宝；

岂知是这畜生盗在这里作怪！不妨，须得……如此如此，顷刻擒获。”子牙大喜。次日，子牙独自乘四不相往成汤辕门前，观看邓九公的大营，若探视之状。只见巡营探子报入中军：“启元帅：姜丞相乘骑在辕门私探，不知何故。”邓九公曰：“姜子牙善能攻守，晓畅兵机，不可不防。”旁有土行孙大喜曰：“元帅放心，待吾擒来，今日成功。”土行孙暗暗走出辕门，大呼曰：“姜尚！你私探吾营，是自送死期，不要走！”举手中棍照头打来，子牙仗手中剑急架来迎。未及三合，子牙拨转四不相就走。土行孙随后赶来，祭起捆仙绳，又来拿子牙。他不知惧留孙驾著金光法隐在空中，只管接他的。土行孙意在拿了子牙，早奏功回朝，要与邓婵玉成亲。此正是爱欲迷人，真性自昧。只顾拿人，不知省视前后一路；只是祭起捆仙绳，不见落下来，也不思忖。只顾赶子牙，不上一里，把绳子都用完了，随手一摸，直至没有了，方才惊骇。土行孙见势头不好，站立不赶。子牙勒转四不相，大呼曰：“土行孙敢至此再战三合否？”土行孙大怒，拖棍赶来。才转过城垣，只见惧留孙曰：“土行孙哪里去！”土行孙抬头，见是师父，就往地下一钻。惧留孙用手一指，“不要走！”只见那一块土比铁还硬，钻不下去。惧留孙赶上一把，抓住顶瓜皮，用捆仙绳四马攒蹄捆了，拎著他进西岐城来。众将知道擒了土行孙，齐至府前来看。道人把土行孙放在地下。杨戩曰：“师伯仔细，莫又走了他！”惧留孙曰：“有吾在此，不妨。”复问土行孙曰：“你这畜生！我自破十绝阵回去，此捆仙绳我一向不曾检点，谁知被你盗出。你实说，是谁人唆使？”土行孙曰：“老师来破十绝阵，弟子闲耍高山，偶逢一道人跨虎而来，问弟子叫甚名字，弟子说名与他。弟子也随问他，他说是阐教门人申公豹。他看我不能了道成仙，

只好受人间富贵。他教我往闻太师行营成功，弟子不肯。他荐我往三山关邓九公麾下建功。师父，弟子一时迷惑，但富贵人人所欲，贫贱人人所恶，弟子动了一个贪痴念头，故此盗了老师捆仙绳，两葫芦丹药，走下尘寰。望老师道心无处不慈悲，饶了弟子罢！”子牙在旁曰：“道兄，似这等畜生，坏了吾教，速速斩讫报来！”惧留孙曰：“若论无知冒犯，理当斩首。但有一说：此人子牙公後有用他处，可助西岐一臂之力。”子牙曰：“道兄传他地行之术，他心毒恶，暗进城垣，行刺武王与我，赖皇天庇佑，风折旗幡，把吾惊觉，算有吉凶，著实防备，方使我君臣无虞，若是毫厘差迟，道兄也有干系。此事还多亏杨戩设法擒获，又被他狡猾走了。这样东西，留他作甚！”子牙道罢，惧留孙大惊，忙下殿来大喝曰：“畜生！你进城行刺武王，行刺你师叔，那时幸而无虞；若是差迟，罪系於我。”土行孙曰：“我实告师尊：弟子随邓九公征伐西岐，一次仗师父捆仙绳拿了哪吒，二次擒了黄天化，三次将师叔拿了。邓元帅与弟子贺功，见我屡拿有名之士，将女许我，欲赘为婿；被他催逼弟子，弟子不得已，仗地行之术，故有此举。怎敢在师父跟前有一句虚语！”惧留孙低头连想，默算一回，不觉嗟叹。子牙曰：“道兄为何嗟叹？”惧留孙曰：“子牙公，方才贫道卜算，这畜生与那女子该有系足之缘。前生分定，事非偶然。若得一人作伐，方可全美。若此女来至，其父不久也是周臣。”子牙曰：“吾与邓九公乃是敌国之仇，怎能得全此事？”惧留孙曰：“武王洪福，乃有道之君。天数已定，不怕不能完全。只是选一能言之士，前往汤营说合，不怕不成。”子牙低头沉思良久，曰：“须得散宜生去走一遭方可。”惧留孙曰：“既如此，事不宜迟。”子牙命左右：“去请上大揆散宜生来商议。”命：“放了

土行孙。”不一时，上大夫散宜生来至，行礼毕。子牙曰：“今邓九公有女邓婵玉，原系邓九公亲许土行孙为妻。今烦大夫至汤营作伐，乞为委曲周旋，务在必成，如此如此，方可。”散宜生领命出城。不表。且说邓九公在营，悬望土行孙回来，只见一去，竟无影响；令探马打听多时，回报：“闻得土先行被子牙拿进城去了。”邓九公大惊曰：“此人捉去，西岐如何能克！”心下十分不乐。只见散宜生来与土行孙议亲。不知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子牙设计收九公

诗曰：

姻缘前定果天然，须信红丝足下牵。

敌国不妨成好合，仇讎应自得翻联。

子牙妙计真难及，鸾使奇谋枉用偏。

总是天机难预料，纣王无福镇乾坤。

话说散宜生出城，来至汤营，对旗门官曰：“辕门将校，报与你邓元帅得知：岐周差上大夫散宜生有事求见。”军政官报进中军：“启元帅：岐周差上大掾有事求见。”邓九公曰：“吾与他为敌国，为何差人来见我！必定来下说词，岂可容他进营，惑乱军心。你与他说：‘两国正当争战之秋，相见不便。’”军政官出营，回覆散宜生。宜生曰：“‘两国相争，不阻来使。’相见何妨？吾此来奉姜丞相命，有事面决，非可传闻。再烦通报。”军政官只得又进营来，把散宜生言语对九公诉说一遍，九公沉吟。旁有正印先行官太鸾上前言曰：“元帅乘此机会放他进来，随机应变，看他如何说，亦可就中取事，有何不可？”九公曰：“此说亦自有理。”命左右：“请他进来。”旗门官出辕门，对散宜生曰：“元帅有请。”散大掾下马，走进辕门，进了三层鹿角，行至滴水檐前。邓九公迎下来。散宜生鞠躬，口称：“元帅！”九公曰：“大夫降临，有失迎候。”彼此逊让行礼。後人有诗单赞子牙妙计，诗曰：

子牙妙算世无伦，学贯天人泣鬼神。

纵使九公称敌国，蓝桥也自结姻亲。

话说二人逊至中军，分宾主坐下。邓九公曰：“大夫，你与我今为敌国，未决雌雄，彼此各为其主，岂得徇私妄议。大夫今日见谕，公则公言之，私则私言之，不必效舌剑唇枪，徒劳往返耳。予心如铁石，有死而已，断不为浮言所摇。”散宜生笑曰：“吾与公既为敌国，安敢造次请见。只有一件大事，特来请一明示，无他耳。昨因拿有一将，系是元帅门婿；於盘问中，道及斯意。吾丞相不忍骤加极刑，以割人间恩爱，故命宜生亲至辕门，特请尊裁。”邓九公听说，不觉大惊曰：“谁为吾婿，为姜丞相所擒？”散宜生说：“元帅不必故推，令婿乃土行孙也。”邓九公听说，不觉面皮通红，心中大怒，厉声言曰：“大夫在上：吾只有一女，乳名婵玉，幼而丧母。吾爱惜不啻掌上之珠，岂得轻易许人。今虽及笄，所求者固众，吾自视皆非佳婿。而土行孙何人，妄有此说也！”散宜生曰：“元帅暂行息怒，听不才拜禀：古人相女配夫，原不专在门第。今土行孙亦不是无名小辈，彼原是夹龙山飞龙洞惧留孙门下高弟；因申公豹与姜子牙有隙，故说土行孙下山，来助元帅征伐西岐。昨日他师父下山，捉获行孙在城，因穷其所事。彼言所以，虽为申公豹所惑，次为元帅以令爱相许，有此一段姻缘，彼因倾心为元帅而暗进岐城行刺，欲速成功，良有以也。昨已被擒，伏辜不枉。但彼再三哀求姜丞相、彼之师尊惧留孙曰‘为此一段姻缘，死不瞑目’之语。即姜丞相与他师尊俱不肯赦，只予在旁劝慰；岂得以彼一时之过，而断送人间好事哉！因劝姜丞相暂且留人。宜生不辞劳顿，特谒元帅，恳求俯赐人间好事，曲成儿女恩情，此亦元帅天地父母之心。故宜生不避斧钺，特见尊颜，以求裁示。倘元帅果有此事，姜丞相仍将土行

孙送还元帅，以遂姻亲，再决雌雄耳。并无他说。”邓九公曰：“大夫不知，此土行孙妄语耳。行孙乃申公豹所荐，为吾先行，不过一牙门裨将；吾何得骤以一女许之哉。彼不过藉此为偷生之计，以辱吾女耳。大夫不可轻信。”宜生曰：“元帅也不必固却，此事必有他故。难道土行孙平白兴此一番言语，其中定有委曲。想是元帅或於酒後赏功之际，怜才惜技之时，或以一言安慰其心，彼便妄认为实，作此痴想耳。”九公被散宜生此一句话，买出九公一腔心事。九公不觉答道：“大掞斯言，大是明见！当时土行孙被申公豹荐在吾麾下，吾亦不甚重彼；初为副先行督粮使者，後因太鸾失利，彼恃其能，改为正先行官。首阵擒了哪吒，次擒黄天化，三次擒了姜子牙，被岐周众将抢回。土行孙进营，吾见彼累次出军获胜，治酒与彼贺功，以尽朝廷奖赏功臣至意。及至饮酒中间，彼曰：‘元帅在上：若是早用末将为先行，吾取西岐多时矣。’那时吾酒後失口，许之曰：‘你若取了西岐，吾将婵玉赘你为婿。’一来是奖励彼竭力为公，早完王事；今彼既已被擒，安得又妄以此言为口实，令大夫往返哉？”散宜生笑曰：“元帅此言差矣。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穆况且婚姻之事，人之大伦，如何作为儿戏之谈？前日元帅言之，土行孙信之；土行孙又言之，天下共信之；传与中外，人人共信，正所谓‘路上行人口似碑’。将以为元帅相女配夫，谁信元帅权宜之术，为国家行此不得已之深衷也。徒使令爱千金之躯作为话柄，闺中美秀竟作口谈。万一不曲全此事，徒使令爱有白头之叹。吾窃为元帅惜之！今元帅为汤之大臣，天下三尺之童无不奉命；若一旦而如此，吾不知所税驾矣。乞元帅裁之。”邓九公被散宜生一番言语说得默默沉思，无言可答。只见太鸾上前，附耳说：“……如此

如此，亦是第一妙计。”邓九公听太鸾之言，回嗔作喜曰：“大掞之言深属有理，未将无不听命。只小女因先妻早丧，幼而失教，予虽一时承命，未知小女肯听此言。俟予将此意与小女商榷，再令人至城中回覆。”散宜生只得告辞。邓九公送至营门而别，散宜生进城，将邓九公言语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子牙大笑曰：“邓九公此计，怎麼瞒得我过！”惧留孙亦笑曰：“且看如何来说。”子牙曰：“动劳散大夫，俟九公人来，再为商议。”宜生退去。不表。

且说邓九公与太鸾曰：“适才虽是暂允，此事毕竟当如何处置？”太鸾曰：“元帅明日可差一能言之士，说，‘昨日元帅至後营，与小姐商议，小姐已自听允；只是两边敌国，恐无足取信，是必姜丞相亲自至汤营纳聘，小姐方肯听信。’子牙如不来便罢，再为之计；若是他肯亲自来纳聘，彼必无带重兵自卫之理，如此，只一匹夫可擒耳。若是他带有将佐，元帅可出辕门迎接，至中军用酒筵赚开他手下众将，预先埋伏下骁勇将士，俟酒席中击杯为号，擒之如囊中之物。西岐若无子牙，则不攻自破矣。”九公闻说大喜：“先行之言，真神出鬼没之机！只是能言快语之人，临机应变之士，吾知非先行不可。乞烦先行明日亲往，则大事可成。”太鸾曰：“若元帅不以未将为不才，鸾愿往周营叫子牙亲至中军，不劳苦争恶战，早早奏凯回军。”九公大喜。一宿晚景不题。次日，邓九公升帐，命太鸾进西岐说亲。太鸾辞别九公出营，至西岐城下，对守门官将曰：“吾是先行官太鸾，奉邓元帅命，欲见姜丞相。烦为通报。”守城官至相府，报与姜丞相曰：“城下有汤营先行官太鸾求见，请令定夺。”子牙听罢，对惧留孙曰：“大事成矣。”惧留孙亦自暗喜。子牙对左右曰：“速与我请来。”守门官同军校至城下，开了城门，对太鸾曰：“丞相有请。”太鸾忙

忙进城，行至相府下马。左右通报：“太鸾进府。”子牙与惧留孙降阶而接。太鸾控背躬身言曰：“丞相在上，末将不过马前一卒，礼当叩见，岂敢当丞相如此过爱？”子牙曰：“彼此二国，俱系宾主，将军不必过谦。”太鸾再四逊谢，方敢就坐。彼此温慰毕，子牙以言挑之曰：“前者因惧道兄将土行孙擒获，当欲斩首；彼因再四哀求，言邓元帅曾有牵红之约，乞我少缓须臾之死，故此著散大夫至邓元帅中军，问其的确。倘元帅果有此言，自当以土行孙放回，以遂彼儿女之情，人间恩爱耳。幸蒙元帅见诺，俟议定回我。今将军赐顾，元帅必有教我。”太鸾欠身答曰：“蒙丞相下问，末将敢不上陈。今特奉主帅之命，多拜上丞相，不及写书；但主帅乃一时酒后所许，不意土行孙被获，竟以此事倡明，主帅亦不敢辞。但主帅此女，自幼失母，主帅爱惜如珠。况此事需要成礼，後日乃吉日良辰，意欲散大夫同丞相亲率土行孙入赘，以珍重其事，主帅方有体面，然後再面议军国之事。不识丞相允否？”子牙曰：“我知邓元帅乃忠信之士，但几次天子有征伐之师至此，皆不由分诉，俱以强力相加；只我周这一段忠君爱国之心，并无背逆之意，不能见谅於天子之前，言之欲涕。今天假其便，有此姻缘，庶几将我等一腔心事可以上达天子，表白於天下也。我等後日，亲送土行孙至邓元帅行营，吃贺喜筵席。乞将军善言道达，姜尚感激不尽！”太鸾逊谢，子牙遂厚款太鸾而别。太鸾出得城来，至营门前等令。左右报入营中：“有先行官等令。”邓九公命：“令来。”太鸾至中军。九公问曰：“其事如何？”太鸾将姜子牙应允後日亲来言语，诉说一遍。邓九公以手加额曰：“天子洪福，彼自来送死！”太鸾曰：“虽然大事已成，但防备不可不谨。”邓九公吩咐：“选有力量军士三百人，各藏短刀利刃，埋伏

帐外，听击杯为号，左右齐出；不论子牙众将，一顿刀剁为肉酱！”众将士得令而退。命赵升领一枝人马，埋伏营左；候中军炮响，杀出接应。又命孙焰红领一枝人马，埋伏营右；候中军炮响，杀出接应。又命太鸾与子邓秀在辕门赚住众将。又吩咐後营小姐邓婵玉领一枝人马，为三路救应使。邓九公吩咐停当，专候後日行事。左右将佐俱去安排。不表。

且说子牙送太鸾出府归，与惧留孙商议曰：“必须……如此如此，大事可成。”光阴迅速，不觉就是第三日。先一日，子牙命：“杨戩变化，暗随吾身。”杨戩得令。子牙命选精力壮卒五十名，装作抬礼脚夫；辛甲、辛免、太颠、闷天，四贤、八俊等充作左右应接之人，俱各藏暗兵利刃。又命雷震子领一枝人马，抢他左哨，杀入中军接应。再命南宫适领一枝人马，抢彼右哨，杀入中军接应。金吒、木吒、龙须虎统领大队人马，救应抢亲。子牙俱吩咐暗暗出营埋伏。不表。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汤营此日瑞筵开，专等鹰扬大将来。

孰意子牙筹划定，中军炮响抢乔才。

且说邓九公其日与女婵玉商议曰：“今日子牙送土行孙入赘，原是赚子牙出城，擒彼成功。吾与诸将分割已定；你可将掩心甲紧束，以备抢将接应。”其女应允。邓九公升帐，吩咐铺毡搭彩，俟候子牙。不题。且说子牙其日使诸将装扮停当，乃命土行孙至前听令。子牙曰：“你同至汤营，看吾号炮一响，你便进後营抢邓小姐，要紧！”土行孙得令。子牙等至午时，命散宜生先行，子牙方出了城，往汤营进发。宜生先至辕门，太鸾接著，报於九公。九公降阶，至辕门迎接散大夫。宜生曰：“前蒙金诺，今姜丞相已亲自压礼，同令婿至此，故特令下官先来通报。”邓

九公曰：“动烦大夫往返，尚容申谢。我等在此立等，何如？”宜生曰：“恐惊动元帅不便。”邓九公曰：“不妨。”彼此等候良久，邓九公远远望见子牙乘四不相，带领脚夫一行不上五六十人，并无甲冑兵刃。九公看罢，不觉暗喜。只见子牙同众人行至辕门。子牙见邓九公同太鸾、散宜生俱立候，子牙慌忙下骑。邓九公迎上前来，打躬曰：“丞相大驾降临，不才未得远接，望乞恕罪。”子牙忙答礼曰：“元帅盛德，姜尚久仰芳誉，无缘未得执鞭；今幸天缘，得罄委曲，姜尚不胜幸甚！”只见惧留孙同土行孙上前行礼，九公问子牙曰：“此位是谁？”子牙曰：“此是土行孙师父惧留孙也。”邓九公忙致款曲曰：“久仰仙名，未曾拜识；今幸降临，足慰夙昔。”惧留孙亦称谢毕，彼此逊让，进得辕门。子牙睁睛观看，只见肆筵设席，结彩悬花，极其华美。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结彩悬花气象新，麝兰香霭衬重茵。

屏开孔雀千年瑞，色映芙蓉万谷春。

金鼓两旁藏杀气，笙箫一派郁荆榛。

孰知天意归周主，十万貔貅化鬼磷。

话说子牙正看筵席，猛见两边杀气上冲，子牙已知就惊，便与土行孙众将丢个眼色；众人已解其意，俱衬上帐来。邓九公与子牙诸人行礼毕，子牙命左右：“抬上礼来。”邓九公方才接礼单看完，只见辛甲暗将信香取出，忙将抬盒内大炮燃著。一声炮响，恍若地塌山崩。邓九公吃了一惊，及至看时，只见脚夫一拥而前，各取出暗藏兵器，杀上帐来。邓九公措手不及，只得往後就跑。太鸾与邓秀见势不谐，也往後逃走。只见四下伏兵尽起，喊声震天。土行孙绰了兵器，往後营来抢邓婵玉小姐。子牙与众人俱各

抢上马骑，各执兵刃厮杀。那三百名刀斧手如何抵挡得住，及至邓九公等上得马出来迎战时，营已乱了。赵升闻炮，自左营杀来接应，孙焰红听得炮响，从右营杀来接应；俱被辛甲、辛免等分头截杀。邓婵玉方欲前来接应，又被土行孙敌住，彼此混战。不意雷震子、南宫适两枝人马从左右两边裹来。成汤人马反在居中，首尾受敌，如何抵得住。後面金吒、木吒等大队人马掩杀上来。邓九公见势不好，败阵而走；军卒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邓婵玉见父亲与众将败下阵走，也虚闪一刀，往正南上逃走。土行孙知婵玉善於发石伤人，遂将捆仙绳祭起，将婵玉捆了，跌下马来，被土行孙上前缚住，先擒进西岐城去了。子牙与众将追杀邓九公有五十馀里，方鸣金收军进城。邓九公与子邓秀并太鸾、赵升等直至岐山下方才收集败残人马，查点军卒，见没了小姐，不觉伤感。指望擒拿子牙，孰知反中奸计，追悔莫及。只得暂扎住营寨。不表。

且说子牙与惧留孙大获全胜，进城，升银安殿坐下，诸将报功毕。子牙对惧留孙曰：“命土行孙乘今日吉日良时，与邓小姐成亲，何如？”惧留孙曰：“贫道亦是此意，时不宜迟。”子牙命土行孙：“你将邓婵玉带至後房，乘今日好日子，成就你拨妇美事，明日我另有说话。”土行孙领命。子牙又命侍儿：“搀邓小姐到後面，安置新房内去，好生服侍。”邓小姐娇羞无限，含泪不语，被左右侍儿挟持往後房去了。子牙命诸将吃贺喜酒席。不题。且说邓小姐搀至香房，土行孙上前迎接。婵玉一见土行孙笑容可掬，便自措身无地，泪雨如倾，默默不语。土行孙又百般安慰，婵玉不觉怒起，骂曰：“无知匹夫，卖主求荣！你是何等之人，敢妄自如此？”土行孙陪著笑脸答曰：“小姐虽千金之躯，不才亦非

无名之辈，也不辱没了你。况小姐曾受我疗疾之恩，又是你尊翁泰山亲许与我，俟行刺武王回兵，将小姐入赘，人所共知。且前日散大夫先进营与尊翁面订，今日行聘入赘，丞相犹恐尊翁推托，故略施小计，成此姻缘。小姐何苦固执？”婵玉曰：“我父亲许散宜生之言，原是赚姜丞相之计，不意误中奸谋，落在彀中，有死而已。”土行孙曰：“小姐差矣！别的好做口头话，夫妻可是暂许得的？古人一言为定，岂可失信。穆我等俱是阐教门人，只因误听申公豹唆使，故投尊翁帐下以图报效；昨被吾师下山，擒进西岐，责吾暗进西城行刺武王、姜丞相，有辱阐教，背本忘师，逆天助恶，欲斩吾首，以正军法，吾哀告师尊，姜丞相定欲行刑；吾只得把初次擒哪吒、黄天化，尊翁泰山晚间饮酒将小姐许我，俟旋师命吾入赘，我只因欲就亲事之心急，不得已方暗进西岐。吾师与姜丞相听得斯言，掐指一算，乃曰：‘此子该与邓小姐有红丝系足之缘，后来俱是周朝一殿之臣。’因此赦吾之罪，命散大夫作伐。小姐，你想：若非无缘，尊翁怎麽肯？小姐焉能到此？况今纣王无道，天下叛离，累伐西岐，不过魔家四将、闻太师、十洲三岛仙众皆自取灭亡，不能得志，天意可知，顺逆已见。又何穆尊翁区区一旅之师哉！古云：‘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小姐今自固执，三军已知土行孙成亲，小姐纵冰清玉洁，谁人信哉。小姐请自三思！”邓婵玉被土行孙一席话说得低头不语。土行孙见小姐略有回心之意，又近前促之曰：“小姐自思，你是香闺艳质，天上奇葩；不才乃夹龙山门徒，相隔不啻天渊。今日何得与小姐靓体相亲，情同夙觐？”便欲上前，强牵其衣。小姐见此光景，不觉粉面通红，以手拒之曰：“事虽如此，岂得用强！候我明日请命与父亲，再成亲不迟。”土行孙此时情兴已迫，按

纳不住，上前一把搂定，小姐抵死拒住。土行孙曰：“良时吉日，何必苦推，有误佳期。”竟将一手去解其衣。小姐双手推托，彼此扭作一堆。小姐终是女流，如何敌得土行孙过。一时，满面流汗，喘吁气急，手已酸软，土行孙乘隙将右手插入襟衣。婵玉及至以手挡抵，不觉其带已断。及将双手攥住里衣，其力愈怯。土行孙得空，以手一抱，暖玉温香，已贴满胸怀。檀口香腮，轻轻紧搵。小姐娇羞无主，将脸左右闪赚不得，流泪满面曰：“如是恃强，定死不从！”土行孙哪里肯放，死死压住，彼此推扭，又有一个时辰。土行孙见小姐终是不肯顺从，乃给之曰：“小姐既是如此，我也不敢用强，只恐小姐明日见了尊翁变卦，无以为信耳。”小姐忙曰：“我此身已属将军，安有变卦之理。只将军肯怜我，容见过父亲，庶成我之节；若我是有负初心，定不逢好死。”土行孙曰：“既然如此，贤妻请起。”土行孙将一手搂抱其颈，轻轻扶起。邓婵玉以为真心放她起来，不曾提防，将身起时，便用一手推开土行孙之手。土行孙乘机将双手插入小姐腰里，抱紧了一拎，腰已松了，里衣径往下一卸。邓婵玉被土行孙所算，及落手相持时，已被双肩隔住手，如何下得来！小姐展挣不住，不得已言曰：“将军薄幸！既是夫妻，如何哄我？”土行孙曰：“若不如此，贤妻又要千推万阻。”小姐惟闭目不言，娇羞满面，任土行孙解带脱衣。二人扶入锦被，婵玉对土行孙曰：“贱妾系香闺幼稚，不识云雨，乞将军怜护。”土行孙曰：“小姐娇香艳质，不才饮德久矣，安敢狂逞。”正是：翡翠衾中，初试海棠新血；鸳鸯枕上，漫飘桂蕊奇香。彼此温存，交相慕恋，极人间之乐，无过此时矣。後人有诗单道子牙妙计，成就二人美满前程。诗曰：

妙算神机说子牙，运筹帷幄更无差。

百年好事今朝合，莫把红丝孟浪夸。

话说土行孙与邓婵玉成就夫妻，一夜晚景已过。次日，夫妻二人起来，梳洗已毕。土行孙曰：“我二人可至前殿，叩谢姜丞相与我师尊抚育成就之恩。”婵玉曰：“此事固当要谢；但我父亲昨日不知败於何地，岂有父子事两国之理！乞将军以此意道达於姜丞相得知，作何区处，方保两全。”土行孙曰：“贤妻之言是也。伺上殿时，就讲此事。”话犹未了，只见子牙升殿，众将上殿参谒毕。土行孙与邓婵玉夫妻二人上前叩谢。子牙曰：“邓婵玉今属周臣，尔父尚抗拒不服。我欲发兵前去擒剿，但你系他骨肉至亲，当如何区处？”土行孙上前曰：“婵玉适才正为此事与弟子商议，恳求师叔开恻隐之心，设一计策，两全之美。此师叔莫大之恩也。”子牙曰：“此事也不难。若婵玉果有真心为国，只消得亲自去说她父亲归周，有何难处。但不知婵玉可肯去否？”邓婵玉上前跪而言曰：“丞相在上：贱妾既已归周，岂敢又蓄两意。早晨婵玉已欲自往说父亲降周，惟恐丞相不肯信妾真情，致生疑虑。若丞相肯命妾说父归降，自不劳张弓设箭，妾父自为周臣耳。”子牙曰：“我断不疑小姐反复。只恐汝父不肯归周，又生事端耳。今小姐既欲亲往，吾拨军校随去。”婵玉拜谢子牙，领兵卒出城，望岐山前来。不表。

且说邓九公收集残兵，驻扎一夜；至次日升帐，其子邓秀、太鸾、赵升、孙焰红侍立。九公曰：“吾自行兵以来，未尝遭此大辱；今又失吾爱女，不知死生，正是羊触藩篱，进退两难，奈何，奈何！”太鸾曰：“元帅可差官赍表进朝告急，一面探听小姐下落。”正迟疑间，左右报曰：“小姐领一枝人马，打西周旗号，至辕门等令。”太鸾等惊愕不定，邓九公曰：“令来。”左右开了

辕门，婊玉下马，进辕门来，至中军，双膝跪下。邓九公看见如此行径，慌立起问曰：“我儿这是如何说？”婊玉不觉流泪言曰：“孩儿不敢说。”邓九公曰：“你有什么冤屈？站起来说无妨。”婊玉曰：“孩儿系深闺幼女，此事俱是父亲失言，弄巧成拙。父亲平空将我许了土行孙，勾引姜子牙做出这番事来，将我擒入西岐，强逼成婚。如今追悔何及！”邓九公听得此言，吓得魂飞天外，半晌无言。婊玉又进言曰：“孩儿今已失身为土行孙妻子，欲保全爹爹一身之祸，不得不来说明。今纣王无道，天下分崩，三分天下，有二归周。其天意人心，不卜可知。纵有闻太师、魔家四将与十洲三岛真仙，俱皆灭亡。顺逆之道明甚。今孩儿不孝，归顺西岐，不得不以利害与父亲言之。父亲今以爱女轻许敌国，姜子牙亲进汤营行礼，父亲虽是赚辞，谁肯信之！父亲况且失师辱国，归商自有显戮。孩儿乃奉父命归适良人，自非私奔桑濮之地，父亲亦无罪孩儿之处。父亲若肯依孩儿之见，归顺西周、改邪归正，择主而仕，不但骨肉可以保全，实是弃暗投明，从顺弃逆，天下无不忻悦。”九公被女儿一番言语说得大是有理，自己沉思：“欲奋勇行师，众寡莫敌；欲收军还国，事属嫌疑……”沉吟半晌，对婊玉曰：“我儿，你是我爱女，我怎的惹得你！只是天意如此。但我羞入西岐，屈膝与子牙耳。如之奈何？”婊玉曰：“这有何难！姜丞相虚心下士，并无骄矜。父亲果真降周，孩儿愿先去说明，令子牙迎接。”九公见婊玉如此说，命婊玉先行，邓九公领众军归顺西岐。不题。且说邓婊玉先至西岐城，入相府，对子牙将上项事诉说一遍。子牙大喜，命左右：“排队伍出城，迎接邓元帅。”左右闻命，俱披执迎接里馀之地，已见邓九公军卒来至。子牙曰：“元帅请了！”九公连在马上欠背躬身曰：“末将

才疏智浅，致蒙谴责，理之当然。今已纳降，望丞相恕罪。”子牙忙勒骑向前，携九公手，并辔而言曰：“今将军既知顺逆，弃暗投明，俱是一殿之臣，何得又分彼此。况令爱又归吾门下师侄，吾又何敢嫌将军哉。”九公不胜感激。二人叙至相府下马，进银安殿，重整筵席，同诸将饮庆贺酒一宿。不题。次日，见武王，朝贺毕。

且不言邓九公归周，只见探马报入汜水关，韩荣听得邓九公纳降，将女私配敌国，韩荣飞报至朝歌。有上大夫张谦看本，见此报大惊，忙进内打听，皇上在摘星楼，只得上楼启奏。左右见上大夫进疏，慌忙奏曰：“启陛下：今有上大夫张谦候旨。”纣王听说，命：“宣上楼来。”张谦闻命上楼，至滴水檐前拜毕。纣王曰：“朕无旨宣卿，卿有何奏章？就此批宣。”张谦俯伏奏曰：“今有汜水关韩荣进有奏章，臣不敢隐匿；虽触龙怒，臣就死无辞。”纣王听说，命当驾官：“即将韩荣本拿来朕看。”张谦忙将韩荣本展於纣王龙案之上。纣王看未完，不觉大怒曰：“邓九公受朕大恩，今一旦归降叛贼，情殊可恨！待朕升殿，与臣共议，定拿此一班叛臣，明正伊罪，方泄朕恨！”张谦只得退下楼来，候天子临轩。只见九间殿上，钟鼓齐鸣。众官闻知，忙至朝房伺候。须臾，孔雀屏开，纣王驾临，登宝座传旨：“命众卿面议。”众文武齐至御前，俯伏候旨。纣王曰：“今邓九公奉诏征西，不但不能伐叛奏捷，反将己女私婚敌国，归降逆贼，罪在不赦；除擒拿逆臣家属外，必将逆臣拿获，以正国法。卿等有何良策，以彰国之常刑？”纣王言未毕，有中谏大夫飞廉出班奏曰：“臣观西岐抗礼拒敌，罪在不赦。然征伐大将，得胜者或有捷报御前，失利者惧罪即归伏西土，何日能奏捷音也。依臣愚见，必用至亲骨肉之

臣征伐，庶无二者之虞；且与国同为休戚，自无不奏捷者。”纣王曰：“君臣父子，总系至戚，又何分彼此哉？”飞廉奏曰：“臣保一人，征伐西岐，姜尚可擒，大功可奏。”纣王曰：“卿保何人？”飞廉奏曰：“要克西岐，非冀州侯苏护不可。一为陛下国戚，二为诸侯之长，凡事无有不用力者。”纣王闻言大悦：“卿言甚善。”即令军政官：“速发黄旄、白钺。”使命赍诏前往冀州。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苏护伐西岐

诗曰：

苏侯有意欲归周，纣主江山似浪浮。

红日已随山後卸，落花空逐水东流。

人情久欲投明圣，世局翻为急浪舟。

贵戚亲臣皆已散，独夫犹自卧红楼。

话说天使离了朝歌，前往冀州，一路无词。翌日来至冀州馆驿安下。次日，报至苏侯府内，苏侯即至馆驿接旨。焚香拜毕，展诏开读，诏曰：

朕闻征讨之命，皆出於天子；閩外之寄，实出於元戎。建立功勋，威镇海内，皆臣子分内事也。兹西岐姬发肆行不道，抗拒王师，情殊可恨。特敕尔冀州侯苏护，总督六师，前往征伐；必擒获渠魁，殄灭祸乱。俟旋师奏捷，朕不惜茅土以待有功。尔其勦哉！特诏。

话说苏侯开读旨意毕，心中大喜；管待天使，賚送程费，打发天使起程。苏侯暗谢天地曰：“今日吾方得洗一身之冤，以谢天下。”忙令後厅治酒，与子全忠、夫人杨氏共饮，曰：“我不幸生女妲己，进上朝歌。谁想这贱人尽违父母之训，无端作孽，迷惑纣王，无所不为，使天下诸侯衔恨於我。今武王仁德播於天下，三分有二尽归於西周。不意昏君反命吾征伐，吾得遂生平之愿。我明日意欲将满门良眷带在行营，至西岐归降周王，共享太平；

然後会合诸侯，共伐无道，使我苏护不得遗笑於诸侯，受讥於後世，亦不失丈掞之所为耳。”夫人大喜：“将军之言甚善，正是我母子之心。”且说次日殿上鼓响，众将军参见。苏护曰：“天子敕下，命吾西征，众将整备起行。”众将得令，整点十万人马，即日祭宝纛旗，收拾起兵；同先行官赵丙、孙子羽、陈光、五军救应使郑伦，即日离了冀州，军威甚是雄伟。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杀气征云起，金锣鼓又鸣。幡幢遮瑞日，剑戟鬼神惊。
平空生雾彩，遍地长愁云。闪翻银叶甲，拨转皂雕弓。
人似离山虎，马如出水龙。头盔生灿烂，铠甲砌龙鳞。
离了冀州界，西土去安营。

苏侯行兵，非止一日。有探马报入中军：“前是西岐城下。”苏侯传令：“安营结寨。”升帐坐下。众将参谒，立起帅旗。

且说子牙在相府，收四方诸侯本，请武王伐纣。忽报马入府：“后老爷：冀州侯苏护来伐西岐。”子牙问黄飞虎曰：“久闻此人善能用兵，黄将军必知其人，请言其概。”黄飞虎曰：“苏护秉性刚直，不似谄媚无骨之夫；名为国戚，与纣王有隙，一向要归周，时常有书至未将处。此人若来，必定归周，再无疑惑。”子牙闻言大悦。且说苏侯三日未来请战，黄飞虎上殿见子牙，曰：“苏侯按兵不动，待未将探他一阵，便知端的。”子牙许之。飞虎领令，上了五色神牛，出得城来，一声炮响，立於辕门，大呼曰：“请苏侯答话！”探马报入中军，苏侯令先行官见阵。赵丙领令，上马提方天戟，径出辕门，认的是武成王黄飞虎。赵丙曰：“黄飞虎，你身为国戚，不思报本，无故造反，致起祸端，使生民涂炭，历年征讨不息。今奉旨特来擒你，尚不下马受缚，犹自支吾！”

摇戟刺来。黄飞虎将枪架住，对赵丙曰：“你好好回去，请你主将出来答话，吾自有道理。你何必自逞其强也！”赵丙大怒：“既奉命来擒你报功，岂得犹以语言支吾！”又一戟刺将来，黄飞虎大怒：“好大胆匹！焉敢连刺吾两戟！”催开神牛，手中枪赴面交还。牛马相交，枪戟并举。怎见得：

二将阵前势无比，拨开牛马定生死。这一个钢枪摇动鬼神愁；那一个画戟展开分彼此。一来一往势无休，你生我活谁能已。从来恶战不寻常，搅海翻江无底止。

话说黄飞虎大战赵丙，二十回合，被飞虎生擒活捉，拿解相府，来见子牙。报入府中，子牙令飞虎进见：“将军出阵，胜负若何？”飞虎曰：“生擒赵丙，听令定夺。”子牙命：“推来。”士卒将赵丙拥至殿前，赵丙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擒，尚何得抗礼？”赵丙曰：“奉命征讨，指望成功；不幸被擒，惟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传令：“暂且囚於禁中。”

且说苏侯闻报，赵丙被擒，低首不语。只见郑伦在旁曰：“君侯在上：黄飞虎自恃强暴，待明日拿来，解往朝歌，免致生灵涂炭。”次日，郑伦上了火眼金睛兽，提了降魔杵，往城下请战，左右报入相府。子牙令：“黄将军出阵走一遭。”飞虎领令出城，见一员战将，面如紫枣，十分枭恶，骑著火眼金睛兽。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道术精奇别样妆，降魔宝杵世无双。

忠肝义胆堪称诵，无奈昏君酒色荒。

话说飞虎大呼曰：“来者何人？”郑伦曰：“吾乃苏侯麾下郑伦是也。黄飞虎，你这叛贼！为你屡年征伐，百姓遭殃。今天兵到日，尚不免戈伏诛，意欲何为？”飞虎曰：“郑伦，你且回去，

请你主将出来，吾自有说话。你若是不知机变，如赵丙自投陷身之祸！”郑伦大怒，抡杵就打，黄飞虎手中枪急架相还。二兽相交，枪杵并举，两家大战三十回合。郑伦把杵一摆，他有三千乌鸦兵走动，行如长蛇之势。郑伦窍中两道白光往鼻子里出来，“嚏”的一声响，黄将军正是：

见白光三魂即散，听声响撞下鞍鞦。

乌鸦兵用挠钩搭住，一踊上前，拿翻，剥了衣甲，绳缠索绑。飞虎上了绳子，二目方睁。飞虎点首曰：“今日之擒，如同做梦一般，真是心中不服！”郑伦掌得胜鼓回营，来见苏侯，入帐报功：“今日生擒反叛黄飞虎至辕门，请令发落。”苏侯令：“推来。”小校将飞虎推至帐前，飞虎曰：“今被邪术受擒，愿请一死，以报国恩。”苏侯曰：“本当斩首，且监候，留解朝歌，请天子定罪。”左右将黄飞虎送下後营。

且说报马报入相府，言黄飞虎被擒。子牙大惊曰：“如何擒去？”掠阵官启曰：“苏侯麾下有一郑伦，与武成王正战之间，只见他鼻子里放出一道白光，黄将军便坠骑被他拿去。”子牙心下十分不乐：“又是左道之术！”只见黄天化在旁，听见父亲被擒，恨不得平吞了郑伦。当日晚间不题。次日，天化上帐，请令出阵，以探父亲消息，子牙许之。天化领令，上了玉麒麟，出城请战。探马报入营中：“有将请战。”苏侯曰：“谁去见阵走一遭？”郑伦答曰：“愿往。”上了金睛兽，炮声响处，来至阵前。黄天化曰：“尔乃是郑伦？擒武成王者是你？不要走，吃吾一锤！”一似流星闪烁光辉，呼呼风响，郑伦忙将杵劈面相还。二将交兵，未及十合。郑伦见天化腰束著丝绦，是个道家之士，“若不先下手，恐反遭其害”。把杵望空中一摆，乌鸦兵齐至，如长蛇一般。郑伦

鼻窍中一道白光吐出，如钟鸣一样。天化看见白光出窍，耳听其声，坐不住玉麒麟，翻身落骑。乌鸦兵依旧把天化绑缚起来。急自睁开眼，不知其身已受绑缚。郑伦又擒黄天化进营来见。郑伦曰：“末将擒黄天化已至辕门等令。”苏侯令：“推至中军。”见天化眼光暴露，威风凛凛，一表非俗，立而不跪。苏侯也命监在後营。黄天化入後营，看见父亲监禁在此，大呼曰：“爹爹！我父子遭妖术成擒。心中甚是不服！”飞虎曰：“虽是如此，当思报国。”按下黄家父子，且说探马报入相府：“黄天化又被擒去。”子牙大惊：“黄将军说苏侯有意归周，不料擒他父子！”子牙心中纳闷。且说郑伦捉了二将，军威甚盛，次日又来请战。探马报入相府，子牙急令：“何人走一遭？”言未毕，土行孙答曰：“弟子归周，寸功未立，愿去走一遭，探其虚实，何如？”子牙许之，土行孙方领令出府。旁有邓婵玉上前告曰：“末将父子蒙恩，当得掠阵。”子牙并许之。郑伦听得城内炮响，见两扇门开，旗幡磨动，见一女将飞来。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此女生来锦织成，腰肢一搦体轻盈。

西岐山下归明主，留得芳名照汗青。

话说郑伦见城内女将飞马而来，不曾看见土行孙出来。土行孙生得矮小，郑伦只看了前面，未曾照看面前。土行孙大呼曰：“那匹夫！你看哪里？”郑伦往下一看，见是个矮子。郑伦笑曰：“你那矮子，来此做什么”土行孙曰：“吾奉姜丞相将令，特来擒尔！”郑伦复大笑曰：“看你这厮，形似婴孩，乳毛未退，敢出大言，自来送死！”土行孙听见骂他甚是卑微，大叫：“好匹夫！焉敢辱我！”使开铁棍，一滚而来，就打金睛兽的蹄子。郑伦急用杵来迎架，只是捞不著。大抵郑伦坐的高，土行孙身子矮小，故

此往下打费力。几个回合，把郑伦挣了一身汗，反不好用力，心惊焦躁起来，把杵一晃，那乌鸦兵飞走而来。土行孙不知那里帐，郑伦把鼻子里白光喷出，暗然有声。土行孙眼看耳听，魂魄尽散，一交跌在地下。乌鸦兵把土行孙拿了，绑将起来。土行孙睁开眼，见浑身上绳子，道声：“噫！倒有趣！”土行孙绑著，看著邓婵玉走马大呼曰：“匹夫不必逞凶，擒将！”把刀飞来直取，郑伦手中杵劈面打来。婵玉未及数合，拨马就走，郑伦不赶。佳人挂下刀，取五光石，侧坐鞍鞞，回手一石。正是：

从来暗器最伤人，自古妇人为更毒。

郑伦“哎呀”的一声，面上著伤，败回营中来见苏侯。苏侯曰：“郑伦，你失机了？”郑伦答曰：“拿了一个矮子，才待回营，不意有一员女将来战，未及数合，回马就走，未将不曾赶她，她便回手一石，急自躲时，面上已著了伤。如今那个矮子拿在辕门听命。”苏侯传令：“推将进来。”众将卒将土行孙簇拥推至帐下。苏侯曰：“这样将官，拿他何用！推出去斩了！”土行孙曰：“且不要斩，我回去说个信来。”苏侯笑曰：“这是个呆子！推出斩了！”土行孙曰：“你不肯，我就跑了。”众人大笑。正是：

仙家秘授真奇妙，迎风一晃影无踪。

众人一见大惊，忙至帐前来，启禀元帅：“方才将矮子推出辕门，他把身子一扭就不见了。”苏侯叹曰：“西岐异人甚多，无怪屡次征伐，俱是片甲不回，无能取胜。”嗟叹不已。郑伦在旁只是切齿，自己用丹药敷贴，欲报一石之恨。次日，郑伦又来请战，坐名要女将，邓婵玉就要出马。子牙曰：“不可，他此来必有深意。”哪吒应曰：“弟子愿往。”子牙许之。哪吒上了风火轮，出城大呼曰：“来者可是郑伦？”郑伦答曰：“然也。”哪吒不答话，

登轮就杀。郑伦急用杵相还，轮兽交兵。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哪吒怒发气吞牛，郑伦恶性展双眸。火尖枪摆喷云雾，宝杵施开转捷稠。这一个倾心辅佐周王驾，那一个有意能分纣主忧。二将大战西岐地，海沸江翻神鬼愁。

话说郑伦大战哪吒，恐哪吒先下手，把杵一摆，乌鸦兵如长蛇阵一般，都拿著挠钩套索前来等著。哪吒看见，心下著忙。只见郑伦对著哪吒一声“哼！”哪吒无魂魄，怎能跌得下轮来。郑伦见用此术不能响应，大惊曰：“吾师秘授，随时响应，今日如何不验？”又将白光吐出鼻子窍中。哪吒见头一次不验，第二次就不理他。郑伦著忙，连哼第三次。哪吒笑曰：“你这匹夫害的是什麼病？只管哼！”郑伦大怒，把杵劈头乱打。又战三十回合，哪吒把乾坤圈祭在空中，一圈打将下来。郑伦难逃此厄，正中其背，只打得筋断骨折，几乎坠骑，败回行营。哪吒得胜，回来见子牙，将“郑伦如此如彼被乾坤圈打伤，败回去……”说了一遍。子牙大喜，上了哪吒功。不表。

且说苏侯在中军，闻郑伦失机来见。苏侯见郑伦著伤，站立不住，其实难当。苏侯借此要说郑伦，乃慰之曰：“郑伦，观此天命有在，何必强为！前闻天下诸侯归周，俱欲共伐无道，只闻太师屡欲扭转天心，故此俱遭屠戮，实生民之难。我今奉敕征讨，你得功莫非暂时侥幸耳。吾见你著此重伤，心下甚是不忍。我与你名为主副之将，实有手足之情。今见天下纷纷，刀兵未息，此乃国家不祥，人心、天命可知。昔尧帝之子丹朱不肖，尧崩，天下不归丹朱而归於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崩，天下不归商均而归於禹。方今世乱如麻，真假可见，从来天运循环，无往不复。

今主上失德，暴虐乱常，天下分崩，黯然气象，莫非天意也。我观你遭此重伤，是上天警醒你我耳。我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不若归周，共享安康，以伐无道。此正天心人意，不卜可知。你意下如何？”郑伦闻言，正色大呼曰：“君侯此言差矣！天下诸侯归周，君侯不比诸侯，乃是国戚；国亡与亡，国存与存。今君侯受纣王莫大之恩，娘娘享宫闱之宠，今一旦负国，为之不义。今国事艰难，不思报效，而欲归反叛，为之不仁。郑伦窃为君侯不取也！若为国捐生，舍身报主，不惜血肉之躯以死自誓，乃郑伦忠君之愿，其他非所知也。”苏护曰：“将军之言虽是，古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古人有行之不损令名者，伊尹是也。黄飞虎官居王位，今主上失德，有乖天意，人心思乱，故舍纣而归周。邓九公见武王、子牙以德行仁，知其必昌，纣王无道，知其必亡，亦舍纣而从周。所以人要见机，顺时行事，不失为智。你不可执迷，恐後悔无及。”郑伦曰：“君侯既有归周之心，我决然不顺从於反贼。待我早间死後，君侯早上归周；我午後死，君侯午後归周。我忠心不改，此颈可断，心不可污！”转身回帐，调养伤痕。不题。

且说苏侯退帐，沉思良久，命苏全忠後帐治酒。一鼓时分，命全忠往後营，把黄飞虎父子放了，请到帐前。苏护下拜请罪，言曰：“末将有意归周久矣。”黄飞虎忙答拜曰：“今蒙盛德，感赐再生。前闻君侯意欲归周，使我心怀渴想，喜如雀跃，故末将才至营前，欲会君侯，问其虚实耳。不期被郑伦所擒，有辱君命。今蒙开其生路，有何吩咐，愚父子惟命是从。”苏护曰：“不才久欲归周，不能得便。今奉敕西征，实欲乘机归顺，怎奈偏将郑伦坚执不允。我将言语开说上古顺逆有归之语，他只是不从。今特

设此酒，请大王、公子少叙心曲，以赎不才冒渎之罪。”飞虎曰：“君侯既肯归顺，宜当速行。虽然郑伦执拗，只可用计除之。大丈夫先立功业，共扶明主，垂名竹帛，岂得区区效匹夫妇之小忠小谅哉！”酒至三更，苏护起身言曰：“大王、贤公子，出後粮门，回见姜丞相，把不才心事呈与丞相，以知吾之心腹也。”遂送黄飞虎父子回城。飞虎至城下叫门，城上听得是武成王，不敢夤夜开门，来报子牙。子牙听得是三更天气，报：“黄飞虎回来。”忙传令：“开城门。”少时，飞虎至相府，来见子牙。子牙曰：“黄将军被奸恶所获，为何夤夜而归？”黄飞虎把苏护心欲归周所以，一一说了一遍，“……只是郑伦把持，不得遂其初心。再等一两日，他自有处治。”不表飞虎回城，且说苏侯父子不得归周，作何商议。苏全忠曰：“不若乘郑伦身著重伤，修书一封，打入城中，知会子牙前来劫营，将郑伦生擒进城，看他归顺不归顺，任姜丞相处治。孩儿与爹爹早得归周，恐後致生疑惑。”苏护曰：“此计虽好，只是郑伦也是个好人，必须周全得他方好。”全忠曰：“只是不好伤他性命便了。”苏护大喜：“明日准行。”父子计较停当，来日行事。有诗为证，诗曰：

苏护有意欲归周，怎奈门官不肯投。

只是子牙该有厄，西岐传染病无休。

话说郑伦被哪吒打伤肩背，虽有丹药，只是不好；一夜声唤，睡卧不宁，又思：“主将心意归周，恨不能即报国恩，以遂其忠悃。其如凡事不能就绪，如之奈何！”且说苏护次日升帐，打点行计，忽听得把辕门官旗报入中军：“有一道人，三只眼，穿大红袍，要见老爷。”苏护不是道家出身，不知道门尊大，便叫：“令来。”左右出辕门，报与道人。道人听得叫“令来”，不曾说

个“请”字，心下郁郁不乐；欲待不进营去，恐辜负了申公豹之命。道人自思：“且进营去，看他何如。”只得忍气吞声进营，来至中军。苏侯见道人来，不知何事。道人见苏侯曰：“贫道稽首了！”苏侯亦还礼毕，问曰：“道者今到此间，有何见谕？”道人曰：“贫道特来相助老将军，共破西岐，擒反贼，以解天子。”苏侯曰：“道者住居哪里？从何处而来？”道人答曰：“吾从海岛而来。有诗为证，诗曰：

弱水行来不用船，周游天下妙无端。

阳神出窍人难见，水虎牵来事更玄。

九龙岛内经修炼，截教门中我最先。

若问衲子名何姓？吕岳声名四海传。”

话说道人作罢诗，对苏护曰：“衲子乃九龙岛声名山炼气士是也，姓吕，名岳，乃申公豹请我来助老将军。将军何必见疑乎？”苏侯欠身请坐，吕道人也不谦让，就上坐了。只听得郑伦声唤曰：“痛杀吾也！”吕道人问：“是何人叫苦？”苏侯暗想：“把郑伦扶出来，唬他一唬。”苏侯答曰：“是五军大将郑伦，被西岐将官打伤了，故此叫苦。”吕道人曰：“且扶他出来，待吾看看何如？”左右把郑伦扶将出来。吕道人一看，笑曰：“此是乾坤圈打的，不妨，待吾救你。”豹皮囊中取出一个葫芦，倒出一粒丹药，用水研开，敷於上面，如甘露沁心一般，即时痊愈。郑伦今得重伤痊愈，正是：

猛虎又生双胁翅，蛟龙依旧海中来。

郑伦伤痕痊愈，遂拜吕岳为师。吕道人曰：“你既拜吾为师，助你成功便了。”帐中静坐，不语三日。苏侯叹曰：“正要行计，又被道人所阻，深为可恨！”且说郑伦见吕岳不出去见阵，上帐

启曰：“老师既为成汤，弟子听候老师法旨，可见阵会会姜子牙。”吕岳曰：“吾有四位门人未曾来至，但他们一来，管取你克了西岐，助你成功。”又过数日，来了四位道人，至辕门，问左右曰：“里边可有一吕道长麽？烦为通报：有四门人来见。”军政官报入中军：“启老爷：有四位道人要见老爷。”吕岳曰：“是吾门人来也。”著郑伦出辕门来请。郑伦至辕门，见四道者脸分青、黄、赤、黑，或挽抓髻，或戴道巾，或似陀头，穿青、红、黄、皂，身俱长一丈六七尺，行如虎狼，眼露睛光，甚是凶恶。郑伦欠背躬身曰：“老师有请。”四位道人也不谦让，径至帐前，见吕道人行礼毕，口称：“老师。”两边站立。吕岳问曰：“为何来迟？”内有一穿青者答曰：“因攻伐之物未曾制完，故此来迟。”吕岳谓四门人曰：“这郑伦乃新拜吾为师的，亦是你等兄弟。”郑伦重新又与四人见礼毕。郑伦欠身请问曰：“四位师兄高姓大名？”吕岳用手指著一位曰：“此位姓周，名信；此位姓李，名奇；此位姓朱，名天麟；此位姓杨，名文辉。”郑伦也通了名姓，遂治酒管待，饮至二鼓方散。次日，苏侯升帐，又见来了四位道者，心下十分不悦，懊恼在心。吕岳曰：“今日你四人谁往西岐走一遭？”内有一道者曰：“弟子愿往。”吕岳许之。那道人抖擞精神，自恃胸中道术，出营步行，来会西岐。不知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吕岳

诗曰：

疫痢瘟瘧几遍灾，子牙端是有奇才。
匡扶社稷开基域，保护黔黎脱祸胎。
劫运方来神鬼哭，兵戈时至士民哀。
何年得遂清平日，祥霭氤氲万岁台。

话说周信提剑来城下请战。报入相府：“有一道人请战。”子牙闻报：“连日未曾会战，今日竟有道人，此来毕竟又是异人。”便问：“谁去走一遭？”有金吒欠身而言曰：“弟子愿往。”子牙许之。金吒出城，偶见一个道者，生的十分凶恶。怎见得，有诗为证：

发似朱砂脸带绿，獠牙上下金精目。
道袍青色势狰狞，足下麻鞋云雾簇。
手提宝剑电光生，胸藏妙诀神鬼哭。
行瘟使者降西岐，正是东方甲乙木。

话说金吒问曰：“道者何人？”周信答曰：“吾乃九龙岛炼气士周信是也；闻尔等仗昆仑之术，灭吾截教，情殊可恨！今日下山，定然与你等见一高下，以定雌雄。”绰步执剑来取，金吒用剑急架相还。未及数合，周信抽身便走。金吒随即赶来，周信揭开袍服，取出一磬，转身对金吒连敲三四下。金吒把头摇了两摇，即时面如金纸，走回相府唤声，只叫：“头疼杀我！”子牙问其详

细，金吒把赶周信事说了一遍，子牙不语。金吒在相府，昼夜叫苦。且说次日，又报进相府：“又有一道人请战。”子牙问左右：“谁去见阵走一遭？”旁有木吒曰：“弟子愿往。”木吒出城，见一道人，挽双抓髻，穿淡黄服，面如满月，三绺长髯。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面如满月眼如珠，淡黄袍服绣花禽。

丝绦上下飘瑞彩，腹内玄机海样深。

五行道术般般会，洒豆成兵件件精。

兑地行瘟号使者，正属西方庚辛金。

话说木吒大喝曰：“你何人，敢将左道邪术困吾兄长，使他头疼？想就是你了！”李奇曰：“非也，那是吾道兄周信。吾乃吕祖门人李奇是也。”木吒大怒：“都是一班左道邪党！”轻移大步，执剑当空来取李奇，李奇手中剑劈面交还。二人步战之间，剑分上下，要赌雌雄：一个是肉身成圣的木吒，施威仗勇；一个是瘟部内有名的恶煞，展开凶光。往来未及五七回合，李奇便走，木吒随后赶来。二人步行，赶不上一射之地，李奇取出一幡，拿在手中，对木吒连摇数摇。木吒打了一个寒噤，不去追赶。李奇也全然不理，径进大营去了。且说木吒一会儿面如白纸，浑身上如火燎，心中似油煎，解开袍服，赤身来见子牙，只叫：“不好了！”子牙大惊，急问：“怎的这等回来？”木吒跌倒在地，口喷白沫，身似炭火，子牙命扶往后房。子牙问掠阵官：“木吒如何这样回来？”掠阵官把木吒追赶摇幡之事说了一遍，子牙不知其故，“此又是左道之术！”心中甚是纳闷。

且说李奇进营，回见吕岳。道人问曰：“今日会何人？”李奇曰：“今日会木吒，弟子用法幡一展，无不响应，因此得胜，回

见尊师。”吕岳大悦，心中乐甚，乃作一歌，歌曰：

“不负玄门诀，功夫修炼来。炉中分好歹，火内辨三才。

阴阳定左右，符印最奇哉。仙人逢此术，难免杀身灾。”

吕岳作罢歌，郑伦在旁，口称：“老师，二日成功，未见擒人捉将；方才闻老师作歌最奇，甚是欢乐，其中必有妙用，请示其详。”吕岳曰：“你不知吾门人所用之物俱有玄功，只略展动了，他自然绝命，何劳持刀用剑杀他。”郑伦听说，赞叹不已。次日，吕岳令朱天麟：“今日你去走一遭，也是你下山一场。”朱天麟领法旨，提剑至城下，大呼曰：“着西岐能者会吾！”有探事的报入相府。子牙双眉不展，问左右曰：“谁去走一遭？”旁有雷震子曰：“弟子愿去。”子牙许之。雷震子出城，见一道人生的凶恶。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巾上斜飘百合纓，面如紫枣眼如铃。

身穿红服如喷火，足下麻鞋似水晶。

丝绦结就阴阳扣，宝剑挥开神鬼惊。

行瘟部内居离位，正按南方火丙丁。

话说雷震子大呼曰：“来的妖人，仗何邪术，敢困吾二位道兄也！”朱天麟笑曰：“你自恃狰狞古怪，发此大言，谁来怕你。谅你也不知我是谁，吾乃九龙岛朱天麟的便是。你通名来，也是我会你一番。”雷震子笑曰：“谅尔不过一草芥之夫，焉能有甚道术。”雷震子把风雷翅分开，飞起空中，使起黄金棍，劈头就打，朱天麟手中剑急架相还。二人相交，未及数合，大抵雷震子在空中使开黄金棍，往下打将来，朱天麟如何招架得住，只得就走。雷震子方才要赶，朱天麟将剑往雷震子一指，雷震子在空中驾不住风雷二翅，响一声落将下来，便往西岐城内跳将进来，走至相

府。子牙一见走来之势不好，子牙出席，急问雷震子曰：“你为何如此？”雷震子不言，只是把头摇，一交跌倒在地。子牙仔细定睛，看不出他蹊跷原故，心中十分不乐，命抬进后厅调息。子牙纳闷。且说朱天麟回见吕岳，言如法治雷震子，无不应声而倒，吕道人大悦。次日，又着杨文辉来城下请战。左右报入相府：“今日又是一位道人搦战。”子牙闻报，心下踌躇：“一日换一个道者，莫非又是十绝阵之故事？”子牙心中疑惑，只见龙须虎要去见阵，子牙许之。须虎出城，见一道人面如紫草，发似钢针，头戴鱼尾金冠，身穿皂服，飞步而来。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顶上金冠排鱼尾，面如紫草眼光炜。

丝绦彩结扣连环，宝剑砍开天地髓。

草履斜登寒雾生，胸藏秘诀多文斐。

封神台上有他名，正按坎宫壬癸水。

话说龙须虎见道人，大呼曰：“来者何人？”杨文辉一见大惊，看龙须虎形相古怪稀奇，问曰：“通个名来。”龙须虎曰：“吾乃姜子牙门人龙须虎是也。”杨文辉大怒，仗剑来取。龙须虎发手有石，只管打将下来。杨文辉不敢久战，掩一剑便走，龙须虎随后赶来。杨文辉取出一条鞭，对着龙须虎一顿转。龙须虎忽的跳将回去，发着石头，尽行力气打进西岐，直打到相府，又打上银安殿来。子牙忙着两边军将：“快与吾拿下去！”众将官用钩连枪钩倒在地，捆将起来。龙须虎口中喷出白沫，朝着天，睁着眼，只不作声。子牙无计可施，不知就理。这个是瘟部中四个行瘟使者，头一位周信按东方使者，用的磬名曰“头疼磬”；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用的幡名曰“发躁幡”；第三位朱天麟按南方使者，用的剑名曰“昏迷剑”；第四位杨文辉按北方使者，用的鞭

名曰“散瘟鞭”；故此瘟部之内先着四个行瘟使者，先会门人，此乃子牙一灾又至。姜子牙哪里知道？子牙正在府中，谓杨戩曰：“吾师言三十六路伐西岐，算将来有三十路矣。今又逢此道者，把吾四个门人困住，声叫痛苦，使我心下不忍，如何是好？将奈之何？”正议间，忽闻旗官报曰：“有一三只眼道人请丞相答话。”哪吒、杨戩在旁曰：“今连战五日，一日换一个，不知他营中有多少截教门人？师叔会他，便知端的。”子牙传令：“摆队伍出城。”炮声响亮，两扇门开，左右列兴周灭纣英雄，前后立玉虚门下。且说吕岳见子牙出城，兵势严整，果然比别人不同。正是：

果然纪律分严整，不亚当年风后强。

话说子牙见黄幡脚下有一道人，穿大红袍服，面如蓝，发似朱砂，三目圆睁，骑金眼驼，手提宝剑，大呼曰：“来者可是姜子牙么？”子牙答曰：“然也。”子牙曰：“道兄是哪座名山？何处仙府？今往西岐屡败吾门下，道兄何所见而为？今纣王无道，周室兴仁，天下共见。从来人心归顺真主，道兄何必强为！常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今我周凤鸣岐山，英雄间出，似不卜可知，道兄又何得逆天而行其己意哉！况道兄在道门久炼，岂不知‘封神榜’乃三教圣人所主，非吾一己之私。今我奉玉虚符命，扶助真主，不过完天地之劫数，成气运之迁移。今道兄既屡得胜，不过一时侥幸成功，若是劫数来临，自有破你之术者。道兄不得恃强，无贻伊戚。”吕岳曰：“吾乃九龙岛炼气之士，名为吕岳。只因你等恃阐教门人，侮我截教，吾故令四个门人略略使你知道。今日特来会你一会，共决雌雄。只是你死日甚近，幸无追悔！你听我道来：

截教门中我最先，玄中妙诀许多言。五行道术寻常事，

驾雾腾云只等闲。腹内离龙并坎虎，捉来一处自熬煎。炼就纯阳乾健体，九转还丹把寿延。八极神游真自在，逍遥任意大罗天。今日降临西岐地，早早投戈免罪愆。”

吕岳道罢，子牙笑曰：“据道兄所谈，不过如峨眉山赵公明，三仙岛云霄、琼霄、碧霄之道，一旦俱成画饼，料道兄此来，不过自取杀身之祸耳。”吕岳大怒，骂曰：“姜尚，你有何能，敢发如此恶言？”纵开金眼驼，执手中剑，飞来直取，子牙剑急架忙迎。杨戩在旁，纵马摇刀飞来，大呼曰：“师叔，弟子来也！”杨戩不分好歹，照顶上剁来，吕岳手中剑架刀隔剑。哪吒登开风火轮，使开火尖枪，冲杀过来。黄天化在旗门脚下，忍不住心头火起：“虽然是苏侯放归吾父子，难道我不如他们？只要成功，顾不得了！”催开玉麒麟，杀将过来，把吕岳围在当中。且言旗门下郑伦看见黄天化杀将过来，“呀”的一声，几乎坠于兽下，长吁叹曰：“谁知我为纣王擒将立功，原来主将有意归周，反将黄家父子放回去了。”郑伦自思：“这番捉住，即时打死，绝其他念。”急催开金睛兽，大呼黄天化曰：“吾来也！”天化见了仇人，拨转麒麟，双锤并起，力战郑伦。哪吒见黄天化敌住了郑伦，恐怕有失，忙登回风火轮，把枪劈心就刺郑伦，大叫曰：“黄公子，你去拿吕岳，吾来杀此匹夫！”郑伦曾被哪吒乾坤圈打过一次，大抵心下十分怯他，纵战俱是不济，先是留心着意，防哪吒动手。且说子牙见杨戩使刀敌住吕岳，又见黄天化助力，土行孙也提鎗铁棍滚将进来。邓婵玉在辕门下看战。吕岳见周将有增，遂将身手摇动，三百六十骨节，霎时现出三头六臂，一啗手执形天印，一啗手擎住瘟疫钟，一啗手持定形瘟幡，一只手执住止瘟剑，双手使剑，现出青脸獠牙。子牙见了吕岳现如此形相，心下十分惧

怕。杨戩见子牙怯战，忙将马走出圈子外，命金毛童子拿金丸在手，拽满扣儿，一金丸正打中吕岳肩臂。黄天化见杨戩成功，把玉麒麟跳远了，回手一火龙标，把吕岳腿上打了一标。子牙见吕岳着伤，祭起打神鞭，这一鞭正中吕岳，响一声，坠下金眼驼来，借土遁去了。郑伦见吕岳失机，不能取胜，心下一慌，被哪吒一枪正中肩背，几乎闪下兽来，败进辕门。子牙不赶，鸣金回兵。

且说苏侯父子在辕门见吕岳失机着了重伤，郑伦也着了伤，心中大悦：“这匹夫该当如此！”吕岳回营进中军帐坐定，被打神鞭打的三昧火从窍中而出。四门人来问老师曰：“今日不意老师反被他取了胜。”吕岳曰：“不妨，吾自有道理。”遂将葫芦中取药自啖，仍复笑曰：“姜尚，你虽然取胜一时，你怎逃灭一城生灵之祸！”郑伦着伤，吕岳又将药救之。吕岳至一更时，分命四门人，每一人拿一葫芦瘟丹，借五形遁进西岐城。吕岳乘了金眼驼，也在当中，把瘟丹用手抓着，往城中按东、西、南、北，撒至三更方回。不表。且说西岐城中哪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人家起来，必用水火为急济之物，大家小户，天子文武，士庶人等，凡吃水者，满城尽遭此厄。不一二日，一城中烟火全无，街道上并无人走。皇城内人声寂静，只闻有声唤之音，相府内众门人也逢此难。内有二人不遭此殃，哪吒乃莲花化身，杨戩有元功变化，故此二人见满城如此，二人心下十分着慌。哪吒进内庭看武王；杨戩在相府照顾，又不时要上城看守。二人计议：“城中只有二人，若是吕岳加兵攻打，如之奈何？”杨戩曰：“不妨。武王乃圣明之君，其福不小；师叔该有这场苦楚，定有高明之士来佐。”不言二人在城上商议，且说吕岳散了瘟丹，次日在帐前对苏侯等言曰：“我今一日与汝等成功，不用张弓只箭，六七日之

内，西岐一郡生灵尽皆死绝。尔等速速奏凯回兵，不负我下山一遭。”郑伦曰：“连日西岐不见城上有人。”吕岳曰：“一郡众生尽逢大劫，不久身亡。”郑伦曰：“既西岐城人民俱遭困厄，何不调一枝人马杀进城中，剪草除根？”吕岳曰：“也使得。”郑伦欣然领了苏侯令，调出人马来，方出汤营。且说杨戩在城上看见郑伦调兵出营，哪吒着慌，问杨戩曰：“人马杀来，我你二人焉能抵挡大众人马？”杨戩曰：“不要忙，吾自有退兵之策。”杨戩连忙把土与草抓了两把，望空中一撒，喝声：“疾！”西岐城上尽是彪躯大汉，往来耀武。郑伦抬头看时，见城上人马反比前不相同，故此不敢攻城。有诗为证，诗曰：

杨戩神机妙术奇，吕岳空自费心机。

武王洪福包天地，应合姜公遇难时。

话说郑伦见西岐城上人马轩昂骁勇，不敢进兵，徐徐退进营来，见吕岳言曰：“城上有人……”之事，不表。

且说杨戩虽用此术，只过一时三刻，只救眼下之急，不能常久。哪吒正忧烦，听的空中鹤唳之声，原来是黄龙真人跨鹤而来，落在城上。哪吒、杨戩下拜，口称：“老师。”真人曰：“你师父可曾来？”杨戩答曰：“家师不曾来。”黄龙真人至相府来看子牙，又入内庭看过武王，复出皇城，上了城，玉鼎真人方驾纵地金光法而至。黄龙真人曰：“道兄为何来迟？”玉鼎真人曰：“我借金光纵地，故此来迟。今吕岳将此异术治此一郡，众生遭逢大厄。今着杨戩速往火云洞，见三圣大师，速取丹药，可救此愆。”杨戩领师命，径往火云洞来。正是：

足踏五行生雾彩，周游天下只须臾。

话说杨戩借土遁来至火云洞。此处云生八处，雾起四方，挺

生秀柏，屈曲苍松，真好所在！怎见得：

巨镇东南，中天胜岳。芙蓉峰龙耸，紫盖岭巍峨。百草含香味，炉烟鹤唳踪。上有玉虚之宝篆，朱陆之灵台。舜巡禹禘，玉简金书。楼阁飞青鸾，亭台隐紫雾。地设名山雄宇宙，天开仙境透三清。几树桃梅花正放，满山瑶草色皆舒。龙潜涧底，虎伏崖前。幽鸟如诉语，驯鹿近人行。白鹤伴云栖老桧，青鸾丹凤向阳鸣。火云福地真仙境，金阙仁慈治世公。

话说杨戩不敢擅入，伺候多时，只见一童儿出洞府，杨戩上前稽首曰：“师兄，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徒杨戩；今奉师命，特到此处，参谒三圣老爷。借师兄转达一声。”童儿曰：“你可知道三圣人是谁？如何以老爷相称？”杨戩欠身曰：“弟子不知。”童子曰：“你不知，不怪你。此三圣乃天、地、人三皇帝主。”杨戩曰：“多感师兄指教，其实弟子不知。”童儿进洞府，少时出来，曰：“三位皇爷命你相见。”杨戩进洞府，见三位圣人：当中一位，顶生二角；左边一位，披叶盖肩，腰围虎豹之皮；右边一位，身穿帝服。杨戩不敢践越阶次，只得倒身下拜，言曰：“弟子杨戩奉玉鼎真人之命，今为西岐武王因吕岳助苏护征伐其地，不知用何道术，将一郡生民尽是卧床不起，呻吟不绝，昼夜无宁，武王命在旦夕，姜尚死在须臾。弟子奉师命，特恳金容，大发慈悲，救援无辜生灵，实乃再造洪恩，德如渊海！”杨戩说罢，当中一位圣人乃伏羲皇帝，谓左边神农曰：“想吾辈为君，和八卦，定礼乐，并无祸乱。方今商运当衰，干戈四起，想武王德业日盛，纣恶贯盈，以周伐纣，此是天数。但申公豹扭转天心，助恶为虐，邀请左道，大是可恨。御弟不可辞劳，转济周功，不

负有德之业。”神农答曰：“皇兄此言有理。”忙起身入后，取了丹药，付与杨戩，曰：“此丹三粒：一粒救武王宫眷，一粒救子牙诸多门人，一粒用水化开，用杨枝细洒西城。凡有此疾者，名为传染之疫。”杨戩叩首在地，拜谢出洞。神农复叫杨戩，吩咐曰：“你且站住。”神农出的洞府，往紫芝崖来，寻了一遍，忽然拔起一草，递与杨戩：“你将此宝带回人间，可治传染之疾。若凡世间众生遭此苦厄，先取此草服之，其疾自愈。”杨戩接草，跪而后曰：“此草何名？留传人间急济寒疫。恳乞明示。”神农道：“你听我有偈为证，偈曰：

此草生来盖世无，紫芝崖下用功夫。常桑曾说玄中妙，寒门发表是柴胡。”

话说杨戩得了柴胡草并丹药，离了火云洞，径往西岐而来；早至城上，见师父回话。玉鼎真人问：“取丹药一事如何？”杨戩把神农吩咐的言语，细细说了一遍。玉鼎真人依法而行，将三粒丹如法制度。果然好丹药！正是：

圣主洪福无边远，吕岳何须枉用心！

话说吕岳在营过了七八日，对众门人曰：“西岐人民想已尽绝。”苏侯在中军听得吕道人之言，心下十分不乐。又过了数日，苏侯暗出大营，来看西岐城上，只见幡幢依旧，往来不断人行；看哪吒精神抖擞，杨戩气概轩昂，心下大悦：“吕岳之言不过愚惑吾等耳，可将言语灭他一番。”遂进中军对吕岳曰：“老师言西岐人民尽绝，如今反有人马往来，战将威武，此事不实了。老师将何法处之？不以前言为戏。”吕岳闻言，立身曰：“岂有此理！”苏侯曰：“此不才适才经目看将来的，岂敢造次乱言。”吕岳就出营一看，果然如此；掐指一算，不觉失声大叫曰：“原来玉鼎真

人往火云洞借了丹药，以救此一城生灵之厄！”忙命四门人、郑伦：“你可每门调三千人马，乘他身弱无力支持，杀进城中，尽行屠戮。”郑伦领命，来问苏侯调人马破西岐。苏侯情知吕岳不能破子牙，遂将一万二千人马调出。周信领三千往东门杀来；李奇领三千往西门杀来；朱天麟领三千往南门杀来；杨文辉领三千同吕岳往北门杀来；郑伦在城外打点进城。且说哪吒在城上看见成汤营里发出人马，杀奔城前，忙见黄龙真人曰：“城内空虚，只有四人，焉能护持得来？”黄龙真人曰：“不妨。”命杨戩：“你去东门迎敌，开门让他进来，吾自有道理。哪吒，你在西门，也是如此。玉鼎真人，你在南门，我贫道在北门。把他诓进城来，我自有处治。”且说吕岳把四个门人点出来取西岐城，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将

诗曰：

纣王极恶已无恩，安得延绵及子孙。

非是申公能反国，只因天意绝商门。

收来四将皆逢劫，自遇三灾若返魂。

涂炭一场成个事，封神台上泣啼痕。

话说周信领三千人马杀至城下，一声响，冲开东门，往城里杀来。喧天金鼓，喊声大震。杨戩见人马俱进了城，把三尖刀一摆，大呼：“周信！是尔自来取死，不要走，吃吾一刀！”周信大怒，执剑飞来直取，杨戩的刀赴面交还。话分四路：李奇领三千人马杀进西门，有哪吒截住厮杀。朱天麟领人马杀进南门，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杨文辉同吕岳杀进北门，只见黄龙真人跨鹤，大喝一声：“吕岳慢来！你欺敌擅入西岐，真如鱼游釜中，鸟投网罟，自取其死！”吕岳一见是黄龙真人，笑曰：“你有什么能，敢出此大言？”将手中剑来取真人，真人忙用剑遮架。正是：

神仙杀戒相逢日，只得将身向火焰。

黄龙真人用双剑来迎。吕岳在金眼驼上，现出三头六臂，大显神通。一位是了道真仙，一位是瘟部鼻祖。不说吕岳在北门，且说东门杨戩战周信，未及数合，杨戩恐人马进满，杀戮城中百姓，遂将哮天犬祭在空中，把周信夹颈子上一口咬住不放。周信欲待挣时，早被杨戩一刀挥为两段。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杨

戮大杀成汤人马，三军逃出城外，各顾性命。杨戮往中央来接应。且说哪吒在西门与李奇大战，交锋未及数合，李奇非哪吒敌手，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肋下复了一枪，一灵也往封神台去了。玉鼎真人在南门战朱天麟，杨戮走马接应。只见哪吒杀了李奇，登风火轮赶杀士卒，势如猛虎，三军逃窜。吕岳战黄龙真人，真人不能敌，且败往正中央来。杨文辉大呼：“拿住黄龙真人！”哪吒听见三军呐喊，震动山川，急来看时，见吕岳三头六臂，追赶黄龙真人。哪吒大叫曰：“吕岳不要恃勇！吾来了！”把枪刺斜惊杀来，吕岳手中剑架枪大战。哪吒正战，杨戮马到，使开三尖刀，如电光耀目。玉鼎真人祭起斩仙剑，诛了朱天麟，又来助杨戮、哪吒来战吕岳。西岐城内只有吕岳、杨文辉二人。

且说子牙坐在银安殿，其疾方愈，未能全妥。左右站立几个门人：雷震子、金吒、木吒、龙须虎、黄天化、土行孙。只听的喊声震地，锣鼓齐鸣。子牙慌问，众门人俱曰：“不知。”旁有雷震子深恨吕岳，“待弟子看来。”把风雷翅飞起空中一看，知是吕岳杀进城来，忙转身报於子牙：“吕岳欺敌，杀入城来。”金吒、木吒、黄天化闻言，恨吕岳深入骨髓，五人喊声大叫：“今日不杀吕岳，怎肯干休！”齐出相府，子牙阻拦不住。吕岳正战之间，只见金吒大呼曰：“兄弟！不可走了吕岳！”忙把遁龙桩祭在空中。吕岳见此宝落将下来，忙将金眼驼拍一下，那驼四足就起风云，方欲起去，不防木吒将吴钩剑祭起砍来，吕岳躲不及，被剑卸下一只膀臂，负痛逃走。杨文辉见势不好，亦随师败下阵去。且说众门人等回见子牙。黄龙真人同玉鼎真人曰：“子牙放心，此子今日之败，再不敢正眼觑西岐了。吾等暂回山岳，至拜将吉辰，再来拜贺。”二仙回山。不表。且说郑伦在城外，见败残人马来

报：“后爷知道：吕老爷失机走了。”郑伦低首无语，回营见苏侯。苏侯暗喜曰：“今日方显真命圣主。”俱各无语。

且说那日吕岳同门人败走，来至一山，心下十分惊惧；下了坐骑，倚松靠石，少憩片时，对杨文辉曰：“今日之败，大辱吾九龙岛声名。如今往哪惊去觅一道友来，以报吾今日之恨？”话犹未了，听得脑后有人唱道情而来，歌曰：

“烟霞深处隐吾躯，修炼天皇访道机。一点真元无破漏，
拖白虎，过桥西。易消磨天地须臾。人称我全真客，伴龙虎
守茅芦，过几世固守男儿。”

吕岳听罢，回头一看，见一人非俗非道，头戴一顶盔，身穿道服，手执降魔杵，徐徐而来。吕岳立身言曰：“来的道者是谁？”其人答曰：“吾非别人，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门下韦护是也。今奉师命下山，佐师叔子牙，东进五关灭纣。今先往西岐，擒拿吕岳，以为进见之功。”杨文辉闻言大怒，大喝一声曰：“你这厮好大胆，敢说欺心大话！”纵步执剑，来取韦护。韦护笑曰：“事有凑巧，原来此处正与吕岳相逢！”二人轻移虎步，大杀山前。只三五回合，韦护祭起降魔杵。怎见得好宝贝，有诗为证，诗曰：

曾经煅炼炉中火，制就降魔杵一根。

护法沙门多有道，文辉遇此绝真魂。

话说此宝拿在手中，轻如灰草；打在人身上，重似泰山。杨文辉见此宝落将下来，方要脱身，怎免此厄，正中顶上。可怜打的脑浆迸出，一道灵魂进封神台去了。吕岳又见折了门人，心中大怒，大喝曰：“好孽障！敢如此大胆，欺侮於我！”拎手中剑，飞来直取。韦护展开杵，变化无穷。一个是护三教法门全真，一个是第三部瘟部正神。两家来往，有五七回合，韦护又祭起宝杵。

吕岳观之，料不能破此宝，遂借土遁，化黄光而去。韦护见走了吕岳，收了降魔杵，径往西岐来，早至相府。门官通报：“有一道人求见。”子牙听得是道者，忙道：“请来。”韦护至檐前，倒身下拜，口称：“师叔，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门下韦护是也；今奉师命，来佐师叔，共辅西岐。弟子中途曾遇吕岳，两下交锋，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个道者，不知何名；单走了吕岳。”子牙闻言大悦。

且说吕岳回往九龙岛，炼瘟瘟伞。不表。

且说苏侯被郑伦拒住，不肯归周，心下十分不乐。自思：“屡屡得罪与子牙，如何是好？”且不言苏护纳闷。……话分两处，且言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只因削了顶上三花，潜消胸中五气，闲坐於洞中，保养天元。只见有玉虚宫白鹤童子持札而至，赤精子接见。白鹤童儿开读御札。谢恩毕，方知姜子牙金台拜将，“请师叔西岐接驾。”赤精子打发白鹤童儿回宫。忽然见门人殷洪在旁，道人曰：“徒弟，你今在此，非是了道成仙之人。如今武王乃仁圣之君，有事於天下，伐罪吊民。你姜师叔合当封拜，东进五关，会诸侯於孟津，灭独夫於牧野。你可即下山，助子牙一臂之力。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殷洪曰：“老师，弟子有何事掣肘？”赤精子曰：“你乃是纣王亲子，你决不肯佐周。”殷洪闻言，将口中玉钉一锉，二目圆睁：“老师在上：弟子虽是纣王亲子，我与妲己有百世之仇。父不慈，子不孝。他听妲己之言，剖吾母之目，烙吾母二手，在西宫死於非命。弟子时时饮恨，刻刻痛心。怎能得此机会拿住妲己，以报我母沉冤，弟子虽死无恨！”赤精子听罢大悦：“你虽有此意，不可把念头改了。”殷洪曰：“弟子怎敢有负师命？”道人忙取紧绶仙衣、阴阳镜、水火锋，拿在手

中，曰：“殷洪，你若是东进时，倘过佳梦关，有一火灵圣母，她有金霞冠戴在头上，放金霞三四十丈，罩着她一身，她看得见你，你看不见她。你穿此紫绶仙衣，可救你刀剑之灾。”又取阴阳镜付与殷洪：“徒弟，此镜半边红，半边白；把红的一晃，便是生路；把白的一晃，便是死路。水火锋可以随身护体。你不可滞留，快收拾去罢！吾不久也至西岐。”殷洪收拾，辞了师父下山。赤精子暗想：“我为子牙，故将洞中之宝尽付与殷洪去了。他终是纣王之子，倘若中途心变，如之奈何？那时节反为不美。”赤精子忙叫：“殷洪！你且回来。”殷洪曰：“弟子既去，老师又令弟子回来，有何吩咐？”赤精子曰：“吾把此宝俱付与你，切不可忘师之言，保纣伐周。”殷洪曰：“弟子若无老师救上高山，死已多时，岂能望有今日！弟子怎敢背师言而忘之理！”赤精子曰：“从来人面是心非，如何保得到底！你须是对我发个誓来。”殷洪随口应曰：“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飞灰！”赤精子曰：“出口有愿。你便去罢！”且说殷洪离了洞府，借土遁往西岐而来。正是：

神仙道术非凡术，足踏风云按五行。

话说殷洪架土遁正行，不觉落将下来。一座古古怪怪的高山，好凶险！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顶巅松柏接云青，石壁荆榛挂野藤。
万丈崔嵬峰岭峻，千层峭险壑崖深。
苍都苔碧藓铺阴石，古桧高槐结大林。
林深处处听幽鸟，石磊层层见虎行。
涧内水流如泻玉，路旁花落似堆金。
山势险恶难移步，十步全无半步平。
狐狸麋鹿成双走，野兽玄猿作对吟。

黄梅熟杏真堪食，野草闲花不识名。

话说殷洪看罢山景，只见茂林中一声锣响，殷洪见有一人，面如亮漆，海下红髯，两道黄眉，眼如金镀，皂袍乌马，穿一付金锁甲，用两条银装铜，滚上山来，大叱一声，如同雷鸣，问道：“你是哪里道童，敢探吾之巢穴？”劈头就打一铜，殷洪忙将水火锋急架忙迎，步马交还。山下又有一人大呼曰：“长兄，我来了！”那人戴虎磕脑，面如赤枣，海下长须，用驼龙枪，骑黄膘马，双战殷洪。殷洪怎敌得过二人，心中暗想：“吾师曾吩咐，阴阳镜按人生死，今日试他一试。”殷洪把阴阳镜拿在手中，把一边白的对着二人一晃。那二人坐不住鞍鞦，撞下尘埃，殷洪大喜。只见山下又有二人上山来，更是凶恶。一人面如黄金，短发虬须，穿大红，披银甲，坐白马，用大刀，真是勇猛。殷洪心下甚怯，把镜子对他一晃，那人又跌下鞍鞦。后面一人见殷洪这等道术，滚鞍下马，跪而告曰：“望仙长大发慈悲，赦免三人罪愆！”殷洪曰：“吾非仙长，乃纣王殿下殷洪是也。”那人听罢，叩头在地，曰：“小人不知千岁驾临，吾兄亦不知，万望饶恕。”殷洪曰：“吾与你非是敌国，再决不害他。”将阴阳镜把红的半边对三人一晃，三人齐醒回来，跃身而起，大叫曰：“好妖道！敢欺侮我等！”旁立一大呼曰：“长兄，不可造次！此乃是殷殿下也。”三人听罢，倒身下拜，口称：“千岁！”殷洪曰：“请问四位，高姓大名？”内一人应曰：“某等在此二龙山黄峰岭啸聚绿林，未将姓庞，名弘；此人姓刘，名甫；此人姓苟，名章；此人姓毕，名环。”殷洪曰：“观你四人，一表非俗，真是当世英雄。何不随我往西岐去助武王伐纣，如何？”刘甫曰：“殿下乃成汤胄胤，反不佐成汤而助周武者何也？”殷洪曰：“纣王虽是吾父，奈他绝灭彝伦，有

失君道，为天下所共弃。吾故顺天而行，不敢违逆。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马？”庞弘答曰：“此山有三千人马。”殷洪曰：“既是如此，你们同吾往西岐，不失人臣之位。”四人答曰：“若千岁提携，乃贵神所照，敢不如命。”四将遂将三千人马改作官兵，打西岐号色，放火烧了山寨，离了高山。一路上正是：

杀气冲空人马进，这场异事又来侵。

话说人马非止一日，行在中途，忽见一道人跨虎而来。众人大叫：“虎来了！”道人曰：“不妨，此虎乃是家虎，不敢伤人。烦你报与殷殿下，说有一道者要见。”军士报至马前曰：“启千岁：有一道人要见。”殷洪原是道人出身，命左右：“住了人马，请来相见。”少时，见一道者飘然而来，白面长须，上帐见殷洪，打个稽首。殷洪亦以师礼而待。殷洪问曰：“道长高姓？”道人曰：“你师与吾一教，俱是玉虚门下。”殷洪欠身，口称：“师叔。”二人坐下。殷洪问：“师叔高姓大名？今日至此，有何见谕？”道人曰：“吾乃是申公豹也。你如今往哪里去？”殷洪曰：“奉师命往西岐，助武王伐纣。”道人正色言曰：“岂有此理！纣王是你什么人？”洪曰：“是弟子之父。”道人大喝一声曰：“世间岂有子助他人，反伐父亲之理！”殷洪曰：“纣王无道，天下叛之。今以天之所顺，行天之罚，天必顺之；虽有孝子慈孙，不能改其愆尤。”申公豹笑曰：“你乃愚昧之人，执一之夫，不知大义。你乃成汤苗裔，虽纣王无道，无子伐父之理。况百年之后，谁为继嗣之人？你倒不思社稷为重，听何人之言，忤逆灭伦，为天下万世之不肖，未有若殿下之甚者！你今助武王伐纣，倘有不测，一则宗庙被他人之所坏，社稷被他人之所有。你久后死於九泉之下，将何颜相见你始祖哉？”殷洪被申公豹一篇言语说动其心，低首不语，默

默无言。半晌，言曰：“老师之言虽则有理，我曾对吾师发咒，立意来助武王。”申公豹曰：“你发何咒？”殷洪曰：“我发誓说：如不助武王伐纣，四肢俱成飞灰。”申公豹笑曰：“此乃牙疼咒耳！世间岂有血肉成为飞灰之理。你依吾之言，改过念头，竟去伐周，久后必成大业，庶几不负祖宗庙社之灵，与我一片真心耳。”殷洪彼时听了申公豹之言，把赤精子之语丢了脑后。申公豹曰：“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苏护征伐。你此去与他合兵一处，我再与你请一高人来，助你成功。”殷洪曰：“苏护女妲己将吾母害了，我怎肯与仇人之父共居！”申公豹笑曰：“‘怪人须在腹，相见有何妨。’你成了天下，任你将他怎麼去报母之恨，何必在一时自失机会。”殷洪欠身谢曰：“老师之言大是有理。”申公豹说反了殷洪，跨虎而去。正是：

堪恨申公多饶舌，殷洪难免这灾迤。

且说殷洪改了西周号色，打着成汤字号，一日到了西岐，果见苏侯大营扎在城下。殷洪命庞弘去令苏侯来见。庞弘不知就里，遂上马到营前，大呼曰：“殷千岁驾临，令冀州侯去见！”有探事马报入中军：“启君侯：营外有殷殿下兵到，如今来令君侯去见。”苏侯听罢，沉吟曰：“天子殿下久已湮没，如何又有殿下？况吾奉敕征讨，身为大将，谁敢令我去见？”因吩咐旗门官曰：“你且将来人令来。”军政司来令庞弘，庞弘随至中军。苏侯见庞弘生的凶恶，相貌跷蹊，便问来者曰：“你是哪里来的兵？是哪个殿下命你来至此？”庞弘答曰：“此是二殿下之令，命末将来令老将军。”苏侯听罢，沉吟曰：“当时有殷郊、殷洪绑在绞头桩上，被风刮不见了，哪里又有一个二殿下殷洪也？”旁有郑伦启曰：“君侯听禀：当时既有被风刮去之异，此时就有一个不可解之理。

想必当初被哪一位神仙收去，今见天下纷纷，刀兵四起，特来扶助家国，亦未可知。君侯且到他行营，看其真假，便知端的。”苏侯从其言，遂出大营，来至辕门。庞弘进营回覆殷洪曰：“苏护在辕门等令。”殷洪听得，命左右：“令来。”苏侯、郑伦至中军行礼，欠身打躬曰：“末将甲冑在身，不能全礼。请问殿下是成汤哪一枝宗派？”殷洪曰：“孤乃当今嫡派次子殷洪。只因父王失政，把吾弟兄绑在绞头桩，欲待行刑，天不亡我，有海岛高人将吾提拔。故今日下山，助你成功，又何必问我？”郑伦听罢，以手加额曰：“以今日之遇，正见社稷之福！”殷洪令苏护合兵一处。殷洪进营升帐，就问：“连日可曾与武王会兵以分胜负？”苏侯把前后大战一一说了一遍。殷洪在帐内，改换王服，次日领众将出营请战。有报马报入相府：“启丞相：外有殷殿下请战。”子牙曰：“成汤少嗣，焉能又有殿下提兵？”旁有黄飞虎曰：“当时殷郊、殷洪绑在绞头桩上，被风刮去，想必今日回来。末将认的他，待吾出去，便知真假。”黄飞虎领令出城，有子黄天化压阵。黄天禄、天爵、天祥父子五人齐出城。黄飞虎在坐骑上，见殷洪王服，左右摆着庞、刘、苟、毕四将，后有郑伦为左右护卫使，真好齐整！看殷洪出马，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束发金冠火焰生，连环铠甲长征云。

红袍上面团龙现，腰束挡兵走兽裙。

紫绶仙衣为内衬，暗北稀奇水火锋。

拿人捉将阴阳镜，腹内安藏秘五行。

坐下走阵逍遥马，手提方天戟一根。

龙凤幡上书金字，成汤殿下是殷洪。

话说黄飞虎出马言曰：“来者何人？”殷洪离飞虎十年有馀，

不想飞虎归了西岐，一时也想不到。殷洪答曰：“吾乃当今次殿下殷洪是也。你何人，敢行叛乱？今奉敕征西，早早下骑受缚，不必我费心。莫说西岐姜尚乃昆仑门下之人，若是恼了我，连你西岐寸草不留，定行灭绝！”黄飞虎听说，答曰：“殿下，吾非别人，乃开国武成王黄飞虎是也。”殿下暗想：“此处难道也有个黄飞虎？”殷洪把马一纵，摇戟来取。黄飞虎催神牛，手中枪急架来迎。牛马相交，枪戟并举。这一场大战，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马元下山助殷洪

诗曰：

玄门久炼紫真宫，暴虐无端性更残。

五戾贪痴成恶孽，三花善果属欺谩。

纣王帝业桑林晚，周武军威瑞雪寒。

堪叹马元成佛去，西岐犹自怯心剌。

话说黄飞虎大战殷洪，二骑交锋，枪戟上下，来往相交，约有二十回合。黄飞虎枪法如风驰电掣，往来如飞，枪入怀中，殷洪招架不住。只见庞弘走马来助；这壁厢黄天禄纵马摇枪，敌住庞弘。刘甫舞刀飞来；黄天爵也来接住厮杀。苟章见众将助战，也冲杀过来；黄天祥年方十四岁，大呼曰：“少待！吾来！”枪马抢出，大战苟章。毕环走马，使铜杀来，黄天化举双锤接杀。且说殷洪敌不住黄飞虎，把戟一掩就走，黄飞虎赶来。殷洪取出阴阳镜，把白光一晃，黄飞虎滚下骑来。早被郑伦杀出阵前，把黄飞虎抢将过去了。黄天化见父亲坠骑，弃了毕环，赶来救父。殷洪见黄天化坐的是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恐被他所算，忙取出镜子，如前一晃。黄天化跌下鞍鞦，也被擒了。苟章欺黄天祥年幼，不以为意，被天祥一枪，正中左腿，败回行营。殷洪一阵擒二将，掌得胜鼓回营。且说黄家父子五人出城，倒擒了两个去，只剩三个回来，进相府泣报子牙。子牙大惊，问其原故。天爵等将“镜子一晃，即便拿人”诉了一遍，子牙十分不悦。只见殷洪

回至营中，令：“把擒来二将抬来。”殷洪明明卖弄他的道术，把镜子取出来，用红的半边一晃，黄家父子睁开二目，见身上已被绳索捆住；及推至帐前，黄天化只气得三狚神暴跳，七窍内生烟。黄飞虎曰：“你不是二殿下？”殷洪喝曰：“你怎见得我不是？”黄飞虎曰：“你既是二殿下，你岂不认得我武成王黄飞虎？当年你可记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午门前救你？”殷洪听罢，“呀”的一声：“你原来就是大恩人黄将军！”殷洪忙下帐，亲解其缚，又令放了黄天化。殷洪曰：“你为何降周？”黄飞虎欠身打躬曰：“殿下在上：臣愧不可言。纣王无道，因欺臣妻，故弃暗投明，归投周主。况今三分天下，有二归周；天下八百诸侯无不臣服。纣王有十大罪，得罪天下，醢戮大臣，炮烙正士，剖贤之心，杀妻戮子，荒淫不道，沉湎酒色，峻宇雕梁，广兴土木，天愁民怨，天下皆不愿与之俱生，此殿下所知者也。今蒙殿下释吾父子，乃莫大之恩。”郑伦在旁，急止之曰：“殿下不可轻释黄家父子，恐此一回去，又助恶为衅，乞殿下察之。”殷洪笑曰：“黄将军昔日救我弟兄二命，今日理当报之。今放过一番，二次擒之，当正国法。”叫左右：“取衣甲还他。”殷洪曰：“黄将军，昔日之恩吾已报过了，以后并无他说。再有相逢，幸为留意，毋得自遗伊戚！”黄飞虎感谢出营。

正是：

昔日施恩今报德，从来万载不生尘。

且说殷洪放回黄家父子，回至城下，放进城来，到相府谒见子牙。子牙大悦，问其故：“将军被获，怎能得复脱此厄？”黄飞虎把上件事说了一遍，子牙大喜：“正所谓‘天相吉人’。”话说郑伦见放了黄家父子，心中不悦，对殷洪曰：“殿下，这番再擒

来，切不可轻易处治。他前番被臣擒来，彼又私自逃回，这次切宜斟酌。”殿下曰：“他救我，我理当报他，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

次日，殷洪领众将来城下，坐名请子牙答话。探马报入相府，子牙对诸门人曰：“今日会殷洪，须是看他怎样个镜子。”传令：“排队伍。”炮声响亮，旗幡招展出城，对子马各分左右，诸门人雁翅排开。殷洪在马上把画戟指定，言曰：“姜尚为何造反？你也会为商臣，一旦辜恩，情殊可恨！”子牙欠身曰：“殿下此言差矣！为君者上行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所令反其所好，民孰肯信之！纣王无道，民愁天怨，天下皆与为仇，天下共叛之，岂西周故逆王命哉。今天下归周，天下共信之，殿下又何必逆天强为，恐有后悔！”殷洪大喝曰：“谁与我把姜尚擒了？”左队内庞弘大叱一声，走马滚临阵前，用两条银装铜冲杀过来。哪吒登风火轮，摇枪战住。刘甫出马来战，又有黄天化接住厮杀。毕环助战，又有杨戩拦住厮杀。且说苏侯同子苏全忠在辕门，看殷洪走马来战姜子牙，子牙仗剑来迎。怎见得这场恶杀：

扑咚咚陈皮鼓响，血沥沥旗磨朱砂。槟榔马上叫活拿，便把人参捉下。暗里防风鬼箭，乌头便撞飞抓。好杀！只杀得附子染黄沙，都为那地黄天子驾。

话说两家锣鸣鼓响，惊天动地，喊杀之声，地沸天翻。且说子牙同殷洪未及三四合，祭打神鞭来打殷洪。不知殷洪内衬紫绶仙衣，此鞭打在身上，只当不知。子牙忙收了打神鞭。哪吒战庞弘，忙祭起乾坤圈，一圈将庞弘打下马去，复胁下一枪刺死。殷洪见刺杀庞弘，大叫曰：“好匹夫！伤吾大将！”弃了子牙，忙来战哪吒。戟枪并举，杀在虎穴。却说杨戩战毕环，未及数合，杨

戩放出哮天犬，将毕环咬了一口，毕环负疼，把头一缩，凑手不及，被杨戩复上一刀，可怜死於非命。二人俱进封神台去了。殷洪战住哪吒，忙取阴阳镜照着哪吒一晃。哪吒不知那里帐，见殷洪拿镜子照他晃。不知哪吒乃莲花化身，不系精血之体，怎晃的他死？殷洪连晃数晃，全无应验。殷洪着忙，只得又战。彼时杨戩看见殷洪拿着阴阳镜，慌忙对子牙曰：“师叔快退后！殷洪拿的是阴阳镜。方才弟子见打神鞭虽打殷洪，不曾着重，此必有暗宝护身。如今又将此宝来晃哪吒，幸哪吒非血肉之躯，自是无恙。”子牙听说，忙命邓婵玉暗助哪吒一石，以襄成功。婵玉听说，把马一纵，将五光石掌在手上，望殷洪打来。正是：

放手石来真可美，殷洪怎免面皮青。

殷洪与哪吒大战局中，不防邓婵玉一石打来，及至着伤，打得头青眼肿，“哎哟”一声，拨骑就走。哪吒刺斜惊一枪，劈胸刺来，亏杀了紫绶仙衣，枪尖也不曾刺入分毫。哪吒大惊，不敢追袭。子牙掌得胜鼓进城。殷洪败回大营，面上青肿，切齿深恨姜尚：“若不报今日之耻，非大丈夫之所为也！”

且说杨戩在银安殿启子牙曰：“方才弟子临阵，见殷洪所掌，实是阴阳镜。今日若不是哪吒，定然坏了几人。弟子往太华山去走一遭，见赤精子师伯，看他如何说。”子牙沉吟半晌，方许前去。杨戩离了西岐，借土遁到太华山来，随风而至。来到高山，收了遁术，径进云霄洞来。赤精子见杨戩进洞，问曰：“杨戩，你到此有何说话？”杨戩行礼，口称：“师伯，弟子来见，来借阴阳镜与姜师叔，暂破成汤大将，随即奉上。”赤精子曰：“前日殷洪带下山去，我使他助子牙伐纣，难道他不说有宝在身？”杨戩曰：“弟子单为殷洪而来。此殷洪不曾归周，如今反伐西岐。”道人听

罢，顿足叹曰：“吾错用其人！将一洞珍宝尽付殷洪，岂知这畜生反生祸乱！”赤精子命杨戩：“你且先回，我随后就至。”杨戩辞了赤精子，借土遁回西岐，进相府，来见子牙。子牙问曰：“你往太华山见你师伯如何说？”杨戩曰：“果是师伯的徒弟殷洪。师伯随后就来。”子牙心下焦闷。过了三日，门官报入殿前：“赤精子老爷到了。”子牙忙迎出府前。二人携手上殿。赤精子曰：“子牙公，贫道得罪！吾使殷洪下山，助你同进五关，使这畜生得归故土。岂知负我之言，反生祸乱。”子牙曰：“道兄如何把阴阳镜也付与他？”赤精子曰：“贫道将一洞珍宝尽付与殷洪。恐防东进有碍，又把紫绶仙衣与他护身，可避刀兵水火之灾。这孽障不知听何人唆使，中途改了念头。也罢，此时还未至大决裂，我明日使他进西岐赎罪便了。”一宿不表。次日，赤精子出城至营，大呼曰：“辕门将士传进去，着殷洪出来见我。”话说殷洪自败在营，调养伤痕，切齿痛恨，欲报一石之仇。忽军士报：“有一道人，坐名请千岁答话。”殷洪不知是师父前来，随即上马，带刘甫、苟章，一声炮响，齐出辕门。殷洪看见是师父，便自置身无地；欠背打躬，口称：“老师，弟子殷洪甲冑在身，不能全礼。”赤精子曰：“殷洪，你在洞中怎样对我讲？你如今反伐西岐，是何道理？徒弟，开口有愿，出语受之，仔细四肢成为飞灰也！好好下马，随吾进城，以赎前日之罪，庶免飞灰之祸。如不从我之言，那时大难临身，悔无及矣！”殷洪曰：“老师在上，容弟子一言告禀：殷洪乃纣王之子，怎的反助武王。古云：‘子不言父过。’况敢从反叛而弑父哉！即人神仙佛，不过先完纲常彝伦，方可言其冲举。又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完，仙道远矣。’且老师之教弟子，且不论证佛成仙，亦无有教人有逆伦弑父之

子。即以此奉告老师，老师当何以教我？”赤精子笑曰：“畜生！纣王逆伦灭纪，惨酷不道，杀忠害长，淫酗无忌。天之绝商久矣，故生武周，继天立极。天心效顺，百姓来从。你之助周，尚可延商家一脉；你若不听吾言，这是大数已定，纣恶贯盈，而遗殃於子孙也。可速速下马，忏悔往愆，吾当与你解释此罪尤也。”殷洪在马上正色言曰：“老师请回。未有师尊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者，弟子实难从命！俟弟子破了西岐逆孽，再来与老师请罪。”赤精子大怒：“畜生不听师言，敢肆行如此！”仗手中剑飞来直取。殷洪将戟架住，告曰：“老师何苦深为子牙，自害门弟？”赤精子曰：“武王乃是应运圣君，子牙是佐周名臣，子何得逆天而行暴横乎！”又把宝剑直砍来。殷洪又架剑，口称：“老师，我与你师生之情，你如今自失骨肉而动声色，你我师生之情何在？若老师必执一偏之见，致动声色，那时不便，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场，成为画饼耳。”道人大骂：“负义匹夫！尚敢巧言！”又一剑砍来。殷洪面红火起：“老师，你偏执己见，我让你三次，吾尽师礼，这一剑吾不让你了！”赤精子大怒，又一剑砍来。殷洪发手，赴面交还。正是：

师徒共战抡剑戟，悔却当初救上山。

话说殷洪回手与师父交兵，已是逆命於天。战未及数合，殷洪把阴阳镜拿出来，欲晃赤精子。赤精子见了，恐有差讹，藉纵地金光法走了，进西岐城，来至相府。子牙接住，问其详细。赤精子从前说了一遍。众门人不服，俱说：“赤老师，你太弱了。岂有徒弟与师尊对持之理！”赤精子无言可对，纳闷厅堂。

且说殷洪见师父也逃遁了，其志自高，正在中军与苏侯共议破西岐之策。忽辕门军士来报：“有一道人求见。”殷洪传令：

“请来。”只见营外来一道人，身不满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穿大红，颈上带一串念珠，乃是人之顶骨，又挂一金镶瓢，是人半个脑袋，眼、耳、鼻中冒出火焰，如顽蛇吐信一般。殷殿下同诸将观之骇然。那道人上帐，稽首而言曰：“哪一位是殷殿下？”殷洪答曰：“吾是殷洪。不知老师哪座名山？何处洞府？今到小营，有何事吩咐？”道人曰：“吾乃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是也，遇申公豹请吾下山助你一臂之力。”殷洪大喜，请马元上帐坐了，“请问老师吃斋，吃荤？”道人曰：“吾乃吃荤。”殷洪传令，军中治酒，管待马元。当晚已过。次日，马元对殷洪曰：“贫道既来相助，今日吾当会姜尚一会。”殷洪感谢。道人出营，至城下，只请姜子牙答话。报马报入府中：“启丞相：城外有一道人请丞相答话。”子牙曰：“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厄，理当会他。”传令：“排队伍出城。”子牙遂带众将、诸门人出得城来。只见对面来一道人，甚是丑恶。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凸暴冒红霞。

窍中吐出顽蛇信，上下斜生利刃牙。

大红袍上云光长，金叶冠拴紫玉花。

腰束麻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

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与西方是一家。

话说子牙至军前，问曰：“道者何名？”马元答曰：“吾乃一气仙马元是也。申公豹请吾下山，来助殷洪，共破逆天大恶。姜尚，休言你阐教高妙，吾特来擒汝，与截教吐气。”子牙曰：“申公豹与吾有隙，殷洪误听彼言，有背师教，逆天行事，助极恶贯盈之主，反伐有道之君。道者既是高明，何得不顺天从人，而反其所事哉。”马元笑曰：“殷洪乃纣王亲子，反说他逆天行事，终

不然转助尔等，叛逆其君父，方是顺天应人。姜尚，还亏你是玉虚门下，自称道德之士，据此看来，真满口胡言，无父无君之辈！我不诛你，更待何人！”仗剑跃步砍来，子牙手中剑赴面交还。未及数合，子牙祭打神鞭打将来。马元不是“封神榜”上人，被马元看见，伸手接住鞭，收在豹皮囊里。子牙大惊。正战之间，忽一人走马军前，凤翅盔，金锁甲，大红袍，白玉带，紫骍骝，大喝一声：“丞相，吾来也！”子牙看时，乃秦州运粮官、猛虎大将军武荣。因催粮至此，见城外厮杀，故来助战。一马冲至军前，展刀大战。马元抵武荣这口刀不住，真若山崩地裂，渐渐筋力难支。马元默念咒，道声：“疾！”忽脑后伸出一只手来，五个指头好似五个斗大冬瓜，把武荣抓在空中，往下一摔，一脚踏住大腿，两只手端定一只腿，一撕两块，血滴滴取出心来，对定子牙、众周将、门人，“咽喳咽喳”嚼在肚里。大呼曰：“姜尚，捉住你也是这样为例！”把众将吓得魂不附体。马元仗剑，又来搦战。土行孙大呼曰：“马元少待行恶，吾来也！”抡开大棍，就打马元一棍。马元及至看时，是一个矮子。马元笑而问曰：“你来做什么？”土行孙曰：“特来拿你。”又是一棍打来。马元大怒：“好孽障！”绰步撩衣，把剑往下就劈。土行孙身子伶俐，展动棍就势已钻在马元身后，拎着铁棍把马元的大腿连腰，打了七八棍，把马元打得骨软筋酥，招架着实费力。怎禁得土行孙在穴道上打。马元急了，念动真言，伸出那一只神手，抓着土行孙，往下一摔。马元不知土行孙有地行道术，摔在地下，就不见了。马元曰：“想是摔狠了，怎么这厮连影儿也不见了？”正是：

马元不识地行妙，尚将双眼使模糊。

且说邓婵玉在马上见马元将土行孙摔不见了，只管在地上

瞧，邓婵玉忙取五光石发手打来。马元未曾提防，脸上被一石头，只打得金光乱冒，“哎呀”一声，把脸一抹，大骂：“是何人暗算打我？”只见杨戩纵马舞刀，直取马元。马元仗剑来战杨戩。杨戩刀势疾如飞电，马元架不住三尖刀，只得又念真言，复现那一瞠神手，将杨戩抓在空中，往下一摔，也像撕武荣一般，把杨戩心肺取将出来，血滴滴吃了。马元指子牙曰：“今日且饶你多活一夜，明日再来会你。”马元回营。殷洪见马元道术神奇，食人心肺，这等凶猛，心下甚是大悦。掌鼓回营，治酒与大小将校只饮至初更时候。不表。且说子牙进城至府，自思：“今日见马元这等凶恶，把人心活活的吃了，从来未曾见此等异人。杨戩虽是……如此，不知凶吉。”正是放心不下。却说马元同殷殿下饮酒，至二更时分，只见马元双眉紧皱，汗流鼻尖。殷洪曰：“老师为何如此？”马元曰：“腹中有点痛疼。”郑伦答曰：“想必吃了生人心，故此腹中作痛，吃些热酒冲一冲，自然无事。”马元命取热酒来吃了，越吃越疼。马元忽的大叫一声，跌倒在地下乱滚，只叫：“疼杀我也！”腹中咕噜噜的响。郑伦曰：“老师腹中有响声，请往后营方便方便，或然无事，也不见得。”马元只得往后边去了。岂知是杨戩用八九玄功，变化腾挪之妙，将一粒奇丹，使马元泻了三日，泻的马元瘦了一半。且说杨戩回西岐来见子牙，备言前事，子牙大喜。杨戩对子牙曰：“弟子权将一粒丹使马元失其形神，丧其元气，然后再做处治，谅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来会战。”正言之间，忽哪吒来报：“文殊广法天尊驾至。”子牙忙迎至银安殿，行礼毕；又见赤精子，稽首坐下。文殊广法天尊曰：“恭喜子牙公，金台拜将，吉期甚近！”子牙曰：“今殷洪背师言而助苏护征伐西岐，黎庶不安；又有马元凶顽肆虐，不肖如坐针

毡。”文殊广法天尊曰：“子牙公，贫道因闻马元来伐西岐，恐误你三月十五日拜将之辰，故此来收马元。子牙公可以放心。”子牙大喜：“若得道兄相助，姜尚幸甚，国家幸甚！但不知用何策治之？”天尊附子牙耳曰：“如要伏马元，须是……如此如此，自然成功。”子牙忙令杨戩领法旨。杨戩得令，自去策应。正是：

马元今入牢笼计，可见西方有圣人。

话说子牙当日申牌时分，骑四不相，单人独骑，在成汤辕门外若探望样子，用剑指东画西。只见巡哨探马报入中军曰：“禀殿下：有子牙独自一个在营前探听消息。”殷洪问马元曰：“老师，此人今日如此模样，探我行营，有何奸计？”马元曰：“前日误被杨戩这厮，中其奸计，使贫道有失形之累；待吾走去擒来，方消吾恨。”马元出营，见子牙怒起，大叫：“姜尚不要走！吾来了！”绰步上前，仗剑来取，子牙手中剑急架相还。步兽相交，未及数合，子牙拨骑就走。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怎肯轻放，随后赶来。不知马元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太极图殷洪绝命

诗曰：

太极图中造化奇，仙凡迥隔少人知。

移来幻化真玄妙，忤过前非亦浪思。

弟子悔盟师莫救，苍天留意地难私。

当时纣恶彰弥极，一木安能挽阿谁？

话说马元追赶子牙，赶了多时，不能赶上。马元自思：“他骑四不相，我倒跟着他跑？今日不赶他，明日再做区处。”子牙见马元不赶，勒回坐骑，大呼曰：“马元！你敢来这平坦之地与我战三合，吾定擒尔！”马元笑曰：“料你有什么力量，敢禁我来不赶？”遂绰开大步来追。子牙又战三四合，拨骑又走。马元见如此光景，心下大怒，“你敢以诱敌之法惑我！”咬牙切齿赶来，“我今日拿不着你，势不回军！便赶上玉虚宫，也擒了你来。”只管往下赶来。看看至晚，见前面一座山，转过山坡，就不见了子牙。马元见那山甚是险峻。怎见得，有赞为证：

那山真个好山，细看处色斑斑。顶上云飘荡，崖前树影寒。飞鸟睃睃眈，走兽凶顽。凛凛松千干，挺挺竹几竿。吼叫是苍狼夺食，咆哮是饿虎争餐。野猿常啸寻鲜果，麋鹿攀花上翠岚。风洒洒，水潺潺，暗闻幽鸟语间关。几处藤萝牵又扯，满溪瑶草杂香兰。磷磷怪石，磊磊峰岩。狐狸成群走，猿猴作对顽。行客正愁多险峻，奈何古道又湾还。

话说马元赶子牙，来至一座高山，又不见了子牙，跑的力尽筋酥；天色又晚了，腿又酸了，马元只得倚松靠石，少憩片时，喘息静坐，存气定神，待明日回营，再做道理。不觉将至二更，只听的山顶炮响。正是：

喊声震地如雷吼，灯球火把满山排。

马元抬头观看，见山顶上姜子牙同着武王在马上传杯，两边将校一片大叫：“今夜马元已落圈套，死无葬身之地！”马元听的大怒，跃身而起，提剑赶上山来。及至山上来看，见火把一晃，不见了子牙。马元睁睛四下里看时，只见山下四面八方，围住山脚，只叫：“不要走了马元！”马元大怒，又赶下山来，又不见了。把马元往来，跑上跑下两头赶，直赶到天明。把马元跑了一夜，甚是艰难辛苦，肚中又饿了；深恨子牙，咬牙切齿，恨不能即时拿子牙方消其恨。自思：“且回营，破了西岐再处。”马元离了高山，往前才走，只听的山凹里有人声唤叫：“疼杀我了！”其声甚是凄楚。马元听得有人声叫喊，急转下山坡，见茂草中睡着一个女子。马元问曰：“你是甚人，在此叫喊？”那女子曰：“老师救命！”马元曰：“你何人？叫我怎样救你？”妇人答曰：“我是民妇，因回家看亲，中途偶得心气疼，命在旦夕，望老师或在近村人家讨些热汤，搭救残喘，胜造七级浮屠。倘得重生，恩同再造。”马元曰：“小娘子，此处哪里去寻热汤？你终是一死，不若我反化你一斋，实是一举两得。”女子曰：“若救我全生，理当一斋。”马元曰：“不是如此说。我因赶姜子牙，杀了一夜，肚中其实饿了。谅你也难活，不若做个人情，化你与我贫道吃了罢。”女人曰：“老师不可说戏话，岂有吃人的理？”马元饿急了，哪里由分说？赶上去一脚，踏住女人胸膛，一脚踏住女人大腿，把剑割开

衣服，现出肚皮。马元忙将剑从肚脐内刺将进去，一腔热血滚将出来。马元用手抄着血，连吃了几口；在女人肚子晨去摸心吃，左摸右摸捞不着，两只手在肚子里摸，只是一腔热血，并无五脏。马元看了，沉思疑惑。正在那里捞，只见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仗剑而来。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双抓髻，云分靄靄；水合袍，紧束丝绦。仙风道骨任逍遥，腹隐许多玄妙。玉虚宫元始门下，十仙首会赴蟠桃。乘鸾跨鹤在碧云霄，天皇氏修仙养道。

话说马元见文殊广法天尊仗剑而来，忙将双手掣出肚皮，不意肚皮竟长完了，把手长在里面。欲待下女人身子，两只脚也长在女人身上。马元无法可施，莫能挣扎。马元蹲在一堆儿，只叫：“老师饶命！”文殊广法天尊举剑才待要斩马元，只听得脑后有人叫曰：“道兄剑下留人！”广法天尊回顾，认不得此人是谁：头挽双髻，身穿道服，面黄微须。道人曰：“稽首了！”广法天尊答礼，口称：“道友何处来？有甚事见谕？”道人曰：“原来道兄认不得我。吾有一律，说出便知端的。诗曰：

大觉金仙不二时，西方妙法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

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

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

贫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封神榜’上无马元名讳，此人根行且重，与吾西方有缘，待贫道把他带上西方，成为正果，亦是道兄慈悲，贫道不二门中之幸也。”广法天尊闻言，满面欢喜，大笑曰：“久仰大法，行教西方，莲花现相，舍利元光，真乃高明之客。贫道谨领尊命。”准提道人向前，摩顶受记曰：“道

友，可惜五行修炼，枉费功夫！不如随我上西方：八德池边，谈讲三乘大法；七宝林下，任你自在逍遥。”马元连声喏喏。准提谢了广法天尊，又将打神鞭交与广法天尊带与子牙，准提同马元回西方。不表。

且说广法天尊回至相府，子牙接见，问起马元一事如何，广法天尊将准提道人的事详细说了一遍，又将打神鞭付与子牙。赤精子在旁，双眉紧皱，对文殊广法天尊曰：“如今殷洪阻挠逆法，恐误子牙拜将之期，如之奈何？”正话间，忽杨戩报曰：“有慈航师伯来见。”三人闻报，忙出府迎接。慈航道人一见，携手上殿。行礼已毕，子牙问曰：“道兄此来，有何见谕？”慈航曰：“专为殷洪而来。”赤精子闻言大喜，便曰：“道兄将何术治之？”慈航道人问子牙曰：“当时破十绝阵，太极图在麼？”子牙答曰：“在此。”慈航曰：“若擒殷洪，须是赤精子道兄将太极图，须……如此如此，方能除得此患。”赤精子闻言，心中尚有不忍，因子牙拜将日已近，恐误限期，只得如此。乃对子牙曰：“须得公去，方可成功。”

且说殷洪见马元一去无音，心下不乐，对刘甫、苟章曰：“马道长一去，音信杳无，定非吉兆。明日且与姜尚会战，看是如何，再探马道长消息。”郑伦曰：“不得一场大战，决不能成得大功。”一宿晚景已过。次日早晨，汤营内大炮响亮，杀声大震，殷洪大队人马出营至城下，大叫曰：“请子牙答话！”左右报入相府。三道者对子牙曰：“今日公出去，我等定助你成功。”子牙不带诸门人，领一枝人马，独自出城，将剑尖指殷洪，大喝曰：“殷洪！你师命不从，今日难免大厄，四肢定成飞灰，悔之晚矣！”殷洪大怒，纵马摇戟来取，子牙手中剑赴面相还。兽马争持，剑

戟并举。未及数合，子牙便走，不进城，落荒而逃。殷洪见子牙落荒而走，急忙赶来，随后命刘甫、苟章率众而来。这一回正是：

前边布下天罗网，难免飞灰祸及身。

话说子牙在前边，后随殷洪，过东南，看看到正南上，赤精子看见徒弟赶来，难免此厄，不觉眼中泪落，点头叹曰：“畜生！畜生！今日是你自取此苦，你死后休来怨我。”忙把太极图一抖放开。此图乃包罗万象之宝，化一座金桥。子牙把四不相一纵，上了金桥。殷洪马赶至桥边，见子牙在桥上指殷洪曰：“你敢上桥来，与我见三合否？”殷洪笑曰：“连吾师父在此，吾也不惧，又何怕你之幻术哉。我来了！”把马一拎，那马上了此图。有诗为证，诗曰：

混沌未分盘古出，太极传下两仪来。

四象无穷真变化，殷洪此际丧飞灰。

话说殷洪上了此图，一时不觉杳杳冥冥，心无定见，百事攢来。心想何事，其事即至。殷洪如梦寐一般，心下想：“莫是有伏兵？”果见伏兵杀来，大杀一阵，就不见了。心下想拿姜子牙，霎时子牙来至，两家又杀一阵。忽然想起朝歌，与父王相会，随即到了朝歌，进了午门，至西宫，见黄娘娘站立，殷洪下拜。忽的又至馨庆宫，又见杨娘娘站立，殷洪口称：“姨母。”杨娘娘不答应。此乃是太极四象，变化无穷之法；心想何物，何物便见；心虑百事，百事即至。只见殷洪左舞右舞，在太极图中如梦如痴。赤精子看看他，师徒之情，数年殷勤，岂知有今日，不觉嗟叹。只见殷洪将到尽头路，又见他生身母亲姜娘娘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谁？”殷洪抬头看时，“呀！原来是母亲姜娘娘！”殷洪不觉失声曰：“母亲！孩儿莫不是与你冥中相会？”姜娘娘曰：“冤

家！你不尊师父之言，要保无道而伐有道，又发誓言，开口受刑，出口有愿，当日发誓说四肢成为飞灰，你今日上了太极图，眼下要成灰烬之苦！”殷洪听说，急叫：“母亲救我！”忽然不见了姜娘娘。殷洪慌在一堆。只见赤精子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谁？”殷洪看见师父，泣而告曰：“老师，弟子愿保武王灭纣，望乞救命！”赤精子曰：“此时迟了！你已犯天条，不知见何人叫你改了前盟。”殷洪曰：“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故此违了师父之语。望老师慈悲，借得一线之生，怎敢再灭前言！”赤精子尚有留恋之意，只见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天命如此，岂敢有违。毋得误了他进封神台时辰！”赤精子含悲忍泪，只得将太极图一抖，卷在一处，拎着半晌，复一抖，太极图开了，一阵风，殷洪连人带马，化作飞灰去，一道灵魂进封神台来了。有诗为证，诗曰：

殷洪任信申公豹，要伐西岐显大才。

岂知数到皆如此，魂绕封神台畔哀。

话说赤精子见殷洪成了灰烬，放声哭曰：“太华山再无人养道修真。见吾道门下这样如此，可为疼心！”慈航道人曰：“道兄差矣！马元‘封神榜’上无名，自然有救拔苦恼之人；殷洪事该如此，何必嗟叹。”三位道者复进相府，子牙感谢。三位道人作辞：“贫道只等子牙吉辰，再来饯东征。”三道人别子牙回去。不表。

且言苏侯听得殷洪绝了，又有探马报入营中曰：“禀元帅：殷殿下赶姜子牙，只一道金光就不见了。”郑伦与刘甫、苟章打听，不知所往。且说苏侯暗与子苏全忠商议曰：“我如今暗修书一封，你射进城去，明日请姜丞相劫营，我和你将家眷先进西岐西门，吾等不管他是与非，将郑伦等一齐拿解见姜丞相，以赎前罪。此

事不可迟误！”苏全忠曰：“若不是吕岳、殷洪，我等父子进西岐多时矣。”苏侯忙修书，命全忠夤夜将书穿在箭上，射入城中。那日是南宫适巡城，看见箭上有书，知是苏侯的，忙下城，进相府来，将书呈与姜子牙。子牙拆开观看，书曰：

征西元戎、冀州侯苏护百叩顿首姜丞相麾下：护虽奉敕征讨，心已归周久矣。兵至西岐，急欲投戈麾下，执鞭役使。孰知天违人愿，致有殷洪、马元抗逆，今已授首；惟佐贰郑伦执迷不悟，尚自屡犯天条，获罪如山。护父子自思，非天兵压寨，不能剿强诛逆。今特敬修尺一，望丞相早发大兵，今夜劫营。护父子乘机可将巨恶擒解施行。但愿早归圣主，共伐独夫，洗苏门一身之冤，见护虔诚至意，虽肝脑涂地，护之愿毕矣。谨此上启，苏护九顿。

话说子牙看书大喜。次日午时发令：“命黄飞虎父子五人作前队；邓九公冲左营；南宫适冲右营；令哪吒压阵。”且说郑伦与刘甫、苟章回见苏护，曰：“不幸殷殿下遭於恶手，如今须得本上朝歌，面君请援，方能成功。”苏护只是口应：“俟明日区处。”诸人散入各帐房去了。苏侯暗暗打点今夜进西岐。不题。郑伦哪里知道？正是：

挖下战坑擒虎豹，满天张网等蛟龙。

话说西岐傍晚将近黄昏时候，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伺至二更时分，一声炮响，黄飞虎父子兵冲进营来，并无遮挡；左有邓九公，右有南宫适，三路齐进。郑伦急上火眼金睛兽，拎降魔杵往大辕门来，正遇黄家父子五骑，大战在一处，难解难分。邓九公冲左营，刘甫大呼曰：“贼将慢来！”南宫适进右营，正遇苟章，接住厮杀。西岐城开门，发大队人马来接应，只杀得地沸天翻。

苏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门进去了。邓九公与刘甫大战，刘甫非九公敌手，被九公一刀砍於马下。南宫适战荀章，展开刀法，荀章招架不住，拨马就走，正遇黄天祥，不及提防，被黄天祥刺斜里一枪挑於马下。二将灵魂已往封神台去了。众将官把一个成汤大营杀的瓦解星散，单剩郑伦力抵众将。不防邓九公从旁边将刀一盖，降魔杵磕定不能起，被九公抓住袍带，拎过鞍鞚，往地上摔。两边士卒将郑伦绳缠索绑，捆将起来。西岐城一夜闹嚷嚷的，直到天明。子牙升了银安殿，聚将鼓响，众将上殿参谒，然后黄飞虎父子回令。邓九公回令：斩刘甫，擒郑伦。南宫适回令：大战荀章败走，遇黄天祥枪刺而绝。又报：“苏护听令。”子牙传令：“请来。”苏家父子进见子牙，方欲行礼，子牙曰：“请起叙话。君侯大德，仁义素布海内，不是小忠小信之夫。识时务，弃暗投明；审祸福，择主而仕。宁弃椒房之宠，以洗万世污名，真英雄也！不才无不敬羡！”苏护父子答曰：“不才父子多有罪戾，蒙丞相曲赐生全，愧感无地！”彼此逊谢。言毕，子牙传令：“把郑伦推来。”众军校把郑伦蜂拥推至檐前。郑伦立而不跪，睁眼不语，有恨不能吞苏侯之意。子牙曰：“郑伦，谅你有多大本领，屡屡抗拒？今已被擒，何不屈膝求生，尚敢大廷抗礼！”郑伦大喝曰：“无知匹！吾与尔身为敌国，恨不得生擒尔等叛逆，解往朝歌，以正国法。今不幸，吾主帅同谋，误被尔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命左右：“推去斩讫号令！”众军校将郑伦推出相府，只等行刑牌出。只见苏侯向前跪而言曰：“启丞相：郑伦违抗天威，理宜正法；但此人实是忠义，似还是可用之人。况此人胸中奇术，一将难求，望丞相赦其小过，怜而用之，亦古人释怨用仇之意。乞丞相海涵！”子牙扶起苏侯，笑曰：“吾知郑将军忠义，乃可用之人，

特激之，使将军说之耳，易於见听。今将军既肯如此，老夫敢不如命。”苏护闻言大喜，领令出府，至郑伦面前。郑伦见苏侯前来，低首不语。苏护曰：“郑将军，你为何迷而不悟？常言，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今国君无道，天愁民怨，四海分崩，生民涂炭，刀兵不歇，天下无不思叛，正天之欲绝殷商也。今周武以德行仁，推诚待士，泽及无告，民安物阜，三分有二归周，其天意可知。子牙不久东征，吊民伐罪，独夫授首，又谁能挽此愆尤也！将军可速早回头，我与你告过姜丞相，容你纳降，真不失君子见机而作；不然，徒死无益。”郑伦长吁不语。苏护复说曰：“郑将军，非我苦苦劝你，可惜你有大将之才，死非其所。你说‘忠臣不事二君’，今天下诸侯归周，难道都是不忠的？难道武成王黄飞虎、邓九公俱是不忠的？必是君失其道，便不可为民之父母，而残贼之人称为独夫。今天下叛乱，是纣王自绝於天。况古云：‘良禽择木，贤臣择主。’将军可自三思，毋徒伊戚。天子征伐西岐，其艺术高明之士，经天纬地之才者，至此皆化为乌有，此岂是力为之哉。况子牙门下，多少高明之士，道术精奇之人，岂是草草罢了。郑将军不可执迷，当听吾言，后面有无限受用，不可以小忠小谅而已。”郑伦被苏护一篇言语，说得如梦初觉，如醉方醒，长叹曰：“不才非君侯之言，几误用一番精神。只是吾屡有触犯，恐子牙门下诸将不能相容耳。”苏护曰：“姜丞相量如沧海，何细流之不纳。丞相门下，皆有道之士，何不见容。将军休得错用念头。待我禀过丞相就是。”苏护至殿前打躬曰：“郑伦被末将一番说肯归降，奈彼曾有小过，恐丞相门下诸人不能相容耳。”子牙笑曰：“当日是彼此敌国，各为其主；今肯归降，系是一家，何嫌隙之有。”忙令左右传令：“将郑伦放了，衣冠相见。”少时，郑伦整

衣冠，至殿前下拜，曰：“未将逆天，不识时务，致劳丞相筹划；今既被擒，又蒙赦宥，此德此恩，没齿不忘矣！”子牙忙降阶扶起慰之曰：“将军忠心义胆，不佞识之久矣。但纣王无道，自绝于天，非臣子之不忠心于国也。吾主下贤礼士，将军当安心为国，毋得以嫌隙自疑耳。”郑伦再三拜谢。子牙遂引苏侯等至殿内，朝见武王。行礼称臣毕，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启曰：“冀州侯苏护今已归降，特来朝见。”武王宣苏护上殿，慰曰：“孤守西岐，克尽臣节，未敢逆天行事；不知何故，累辱王师。今卿等既舍纣归孤，暂住西土。孤与卿等当共修臣节，以俟天子修德，再为商议。相父与孤代劳，设宴待之。”子牙领旨。苏侯人马尽行入城，西岐云集群雄。不题。且言汜水关韩荣闻得此报大惊，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来。不知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张山李锦伐西岐

诗曰：

抢攘兵戈日不宁，生民葦炭自零星。

甘驱苍赤填沟壑，忍令脂膏实羽翎。

战士有心勤国主，彼苍无意固皇扃。

只因大劫人多难，致使西岐杀戮腥。

话说差官一路无词，来到朝歌城，至馆驿中歇下。次日，进午门，至文书房。那日是中大夫掞方景春看本，忽然接着看时，见苏护已降岐周，方景春点首骂曰：“老匹夫！一门尽受天子宠眷，不思报本，今日反降叛逆，真狗彘之不若！”遂抱本入内庭，问侍御官曰：“天子在何处？”左右侍御对曰：“在摘星楼。”方景春竟至楼下候旨。左右启上天子。纣王闻奏，宣上楼，朝贺毕，王曰：“大夫有何奏章？”方景春奏曰：“汜水关总兵官韩荣具本到都城，奏为冀州侯苏护世受椒房之贵，满门叨其恩宠，不思报国，反降叛逆，深负圣恩，法纪安在？具本申奏。臣未敢擅便，请旨定夺。”纣王见奏大惊曰：“苏护乃朕心腹之臣，贵戚之卿，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恶，情殊痛恨！大夫暂退，朕自理会。”方景春下楼。纣王宣苏皇后。妲己在御屏后，已听知此事，闻宣，竟至纣王御案前，双膝跪下，两泪如珠，娇声软语，泣而奏曰：“妾在深宫，荷蒙圣上恩宠，粉骨难消。不知父亲受何人唆使，反降叛逆，罪恶通天，法当族诛，情无可赦。愿陛下斩妲己之首，

悬于都城，以谢天下。庶百官万姓知陛下圣明，乾纲在握，守祖宗成法，不私贵幸，正妾之报陛下恩遇之荣，死有余幸矣。”道罢，将香肌伏在纣王膝上，相偎相倚，悲悲泣泣，泪雨如注。纣王见妲己泪流满面，娇啼婉转，真如带雨梨花，啼春娇鸟，纣王见如此态度，更觉动情，用手挽起，口称：“御妻，汝父反朕，你在深宫，如何得知？何罪之有？赐卿平身，毋得自戚，有损花容。纵朕将江山尽失，也与爱卿无干。幸宜自爱。”妲己谢恩。纣王次日升九间殿，聚众文武，曰：“苏侯叛朕归周，情实痛恨！谁与孤代劳伐周，将苏护并叛逆众人拿解朕躬，以正其罪？”班中闪出一员大臣，乃上大夫李定，进前奏曰：“姜尚足智多谋，知人善使，故所到者非败则降，累辱王师，大为不轨。若不择人而用，速正厥罪，则天下诸侯皆观望效尤，何以惩将来！臣举大元戎张山，久于用兵，慎事虑谋，可堪斯任，庶几不辱君命。”纣王闻奏大喜，即命传诏赍发，差官往三山关来。使命离了朝歌，一路上无词。一日到了三山关馆驿歇下，次日传与管关元帅张山同钱保、李锦等来馆驿，接了圣旨，至府堂上焚香案，跪听开读诏敕。

诏曰：征伐虽在于天子，功成又在阍外元戎。姬发猖獗，大恶难驱，屡战失机，情殊痛恨！朕欲亲往讨贼，百司谏阻。兹尔张山，素有才望。上大夫李定等特荐卿得专征伐。尔其用心料理，克振壮猷，毋负朕倚托之重。俟凯旋之日，朕决不食言，以吝此茅土之赏。尔其钦哉！特诏。

钦差官读罢诏旨，众官谢恩毕，管待使臣，打发回朝歌。张山等候交代官洪锦，交割事体明白，方好进兵。

一日，洪锦到任，张山起兵，领人马十万，左右先行乃钱保，

李锦；佐贰乃马德、桑元。一路上人喊马嘶，正值初夏天气，风和日暖，梅雨霏霏，真好光景。怎见得，有诗为证：

冉冉绿阴密，风轻燕引雏。

新荷翻沼面，修竹渐扶苏。

芳州连天碧，山花遍地铺。

溪边蒲插剑，榴火壮行图。

何时了王事，镇日醉呼卢。

话言张山人马一路晚住晓行，也受了些饥餐渴饮，鞍马奔驰。不一日，来到西岐北门。左右报入行营：“禀元帅：前哨人马已至岐周北门。”张山传令：“安营。”一声炮响，三军呐喊，绞起中军帐来。张山坐定，只见钱保、李锦上帐参谒。钱保曰：“兵行百里，不战自疲，请主将定夺。”张山谓二将曰：“将军之言甚善。姜尚乃智谋之士，不可轻敌。穆况吾师远来，利在速战。今且暂歇息军士，吾明日自有调用。”二将应诺而退。

且言子牙在西岐，日日与众门人共议拜将之期，命黄飞虎造大红旗帜，不要杂色。黄飞虎曰：“旗号乃三军眼目。旗分五色，原为按五方之位次，使三军知左右前后，进退攻击之法，不得错乱队伍。若纯是一色红旗，则三军不知东南西北，何以知进退趋避之方？犹恐不便。或其中另有妙用？乞丞相一一教之。”子牙笑曰：“将军实不知其故耳。红者，火也。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此地原自属金，非借火炼，寒金岂能为之有用，此正兴周之兆。然于旗上另安号带，须按青、黄、赤、白、黑五色，使三军各自认识，自然不能乱耳。又使敌军一望生疑，莫知其敌，自然致败。兵法云：‘疑则生乱。’正此故耳。又何不可之有？”黄飞虎打躬谢曰：“丞相妙算如神！”子牙又令辛甲造军器。只见天

下八百诸侯又表上西岐，请武王伐纣，会兵于孟津。子牙接表，与众将官商议：“恐武王不肯行。”众人正迟疑间，只见探事官报入相府，来报子牙曰：“成汤有人马在北门安营，主将乃是三山关总兵张山。”子牙听说，忙问邓九公曰：“张山用兵如何？”邓九公曰：“张山原是末将交代官，此人乃一勇之将耳。”正话之时，又报：“有将请战。”子牙传令：“谁去走一遭？”邓九公欠身：“末将愿往。”领令出城。见一员战将，如一轮火车，滚至军前。怎见得打扮骁勇，有赞为证，赞曰：

顶上金盔分凤翅，黄金铠北龙鳞砌。

大红袍上绣团花，丝蛮宝带吞头异。

腰下常悬三尺锋，打阵银锤如猛鹫。

蹕山跳涧紫骅骝，斩将钢刀生杀气。

一心分免纣王忧，万古留传在史记。

话说邓九公马至军前，看来者乃是钱保也。邓九公大叫曰：“钱将军，你且回去，请张山出来，吾与他自有话说。”钱保指九公大骂曰：“反贼！纣王有何事负你！朝廷拜你为大将，宠任非轻；不思报本，一旦投降叛逆，真狗彘不若！尚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邓九公被数语骂得满面通红，亦骂曰：“钱保！料你一匹夫，有何能处，敢出此大言！你比闻太师何如？况他也不过如此。早受吾一刀，免致三军受苦。”言罢，纵马舞刀，直取钱保，钱保手中刀急架相还。二马盘旋，看一场大战。怎见得：

二将坐鞍鞞，征云透九霄。急取壶中箭，忙拔紫金标。

这一个兴心安社稷，那一个用意正天朝。这一个千载垂青史，那一个万载把名标。真如一对狻猊斗，不亚翻江两怪蛟。

话说邓九公大战钱保有三十回合，钱保岂邓九公对手，被九

公回马刀劈于马下，枭首级进城，来见子牙，请令定夺。子牙大悦，记功宴贺。不表。只见败兵报与张山说：“钱保被邓九公枭首级进城去了。”张山闻报大怒。次日，亲临阵前，坐名要邓九公答话。报马报入相府，言：“有将请战，要邓将军答话。”邓九公挺身而出，有女邓婵玉愿随压阵，子牙许之。九公同女出城，张山一见邓九公走马至军前，乃大骂曰：“反贼匹夫！国家有何事亏你，背恩忘义，一旦而事敌国，死有余辜！今不倒戈受缚，尚敢恃强，杀朝廷命官。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以正大法。”邓九公曰：“你既为大将，上不知天时，下不谙人事，空生在世，可惜衣冠着体，真乃人中之畜生耳！今纣王贪淫无道，残虐不仁，天下诸侯不归纣而归周，天心人意可见。汝尚欲勉强逆天，是自取辱身之祸，与闻太师等枉送性命耳。可听吾言，下马归周，共伐独夫，拯溺救焚，上顺天心，下酬民愿，自不失封侯之位。若勉强支吾，悔无及矣。”张山大怒，骂曰：“利口匹！敢假此无稽之言，惑世诬民，碎尸不足以尽其辜！”摇枪直取，邓九公刀迎面还来。二将相持，一场赌斗。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轻举擎天手，生死在轮回。往来无定论，叱咤似春雷。
一个恨不得平吞你脑袋，一个恨不得活砍你颐腮。只杀得一个天昏地暗没三才，那时节方才两下分开。

话说邓九公与张山大战三十回合，邓九公战张山不下，邓婵玉在后阵，见父亲刀法渐乱，打马兜回，发手一石，把张山脸上打伤，几乎坠马，败进大营。邓九公父女掌得胜鼓进城，入相府报功。不表。

话言张山失机进营，脸上着伤，心上甚是急躁，切齿深恨。忽报：“营外有一道人求见。”张山传令：“请来。”只见一道人，

头挽双髻，背缚一口宝剑，飘然而至中军，打稽首。张山欠身答礼，尊帐中坐下。道人见张山脸上青肿，问曰：“张将军面上为何着伤？”张山曰：“昨日见阵，偶被女将暗算。”道人忙取药饵敷搽，即时痊愈。张山忙问：“老师从何处而来？”道人曰：“吾从蓬莱岛而至。贫道乃羽翼仙也，特为将军来助一臂之力。”张山感谢道人。次日，早至城下，请子牙答话。报马报入相府：“城外有一道人请战。”子牙曰：“原该有三十六路征伐西岐，此来已是三十二路，还有四路未曾来至，我少不得要出去。”忙传令：“排五方队伍。”一声炮响，齐出城来。羽翼仙抬头观看，只见两扇门开，纷纷绕绕，俱是穿红着绿狼虎将，攒攒簇簇，尽是敢勇当先骁骑兵。哪吒对黄天化；金吒对木吒；韦护对雷震子；杨戩与众门人左右排列保护；中军武成王压阵；子牙坐四不相，走出阵前。见对面一道者，生的形容古怪，尖嘴缩腮，头挽双髻，徐徐而来。怎见得，有赞为证：

头挽双髻，体貌轻扬。皂袍麻履，形异寻常。嘴如鹰鹗，眼露凶光。葫芦背上，剑佩身藏。蓬莱怪物，得道无疆。飞腾万里，时歇沧浪。名为金翅，绰号禽王。

话说子牙拱手言曰：“道友请了！”羽翼仙曰：“请了。”子牙曰：“道友高姓何名？今日会尚有何事吩咐？”羽翼仙答曰：“贫道乃蓬莱岛羽翼仙是也。姜子牙，我且问你：你莫非是昆仑门下元始徒弟，你有什么能，对人骂我，欲拔吾翎毛，抽吾筋骨？我与你无涉，你如何这等欺人？”子牙欠身曰：“道友不可错来怪人。我与道友并未曾会过几次，我知道友根底？必有人搬唆，说有甚失礼得罪之处。我与道友未有半面之交，此语从何而来？道友请自三思。”羽翼仙听得此语，低头暗思：“此言大是有理。”乃谓

子牙曰：“你话虽有理，只是此语未必无自而来。但说过，你从今百事斟酌，毋得再是如此造次，我与你不得干休。去罢！”子牙方欲勒骑，哪吒听罢大怒：“这泼道焉敢如此放肆，藐视师叔！”登开风火轮，摇枪就刺。羽翼仙笑曰：“原来你仗这些孽障凶顽，敢于欺人！”彻步持剑相交，枪剑并举。黄天化忙催玉麒麟，使双锤，双战道人。雷震子把风雷翅飞起空中，黄金棍往下刷来。土行孙倒拖铁棍，来打下三路。杨戩纵马舞三尖刀，前来助战，把羽翼仙围裹垓心。上三路雷震子，中三路哪吒、杨戩、黄天化，下三路土行孙。且说哪吒见羽翼仙了得，先下手祭乾坤圈打来，正中羽翼仙肩甲。道人把眉头一皱，方欲把身逃走，被黄天化回手一攒心钉，把道人右臂打通；又被土行孙把道人腿上打了数下；杨戩复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夹颈子一口。羽翼仙四下吃亏，大叫一声，借土遁走了。子牙得胜，众门人相随进城。且说羽翼仙吃了许多的亏，把牙一挫，走进营来。张山接住，口称：“老师今日误中奸计，老师反被他着伤。”道人曰：“不妨，吾不曾防备他，故此着了他的手。”羽翼仙忙将花篮中取出丹药，用水吞下一二粒，即时痊愈。羽翼仙谓张山曰：“我念‘慈悲’二字，倒不肯伤众生之命；他今日反来伤我，是彼自取杀身之祸。”复对张山曰：“可取些酒来，你我痛饮。至更深时，我叫西岐一郡化为渤海。”张山大喜，忙治酒相款。不表。

却说子牙得胜进府，与诸门人将佐商议。忽一阵风把檐瓦刮下数片来。子牙忙焚香炉中，取金钱在手，占卜吉凶，只见排下卦来，把子牙吓得魂不附体；忙沐浴更衣，望昆仑下拜。拜罢，子牙披发仗剑，移北海之水，救护西岐，把城郭罩住。只见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早知详细，用琉璃瓶中三光神水，洒向北海水

面之上，又命四偈谛神：“把西岐城护定，不可晃动。”正是：
人君福德安天下，元始先差偈谛神。

话说羽翼仙饮至一更时分，命张山收去了酒，出了辕门，现了本像，乃大鹏金翅雕。张开二翅，飞在空中，把天也遮黑了半边。好厉害！有赞为证。赞曰：

二翅遮天云雾迷，空中响亮似春雷。
曾扇四海俱见底，吃尽龙王海内鱼。
只因怒发西岐难，还是明君福德齐。
羽翼根深归正道，至今万载把名题。

只见大鹏雕飞在空中望下一看，见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羽翼仙不觉失声笑曰：“姜尚可谓腐朽，不知我的厉害。我欲稍用些须之力，连四海顷刻扇扇，岂在此一海之水！”羽翼仙展两翅，用力连扇有七八十扇。他不知此水有三光神水在上面，越扇越长，不见枯涸。羽翼仙自一更时分直扇到五更天气，那水差不多淹着大鹏雕的脚。这一夜将气力用尽，不能成功，不觉大惊，“若再迟延，恐到天明不好看”，自觉惭愧，不好进营来见张山，一怒飞起来，至一座山洞，甚是清奇。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高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瑶草馨香，红杏碧桃艳丽。
崖前古树，霜皮溜雨四十围；门外苍松，黛色参天三千尺。
双双野鹤，常来洞口舞清风；对对山禽，每向枝头啼白昼。
簇簇黄藤如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积水，深穴依山。方
塘积水，隐千年未变的蛟龙；深穴依山，生万载得道之仙子。
果然不亚玄都府，真是神仙出入门。

话说大鹏雕飞至山洞前，见一道人靠着洞边默坐。羽翼仙寻思：“不若将此道人抓来吃了，以为充饥，再作道理。”大鹏雕方

欲扑来，道人用手一指，大鹏雕扑踢的跌将下地来。道人探眉擦目，言曰：“你好没礼！你为何来伤我？”羽翼仙曰：“实不相瞒，我去伐西岐，腹中饿了，借你充饥，不知道友仙术精奇，得罪了！”道人曰：“你腹中饥了，问吾一声，我自然指你去。你如何就来害我？甚是非礼。也罢，我说与你知道：离此二百里，有一山，名为紫云崖，有三山五岳，四海道人，俱在那里赴香斋。你速去，恐迟了不便。”大鹏雕谢曰：“承教了。”把二翅飞起，霎时而至，即现仙形。只见高高下下，三五一攒，七八一处，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斋。又见一童儿往来捧东西与众道人吃。羽翼仙曰：“道童请了！贫道是来赴斋的。”那童儿听说，“呀”的一声，答曰：“老师来早些方好，如今没有东西了。”羽翼仙曰：“偏我来就没有东西了？”道童答曰：“来早就有，来迟了，东西已尽与众位师父，安能再有？必至明日方可。”羽翼仙曰：“你拣人施施，我偏要吃！”二人嚷将起来。只见一位穿黄的道人向前问曰：“你为何事在此争论？”童儿曰：“此位师父来迟了，定要吃斋，哪晨有了？故此闲讲。”那道人曰：“童儿，你看可有面点心否？”童儿答曰：“点心还有，要斋却没有了。”羽翼仙曰：“就是点心也罢，快取将来。”那童儿忙把点心拿将来，递与羽翼仙，羽翼仙一连吃了七八十个。那童儿曰：“老师可吃了？”羽翼仙曰：“有，还吃得几个。”童儿又取十数个来。羽翼仙共吃了一百零八个。正是：

妙法无边藏秘诀，今番捉住大鹏雕。

话说羽翼仙吃饱了，谢过斋，复现本像，飞起往西岐来，复从那洞府过，道人还坐在那里，望着大鹏雕把手一指，大鹏雕跌将下来，“哎呀”的一声，“跌断肚肠了！”在满地打滚，只叫：“痛杀我也！”不知大鹏雕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说反殷郊

诗曰：

公豹存心至不良，纣王两子丧疆场。

当初致使殷洪反，今日仍教太岁亡。

长舌惹非成个事，巧言招祸作何忙。

虽然天意应如此，何必区区话短长！

话说羽翼仙在地下打滚，只叫：“疼杀我也！”这道人起身，徐徐行至面前，问曰：“你方才去吃斋，为何如此？”大鹏答曰：“我吃了些面点心，腹中作疼。”道人曰：“吃不着，吐了罢。”大鹏当真的去吐，不觉一吐而出，有鸡子大，白光光的，连绵不断，就像一条银索子，将大鹏的心肝锁住。大鹏觉得异样，及至扯时，又扯得心疼。大鹏甚是惊骇，知是不好消息，欲待转身，只见这道人把脸一抹，大喝一声：“我把你这孽障！你认得我么？”这道人乃是灵鹫山元觉洞燃灯道人。道人骂曰：“你这孽障！姜子牙奉玉虚符命，扶助圣主，戡定祸乱，拯溺救焚，吊民伐罪，你为何反起狼心，连我也要吃？你助恶为虐！”命黄巾力士：“把这孽障吊在大松树上，只等姜子牙伐了纣，那时再放你不迟！”大鹏忙哀诉曰：“老师大发慈悲，赦宥弟子！弟子一时愚昧，被旁人唆使；从今知过，再不敢正眼窥视西岐。”燃灯曰：“你在天皇时得道，如何大运也不知，真假也不识，还听旁人唆使，情真可恨，决难恕饶！”大鹏再三哀告曰：“可怜我千年功夫，望老师怜悯！”

燃灯曰：“你既肯改邪归正，须当拜我为师，我方可放你。”大鹏连忙极口称道曰：“愿拜老爷为师，修归正果。”燃灯曰：“既然如此，待我放你。”用手一指，那一百零八颗念珠还依旧吐出腹中。大鹏遂归燃灯道人，往灵鹫山修行。不表。

话分两头，且说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只因犯了杀戒，只在洞中静坐，保摄天和，不理外务。忽有白鹤童子奉玉虚符命，言子牙不日金台拜将，命众门人须至西岐山饯别东征。广成子谢恩，打发白鹤童儿回玉虚去了。道人偶想起殷郊：“如今子牙东征，把殷郊打发他下山，佐子牙东进五关，一则可以见他家之故土，一则可以捉妲己报杀母之深仇。”忙问：“殷郊在哪里？”殷郊在殿后听师父呼唤，忙至前殿，见师父行礼。广成子曰：“方今武王东征，天下诸侯相会孟津，共伐无道，正你报仇泄恨之日。我如今着你前去，助周作前队，你可去罢？”殷郊听罢，口称“老师”曰：“弟子虽是纣王之子，实与妲己为仇。父王反信奸言，诛妻杀子，母死无辜，此恨时时在心，刻刻北念，不能有忘。今日老师大舍慈悲，发付弟子，敢不前往，以图报效，真空生于天地间也。”广成子曰：“你且去桃源洞外狮子崖前，寻了兵器来，我传你些道术，你好下山。”殷郊听说，忙出洞往狮子崖来寻兵器，只见白石桥那边有一洞。怎见得，有《西江月》为证：

门依双轮日月，照耀一望山川。珠渊金井暖含烟，更有许多堪羡。叠叠朱楼画阁，凝凝赤壁青田。三春杨柳九秋莲，兀的洞天罕见。

话说殷郊见石桥南畔有一洞府，兽环朱户，俨若王公第宅。殿下自思：“我从不曾到此，一过桥去，便知端的。”来至洞前，那门虽两扇不推而自开。只见里边有一石几，几上有热气腾腾六

七枚豆儿。殷郊拈一个吃了，自觉甘甜香美，非同凡品，“好豆儿，不若一总吃了罢。”刚吃了时，忽然想起：“来寻兵器，如何在此闲玩？”忙出洞来，过了石桥，及至回头，早不见洞府。殿下心疑，不觉浑身骨头响，左边肩头上忽冒出一只手来。殿下着慌，大惊失色，只见右边又是一只。一会儿忽长出三头，六臂，把殷郊只吓得目瞪口呆，半晌无语。只见白云童儿来前叫曰：“师兄，师父有请。”殷郊这一会略觉神思清爽，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上下獠牙，多生一目，恍恍荡荡，来至洞前。广成子拍掌笑曰：“奇哉！奇哉！仁君有德，天生异人。”命殷郊进洞，至桃园内，广成子传与方天画戟，言曰：“你先下山，前至西岐，我随后就来。”道人取出番天印、落魂钟、雌雄剑付与殷郊。殷郊即时拜辞下山。广成子曰：“徒弟，你且住，我有一事对你说。吾将此宝尽付与你，须是顺天应人，东进五关，辅周武，兴吊民伐罪之师，不可改了念头，心下狐疑，有犯天谴，那时悔之晚矣。”殷郊曰：“老师之言差矣！周武明德圣君，吾父荒淫昏虐，岂得错认，有辜师训。弟子如改前言，当受犁锄之厄。”道人大喜，殷郊拜别师尊。正是：

殿下实心扶圣主，只恐旁人起祸殃。

话说殷郊离了九仙山，藉土遁往西岐前来。正行之间，不觉那遁光飘飘，落在一座高山。怎见得好山，有赞为证，赞曰：

冲天占地，转日生云。冲天处尖峰矗矗，占地处远脉迢迢。转日的，乃岭头松郁郁；生云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郁郁，四时八节常青；石磷磷，万年千载不改。林中每听夜猿啼，涧内常见妖蟒过。山禽声咽咽，走兽吼呼呼。山獐山鹿，成双作对纷纷走；山鸦山雀，打阵攒群密密飞。山草山花看

不尽，山桃山果应时新。虽然崎险不堪行，却是神仙来往处。

话说殷郊才看山巅险峻之处，只听得林内一声锣响，见一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骑红砂马，金甲红袍，三只眼，拎两根狼牙棒，那马如飞奔上山来。见殷郊三头六臂，也是三只眼，大呼曰：“三首者乃是何人，敢来我山前探望？”殷郊答曰：“吾非别人，乃纣王太子殷郊是也。”那人忙下马，拜伏在地，口称：“千岁为何往此白龙山上过？”殷郊曰：“吾奉师命，往西岐去见姜子牙。”话未曾了，又一人带扇云盔，淡黄袍，点钢枪，白龙马，面如傅粉，三绺长髯，也奔上山来，大呼曰：“此是何人？”蓝脸的道：“快来见殷千岁。”那人也是三瞳眼，滚鞍下马，拜伏在地。二人同曰：“且请千岁上山，至寨中相见。”三人步行至山寨，进了中堂。二人将殷郊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殷郊忙扶起，问曰：“二位高姓大名？”那蓝脸的应曰：“末将姓温，名良；那白脸的姓马，名善。”殷郊曰：“吾看二位一表非俗，俱负英雄之志，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助武王伐纣？”二人曰：“千岁为何反助周灭纣者何也？”殷郊答曰：“商家气数已尽，周家王气正盛，况吾父得十罪于天下，今天下诸侯应天顺人，以有道伐无道，以无德让有德，此理之常，岂吾家故业哉。”温良、马善曰：“千岁兴言及此，真以天地父母为心，乃丈夫之所为，如千岁者鲜矣。”温良与马善整酒庆喜。殷郊一面吩咐喽罗改作周兵，放火烧了寨栅，随即起兵。殷郊三人同上了马，离了白龙山，往大路进发，径奔西岐而来。正是：

殷郊有意归周主，只怕苍天不可从。

殷郊正行，喽罗报：“启千岁：有一道人骑虎而来，要见千岁。”殷郊闻报，忙吩咐左右旗门官，令：“安下人马，请来相见。”

道人下虎进帐。殷郊忙迎将下来打躬，口称：“老师从何而来？”道人曰：“吾乃昆仑门下申公豹是也。殿下往哪里去？”殷郊曰：“吾奉师命，往西岐投拜姬周，姜师叔不久拜将，助他伐纣。”道人笑曰：“我问你，纣王是你什么人？”殷郊答曰：“是吾父王。”道人曰：“恰又来！世间哪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此乃乱伦忤逆之说。你父不久龙归沧海，你原是东宫，自当接成汤之胤，位九五之尊，承帝王之统，岂有反助他人，灭自己社稷，毁自己宗庙，此亘古所未闻者也。且你异日，百年之后，将何面目见成汤诸君于在天之灵哉！我见你身藏奇宝，可安天下，形象可定乾坤，当从吾言，可保自己天下，以诛无道周武，是为长策。”殷郊答曰：“老师之言虽是，奈天数已定，吾父无道，天命人心已离，周主当兴，吾何敢逆天哉！况姜子牙有将相之才，仁德数布于天下，诸侯无不响应。我老师曾吩咐我下山助姜师叔东进五关，吾何敢有背师言，此事断难从命。”申公豹暗想：“此言犯不动他，也罢，再犯他一场，看他如何。”申公豹又曰：“殷殿下，你言姜尚有德，他的德在哪惊？”殷郊曰：“姜子牙为人公平正直，礼贤下士，仁义慈祥，乃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服从，何得小视他。”申公豹曰：“殿下有所不知。吾闻有德不灭人之彝伦，不戕人之天性，不妄杀无辜，不矜功自伐。殿下之父亲固得罪于天下，可与为仇；殿下之胞弟殷洪，闻说他也下山助周，岂意他欲邀己功，竟将殿下亲弟用太极图化成飞灰，此还是有德之人做的事，无德之人做的事？今殿下忘手足而事仇敌，吾为殿下不取也。”殷郊闻言大惊曰：“老师，此事可真？”道人曰：“天下尽知，难道吾有诳语。实对你说，如今张山现在西岐驻扎人马，你只问他。如果殷洪无此事，你再进西岐不迟；如有此事，你当为弟报仇。我

今与你再请一高人，来助你一臂之力。”申公豹跨虎而去。殷郊甚是疑惑，只得把人马催动，径往西岐。殷郊一路上沉吟思想：“吾弟与天下无仇，如何将他如此处治，必无此事。若是姜子牙将吾弟果然如此，我与姜尚誓不两立，必定为弟报仇，再图别议。”人马在路，非止一日，来至西岐，果然有一枝人马打商汤旗号在此驻扎。殷郊令温良前去营里去问：“果是张山否？”话说张山自羽翼仙当晚去后，两日不见回来；差人打探，不得实信。正纳闷间，忽军政官来报：“营外有一大将，口称‘请元帅接千岁大驾’，不知何故，请元帅定夺。”张山闻报，不知其故，沉思：“殿下久已身亡，此处是哪里来的？”忙传令：“令来。”军政官出营对来将曰：“元帅令将军相见。”温良进营来见张山，打躬。张山问曰：“将军自何处而来？有何见谕？”温良答曰：“吾奉殷郊千岁令旨，令将军相见。”张山对李锦曰：“殿下久已身亡，如何此处反有殿下？”李锦在旁曰：“只恐是真。元戎可往相见，看其真伪，再做区处。”张山从其言，同李锦出营，来至军前。温良先进营回话，对殷郊曰：“张山到了。”殷郊曰：“令来。”张山进营，见殷郊三首六臂，像貌凶恶；左右立温良、马善，都是三啖眼。张山问曰：“后殿下：是成汤哪枝宗派？”殷郊曰：“吾乃当今长殿下殷郊是也。”因将前事诉说一番。张山闻言，不觉大悦，忙行礼，口称：“千岁。”殷郊曰：“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张山答曰：“二千岁因伐西岐，被姜尚用太极图化作飞灰多日矣。”殷郊听罢，大叫一声，昏倒在地。众人扶起，放声大哭曰：“兄弟果死于恶人之手！”跃身而起，将令箭一枝折为两段，曰：“若不杀姜尚，誓与此箭相同！”次日，殷郊亲自出马，坐名只要姜尚出来。报马报入城中，进相府报曰：“城外有殷郊殿下请丞

相答话。”子牙传令：“军士排队出城。”炮声响处，西岐门开，一对对英雄似虎，一双双战马如飞，左右列各洞门人。子牙见对营门一人，三首六臂，青面獠牙；左右二骑乃温良、马善，各持兵器。哪吒暗笑：“三人九啖眼，多了个半人！”殷郊走马至军前，叫：“姜尚出来见我！”子牙向前曰：“来者何人？”殷郊大喝曰：“吾乃长殿下殷郊是也！你将吾弟殷洪用太极图化作飞灰，此恨如何消歇！”子牙不知其中缘故，应声曰：“彼自取死，与我何干。”殷郊听罢，大叫一声，几乎气绝，大怒曰：“好匹夫！尚说与你无干！”纵马摇戟来取。旁有哪吒登开风火轮，将火尖枪直取殷郊。轮马相交，未及数合，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风火轮来。黄天化见哪吒失机，催开了玉麒麟，使两柄银锤，敌住了殷郊。子牙左右救回哪吒。黄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钟。殷郊摇动了钟，黄天化坐不住鞍鞚，跌将下来。张山走马将黄天化拿了，及至上了绳索，黄天化方知被捉。黄飞虎见子牙被擒，催开五色神牛来战。殷郊也不答话，枪戟并举；又战数合，摇动落魂钟，黄飞虎也撞下神牛，早被马善、温良捉去。杨戩在旁见殷郊祭番天印、摇落魂钟，恐伤了子牙，不当稳便，忙鸣金收回队伍。子牙忙令军士进城，坐在殿上纳闷。杨戩上殿奏曰：“师叔，如今又是一场古怪事出来！”子牙曰：“有甚古怪？”杨戩曰：“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番天印；此宝乃广成子师伯的，如何反把于殷郊？”子牙曰：“难道广成子使他来伐我？”杨戩曰：“殷洪之故事，师叔独忘之乎？”子牙方悟。

且说殷郊将黄家父子拿至中军，黄飞虎细观不是殷郊。殷郊问曰：“你是何人？”黄飞虎曰：“吾乃武成王黄飞虎是也。”殷郊曰：“西岐也有武成王黄飞虎？”张山在旁坐，欠身答曰：“此就

是天子殿前黄飞虎；他反了五关，投归周武，为此叛逆，惹下刀兵；今已被擒，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彼自取死耳。”殷郊闻言，忙下帐来，亲解其索，口称：“恩人，昔日若非将军，焉能保其今日。”忙问飞虎曰：“此人是谁？”黄飞虎答曰：“此吾长子黄天化。”殷郊急传令也放了；因对飞虎曰：“昔日将军救吾兄弟二人，今日我放你父子，以报前德。”黄飞虎感谢毕，因问曰：“千岁当时风刮去，却在何处？”殷郊不肯说出根本，恐泄了机密，乃朦胧应曰：“当日乃海岛仙家救我，在山学业；今特下山，来报吾弟之仇。今日吾已报过将军大德，倘后见战，幸为回避。如再被擒，必正国法。”黄家父子告辞出营，至城下叫门。把门军官见是黄家父子，忙开城门放入。父子进相府来见子牙，尽言其事，子牙大喜。次日，探马来报：“有将请战。”子牙问：“谁人去走一遭？”旁有邓九公愿往，子牙许之。邓九公领令出府，上马提刀，开放城门，见一将白马长枪，穿淡黄袍。怎见得：

戴一顶扇云冠，光芒四射；黄花袍，紫气盘旋；银叶甲，辉煌灿烂；三股绦，身后交加；白龙马追风赶日；杵臼枪大蟒顽蛇。修行在仙山洞府，成道行有正无邪。

话说邓九公大呼曰：“来者何人？”马善曰：“吾乃大将马善是也。”邓九公也不通姓名，纵马舞刀，飞来直取，马善枪劈面相迎。两马往还，战有十二三回合，邓九公刀法如神，马善敌不住，被邓九公闪一刀逼开了马善的枪，抓住腰间绦袍，拎过鞍鞦，往下一摔，生擒进城，至相府来见子牙。子牙问曰：“将军胜负如何？”九公曰：“擒了一将，名唤马善；令在府前，候丞相将令。”子牙命：“推来。”少时，将马善推至殿前。那人全不畏惧，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擒，何不屈膝？”马善大笑，骂曰：“老

匹夫！你乃叛国逆贼，吾既被擒，要杀就杀，何必多言！”子牙大怒，令：“推出府斩讫报来！”南宫适为监斩官，推至府前，只见行刑箭出，南宫适手起一刀，犹如削菜一般。正是：

钢刀随过随时长，如同切水一般同。

南宫适看见大惊，忙进相府回令曰：“启丞相：异事非常！”子牙问曰：“有甚话说？”南宫适曰：“奉令将马善连斩三刀，这边过刀，那边长完，不知有何幻术，请丞相定夺。”子牙听报大惊，忙同诸将出府来，亲见动手，也是一般。旁有韦护祭起降魔杵打将下来，正中马善顶门，只打的一派金光，就地散开。韦护收回杵，还是人形。众门人大惊，只叫：“古怪！”子牙无计可施，命众门人：“借三昧真火烧这妖物！”旁有哪吒、金木二吒、雷震子、黄天化、韦护，运动三昧真火焚之。马善乘火光一起，大笑曰：“吾去也！”杨戩看见火光中走了马善，子牙心下不乐。各回府中，商议不题。且言马善走回营来见殷郊，尽言擒去，怎样斩他，怎样放火焚他，“未将藉火光而回。”殷郊闻言大喜。子牙在府中沉思。只见杨戩上殿，对子牙曰：“弟子往九仙山探听虚实，看是如何。二则再往终南山，见云中子师叔，去借照妖鉴来，看马善是什么东西，方可治之。”子牙许之。杨戩离了西岐，藉土遁径往九仙山来。不一时，顷刻已至桃源洞，来见广成子。杨戩行礼，口称：“师叔。”广成子曰：“前日令殷郊下山，到西岐同子牙伐纣，好三首六臂么？俟拜将日，再来嘱他。”杨戩曰：“如今殷郊不伐朝歌，反伐西岐，把师叔的番天印打伤了哪吒诸人，横行狂暴。弟子奉子牙之命，特来探其虚实。”广成子闻言，大叫：“这畜生有背师言，定遭不测之祸！但吾把洞内宝珍尽付与他，谁知今日之变。”叫杨戩：“你且先回，我随后就来。”杨戩

离了九仙山，径往终南山来，须臾而至。进洞府，见云中子行礼，口称：“师叔，今西岐来了一人，名曰马善，诛斩不得，水火亦不能伤他，不知何物作怪，特借老师照妖鉴一用。俟除此妖邪，即当奉上。”云中子听说，即将宝鉴付与杨戩。杨戩离了终南山，往西岐来，至相府，参谒子牙。子牙问曰：“杨戩，你往九仙山见广成子，此事如何？”杨戩把上项事情一一诉说一遍，又将取照妖鉴来的事亦说了一遍。令：“明日可会马善。”次日，杨戩上马提刀，来营前请战，坐名只要马善出来。探马报入中军，殷郊命马善出营。马善至军前，杨戩暗取宝鉴照之，乃是一点灯头儿在惊面晃。杨戩收了宝鉴，纵马舞刀，直取马善。二马相交，刀枪并举。战有二三十回合，杨戩拨马就走。马善不赶，回营来见殷郊回话：“与杨戩交战，那厮败走，末将不去赶他。”殷郊曰：“知己知彼，此是兵家要诀。此行是也。”

且言杨戩回营进府来。子牙问曰：“马善乃何物作怪？”杨戩答曰：“弟子照马善，乃是一点灯头儿，不知详细。”旁有韦护曰：“世间有三处，有三盏灯：玄都洞八景宫有一盏灯；玉虚宫有一盏灯；灵鹫山有一盏灯。莫非就是此灯作怪？杨道兄可往三处一看，便知端的。”杨戩欣然欲往，子牙许之。杨戩离了西岐，先往玉虚宫而来，驾着土遁而走。正是：

风声响处行千里，一饭工夫至玉虚。

话说杨戩自不曾至昆仑山，今见景致非常，只得玩赏。怎见得：

珍楼玉阁，上界昆仑。谷虚繁地籁，境寂散天香。青松带雨遮高阁，翠竹依稀两道旁。霞光缥缈，彩色飘飘。朱栏碧槛，画栋雕檐。谈经香满座，静闭月当窗。鸟鸣丹树内，

鹤饮石泉旁。四时不谢奇花草，金殿门开射赤光。楼台隐现祥云惊，玉磬金钟声韵长。珠帘半卷，炉内烟香。讲动“黄庭”方入圣，万仙总领镇东方。

话说杨戩至麒麟崖，看罢昆仑景致，不敢擅入，立于宫外，等候多时；只见白鹤童子出宫来，杨戩上前施礼，口称：“师兄，弟子杨戩藉问老爷面前琉璃灯可曾点着？”白鹤童儿答曰：“点着哩。”杨戩自思：“此处点着，想不是这里，且往灵鹫山去。”彼时离了玉虚，径往灵鹫山来。好快！正是：

驾雾腾云仙体轻，玄门须仗五行行。

周游寰宇须臾至，才离昆仑又玉京。

杨戩进元觉洞，倒身下拜，口称：“老师，弟子杨戩拜见。”燃灯问曰：“你来做什么？”杨戩答曰：“老爷面前的琉璃灯灭了。”道人抬头看见灯灭了，“呀”的一声，“这孽障走了！”杨戩把上件事说了一遍。燃灯曰：“你先去，我随即就来。”杨戩别了燃灯，借土遁径归西岐，至相府，来见子牙，将至玉虚见燃灯事说了一遍：“……燃灯老师随后就来。”子牙大喜。正言之间，门官报：“广成子至。”子牙迎接至殿前。广成子对子牙谢罪曰：“贫道不知有此大变，岂意殷郊反了念头，吾之罪也。待吾出去，招他来见。”广成子随即出城，至营前大呼曰：“传与殷郊，快来见我！”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罗宣火焚西岐城

诗曰：

离宫原是火之精，配合干支在丙丁。
烈石焚山情更恶，流金烁海势偏横。
在天列曜人君畏，入地藏形万姓惊。
不是罗宣能作难，只因西土降仙卿。

话说探马报入中军：“启千岁：有一道人请千岁答话。”殷郊暗想：“莫不是吾师来此？”随即出营，果然是广成子。殷郊在马上欠身言曰：“老师，弟子甲冑在身，不敢叩见。”广成子见殷郊身穿王服，大喝曰：“畜生！不记得山前是怎样话！你今日为何改了念头？”殷郊泣诉曰：“老师在上，听弟子所陈：弟子领命下山，又收了温良、马善；中途遇着申公豹，说弟子保纣伐周，弟子岂肯有负师言。弟子知吾父残虐不仁，肆行无道，固得罪于天下，弟子不敢有违天命。只吾幼弟又得何罪，竟将太极图把他化作飞灰！他与你何仇，遭此惨死！此岂有仁心者所为，此岂以德行仁之主！言之痛心刺骨！老师反欲我事仇，是诚何心！”殷郊言罢，放声大哭。广成子曰：“殷郊，你不知申公豹与子牙有隙，他是诳你之言，不可深信。此事乃汝弟自取，实是天数。”殷郊曰：“申公豹之言固不可信，吾弟之死，又是天数，终不然是吾弟自走入太极图中去，寻此惨酷极刑。老师说得好笑！今兄存弟亡，实为可惨。老师请回，俟弟子杀了姜尚以报弟仇，再议东征。”

广成子曰：“你可记得发下誓言？”殷郊曰：“弟子知道。就受了此厄，死也甘心，决不愿独自偷生！”广成子大怒，喝一声，仗剑来取，殷郊用戟架住：“老师，没来由你为姜尚与弟子变颜，实系偏心；倘一时失礼，不好看相。”广成子又一剑劈来。殷郊曰：“老师何苦为他人不顾自己天性，则老师所谓‘天道、人道’，俱是矫强。”广成子曰：“此是天数，你自不悔悟，违背师言，必有杀身之祸！”复又一剑砍来。殷郊急得满面通红，曰：“你既无情待我，偏执己见，自坏手足，弟子也顾不得了！”乃发手还一戟来。师徒二人战未及四五合，殷郊祭番天印打来，广成子着慌，藉纵地金光法逃回西岐至相府。正是：

番天印传殷殿下，岂知今日打师尊。

话言广成子回相府，子牙迎着，见广成子面色不似平日，忙问今日会殷郊详细。广成子曰：“彼被申公豹说反，吾再三苦劝，彼竟不从。是吾怒起，与他交战，那孽障反祭番天印来打我。吾故此回来，再做商议。”子牙不知番天印的厉害，正说之间，门官报：“燃灯老爷来至。”二人忙出府迎接。至殿前，燃灯对子牙曰：“连吾的琉璃灯也来寻你一番，俱是天数。”子牙曰：“尚该如此，理当受之。”燃灯曰：“殷郊的事大，马善的事小；待吾先收了马善，再做道理。”乃谓子牙曰：“你须得……如此如此，方可收服。”子牙俱依此计。次日，子牙单人独骑出城，坐名“只要马善来见我！”左右报马报入中军：“启千岁爷：姜子牙独骑出城，只要马善出战。”殷郊自思：“昨日吾师出城见我，未曾取胜；今日令子牙单骑出城要马善，必有缘故。且令马善出战，看是何如。”马善得令，拎枪上马，出辕门，也不答话，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剑赴面相迎。未及数合，子牙也不归营，望东南上逃走。

马善不知他的本主等他，随后赶来。未及数射之地，只见柳阴之下立着一个道人，让过子牙，当中阻住，大喝曰：“马善！你可认得我？”马善只推不知，就一枪来刺。燃灯袖内取出琉璃往空中祭起，那琉璃往下掉来。马善抬头看见，及待躲时，燃灯忙令黄巾力士：“可将灯焰带回灵鹫山去。”正是：

仙灯得道现人形，反本還元归正位。

话言燃灯收了马善，令力士带上灵鹫山去了。不题。

且说探马来报入中军：“启千岁：马善追赶姜尚，只见一阵光华，只有战马，不见了马善。未敢擅专，请令定夺。”殷郊闻报，心下疑惑，遂传令：“点炮出营，定与子牙立决雌雄。”只见燃灯收了马善，方回来与广成子共议：“殷郊被申公豹说反，如之奈何？”正说之间，探马报入相府：“有殷殿下请丞相答话。”燃灯曰：“子牙公，你去得。你有杏黄旗，可保其身。”子牙忙传令，同众门人出城。炮声响亮，西岐门开，子牙一骑当先，对殷郊言曰：“殷郊，你负师命，难免犁锄之厄。及早投戈，免得自悔。”殷郊大怒，见了仇人，切齿咬牙，大骂：“匹夫把吾弟化为飞灰，我与你誓不两立！”纵马摇戟，直取子牙，子牙仗剑迎之。戟剑交加，大战龙潭虎穴。且说温良走马来助，这壁厢哪吒登开风火轮接住交兵。两下里只杀得：

黑靄靄云迷白日，闹嚷嚷杀气遮天。枪刀剑戟冒征烟，阔斧犹如闪电。好勇的成功建业，恃强的努力当先。为明君不怕就死，报国恩欲把身捐。只杀得一团白骨见青天，那时节方才收军罢战。

且说温良祭起白玉环来打哪吒，不知哪吒也有乾坤圈，也祭起来；不知金打玉，打得纷纷粉碎。温良大叫一声：“伤吾之宝，

怎肯干休！”又战哪吒。被哪吒一金砖正中后心，打得往前一晃，未曾闪下马来；方欲逃回，不意被杨戩一弹子，穿了肩头，跌下马去，死于非命。殷郊见温良死于马下，忙祭番天印打子牙。子牙展开杏黄旗，便有万道金光，祥云笼罩；又现有千朵白莲，谨护其身；把番天印悬在空中，只是不得下来。子牙遂祭打神鞭，正中殷郊后背，翻筋斗落下马去。杨戩急上前欲斩他首级，有张山、李锦二骑抢出，不知殷郊已藉土遁去了。子牙竟获全胜进城，燃灯与广成子共议曰：“番天印难治。且子牙拜将已近，恐误吉辰，罪归于你。”广成子告曰：“老师为我设一谋，如何除得此恶？”燃灯曰：“无筹可治，奈何！奈何！”

且说殷郊着伤逃回进营，纳闷郁郁不喜。且说辕门外来一道人，戴鱼尾冠，面如重枣，海下赤髯，红发，三目，穿大红八卦服，骑赤烟驹。道人下骑，叫：“报与殷殿下，吾要见他。”军政官报入中军：“后千岁：外边有一道者求见。”殷郊传令：“请来。”少时，道人行至帐前。殷郊看见，忙降阶接见。道人通身赤色，其形相甚恶。彼此各打稽首。殷殿下忙欠身答曰：“老师可请上坐。”道人亦不谦让，随即坐下。殷郊曰：“老师高姓大名？何处名山洞府？”道人答曰：“贫道乃火龙岛焰中仙罗宣是也；因申公豹相邀，特来助你一臂之力。”殷郊大悦，治酒款待。道人曰：“吾乃是斋，不用荤。”殷郊命治素酒相待。不题。一连在军中过了三四日，也不出去会子牙。殷郊问曰：“老师既为我而来，为何数日不会子牙一阵？”道人曰：“我有一道友，他不会来；若要来时，我与你定然成功，不用殿下费心。”且说那日正坐，辕门官军来报：“有一道者来访。”罗宣与殷郊传令：“请来。”少时，见一道者，黄脸，虬须，身穿皂服，徐步而来。殷郊乃出帐迎接，

至帐，行礼尊于上坐，道人坐下。罗宣问曰：“贤弟为何来迟？”道人曰：“因攻战之物未完，故以此来迟。”殷郊对道人曰：“请问道长高姓大名？”道人曰：“吾乃九龙岛炼气士刘环是也。”殷郊传令治酒款待。次早，二位道者出营，来至城下，请子牙答话。探马忙报入相府：“启丞相：有二位道人请丞相爷答话。”子牙随即同众门人出城，排开队伍。只见催阵鼓响，对阵中有一道者，生得甚是凶恶。怎见得：

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麻履长红云。剑带星火，马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钢牙暴出唇。三目光辉观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

话说子牙对诸门人曰：“此人一身赤色，连马也是红的！”众弟子曰：“截教门下，古怪者甚多。”话未毕，罗宣一骑马当先，大呼曰：“来者可就是姜子牙？”子牙答曰：“道兄，不才便是。不知道友是何处名山？哪里洞府？”罗宣曰：“吾乃火龙岛焰中仙罗宣是也。吾今来会你，只因你倚仗玉虚门下，把吾辈截教甚是耻辱，吾故到此与你见一个雌雄，方知二教自有高低，非在于口舌争也。你那左右门人不必向前，料你等不过毫末道行，不足为能。只我与你比个高下。”道罢，把赤烟驹催开，使两口飞烟剑，来取子牙，子牙手中剑急架相迎。二兽盘旋，未及数合，哪吒登开风火轮，摇枪来刺。罗宣旁有刘环跃步而出，抵住哪吒。大抵子牙的门人多，不由分说，杨戩舞三尖刀冲杀过来；黄天化使开双锤，也来助战；雷震子展开二翅，飞起空中，将金棍刷来；土行孙使动镔铁棍，往下三路也自杀来；韦护绰步，使降魔杵劈头就打。四面八方，围裹上来。罗宣见子牙众门人不分好歹，一涌而上，抵挡不住，忙把三百六十骨节摇动，现出三首六臂，一手执

照天印，一手执五龙轮，一手执万鸦壶，一手执万里起云烟，双手使飞烟剑，好厉害！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赤宝丹天降异人，浑身上下烈烟熏。

离宫炼就非凡品，南极熬成迥出群。

火龙岛内修真性，焰气声高气似云。

纯阳自是三昧火，烈石焚金恶煞神。

话说罗宣现了三首六臂，将五龙轮一抡把黄天化打下玉麒麟，早有金、木二吒救回去了。杨戩正欲暗放哮天犬来伤罗宣，不意子牙早祭起打神鞭望空中打来，把罗宣打得几乎翻下赤烟驹来。哪吒战住了刘环，把乾坤圈打来，只打得刘环三昧火冒出，俱大败回营。

张山在辕门观看，见岐周多少门人，祭无穷法宝，一个胜如一个，心中自思：“久后灭纣者必是子牙一辈。”心中甚是不悦。只见罗宣失利回营，张山接住慰劳。罗宣曰：“今日不防姜尚打我一鞭，吾险些儿坠下马来。”忙取葫芦中药饵，吞而治之。罗宣对刘环曰：“这也是西岐一群众生该当如此，非我定用此狠毒也。”道人咬牙切齿。正是：

山红土赤须臾了，殿阁楼台化作灰。

话说罗宣在帐内与刘环议曰：“今夜把西岐打发他干干净净，免得费我清心。”刘环道：“他既无情，理当如此。”正是子牙灾难至矣，子牙只知得胜回兵，哪知有此一节。不意时至二更，罗宣同刘环藉着火遁，乘着赤烟驹，把万里起云烟射进西岐城内。此万里起云烟乃是火箭，及至射进西岐城内，可怜东、西、南、北各处火起，相府、皇城到处生烟。子牙在府内只听的百姓呐喊之声，震动华岳。燃灯已知道了，与广成子出静室看火。不

题。怎见得，好火：

黑烟漠漠，红焰腾腾。黑烟漠漠，长空不见半分毫；红焰腾腾，大地有光千里赤。初起时，灼灼金蛇；次后来，千千火块。罗宣切齿逞雄威，恼了刘环施法力。燥干柴烧烈火性，说什么燧人钻木；热油门上飘丝，胜似那老子开炉。正是那无情火发，怎禁这有意行凶。不去弭灾，返行助虐。风随火势，焰飞有千丈馀高；火逞风威，灰迸上九霄云外。乒乒乒，如同阵前炮响；轰轰烈烈，却似锣鼓齐鸣。只烧得男啼女哭叫皇天，抱女携儿无处躲。姜子牙纵有妙法不能施；周武王德政天齐难逃避。门人虽有，各自保守其躯；大将英雄，尽是獐跑鼠窜。正是灾来难避无情火，慌坏青鸾閼阊仙。

话说武王听得各处火起，连宫内生烟，武王跪在丹墀，告祈后土、皇天曰：“姬发不道，获罪于天，降此大厄，何累于民？只愿上天将姬发尽户灭绝，不忍万民遭此灾厄。”俯伏在地，放声大哭。且说罗宣将万鸦壶开了，万只火鸦飞腾入城，口内喷火，翅上生烟；又用数条火龙，把五龙轮架在当中，只见赤烟驹四蹄生烈焰，飞烟宝剑长红光，哪有石墙、石壁烧不进去。又有刘环接火，顷刻齐休，画阁雕梁，即时崩倒。正是：

武王有福逢此厄，自有高人灭火时。

话言罗宣正烧西岐，来了凤凰山青鸾閼阊的龙吉公主，乃是昊天上帝亲生，瑶池金母之女。只因有念思凡，贬在凤凰山青鸾斗阙，今见子牙伐纣，也来助一臂之力。正值罗宣来烧西岐，娘娘就假此好见子牙。遂跨青鸾来至。远远的只见火内有千万火鸦，忙叫：“碧云童儿，将雾露乾坤网撒开，往西岐火内一罩。”

此宝有相生相克之妙，雾露者乃是真水；水能克火，故此随即熄灭，即时将万只火鸦尽行收去。罗宣正放火乱烧，忽不见火鸦。往前一看，见一道姑，戴鱼尾冠，穿大红绛绡衣。罗宣大呼：“乘鸾者乃是何人，敢灭吾之火？”公主笑曰：“吾乃龙吉公主是也。你有何能，敢动恶意，有逆天心，来害明君，吾特来助阵。你可速回，毋取灭亡之祸。”罗宣大怒，将五龙轮劈面打来。公主笑曰：“我知道你只有这些伎俩，你可尽力发来！”乃忙取四海瓶拿在手中，对着五龙轮，只见一轮竟打在瓶里去了。火龙进入于海内，焉能济事！罗宣大叫一声，把万里起云烟射来，公主又将四海瓶收住去了。刘环大怒，脚踏红焰，仗剑来取。公主把脸一红，将二龙剑往空中一丢。刘环哪里经得起，遂将刘环斩于火内。罗宣忙现三首六臂，祭照天印打龙吉公主。公主把剑一指，此印落于火内，又将剑丢起去。罗宣情知难拒，拨赤烟驹就走。公主再把二龙剑丢起，正中赤烟驹后臂。赤烟驹自倒，将罗宣撞下火来，藉火遁而逃。公主忙施雨露，且救了西岐火焰，好见子牙。怎见得好雨，有赞为证：

潇潇洒洒，密密沉沉。潇潇洒洒，如天边坠落明珠；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悬滚浪。初起时，如拳大小；次后来，瓮泼盆倾。沟壑水飞千丈玉，涧泉波浪万条银。西岐城内看看满，低凹池塘渐渐平。真是武王有福高明助，倒泻天河往下倾。

话说龙吉公主施雨救灭西岐火焰，满城民人齐声大叫曰：“武王洪福齐天，普施恩泽，吾等皆有命也！”合城大小，欢声震地。一夜天翻地沸，百姓皆不得安生。武王在殿内祈祷，百官带雨问安。子牙在相府，神魂俱不附体。只见燃灯曰：“子牙忧中

得吉，就有异人至也。贫道非是不知，吾若是来治此火，异人必不能至。”话言未了，有杨戩报入府来：“启师叔：有龙吉公主来至。”子牙忙降阶迎迓上殿。公主见燃灯、广成子在殿上，公主打稽首，口称：“道兄请了！”子牙忙问燃灯曰：“此位何人？”公主忙答曰：“贫道乃龙吉公主，有罪于天；方才罗宣用火焚烧西岐，贫道今特来此间，用些须小法术，救灭此火，特佐子牙东征，会了诸侯，有功于社稷，可免罪愆，得再回瑶池耳，真不负贫道下山一场。”子牙大喜，忙吩咐侍儿，打点焚香净室，与公主居住。西岐城内这一场嚷闹，大是厉害，乃收拾宫阙府第。不表。

且说罗宣败走下山，喘息不定，倚松靠石，默然沉思：“今日把这些宝贝一旦失与龙吉公主，此恨怎消。”正愁恨时，只听得脑后有人作歌而至。歌曰：

“曾做菜羹寒士，不去奔波朝市。宦情收起，打点林泉事。高山采紫芝，溪边理钓丝。洞中戏耍，闲写‘黄庭’字。把酒醺然，长歌腹内诗。识时，扶王立帝基；知机，罗宣今日危。”

话说罗宣听罢，回头一看，见个大汉，戴扇云盔，穿道服，持戟而至。罗宣问曰：“汝是何人，敢出大言？”其人答曰：“吾乃李靖是也。今日往西岐见姜子牙，东进五关，吾无有进见之功，今日拿你，权敌一功。”罗宣大怒，跃身而起，将宝剑来取。二人交锋。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锄

诗曰：

鼙鼓频催日已西，殷郊此日受犁锄。

翻天有印皆沦落，离地无旗孰可栖。

空负肝肠空自费，浪留名节浪为题。

可怜二子俱如誓，气化清风魂伴泥。

话说李靖大战罗宣，戟剑相交，犹如虎狼之状。李靖祭起按三十三天黄金宝塔，乃大叫曰：“罗宣！今日你难逃此难矣！”罗宣欲待脱身，怎脱此厄，只见此塔落将下来，如何存立！可怜！正是：

封神台上有坐位，道术通天难脱逃。

话说黄金塔落将下来，正打在罗宣顶上，只打得脑浆迸流，一灵已奔封神台去了。李靖收了宝塔，藉土遁往西岐，时刻而至。到了相府前，有木吒看见父亲来至，忙报与子牙：“弟子父亲李靖等令。”燃灯对子牙曰：“乃是吾门人，曾为纣之总兵。”子牙闻之大喜，忙令相见毕。且说广成子见殷郊阻兵于此，子牙拜将又近，问燃灯曰：“老师，如今殷郊不得退，如之奈何？”燃灯曰：“番天印厉害，除非取了玄都离地焰光旗，西方取了青莲宝色旗。如今只有了玉虚杏黄旗，殷郊如何伏得他，必先去取了此旗方可。”广成子曰：“弟子愿往玄都，见师伯走一遭。”燃灯曰：“你速去！”广成子藉纵地金光法往玄都来，不一时来至八景宫玄都

洞。真好景致！怎见得，有赞为证：

金碧辉煌，珠玉灿烂。菁葱婆娑，苍苔欲滴。仙鸾仙鹤成群，白鹿白猿作对。香烟缥缈冲霄汉，彩色氤氲绕碧空。雾隐楼台重叠叠，霞盘殿阁紫阴阴。祥光万道临福地，瑞气千条照洞门。大罗宫内金钟响，八景宫开玉磬鸣。开天辟地神仙府，才是玄都第一重。

话说广成子至玄都洞，不敢擅入，等候半晌，只见玄都大法师出来，广成子上前稽首，口称：“道兄，烦启老师，弟子求见。”玄都大法师至蒲团前启曰：“广成子至此，求见老师。”老子曰：“广成子不必着他进来，他来是要离地焰光旗；你将此旗付与他去罢。”玄都大法师遂将旗付与广成子，曰：“老师吩咐，你去罢，不要进见了。”广成子感谢不尽，将旗高捧，离了玄都，径至西岐，进了相府。子牙接见，拜了焰光旗。广成子又往西方极乐之乡来，纵金光，一日到了西方胜境，比昆仑山大不相同。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宝焰金光映日明，异香奇彩更微精。

七宝林中无穷景，八德池边落瑞璁。

素品仙花人罕见，笙簧仙乐耳更清。

西方胜界真堪美，真乃莲花瓣里生。

话说广成子站立多时，见一童子出来，广成子曰：“那童子，烦你通报一声，说广成子相访。”只见童子进去，不一时，童子出来，道：“有请。”广成子见一道人，身高丈六，面皮黄色，头挽抓髻，向前稽首，分宾主坐下。道人曰：“道兄乃玉虚门下，久仰清风，无缘会晤；今幸至此，实三生有缘。”广成子谢曰：“弟子因犯杀戒，今被殷郊阻住子牙拜将日期，今特至此，求借青莲

宝色旗，以破殷郊，好佐周王东征。”接引道人曰：“贫道西方乃清净无为，与贵道不同，以花开见我，我见其人，乃莲花之像，非东南两度之客。此旗恐惹红尘，不敢从命。”广成子曰：“道虽二门，其理合一。以人心合天道，岂得有两。南北东西共一家，难分彼此。如今周王是奉玉虚符命，应运而兴，东西南北，总在皇王水土之内。道兄怎言西方不与东南之教同。古语云：‘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来是一家。’”接引道人曰：“道人言虽有理，只是青莲宝色旗染不得红尘。奈何！奈何！”二人正论之间，后边来了一位道人，乃是准提道人。打了稽首，同坐下。准提曰：“道兄此来，欲借青莲宝色旗，西岐山破殷郊；若论起来，此宝借不得。如今不同，变自有说。”乃对接引道人曰：“前番我曾对道兄言过：东南两度，有三千丈红气冲空，与吾西方有缘；是我八德池中五百年花开之数。西方虽是极乐，其道何日得行于东南；不若借东南大教，兼行吾道，有何不可。况今广成子道兄又来，当得奉命。”接引道人听准提道人之言，遂将青莲宝色旗付与广成子。广成子谢了二位道人，离西方往西岐而来。正是：

只为殷郊逢此厄，才往西方走一遭。

话说广成子离了西方，不一日来到西岐，进相府来见燃灯，将西方先不肯借旗，被准提道人说了方肯的话说了一遍。燃灯曰：“事好了！如今正南用离地焰光旗，东方用青莲宝色旗，中央用杏黄戊己旗，西方用素色云界旗，单让北方与殷郊走，方可治之。”广成子曰：“素色云界旗哪里有？”众门人都想，想不起来，广成子不乐。众门人俱退。土行孙来到内里，对妻子邓婵玉说：“平空殷郊伐西岐，费了许多的事，如今还少素色云界旗，不知哪惊有？”只见龙吉公主在静室中听见，忙起身来问土行孙曰：

“素色云界旗是我母亲那里有。此旗一名‘云界’，一名‘聚仙’，但赴瑶池会，将此旗拽起，群仙俱知道，即来赴瑶池胜会，故曰‘聚仙旗’。此旗，别人去不得，须得南极仙翁方能借得来。”土行孙闻说，忙来至殿前，见燃灯道人，曰：“弟子回内室，与妻子商议，有龙吉公主听见。彼言此旗乃西王母处有，名曰聚仙旗。”燃灯方悟，遂命广成子往昆仑山来。广成子纵金光至玉虚宫，立于麒麟崖。等候多时，有南极仙翁出来。广成子把殷郊的事说了一遍。南极仙翁曰：“我知道了，你且回去。”广成子回西岐。不表。且说南极仙翁即忙收拾，换了朝服，系了玎珰玉珮，手执朝笏，离了玉虚宫，足踏祥云，飘飘荡荡，鹤驾先行引导。怎见得，有诗为证：

祥云托足上仙行，跨鹤乘鸾上玉京。

福禄并称为寿曜，东南常自驻行旌。

话说南极仙翁来到瑶池，落下云头，见朱门紧闭，玉珮无声；只见瑶池那些光景，甚是稀奇。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顶摩霄汉，脉插须弥。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焰烧金；白鹤栖松立枝头，浑如花烟捧玉。彩凤双双，青鸾对对。彩凤双双，向日一鸣天下瑞；青鸾对对，迎风跃舞世间稀。又见黄澄澄琉璃瓦叠鸳鸯；明晃晃锦花砖铺玛瑙。东一行，西一行，尽是蕊宫珍阙；南一带，北一带，看不了宝阁琼楼。云光殿上长金霞；聚仙亭下生紫雾。正是：金阙堂中仙乐动，方知紫府是瑶池。

说话南极仙翁俯伏金阶，口称：“小臣南极仙翁奏闻金母：应运圣主，鸣凤岐山，仙临杀戒，垂象上天；因三教并谈，奉玉虚

符命，按三百六十五度封神八部，雷、火、瘟、斗，群星列宿。今有玉虚副仙广成子门人殷郊，有负师命，逆天叛乱，杀害生灵，阻挠姜尚不能前往，恐误拜将日期。殷郊发誓，应在西岐而受犁锄之厄。今奉玉虚之命，特恳圣母，恩赐聚仙旗，下至西岐，治殷郊以应愿言。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具疏小臣南极仙翁具奏。”俯伏少时，只听得仙乐一派。怎见得：

玉殿金门两扇开，乐声齐奏下瑶台。凤衔丹诏离天府，玉敕金书降下来。

话说南极仙翁俯伏玉阶，候降敕旨。只闻乐声隐隐，金门开处，有四对仙女高捧聚仙旗，付与南极仙翁，曰：“敕旨付南极仙翁：周武当有天下，纣王秽德彰闻，应当绝灭，正合天心。今特敕尔聚仙旗前去，以助周邦，毋得延缓，有褻仙宝。速往。钦哉！望阙谢恩。”南极仙翁谢恩毕，离了瑶池。正是：

周主洪基年八百，圣人金阙借旗来。

话说南极仙翁离了瑶池，径至西岐，有杨戩报入相府。广成子焚香接敕，望阙谢恩毕。子牙迎接仙翁至殿中坐下，共言殷郊之事。仙翁曰：“子牙，吉辰将至，你等可速破了殷郊，我暂且告回。”众仙送仙翁回宫。燃灯曰：“今有聚仙旗，可以擒殷郊。只是还少两三位可助成功。”话犹未了，哪吒来报：“赤精子来至。”子牙迎至殿前。广成子曰：“我与道兄一样，遭此不肖弟子。”彼此嗟叹。又报：“文殊广法天尊来至。”见了子牙，口称：“恭喜！”子牙答曰：“何喜可贺？连年征伐无休，日不能安食，夜不得安寝；怎能得静坐蒲团，了悟无生之妙也！”燃灯道：“今日烦文殊道友，可将青莲宝色旗往西岐山震地驻扎；赤精子用离地焰光旗在岐山离地驻扎；中央戊己乃贫道镇守；西方聚仙旗须得武

王亲自驻扎。”子牙曰：“这个不妨。”随即请武王至相府。子牙不提擒殷郊之事，只说是：“请大王往岐山退兵，老臣同往。”武王曰：“相父吩咐，孤自当亲往。”话说子牙掌聚将鼓，令黄飞虎领令箭，冲张山大辕门；邓九公冲左粮道门；南宫适冲右粮道门；哪吒、杨戩在左；韦护、雷震子在右；黄天化在后；金木二吒、李靖父子三人掠阵。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子牙吩咐停当，先同武王往岐山，安定西方地位。

且说张山、李锦见营中杀气笼罩，上帐见殷郊，言曰：“千岁，我等驻扎在此，不能取胜，不如且回兵朝歌，再图后举。千岁意下如何？”殷郊曰：“我不曾奉旨而来，待吾修本，先往朝歌，求援兵来至，料此一城有何难破？”张山曰：“姜尚用兵如神，兼有玉虚门下甚众，亦不是小敌耳。”殷郊曰：“不妨。连吾师也惧吾番天印，何况他人！”三人共议至抵暮。有一更时分，只见黄飞虎带领一枝人马，点炮呐喊，杀进辕门；真是父子兵，一拥而进，不可抵挡。殷郊还不曾睡，只听得杀声大震，忙出帐，上马拎戟，掌起灯笼火把。灯光内只见黄家父子杀进辕门。殷郊大呼曰：“黄飞虎，你敢来劫营，是自取死耳！”黄飞虎曰：“奉将令，不敢有违。”摇枪直取，殷郊手中戟急架忙迎。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等一裹而上，将殷郊围在垓心。只见邓九公带领副将太鸾、邓秀、赵升、孙焰红冲杀左营；南宫适领辛甲、辛免、太颠、閔天直杀进右营；李锦接住厮杀；张山战住邓九公。哪吒、杨戩抢入中军，来助黄家父子。哪吒的枪只在殷郊前后心窝、两肋内乱刺；杨戩的三尖刀只在殷郊顶上飞来。殷郊见哪吒登轮，先将落魂钟对哪吒一晃，哪吒全然不理。祭番天印打杨戩，杨戩有八

九玄功，迎风变化，打不下马来。故此殷郊着忙。夤夜交兵，苦杀了成汤士卒！

只因为主安天下，马死人亡满战场。

话说哪吒祭起一块金砖，正中殷郊的落魄钟上，只打得霞光万道。殷郊大惊。南宫适斩了李锦，也杀到中营来助战。张山与邓九公大战，不防孙焰红喷出一口烈火，张山面上被火烧伤，邓九公赶上一刀，劈于马下。九公领众将官也冲杀至中军，重重叠叠把殷郊围住，枪刀密匝，剑戟森罗，如铜墙铁壁。殷郊虽然是三首六臂，怎经得起这一群狼虎英雄！俱是“封神榜”上恶曜。又经得雷震子飞在空中，使开金棍刷将下来。殷郊见大营俱乱，张山、李锦皆亡，殷郊见势头不好，把落魄钟对黄天化一晃，黄天化翻下玉麒麟来。殷郊乘此走出阵来，往岐山逃遁。众将官鸣锣擂鼓，追赶三十里方回。黄飞虎督兵进城，俱进相府，候子牙回兵。

且说殷郊杀到天明，只剩有几个残兵败卒。殷郊叹曰：“谁知如此兵败将亡！俺如今且进五关，往朝歌见父借兵，再报今日之恨不迟。”因策马前行。忽见文殊广法天尊站立前面而言曰：“殷郊，今日你要受犁锄之厄！”殷郊欠身，口称：“师叔，弟子今日回朝歌，老师为何阻吾去路？”文殊广法天尊曰：“你入罗网之中，速速下马，可赦你犁锄之苦。”殷郊大怒，纵马摇戟，直取天尊，天尊手中剑急架忙迎。殷郊心慌，祭起番天印来。文殊广法天尊忙将青莲宝色旗招展。好宝贝！白气悬空，金光万道，现一粒舍利子。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万道金光隐上下，三乘玄妙入西方。

要知舍利无穷妙，治得番天印渺茫。

文殊广法天尊展动此宝，只见番天印不能落将下来。殷郊收了印，往南方离地而来。忽见赤精子在呼曰：“殷郊，你有负师言，难免出口发誓之灾！”殷郊情知不杀一场也不得完事，催马摇戟来刺赤精子。赤精子曰：“孽障！你兄弟一般，俱该如此，乃是天数，俱不可逃。”忙用剑架戟，殷郊复祭番天印就打。赤精子展动离地焰光旗。此宝乃玄都宝物，按五行奇珍。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鸿濛初判道精微，产在离宫造化机。

今日岐山开展处，殷郊难免血沾衣。

赤精子展开此宝，番天印只在空中乱滚，不得下来。殷郊见如此光景，忙收了印，往中央而来。燃灯道人叫殷郊曰：“你师父有一百张犁锄候你！”殷郊听罢着慌，口称：“老师，弟子不曾得罪与众位师尊，为何各处逼迫？”燃灯曰：“孽障！你发愿对天，出口怎免。”殷郊乃是一位恶神，怎肯干休，便气冲斗牛，直取过来。燃灯口称：“善哉！”将剑架戟，未及三合，殷郊发印就打。燃灯展开了杏黄旗。此宝乃玉虚宫奇珍。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执掌昆仑按五行，无穷玄法使人惊。

展开万道金光现，致使殷郊性命倾。

殷郊见燃灯展开杏黄旗，就有万朵金莲现出，番天印不得下来，恐被他人收去了，忙收印在手。忽然望正西上一看，见子牙在龙凤幡下。殷郊大叱一声：“仇人在前，岂可轻放！”纵马摇戟，大呼：“姜尚！吾来也！”武王见一人三首六臂，摇戟而来，武王曰：“吓杀孤家！”子牙曰：“不妨，来者乃殷郊殿下。”武王曰：“既是当今储君，孤当下马拜见。”子牙曰：“今为敌国，岂可轻

易相见，老臣自有道理。”武王看殷郊来得势如山倒一般，滚至面前，也不答话，直一戟刺来有声。子牙剑急架忙迎。只一合，殷郊就祭印打来。子牙急展聚仙旗。此乃瑶池之宝，只见氤氲遍地，一派异香，笼罩上面，番天印不得下来。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五彩祥云天地迷，金光万道吐虹霓。

殷郊空用番天印，咫尺犁锄顶上挤。

子牙见此旗有无穷大法，番天印当作飞灰，子牙把打神鞭祭起来打殷郊。殷郊着忙，抽身望北面走。燃灯远见殷郊已走坎地，发一雷声，四方呐喊，锣鼓齐鸣，杀声大震。殷郊催马向北而走。四面追赶，把殷郊赶得无路可投，往前行山径越窄。殷郊下马步行，又闻后面追兵甚急，对天祝曰：“若吾父王还有天下之福，我这一番天印把此山打一条路径而出，成汤社稷还存；如打不开，吾今休矣。”言罢，把番天印打去。只见响一声，将山打出一条路来。殷郊大喜曰：“成汤天下还不能绝。”便往山路就走。只听得一声炮响，两山头俱是周兵卷上山顶来，后面又有燃灯道人赶来。殷郊见左右前后俱是子牙人马，料不能脱得此难，忙藉土遁，往上就走。殷郊的头方冒出山尖，燃灯道人使用手一合，二山头一挤，将殷郊的身子夹在山内，头在山外。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洪锦西岐城大战

诗曰：

奇门遁术阵前开，斩将搴旗亦壮哉。

黑焰引魂遮白日，青幡掷地画尘埃。

三山关上多英俊，五气崖前有异才。

不是仙娃能幻化，只因月老作新媒。

话说燃灯合山，挤住殷郊，四路人马齐上山来。武王至山顶上，看见殷郊这等模样，滚鞍下马，跪于尘埃，大呼：“千岁！小臣姬发，奉法克守臣节，并不敢欺君枉上。相父今日令殿下如此，使孤有万年污名。”子牙挽扶武王而言曰：“殷郊违逆天命，大数如此，怎能脱逃。大王要尽人臣之道，行礼以尽主公之德可也。”武王曰：“相父今日把储君夹在山中，大罪俱在我姬发了。望列位老师大开恻隐，怜念姬发，放了殿下罢！”燃灯道人笑曰：“贤王不知天数。殷郊违逆天命，怎能逃脱，大王尽过君臣之礼便罢了。大王又不可逆天行事。”武王两次三番劝止，子牙正色言曰：“老臣不过顺天应人，断不敢逆天而误主公也。”武王含泪，撮土焚香，跪拜在地，称臣泣诉曰：“臣非不救殿下，奈众老师要顺守天命，实非臣之罪也。”拜罢，燃灯请武王下山，命广成子推犁上山。广成子一见殷郊这等如此，不觉落泪。正是：

只因出口犁锄愿，今日西岐怎脱逃。

只见武吉犁了殷郊，殷郊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清福神祇柏

鉴用百灵幡来引殷郊。殷郊怨心不服，一阵风径往朝歌城来。纣王正与妲己在鹿台饮酒。好风！怎见得，有赞为证：

刮地遮天暗，愁云照地昏。鹿台如泼墨，一派靛妆成。先刮时扬尘播土，次后来倒树推林。只刮得嫦娥抱定梭罗树，空中仙子怎腾云。吹动昆仑顶上石，卷得江河水浪浑。

话说纣王在鹿台上正饮酒，听得有人来，纣王不觉昏沉，就席而卧。见一人三首六臂，立于御前，口称：“父王，孩儿殷郊为国而受犁锄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成汤社稷。当任用贤相，速拜元戎，以任内外大事。不然，姜尚不久便欲东行，那时悔之晚矣！孩儿还要诉奏，恐封神台不纳，孩儿去也！”纣王惊醒，口称：“怪哉！”妲己、胡喜媚、王贵人三人共席欠身，忙问曰：“陛下为何口称‘怪哉’？”纣王把梦中事说了一遍。妲己曰：“梦由心作，陛下勿疑。”纣王乃酒色昏君，见三妖娇态，把盏传杯，遂不在心。只见汜水关韩荣有本进朝歌告急。其本至文书房，微子看本，看见如此，心下十分不乐，将此本抱入内庭。纣王正在显庆殿。当驾官启奏：“微子候旨。”王曰：“宣。”微子至殿前，行礼毕，将汜水关韩荣报本呈上。纣王展看，见张山奉敕征讨失利，又带着殷郊殿下绝于岐山。纣王看毕大怒，与众臣曰：“不道姬发自立武王，竟成大逆；屡屡征伐，损将折兵，不见成功。为今之计，可用何卿为将？若不早除，恐为后患。”班内一臣乃中谏大夫李登，进礼称“臣”曰：“今天下不静，刀兵四起，十馀载未宁。虽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黑虎，此三路不过癣疥之疾；独西岐姜尚助姬发而为不道，肆行祸乱，其志不小。论朝歌城内，皆非姜尚之敌手。臣荐三山关总兵官洪锦，才术双全，若得此臣征伐，庶几大事可定。”纣王即传旨，赍敕

往三山关，命洪锦得专征伐。使命持诏，径往三山关来。一路无词，一日来至三山关馆驿中安下。次日，洪锦待佐贰官接旨，开读毕，交代官乃是孔宣。不日俟孔宣交代明白，洪锦领十万雄师，离了高关，往西岐进发。好人马！怎见得，有赞为证：

一路上：旌旗迷丽日，杀气乱行云。刀枪寒飒飒，剑戟冷森森。弓弯秋月样，箭插点寒星。金甲黄澄澄，银盔似玉钟。锣响惊天地，鼓擂似雷鸣。人是貔貅猛，马似蛟龙雄。今往西岐去，又送美前程。

话说洪锦一路行来，兵过岐山。哨马报入中军：“人马已至西岐了。”洪锦传令：“安营。”立下寨栅。先行官季康、柏显忠上帐参见。洪锦曰：“今奉敕征讨，尔等各宜尽心为国。姜尚足智多谋，非同小敌，须是谨慎小心，不得造次草率。”二将曰：“谨领台命。”次日，季康领令出营，至西岐城下搦战。探马报入相府。子牙大喜：“三十六路征伐，今日已满，可以打点东征。”忙问曰：“哪一员将官去走一遭？”南宫适愿往，子牙许之。南宫适领命出城，见季康犹如一块乌云而至。南宫适曰：“来者何人？”季康答曰：“吾乃洪总兵麾下正印官季康是也；今奉敕征伐。尔等叛逆之徒，理当受首辕门，尚敢领兵拒敌，真是无法无君！”南宫适笑曰：“似你这等不堪之类，西岐城也不知杀了百万，又在你这一二人而已！快快回兵，免你一死。”季康大怒，纵马舞刀直取，南宫适手中刀赴面相迎。二将战有三十回合，季康乃左道旁门，念动咒语，顶上现一块黑云，云中现出一只犬来，把南宫适夹膊子上一口，连袍带甲，扯去半边，几乎被季康刀劈了。南宫适吓得魂不附体，败进城，至相府回话，将咬伤一事诉说了一遍。子牙不乐。只见季康进营，见洪锦，言：“得胜，伤南宫适

败进城去了。”洪锦大喜：“头阵胜，阵阵胜。”次日，柏显忠上马，至城下请战，探马报入相府。子牙问：“谁人出马？”有邓九公应曰：“末将愿往。”子牙许之。邓九公开放西岐城，走马至军前，认得是柏显忠，大呼曰：“柏显忠！天下尽归明主，你等今日不降，更待何时？”柏显忠曰：“似你这匹夫，负国大恩，不顾仁义，乃天下不仁不智之狗彘耳！”邓九公大怒，催开坐骑，使开合扇大刀，直取柏显忠，显忠挺枪刺来。二将交锋，如同猛虎摇头，不亚狮子摆尾，只杀的天昏地暗。怎见得，有赞为证：

这一个顶上金盔飘烈焰；那一个黄金甲挂连环套。这一个猩猩血染大红袍；那一个粉素征袍如白练。这一个大刀挥如闪电光；那一个长枪恰似龙蛇现。这一个胭脂马跑鬼神惊；那一个白龙驹走如银霞。红白二将似天神，虎斗龙争真不善。

二将大战二三十回合，邓九公乃是有名大将，展开刀如同闪电，势不可当。柏显忠哪里是九公敌手，被九公卖个破绽，手起一刀，把柏显忠挥于马下。邓九公得胜进城，至相府回话：“斩了柏显忠首级报功。”子牙令：“将首级号令城上。”且说洪锦见折了一将，在中军大怒，咬牙切齿，恨不得平吞了西岐。次日，领大队人马，坐名要子牙答话。哨马报入相府。子牙闻报，即时排队伍出城。炮声响处，西岐门开，一枝人马而出。洪锦看城内兵来，纪律严整，又见左右归周豪杰，一个个胜似虎狼，那三山五岳门人，飘飘然俱有仙风道骨，两旁雁翅排开。宝纛旗下乃开国武成王黄飞虎。子牙坐四不相，穿一身道服，体貌自别。怎见得，有诗为证：

金冠如鱼尾，道服按东方。

丝绦悬水火，麻鞋系玉珰。

手执三环剑，胸藏百炼钢。

帝王师相品，万载把名扬。

话说洪锦走马至军前，大呼曰：“来者是姜尚麼？”子牙答曰：“将军何名？”洪锦曰：“吾乃奉天征讨大元戎洪锦是也。尔等不守臣节，违天作乱，往往拒敌王师，法难轻贷。今奉旨特来征讨尔等，拿解朝歌，以正国法。若知吾厉害，早早下骑就擒，可救一郡生灵涂炭。”子牙笑曰：“洪锦，你既是大将，理当知机。天下尽归周主，贤士尽叛独夫；料你不过一泓之水，能济甚事。今诸侯八百齐伐无道，吾不久会兵孟津，吊民伐罪，以救生民涂炭，削平祸乱。汝等急急早降，乃归有道，自不失封侯之位耳。尚敢逆天以助不道，是自取罪戾也。”洪锦大骂：“好老匹夫！焉敢如此肆志乱言！”遂纵马舞刀，冲过阵来。旁有姬叔明大呼曰：“不得猖獗！”催开马，摇枪直取洪锦，二将杀在一堆。姬叔明乃文王第七十二子，这殿下心性最急，使开枪势如狼虎，约战有三四十合。洪锦乃左道术士出身，他把马一夹，跳在圈子外面，将一皂旗往下一戳，把刀望上一晃，那旗化作一门，洪锦连人带马径进旗门而去。殿下不知，也把马赶进旗门来。此时洪锦看得见姬叔明，姬叔明看不见洪锦，马头方进旗门，洪锦在旗门里一刀把姬叔明挥于马下。子牙大惊。洪锦收了旗门，依旧现身，大呼曰：“谁来与吾见阵？”旁有邓婵玉走马至军前，大呼：“匹夫！少待恃强！吾来也！”洪锦看见一员女将奔来，金盔金甲，飞临马前。怎见得，有诗为证：

女将生来正幼龄，英风凛凛貌娉婷。

五光宝石飞来妙，辅国安民定太平。

邓婵玉一马冲至阵前。洪锦已不答话，舞刀直取，佳人手中双刀急架忙迎。洪锦暗思：“女将不可恋战，速斩为上策。”洪锦依然去把皂幡如前用度，也把马走入旗门里面去了，只说邓婵玉赶他。不知婵玉有智，也不来赶，忙取五光石往旗门里一石打来，听得洪锦在旗门内“哎哟”一声，面已着伤，收了旗幡，败回营去了。子牙回兵进府，又见伤了一位殿下，郁郁不爽，纳闷在府。

且言洪锦被五光石打得面上眼肿鼻青，激得只是咬牙，忙用丹药敷贴，一夜痊愈。次日，上马亲至城下，坐名只要女将。哨马报入相府，言：“洪锦只要邓婵玉。”子牙无计，只得着人到后面来说。土行孙见人来报，忙对邓婵玉曰：“今日洪锦坐名要你，你切不可进他旗门。”婵玉曰：“我在三山关大战数年，难道左道也不知？我岂有进他旗门去的理。”二人正议论间，时有龙吉公主听见，忙出净室，问曰：“你二人说什麼？”土行孙对：“成汤有一大将洪锦，善用幻术，将皂旗一面，化一旗门，殿下姬叔明赶进去，被他一刀送了性命。昨与婵玉交战，他又用皂幡，被她不赶，只一石往里面打去，打伤此贼。他今日定要婵玉出马，故此弟子吩咐她今日切不可赶他。如若不去，使他说吾西岐无人物。”龙吉公主笑曰：“此乃小术，叫做‘旗门遁’。皂幡为内旗门，白幡为外旗门。既然如此，待吾收之。”土行孙上银安殿，对子牙把龙吉公主的事说了一遍。子牙大喜，忙请公主上殿。公主见子牙，打稽首，曰：“乞借一坐骑，待吾去收此将。”子牙令取五点桃花驹。龙吉公主独自出马，开了城门，一骑当先。洪锦见女将来至，不是邓婵玉。洪锦问曰：“来者乃是何人？”龙吉公主曰：“你也不必问我。我要说出来，你也不知。你只是下马受死，是你本色。”洪锦大笑，骂曰：“好大胆贱人，焉敢如此！”纵马

舞刀来取，公主手中鸾飞剑急架忙迎。二骑交锋，只三四合，洪锦又把内旗门遁使将出来。公主看见，也取出一首白幡，往下一戳，将剑一分，白幡化作一门，公主走马而入，不知所往。洪锦及至看时，不见了女将，大惊，不知外旗门有相生相克之理。龙吉公主从后面赶将出来，公主虽是仙子，终是女流，力气甚少，及举剑往洪锦背上砍来。正中肩甲，洪锦“哎哟”一声，不顾旗门皂幡，往正北上逃走。龙吉公主随后赶来，大叫：“洪锦速速下马受死！吾乃瑶池金母之女，来助武王伐纣。莫说你有道术，便赶你上天入地，也要带了你的首级来！”往前紧赶。洪锦只得舍生奔走。往前久赶，看看赶上，公主又曰：“洪锦莫想今日饶你！吾在姜丞相面前说过，定要斩你方回。”洪锦听罢，心下着忙，身上又痛，自思：“不若下马藉土遁逃回，再作区处。”龙吉公主见洪锦藉土遁逃走，笑曰：“洪锦这五行之术，随意变化，有何难哉！吾也来！”下马藉木遁赶来，取“木能克土”之意。看看赶至北海，洪锦自思曰：“幸吾有此宝在身，不然怎了？”忙取一物，往海里一丢。那东西见水重生，搅海翻波而来。此物名曰鲸龙。洪锦脚跨鲸龙，奔入海内而去。龙吉公主赶至北海，只见洪锦跨鲸而去。怎见得，有赞为证：

烟波荡荡，巨浪悠悠。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连地脉。潮来汹涌，水浸湾还。潮来汹涌，犹如霹雳吼三春；水浸湾还，却似狂风吹九夏。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复果然忧虑过。近岸无村舍，旁水少渔舟。浪卷千层雪，风生六月秋。野禽凭出没，沙鸟任浮沉。眼前无钓客，耳畔只闻鸥。海底鱼游乐，天边鸟过愁。

话言龙吉公主赶至北海，见洪锦跨鲸而逃。公主笑曰：“幸

吾离瑶池带得此宝而来。”忙向锦囊中取出一物，也往海里一丢。那宝贝见水，复现原身，滑喇喇分开水势，如泰山一般。此宝名为神鯨，原身浮于海面。公主站立于上，仗剑赶来。此神鯨善降鲸龙，起头鲸龙入海，搅得波浪滔天；次后来神鯨入海，鲸龙无势。龙吉公主看看赶上，祭起捆龙索，命黄巾力士：“将洪锦速拿往西岐去！”黄巾力士领娘娘法旨，凭空把洪锦拎去，拿往西岐，至相府，往阶下一摔。子牙正与众将官共议军情，只见空中摔下洪锦，子牙大喜。不知洪锦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台拜将

诗曰：

金台拜将若飞仙，斗大黄金肘后悬。

梦入熊罴方实地，年登耄耋始朝天。

延绵周室承先业，树列齐封启后贤。

福寿两端人罕及，帝王师相古今传。

话说子牙见捉了洪锦，料知龙吉公主成功。将洪锦放下丹墀。少时，龙吉公主进相府。子牙欠身谢曰：“今日公主成莫大之功，皆是社稷生民之福。”公主曰：“自下高山，未与丞相成尺寸之功；今日捉了洪锦，但凭丞相发落。”龙吉公主道罢，自回净室去了。子牙令左右将洪锦推至殿前，问曰：“似你这等逆天行事之辈，何尝得片甲回去？”命：“推将出去，斩首号令！”有南宫适为监斩，候行刑令下，方欲开刀，只见一道人忙奔而来，喘息不定，只叫：“刀下留人！”南宫适看见，不敢动手，急进相府来，禀曰：“后丞相得知：未将斩洪锦，方欲开刀，有一道人只叫‘刀下留人’。未敢擅便，请令定夺。”子牙传：“请。”少时，那道人来至殿前，与子牙打了稽首。子牙曰：“道兄从何处来？”道人曰：“贫道乃月合老人也，因符元仙翁曾言龙吉公主与洪锦有俗世姻缘，曾结红丝之约，故贫道特来通报；二则可以保子牙兵度五关，助得一臂之力。子牙公不可违了这件大事。”子牙暗想：“她乃蕊宫仙子，吾怎好将凡间姻缘之事与她讲？”乃令邓婊

玉先去见龙吉公主，就将月合仙翁之言无禀过，方可再议。邓婵玉径进内庭，请公主出净室议事。公主忙出来，见邓婵玉，问曰：“有何事见我？”邓婵玉曰：“今有月合仙翁言公主与洪锦有俗世姻缘，曾绾红丝之约，该有一世夫妻，现在殿前与丞相共议此事，故丞相先着妾身后过娘娘，然后可以面议。”公主曰：“吾因在瑶池犯了清规，特贬我下凡，不得复归瑶池与吾母亲重逢。今下山来，岂得又多此一番俗孽耶。”邓婵玉不敢作声。少时，月合仙翁同子牙至后厅，龙吉公主见仙翁稽首。仙翁曰：“今日公主已归正道，今贬下凡间者，正要了此一段俗缘，自然反本归元耳。况今子牙拜将在迩，那时兵度五关，公主该与洪锦建不世之勋，垂名竹帛。候功成之日，瑶池自有旌幡来迎接公主回宫。此是天数，公主虽欲强为，不可得矣。所以贫道受符元仙翁之命，故不辞劳顿，亲自至此，特为公主作伐。不然，洪锦刚赴法行刑，贫道至此，不迟不早，恰逢其时，其冥数可知。公主当依贫道之言，不可误却佳期，罪愆更甚，那时悔之晚矣。公主请自三思！”龙吉公主听了月合仙翁一篇话，不觉长吁一声：“谁知有此孽冤所系！既是仙翁掌人间婚姻之牒，我也不能强辞，但凭二位主持。”子牙、仙翁大喜，遂放了洪锦，用药敷好剑伤。洪锦自出营招回季康人马，择吉日与龙吉公主成了姻眷。正是：

天缘月合非容易，自有红丝牵系来。

话说洪锦与龙吉公主成了姻亲，乃纣王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西岐城众将，打点东征，一应钱粮，俱各停当，只等子牙上出师表。翌日，武王设聚早朝，王曰：“有奏章出班，无事朝散。”言未毕，有姜丞相捧出师表上殿，武王命接上来。奉御官将表文开于御案上，武王从头看玩：

表丞相臣姜尚。臣闻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流毒邦国，剥丧元良，贼虐谏辅，狎侮五常，荒怠不敬，沉湎酒色，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万姓；遗厥先宗庙弗祀；播弃黎老，昵比罪人；惟妇言是用，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杀妻戮子，惟淫酗是图，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郊社不修，宗庙不享。商罪贯盈，天人共怒。今天下诸侯大会于孟津，兴吊民伐罪之师，救生民于水火，乞大王体上天好生之心，孚四海诸侯之念，思天下黎庶之苦，大奋鹰扬，择日出师，恭行天罚，则社稷幸甚，臣民幸甚！乞赐详示施行。谨具表以闻。

武王览毕，沉吟半晌。王曰：“相父此表，虽说纣王无道，为天下共弃，理当征伐；但昔日先王曾有遗言：‘切不可以臣伐君。’今日之事，天下后世以孤为口实。况孤有辜先王之言，谓之不孝。纵纣王无道，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俟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子牙曰：“老臣怎敢有负先王；但天下诸侯布告中外，诉纣王罪状，不足以君天下，纠合诸侯，大会孟津，昭畅天威。兴吊民伐罪之师，观政于商。前有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黑虎具文书知会，如哪一路诸侯不至者，先问其违抗之罪，次伐无道。老臣恐误国家之事，因此上表，请王定夺，愿大王裁之。”武王曰：“既是他三路欲伐成汤，听他等自为。孤与相父坐守本土，以尽臣节；上不失为臣之礼，下可以守先王之命。不亦美乎？”子牙曰：“惟天为万物父母，惟

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荼毒生民，如坐水火，罪恶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先王，大勋未集耳。今大王行吊民伐罪之师，正代天以彰天讨，救民于水火。如不顺上天，厥罪惟均。”只见上大掞散宜生上前奏曰：“丞相之言乃为国忠谋，大王不可不听。今天下诸侯大会孟津，大王若不以兵相应，则不足取信于众人，则众人不服，必罪我国以助纣为虐。倘移兵加之，那时反不自遗伊戚。况纣王信谗，屡征西土，黎庶遭惊慌之苦，文武有汗马之劳，今方安宁，又动天下之兵，是祸无已时。以臣愚见，不若依相父之言，统兵大会孟津，与天下诸侯陈兵商郊，观政于商，俟其自改，则天下生民皆蒙其福，又不失信于诸侯，遗灾于西土；上可以尽忠于君，下可以尽孝于先王，可称万全策。乞大王思之。”武王听得散宜生一番言语，不觉欣悦，乃曰：“大夫之言是也。不知用多少人马？”宜生奏曰：“大王兵进五关，须当拜丞相为大将军，付以黄钺、白旄，总理大权，得专阃外之政，方可便宜行事。”武王曰：“但凭大夫主张，即拜相父为大将军，得专征伐。”宜生曰：“昔黄帝拜风后，须当筑台，拜告皇天、后土、山川、河渎之神，捧毂，推轮，方成拜将之礼。”武王曰：“凡一应事宜，俱是大夫为之。”武王朝散，宜生又至相府恭贺。百官俱各各欣悦，众门人个个喜欢。宜生次日至相府对子牙说，令南宫适、辛甲往岐山监造将台。当时二人至岐山，拣选木植砖石之物，克日兴工。也非一日，将台已完，二将回报子牙。宜生入内庭回武王旨，曰：“臣奉旨监造将台已完，谨择良辰，于三月十五日，请大王至金台，亲拜相父。”武王准旨，俟至日行礼。

且说子牙三月十三日立辛甲为军政司，先将“斩法纪律牌”

挂在帅府，使众将各宜知悉。辛甲领令，挂出帅府。

扫荡成汤天宝大元帅姜条约示谕大小众将知悉：只见各款开列于后：

其一

闻鼓不进，闻金不退，举旗不起，按旗不伏，此为慢军；犯者斩。

其二

呼名不应，点视不到，违期不至，动乖纪律，此为欺军；犯者斩。

其三

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度，声号不明，此为懈军；犯者斩。

其四

多出怨言，毁谤主将，不听约束，梗教难治，此为横军；犯者斩。

其五

扬声笑语，蔑视禁约，哓詈军门，此为轻军；犯者斩。

其六

所用兵器，克削钱粮，致使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不利，旗帜凋敝，此为贪军；犯者斩。

其七

谣言诡语，造捏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鼓惑将士，此为妖军；犯者斩。

其八

奸舌利齿，妄为是非，调拨士卒，互相争斗，致乱行伍，

此为刁军；犯者斩。

其九

所到之地，凌侮百姓，逼淫妇女，此为奸军；犯者斩。

其十

窃人财物，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为盗军；犯者斩。

其十一

军中聚众议事，近帐私探信音，此为探军；犯者斩。

其十二

或闻所谋，及闻号令，漏泄于外，使敌人知之，此为背军；犯者斩。

其十三

调用之际，结舌不应，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为怯军；犯者斩。

其十四

出越队伍，搀前乱后，言语喧哗，不遵禁约，此为乱军；犯者斩。

其十五

托伤诈病，以避征进，捏故假死，因而逃脱，此为奸军；犯者斩。

其十六

主掌钱粮，给赏之时，阿私所亲，使士卒结怨，此为弊军；犯者斩。

其十七

观寇不审，探贼不详，到不言到，多则言少，少则言多，

此为误军；犯者斩。

话说子牙将“斩法牌”挂于帅府，众将观之，无不敬谨。

且说宜生至十四日，入内庭见武王，曰：“请大王明日清晨至相府，请丞相登坛。”武王曰：“拜将之道，如何行礼？”宜生曰：“大王如黄帝拜风后，方成拜将之礼。”武王曰：“卿言正合孤意。”次日乃三月十五日吉辰，武王带领合朝文武齐至相府前。只听里面乐声响过三番，军政司令门官：“放炮开门。”只见三声炮响，相府门开。宜生引道，武王随后，至银安殿。军政司忙稟请元帅升殿：“有千岁亲来拜请元帅登辇。”子牙忙从后面道服而出。武王乃欠身言曰：“请元帅登辇。”子牙慌忙谢过，同武王分左右并行至大门。武王欠身打一躬，两边扶子牙上辇。宜生请武王亲扶凤尾，连推三步。后人有诗赞子牙末年叨此荣宠，诗曰：

周主今朝列将台，风云龙虎四门开。

香生满道衣冠引，紫气当天御仗来。

统领貔貅添瑞彩，安排士马尽崔嵬。

磻溪今日人龙出，八百开基说异才。

话说子牙排仪仗出城，只见前面七十里俱是大红旗，直摆到西岐山。西岐百姓，扶老携幼，俱来观看。子牙至岐山，将近将台边，有一座牌坊上，有一幅对联：

三千社稷归周主，一派华夷属武王。

话说众将分道而行。武王至将台边一看，只见将台高耸，甚是巍峨轩昂。怎见得，但见：

台高三丈，象按三才。阔二十四丈，按二十四气。台有三层：

第一层台中立二十五人，各穿黄衣，手持黄旗，按

中央戊己土；东边立二十五人，各穿青衣，手持青旗，按东方甲乙木；西边立二十五人，各穿白衣，手持白旗，按西方庚辛金；南边立二十五人，各穿红衣，手持红旗，按南方丙丁火；北方立二十五人，各穿皂衣，手持皂旗，按北方壬癸水。第二层是三百六十五人，手各执大红旗三百六十五面，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第三层立七十二员牙将，各执剑、戟、抓、锤，按七十二候。三层之中，各有祭器、祝文。自一层之下，两边仪仗，雁翅排列。真是衣冠整肃，剑戟森严，从古无两。

只见散宜生至鸾舆前，请武王出舆，武王忙下舆。宜生曰：“大王可至元帅前，请元帅下辇。”武王行至辇前，欠身曰：“请元帅下辇。”子牙忙令中军扶下辇来，宜生引导子牙至台边。散宜生赞礼曰：“请元帅面南背北。”散宜生开读祝文：

维大周十有三年，孟春丁卯，上朔丙子，西周武王姬发遣上大夫散宜生敢昭告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之神曰：呜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抚绥众庶，克底于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惟妇言是用，昏弃厥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发夙夜祗惧，若不顺天，厥罪惟均。谨择今日，特拜姜尚为大将军，恭行天讨，伐罪吊民，永清四海。所赖神祇相我众士，以克厥勋。伏惟尚飨！

话说散宜生读罢祝文，有周公旦引子牙上第二层台。周公旦赞礼曰：“请元帅面东背西。”周公旦开读祝文：

维大周十有三年，孟春丁卯，上朔丙子，西周武王姬发

遣周公旦敢昭告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历代圣帝明王之神曰：呜呼！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沉湎酒色，淫酗肆虐；惟宫室台榭是崇，焚炙忠良，剗剔孕妇，以残害于下民，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皇天震怒，命发诛之。发曷敢有越厥志。自思：欲济斯民，匪才不克。今特拜姜尚为大将军，取彼他残凶杀伐用张。仰赖神祇翊卫后迪，吐纳风云，嘘咈变化，拯救下民，恭行天罚，克定厥勋，于汤有光。伏惟尚飨！

周公旦读罢祝文。有召公奭引子牙上第三层台。毛公遂捧武王所赐黄钺、白旄，祝曰：“自今以后，奉天征讨，罚此独夫，为生民除害，为天下造福，元戎往勦之哉！”子牙跪受黄钺、白旄，乃令左右执棒。礼官赞礼曰：“请元戎面北，拜受龙章凤篆。”子牙跪拜。左右歌“中和”之曲，奏“八音”之章，乐声嘹亮，动彻上下。召公奭开读祝文：

维大周十有三年，孟春丁卯，上朔丙子，西岐武王姬发敢昭告昊天上帝，后土神祇曰：呜呼！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无辜吁天，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臣发曷敢有越厥志，祇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惟我先王，为国求贤，聘请姜尚以助发；今特拜为大将军，大会孟津，以彰天讨，取彼独夫，永清四海。所赖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克成厥勋，诞膺

天命，以抚方夏。悬祈照临，永光西土。神其鉴兹。伏惟尚飨！

召公奭读罢祝文，子牙居中而立。军政司上台，启元帅：“发鼓竖旗。”两边鼓响，拽起宝纛旗来。军政司请元帅戴护顶之宝。军政官用红漆端盘，捧上一顶金盔来。怎见得：

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称。竖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楞紫金盔，缨络翻，朱砂迸。珊瑚碧玉周围绕，玛瑙珍珠前面钉。

军政司将盔捧与子牙戴上，又传令：“取袍甲上台。”军政官高捧袍铠，献在台上。怎见得：

龙吞口，兽吞肩。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进铜锤，扛铁鞭。锁子文，甲上悬。披一领，按南方丙丁火，茜草茜，胭脂抹。五彩装，花千朵。遍金织就大红袍。系一条四指阔，羊脂玉，玛瑙厢，琥珀砌，紫金雀舌八宝攒就白玉带。

话说姜元帅金装甲胄立于台上。军政司传：“取印、剑上台。”军政官捧剑、印上台，又捧一架，架上有三般令天子、协诸侯之物；内有令天子旗，令天子剑，令天子箭。正见印、剑上台来，有诗为证：

黄金斗大掌貔貅，杀伐从来神鬼愁。

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

话说军政司将印、剑捧至子牙面前。子牙将印、剑接在手中，高捧过眉。散宜生请武王拜将。武王在台下大拜八拜。武王拜罢，子牙令辛甲把令天子旗将武王请上台来。少时，辛甲执旗大呼曰：“奉元帅将令，请武王上台！”武王随令旗上台。子牙传令：

“请开印、剑。”请武王面南端坐。子牙拜谢毕，跪而奏曰：“老臣闻国不可从外而治，军不可从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尊节钺之威，岂敢不效驽骀，以报知遇之恩也。”武王曰：“相父今为大将东征，但愿早至孟津，会兵速返，孤之幸矣。”子牙谢恩。武王下台，众将听候指挥。子牙传令：“军政官与众得知，俱于三日后在教军场听点。今日有三山五岳众道兄与我饯别。”辛甲领命，传与众将知悉。武王同文武百官俱在金台。

子牙离了将台，往岐山正南而来，有哪吒领诸门人来迎接子牙。只见甲冑威仪，十分壮丽。来至芦篷，只见玉虚门下十二弟子拍手大笑而来，对子牙曰：“相将威仪，自壮行色，子牙真人中之龙也！”子牙欠背打躬曰：“多蒙列位师兄抬举，今日得握兵权，皆众师兄之赐也，而姜尚何能哉！”众仙曰：“只等掌教圣人来至，吾辈才好奉酒。”话犹未了，只听得空中一派笙簧，仙乐齐奏。怎见得，有诗为证：

紫气空中绕帝都，笙簧嘹亮白云浮。

青鸾丹凤随鸾驾，羽扇幡幢傍辘轳。

对对金童云里现，双双玉女佩声殊。

祥光瑞彩多灵异，周室当兴应赤符。

话说元始天尊驾临，诸弟子伏道迎接。子牙俯伏，口称：“弟子愿老爷圣寿无疆！”众门人引道，酌水焚香，迎鸾接驾。元始天尊上了芦篷坐下。子牙复拜。元始曰：“姜尚，你四十年积功累行，今为帝王之师，以受人间福禄，不可小视了。你东征灭纣，立功建业，列土分茅，子孙绵远，国祚延长。贫道今日特来饯你。”命白鹤童子：“取酒来。”斟了半杯，子牙跪接，一饮而

尽。元始曰：“此一杯愿子成功扶圣主。”又引一杯，“治国定无虞。”又一杯，“速速会诸侯。”子牙吃了三杯，又跪下。元始曰：“子又复跪者何说？”子牙曰：“蒙老爷天恩教育，使尚得拜将东征，弟子此行，不知吉凶如何，恳求指示！”天尊曰：“你此去并无他虞，你谨记一偈，自有验也。”偈曰：

界牌关遇诛仙阵，穿云关下受瘟。

谨防‘达兆光先德’，过了万仙身体康。

子牙闻偈，拜谢曰：“弟子敬佩此偈。”元始曰：“我返驾回宫，你众弟子再为饯别。”群仙送出篷来，只见仙风一阵，回了鸾驾。且说众仙来与子牙奉酒，各饮三杯，南极仙翁也奉子牙饯别酒三杯，俱要起身作辞而去。众门人见子牙问师尊前去吉凶，金吒忙向文殊广法天尊问曰：“弟子前去，吉凶如何？”道人曰：“你：

修身一性超山体，何怕无谋进五关。”

哪吒也来问太乙真人曰：“弟子此行，吉凶如何？”真人曰：“你：

汜水关前重道术，方显莲花是化身。”

木吒来问普贤真人曰：“弟子领法旨下山，不知归着如何？”真人曰：“你：

进关全仗吴钩剑，不负仙传在九宫。”

韦护也问道行天尊曰：“弟子佐姜师叔至孟津，可有妨碍？”道行天尊曰：“你比众人不同，岂不知你：

历代多少修行客，独你全真第一人！”

雷震子来问云中子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云中子曰：“你：

两枚仙杏安天下，可保周家八百年。”

杨戩也问玉鼎真人曰：“弟子此去如何？”真人曰：“你也比別人不同：

修成八九玄中妙，任尔纵横在世间。”

李靖来问燃灯道人曰：“弟子此行，凶吉如何？”道人曰：“你也比别人不同：

肉身成圣超天境，久后灵山护法台。”

黄天化问清虚道德真君曰：“弟子此行，凶吉何如？”道德真君一见黄天化命运不长，面带绝气，低首不言；然而心中不忍，真是可怜。真君复向黄天化言曰：“徒弟，你问前程之事，我有一偈，你可时时在心，谨记依偈而行，庶几无事。”道人念偈。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首阳山夷齐阻兵

诗曰：

首阳芳躅为纲常，欲树千秋叛逆防。

数语唤回人世梦，一身表率死生光。

求仁自是求仁得，义士还从义士扬。

读罢史文犹自泪，空留齿颊有馀香。

话说清虚道德真君见黄天化来问前程归着，欲说出所以，恐他不服；欲不说明白，又恐他误遭陷害。真君没奈何，只得将前去机关作一偈，听凭天命。真君作偈曰：

逢高不可战，遇能即速回。金鸡头上看，蜂拥便知机。

止得功为首，千载姓名题。若不知时务，防身有难危。

道人作罢偈，黄天化年少英雄，哪里放在心上。只见土行孙也来问惧留孙。惧留孙也知土行孙不好，他还进得关，死于张奎之手，也只得作一偈与土行孙存验，偈曰：

地行道术既能通，莫为贪嗔错用功。

撙出一獐咬一口，崖前猛兽带衣红。

惧留孙作罢偈，土行孙谢过师尊。

且说众仙与子牙作别，各回山岳而去，子牙同武王、众将进西岐城。武王回宫，子牙回帅府，大小众将俟候三日后，下教场听点。子牙次日作本谢恩，上殿来见武王。姜子牙金幞头，大红袍，玉带，将本呈上。只见上大夫散宜生接本，展于御案上。子

牙俯伏奏曰：“姜尚何幸，蒙先王顾聘，未效涓埃之报，又蒙大王拜尚为将，知遇之隆，古今罕及。尚敢不效犬马之力，以报深恩也！今特表请驾亲征，以顺天人之愿。”武王曰：“相父此举，正合天心。”忙览表：

大周十三年，孟春月，扫荡成汤天宝大元帅姜尚言：伏以观时应变，固天地之气运；杀伐用张，亦神圣之功化。今商王受不敬上天，荒淫不德，残虐无辜，肆行杀戮，逆天征伐，天愁民怨，致我西土十载不安；仰仗天威，自行殄灭。臣念此艰难之久，正值纣恶贯盈之时。天下诸侯，共会孟津。蒙准臣等之请，许以东征。万姓欢腾，将士踊跃。臣不胜感激，日夜祗惧；才疏德薄，恐无补报于涓埃；佩服王言，实有惭于节钺。特恳大王，大奋干纲，恭行天讨，亲御行营，托天威于咫尺，措全胜于前筹，早进五关，速会诸侯，观政于商。庶几天厌其秽，独夫授首，不独泄天人之愤，实于汤为有光。臣不胜激切惓望之至！谨具表以闻。

武王览完表，问曰：“相父此兵何日起程？”子牙曰：“老臣操演停当，谨择吉日，再来请驾起程。”武王传左右：“治宴与相父贺喜。”君臣共饮，子牙谢恩出朝。次日，子牙下教场看操，过名点将。子牙五更时分至教军场，升了将台。军政司辛甲启元帅：“放炮竖旗，擂鼓点将。”子牙暗思：“今人马有六十万，须用四个先行方有协助。”子牙命军政司：“令南宫适、武吉、哪吒、黄天化上台来。”辛甲领令，令四将上台打躬。子牙曰：“吾兵有六十万，用你四将为先行，挂左、右、前、后印。你等各拈一阄，自任其事，毋得错乱。”四将声喏。子牙将四阄与四将各自拈认：黄天化拈着是头队先行；南宫适是左哨；武吉是右哨；哪吒是后

哨。子牙大喜。令军政官挂花北红，各领印信。四将饮过酒，谢了元帅。子牙又令杨戩、土行孙、郑伦各拈一阄，作三军督粮官。杨戩是头运；土行孙是二运；郑伦是三运。子牙令军政官取督粮印付与三将，俱挂花红，各饮三杯喜酒，三将下台。子牙令军政官取点将簿，先点：

黄飞虎	黄飞彪	黄飞豹	黄明	周纪
龙环	吴谦	黄天禄	黄天爵	黄天祥
辛免	太颠	闷天	祁恭	尹籍

周之四贤、八俊：

毛公遂	周公旦	召公奭	毕公荣	伯达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随	季弼	姬叔乾	姬叔坤	姬叔康
姬叔正	姬叔启	姬叔伯	姬叔元	姬叔忠
姬叔廉	姬叔德	姬叔美	姬叔奇	姬叔顺
姬叔平	姬叔广	姬叔智	姬叔勇	姬叔敬
姬叔崇	姬叔安			

文王有九十九子，雷震子乃燕山所得，共为百子。文王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十九子，有三十六殿下习武，因纣王屡征西岐，阵亡十六位。

又有归将降佐：

邓九公	太鸾	邓秀	赵升	孙焰红
晁田	晁雷	洪锦	季康	苏护
苏全忠	赵丙	孙子羽		

女将二员：

龙吉公主 邓婵玉

话说子牙点将已毕，传令：“令黄飞虎上台。”子牙曰：“成汤虽是气数已尽，五关之内必有精奇之士，不可不防备。当战者战，当攻者攻，其间军士须要演习阵图，方知进退之法，然后可破敌人。”遂令军政官抬十阵牌放在台上：

一字长蛇阵	二龙出水阵	三山月儿阵
四门斗底阵	五虎巴山阵	六甲迷魂阵
七纵七擒阵	八卦阴阳子母阵	九宫八卦阵
十代明王阵	天地三才阵	包罗万象阵

子牙曰：“此阵俱按六韬之内，精演停当，军士方知进退之方。黄将军与邓将军、洪将军，你三位走一字长蛇阵。听炮响变以下诸阵，毋得错乱。”三将领令下台走此阵。正行之际，子牙传令：“点炮，化六甲迷魂阵。”竟不能齐。子牙看见，把三将令上台来，教之曰：“今日东征，非同小可，乃是大敌；若士卒教演不精，此是主将之羞，如何征伐！三位须是日夜操练，毋得怠玩，有乖军政。”三将领令下台，用心教习。子牙传令：“散操。众将打点，收拾东征。”翌日，子牙朝贺武王毕，子牙奏曰：“人马军粮皆一应齐备，请大王东行。”武王问曰：“相父将内事托与何人？”子牙曰：“上大夫散宜生可任国事，似乎可托。”武王又曰：“外事托与何人？”子牙曰：“老将军黄滚历练老成，可任军国重务。”武王大喜：“相父措处得宜，使孤欢悦。”武王退朝，入内宫见太姬，曰：“上启母后知道：今相父姜尚会诸侯于孟津，孩儿一进五关，观政于商，即便回来，不敢有乖父训。”太姬曰：“姜丞相此行，决无差失，孩儿可一应俱依相父指挥。”吩咐宫中治酒，与武王饯行。

翌日，子牙把六十万雄师竟出西岐。武王亲乘甲马，率御林

军来至十里亭。只见众御弟排下九龙席，与武王、姜元帅饯行。众弟进酒武王与子牙用罢，乘吉日良辰起兵。此正是纣王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兵点起号炮，兵威甚是雄壮。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征云蔽日隐旌旗，战士横戈纵铁骑。

飞剑有光来紫电，流星斜北落金藜。

将军猛烈堪图画，天子威仪异所施。

漫道吊民来伐罪，方知天地果无私。

话说大势雄兵离了西岐，前往燕山，一路上而来，三军欢悦，百倍精神。行过了燕山，正往首阳山来。大队人马正行，只见伯夷、叔齐二人，宽衫，博袖，麻履，丝绦，站立中途，阻住大兵，大呼曰：“你是哪里去的人马？我欲见你主将答话。”有哨探马报入中军：“启元帅：有二位道者欲见千岁并元帅答话。”子牙听说，忙请武王并辔上前。只见伯夷、叔齐向前稽首曰：“千岁与子牙公，见礼了。”武王与子牙欠身曰：“甲冑在身，不能下骑。二位阻路，有何事见谕？”夷、齐曰：“今日主公与元帅起兵往何处去？”子牙曰：“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正士，焚炙忠良，荒淫不道，无辜吁天，秽德彰闻。惟我先王，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命我先王肃将天威，大勋未集。惟我西周诞及多方，肆予小子，恭行天之罚。今天下诸侯一德一心，大会于孟津，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此予小子不得已之心也。”夷、齐曰：“臣闻‘子不言父过，臣不彰君恶’。故父有诤子，君有诤臣，只闻以德而感君，未闻以下而伐上者。今纣王，君也，虽有不德，何不倾城尽谏，以尽臣节，亦不失为忠耳。况先王以服事殷，未闻不足于汤也。臣又闻‘至

德无不感通，至仁无不宾服’。苟至德至仁在我，何况夫残不化为淳良乎！以臣愚见，当退守臣节，体先王服事之诚，守千古君臣之分，不亦善乎。”武王听罢，停骖不语。子牙曰：“二位之言虽善，予非不知，此是一得之见。今天下溺矣，百姓如坐水火，三纲已绝，四维已折，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天翻地覆之时，四海鼎沸之际。惟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穆攄天已肃命于我周，若不顺天，厥罪惟均。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予必往。如逆天不顺，非予先王有罪，惟予小子无良。”子牙左右将士欲行，见伯夷、叔齐二人言之不已，心上甚是不快。夷、齐见左右俱有不豫之色，众人挟武王、子牙欲行，二人知其必往，乃跪于马前，揽其辔，谏曰：“臣受先王养老之恩，终守臣节之义，不得不尽今日之心耳。今大王虽以仁义服天下，岂有父死不葬，援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伐君，可谓忠乎？臣恐天下后世必有为之口实者。”左右众将见夷、齐叩马而谏，军士不得前进，心中大怒，欲举兵杀之。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义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去，众兵方得前进。后伯夷、叔齐入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作歌，终至守节饿死。至今称之，犹有馀馨。此是后事。不表。

且说子牙大势雄师离了首阳山，往前进发。正是：

腾腾杀气冲霄汉，簇簇征云盖地来。

子牙人马行至金鸡岭。岭上有一枝人马，打两杆大红旗，驻扎岭上，阻住大兵。哨马报至军前：“启元帅：金鸡岭有一枝人马阻住，大军不能前进，请令定夺。”子牙传令：“安下行营。”升帐坐下，着探事军打探：“是哪里人马在此处阻军？”话犹未了，只见左右来报：“有一将请战。”子牙不知是哪惊人马，忙传令问：

“谁人见阵走一遭？”有左哨先行南宫适上帐应声曰：“末将愿往。”子牙曰：“首次出军，当宜小心。”南宫适领令上马，炮声大震，一马走出营前。见一将幞头铁甲，乌马长枪。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将军如猛虎，战骑可腾云。

铁甲生光艳，皂服衬龙文。

赤胆扶真主，忠肝保圣君。

西岐来报效，赶驾立功勋。

子牙逢此将，门徒是魏贲。

南宫适问曰：“你是哪里无名之兵，敢阻西岐大军？”魏贲曰：“你是何人？往哪惊去？”南宫适答曰：“俺元帅奉天征讨而伐成汤，你敢大胆粗心，阻吾大队人马！”大喝一声，舞刀直取。此将手中枪赴面交还。两马相交，刀枪并举，战有三十回合。南宫适被魏贲直杀得汗流浹背，心下暗思：“才出兵至此，今日遇这员大将，若败回大营，元帅必定见责。”南宫适心上出神，不提防被魏贲大喝一声，抓住南宫适的袍带，生擒过马去。魏贲曰：“吾不伤你性命，快请姜元帅出来相见。”又把南宫适放回营来。军政官报入中军：“南宫适听令。”子牙传令：“令来。”南宫适上帐，将“被擒放回，请元帅定夺”说了一遍。子牙听得大怒曰：“六十万人马，你乃左哨首领官，今一旦先挫吾锋，你还来见我？”喝左右：“绑出辕门，斩讫报来！”左右遂将南宫适推出辕门来。魏贲在马上，见要斩南宫适，在马上大叫曰：“刀下留人！只请姜元帅相见，吾自有机密相商！”军政官报入帐中：“启老爷：那人在辕门外，叫‘刀下留人，请元帅答话，自有机密相商’。”子牙大骂：“匹夫擒吾将而不杀，反放回来，如今又在辕门讨饶！速

传令摆队伍出行营！”炮声响处，大红宝纛旗摇，只见辕门下一对对都是红袍金甲，英雄威猛，先行官骑的是玉麒麟，赳赳杀气；哪吒登风火轮，昂昂眉宇；雷震子蓝面红发，手执黄金棍；韦护手捧降魔杵，俱是片片云光。正是：

盪山甲海真威武，一派天神滚出来。

话说子牙在四不相上问曰：“你是谁人，请吾相见？”魏贲见子牙威仪整饬，兵甲鲜明，知其兴隆之兆，乃滚鞍下马，拜伏道旁，言曰：“末将闻元帅天兵伐纣，特来麾下，欲效犬马微劳，附功名于竹帛耳。因未见元帅真实，末将不敢擅入。今见元帅士马之精，威令之严，仪节之盛，知不专在军威而在于仁德也。末将敢不随鞭坠镫，共伐此独夫，以泄人神之愤耶。”子牙遂令进营。魏贲上帐，复拜在地曰：“末将幼习枪马，未得其主，今逢明君与元帅，乃魏贲不负数载功夫耳。”子牙大喜。魏贲复跪而言曰：“启元帅：虽然南将军一时失利，望元帅怜而赦之。”子牙曰：“南宫适虽则失利，然既得魏将军，反是吉兆。”传令：“放来。”左右将南宫适放上帐来，南宫适谢过子牙。子牙曰：“你乃周室元勋，身为首领，初阵失机，理当该斩；奈魏贲归周，乃先凶而后吉。虽然如此，你可将左哨先行印与魏贲，你自随营听用。”即时将魏贲挂补了左哨，彼时南宫适交代印绶毕。子牙传令起兵。不表。

且说只因张山阵亡，飞报至汜水关，韩荣已知子牙三月十五日金台拜将，具本上朝歌。那日微子看本，知张山阵亡，洪锦归周，忙抱本入内庭，见纣王，具奏张山为国捐躯。纣王大骇：“不意姬发猖獗至此！”忙传旨意，鸣钟鼓临殿，百官朝贺。纣王曰：“今有姬发大肆猖獗，卿等有何良谋可除西土大患？”言未毕，

班中闪出中大夫飞廉，俯伏奏曰：“姜尚乃昆仑左术之士，非堂堂之兵可以擒剿，陛下发诏，须用孔宣为将。他善能五行道术，庶几反叛可擒，西土可剿。”纣王准奏，遣使命持诏往三山关来，一路无词。正是：

使命马到传飞檄，九重丹诏凤衔来。

话说使命官至三山关传：“接旨意。”孔宣接至殿上。钦差官开读诏旨。孔宣跪听宣读：

诏曰：天子有征伐之权，将帅有阃外之寄。今西岐姬发大肆猖獗，屡挫王师，罪在不赦。兹尔孔宣，谋术两全，古今无两，允堪大将；特遣使赍尔斧、钺、旌旗，特专征伐。务擒首恶，剿灭妖人，永清西土，尔之功在社稷，朕亦与有荣焉。朕决不惜茅土之封，以赍有功。尔其钦哉！故兹尔诏。

孔宣拜罢旨意，打发天使回朝歌，连夜下营，整点人马，共是十万。即日拜宝纛旗，离了三山关，一路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在路行程，也非一日。那日探马报入中军：“有汜水关韩荣接元帅。”孔宣传令：“请来。”韩荣至中军打躬：“元帅此行来迟了。”孔宣曰：“为何迟了？”韩荣曰：“姜子牙三月十五日金台拜将，人马已出西岐了。”孔宣曰：“料姜尚有何能！我此行定拿姬发君臣，解进朝歌。”吩咐：“可速开关。”把人马催动前往西岐大道而来。不一日，至金鸡岭。哨探马来报：“金鸡岭下周兵已至，请令定夺。”孔宣传令：“将大营驻扎岭上阻住周兵。”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鸡岭

诗曰：

伐罪吊民诛独夫，西周原应玉虚符。

自无血战成功易，岂有纷争立业殊。

孔雀逆天皆孟浪，金鸡阻路尽支吾。

休言伎俩参玄妙，总是西方接引徒。

话说孔宣人马出关，至金鸡岭，探马报入中军：“前有周兵在岭下，请令定夺。”孔宣令：“在岭上安下营寨，阻住咽喉之路，使周兵不能前进。”不题。只见子牙人马正行，报马报入中军：“禀上元帅：前有成汤大队人马住在岭上。”子牙传令：“安营。”升帐坐下，自思：“三十六路人马俱完，怎麼又有这枝兵来？”子牙沉思，掐指算来：“连张山是三十五路，连此一路方是三十六路。此事必又费手。”

且说孔宣在岭上只住了三日，子牙大兵已到。忙传令问：“谁人去周营见头阵走一遭？”有先行官陈庚出位应曰：“末将愿先见头阵。”孔宣许之。陈庚上马下岭，至周营搦战。探马报入中军。子牙问左右：“谁去见此头阵？”有先行官黄天化应曰：“愿往。”子牙吩咐曰：“务要小心。”黄天化答曰：“不必嘱付。”忙上了玉麒麟出营。看见来将手提方天戟大呼曰：“反贼何人？”黄天化答曰：“吾非反贼，乃奉天征讨扫荡成汤天宝大元帅麾下，正印先行官黄天化是也。你乃何人？也通个名来。录功簿上好记

你的首级。”陈庚大怒：“量你鸡犬小辈，敢与天朝元宰相拒哉？”纵马摇戟，直取黄天化。天化手中双锤赴面交还。麟马往来，锤戟并举。有赞为证，赞曰：

二将阵前势无比，颠开战马定生死。

盘旋铁骑眼中花，展动旗幡龙摆尾。

银锤发手没遮拦，戟刺咽喉蛇信起。

自来也见将军战，不似今番无底止。

麟马交还，大战有三十回合，黄天化掩一枪便走。陈庚不知好歹，随后赶来。黄天化闻得脑后鸾铃响，挂下双锤，取火龙标掌在手中，回手一标。正是：

金标发出神光现，断送无常死不知。

话说黄天化回手一标，将陈庚打下马来，兜回马取了首级，掌鼓进营，来见子牙。子牙问：“出阵如何？”黄天化答曰：“末将托元帅洪福，标取了陈庚首级。”子牙大喜，上黄天化首功。子牙方才举笔向砚台上搽墨，不觉笔头掉将下来。子牙半晌不言，重新再取笔，上了黄天化头一功。此是黄天化只得首功一次，故有此警报。

且说报马报入孔宣营中：“禀元帅：陈庚失机，被黄天化斩了首级，号令辕门。”孔宣笑曰：“陈庚自己无能，死不足惜。”全不在意。次日，又是孙合出马，至周营搦战。子牙传令：“谁去走一遭？”有武吉应曰：“弟子愿往。”子牙许之。武吉出营，见一员将官，金甲红袍，黄马大刀，飞临阵前，大呼曰：“来者何人？”武吉曰：“吾乃姜元帅门下右哨先行官武吉是也。”孙合笑曰：“姜尚乃是一渔翁，你乃是一个樵子。你师徒二人正是一轴画图‘渔樵问答’。”武吉大怒曰：“匹夫无理！焉敢以言语戏吾！”

切齿咬牙，举枪分心就刺。孙合手中刀急架忙迎。两马交锋，一场恶杀。大战有三十回合，未分胜负，武吉掩一枪便走，诈败而逃。孙合见武吉败走，知是樵子出身，料有何能，随后赶来。不知子牙在磻溪传武吉这条枪，有神出鬼没之妙。武吉已知孙合赶来，把马一兜，那马停了一步；孙合马来得太速，一撞个满怀，早被武吉回马枪挑下马来，取了首级，掌鼓进营，见子牙报功。子牙大喜，上了武吉的功。就把哪吒激得抓耳挠腮，恨不得要出营厮杀。且说报马报入成汤营里：“启元帅：孙合失机，被武吉回马枪挑了，枭去首级，号令辕门，请令定夺。”孔宣听报，谓左右曰：“吾今奉诏征讨，尔等随军立功，不期连折二阵，使吾心中不悦。今日谁去见阵走一遭，为国立功？”旁有五军救应使高继能曰：“末将愿往。”孔宣吩咐曰：“务要小心。”高继能上马提枪，至营前讨战。哨马报入中军，旁有哪吒忙应声曰：“弟子愿往。”子牙许之。哪吒登风火轮，前有一对红旗，如风卷火云，飞奔前来。高继能大呼曰：“哪吒慢来！”哪吒大喜曰：“既知吾名，何不早早下马受死？”高继能对哪吒大笑曰：“闻你道术过人，一般今日也会得你着。”哪吒曰：“你且通名来，功劳簿上好记你的首级。”高继能大怒，使开枪分心刺来，哪吒火尖枪急速忙迎。轮马盘旋，双枪齐举，这场战非是等闲，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二将交锋在战场，四肢臂膊望空忙。这一个丹心要保真明主；那一个赤胆还扶殷纣王。哪吒要成千载业；继能为主立家邦。古来有福催无福，有道该兴无道亡。

高继能大战哪吒，恐哪吒先下手，高继能掩一枪便走。哪吒自思：“吾此来定要成功！”哪里肯舍？随手取乾坤圈望空中祭起，

高继能的蜈蚣袋未及放开来，不意哪吒的圈来得快，一圈正打中肩窝，伏鞍而逃。哪吒为不得全功，心下懊恼，回营见子牙曰：“弟子未得全功，请令定夺。”子牙上了哪吒的功。且说高继能被哪吒打伤，财进营来见孔宣，具言前事。孔宣不语，取些丹药与继能敷贴，立时痊愈。

孔宣次日命中军点炮，自领大队人马，亲临阵前，对旗门官将曰：“请你主将答话。”探马报入中军：“孔宣请元帅答话。”子牙传令：“摆八健将出营。”大红宝纛旗展处，子牙左右有四个先行官与众门徒，雁翅排开。子牙乘四不相至阵前，看孔宣来历大不相同。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身似黄金映火，一笼盔甲鲜明。大刀红马势峥嵘，五道光华色映。曾见开天盖地，又见出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分。

子牙看孔宣背后有五道光华，按青、黄、赤、白、黑，子牙心下疑惑。孔宣见子牙自来，将马一拎，来至军前，问曰：“来者莫非姜子牙么？”子牙曰：“然也。”孔宣问曰：“你原是殷臣，为何造反，妄自称王，会合诸侯，逆天欺心，不守本土？吾今奉诏征讨，汝好好退兵，敬守臣节，可保家国；若半字迟延，吾定削平西土，那时悔之晚矣。”子牙曰：“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昔帝尧有子丹朱不肖，让位与舜。舜帝有子商均亦不肖，让位与禹。禹有子启贤，能继父志，禹尊禅让，复让与益。天下之朝覲讼狱，不之益而之后。再后传之桀。桀王无道，成汤伐夏而有天下。今传之纣。纣王今淫酗肆虐，秽德彰闻，天怒民怨，四海鼎沸。德在我周，恭行天之罚。将军何不顺天以归我周，共罚独夫也？”孔宣曰：“你以下伐上，反不为逆天，乃架此一段污秽之言，

惑乱民心，藉此造反，拒逆天兵，情殊可恨！”纵马舞刀来取。子牙后有洪锦走马奔来，大呼：“孔宣不得无礼！吾来也！”孔宣见洪锦走马而至，孔宣大骂：“逆贼！你还敢来见我！”洪锦曰：“天下八百诸侯俱已归周，料你一个忠臣，也不能济得甚事。”孔宣大怒，摇刀直取。二马交兵，未及数合，洪锦将旗门遁往下一戳，把刀往下一分，那旗化为一门。洪锦方欲进门，孔宣大笑曰：“米粒之珠，有何光彩？”孔宣兜回马，把左边黄光往下一刷，将洪锦刷去，毫无影响，就如沙灰投入大海之中，只见一匹空马。子牙左右大小将官俱目瞪口呆。孔宣复纵马来取子牙，子牙手中剑急架相迎。旁有邓九公走马来助阵。子牙大战十五六合，子牙祭打神鞭打孔宣，那鞭已落在孔宣红光中去了，似石投水。子牙大惊，忙传令鸣金。两边各归营寨。且说子牙升帐，坐下沉吟，想：“此人后有五道光华，按有五行之状，今将洪锦摄去，不知凶吉，如之奈何？”子牙自思：“不若乘孔宣得胜，今夜去劫他的营，且胜他一阵，再作区处。”子牙令哪吒：“你今夜去劫孔宣的大辕门；黄天化，你去劫他左营；雷震子，你可去劫他右营；先挫动他军威，然后用计破他，必然成功。”三人领令去讫。且说孔宣得胜进营，将后面五色光华一抖，只见洪锦昏迷睡于地下。孔宣吩咐左右，将洪锦监在后营，收了打神鞭，正欲退后营，只见一阵大风，将帅旗连卷三四卷。孔宣大惊，掐指一算，早已知其就里，忙唤高继能吩咐：“你在左营门埋伏；周信，你在右营门埋伏。今夜姜子牙要来劫吾营寨。我正要你来，只可惜姜尚不曾亲来！”且说姜子牙营中三路兵暗暗上岭。将近二更，一声炮响，三路兵呐喊一声，杀进辕门。哪吒登轮摇枪，冲开营门，杀至中营而来。孔宣独坐帐中，不慌不忙，上了马迎来，大笑曰：

“哪吒，你今番劫营，定然遭擒，再休想前番取胜也！”哪吒也不知孔宣的厉害，大怒，骂曰：“今日定拿你成功！”举枪来战，杀在中军，难解难分。雷震子飞在空中，冲开右营，周信大战雷震子。雷震子展动风雷二翅，飞在空中，是上三路，又是黄昏夜间，观看不甚明白，周信被雷震子一棍刷将下来，正中顶门，打得脑浆迸出，死于非命。雷震子飞至中营，见哪吒大战孔宣，雷震子大喝一声，如霹雳交加，孔宣将黄光望上一撒，先拿了雷震子。哪吒见如此厉害，方欲抽身，又被孔宣把白光一刷，连哪吒撒去，不知去向。且说黄天化只听得杀声大作，不察虚实，催开玉麒麟，冲进左营，忽听炮响，高继能一马当先，黄昏交兵，更不答话，麟马相交，枪锤并举。好黄天化！两柄锤只打的枪尖生烈焰，杀气透心寒。二将乃是夜战，况黄天化两柄锤似流星不落地，来往不沾尘。高继能见如此了得，掩一枪，拨马就走，黄天化催开玉麒麟赶来。高继能展开蜈蚣袋，夜间，黄天化该如此，那蜈蚣卷将来，成堆成团而至，一似飞蝗。黄天化用两柄锤遮挡，不防蜈蚣把玉麒麟的眼叮了一下，那麒麟叫了一声，后蹄站立，前蹄直竖，黄天化坐不住鞍鞵，撞下地来，早被高继能一枪正中肋下，死于非命，一魂往封神台去了。可怜下山大破四天王，不曾取成汤寸土。正是：

功名未遂身先死，早至台中等候封。

且说孔宣收兵，杀了一夜，岭头上尸横遍野，血染草梢。孔宣升帐，将五色神光一抖，只见哪吒、雷震子跌下地来，孔宣命左右于后营监禁，然后坐下。高继能献功，报斩了黄天化首级。孔宣吩咐：“号令辕门。”不表。

且言子牙一夜不曾睡，只听得岭上天翻地覆一般。及至天

明，报马进营：“启老爷：三将劫营，黄天化首级已号令辕门；二将不知所往。”子牙大惊。黄飞虎听罢，放声大哭曰：“天化苦死！不能取成汤尺寸之土，要你奇才无用！”三兄弟、二叔叔、众将无不下泪。武成王如酒醉一般，子牙纳闷无言。南宫适曰：“黄将军不必如此。令郎为国捐躯，万年垂于青史。方今高继能有左道蜈蜂之术，将军何不请崇城崇黑虎？他善能破此左道之术。”黄飞虎听得此言，上帐来见子牙，曰：“末将往崇城去，请崇黑虎来破此贼，以泄吾儿之恨。”子牙见黄飞虎这等悲切，即许之。黄飞虎离了行宫，径往崇城大道而来。一路上，晓行夜住，泔餐渴饮。在路行程，一日来到一座山，山下有一石碣，上书“飞凤山”。飞虎看罢，策马过山，耳边只闻得锣鼓齐鸣，武成王自思：“在哪里战鼓响？”把坐下五色神牛一拎，走上山来。只见山凹里三将厮杀：一员将使五股托天叉；一员将使八楞熟铜锤；一员将使五爪烂银抓；三将大战，杀得难解难分。只见那使叉的同着使抓的杀那个使锤的。战了一会，只见使锤的又同着使叉的杀那使抓的。三将杀得呵呵大笑。黄飞虎在坐骑上，自忖曰：“这三人为何以杀为戏？待吾向前问他端的。”黄飞虎走骑至面前，只见使叉的见飞虎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坐五色神牛，使叉的大呼曰：“二位贤弟，少停兵器！”二人忙停了手。那将马上欠身问曰：“来者好似武成王麼？”黄飞虎答曰：“不才便是，不识三位将军何以知我？”三将听得，滚鞍下马，拜伏在地。黄飞虎慌忙下骑，顶礼相还。三将拜罢，口称：“大王，适才见大王仪表，与昔日所闻，故此知之。今何幸至此！”邀请上山，进得中军帐，分宾主坐下。黄飞虎曰：“方才三位兄厮杀，却是何故？”三人欠身曰：“俺弟兄三人在此吃了饭，没事干，假此消遣耍子，不期误

犯行旌，有失回避。”黄飞虎亦逊谢毕，问曰：“请三位高姓大名？”三人欠身曰：“末将姓文，名聘；此位姓崔，名英；此位姓蒋，名雄。”这一回正该是“五岳”相会：文聘乃是西岳；崔英乃是中岳；蒋雄乃是北岳；黄飞虎乃是东岳；崇黑虎乃是南岳。表过不题。文聘治酒管待黄飞虎，酒席之间，问曰：“大王何往？”黄飞虎把子牙拜将伐汤，遇孔宣杀了黄天化的事说了一遍，“……如今末将往崇城请崇君侯往金鸡岭，共破高继能，为吾子报仇。”文聘曰：“只怕崇君侯不得来。”飞虎曰：“将军何以知之？”文聘曰：“崇君侯操演人马，要进陈塘关，至孟津会天下诸侯，恐误了事，决不得来。”黄飞虎曰：“倒是遇着三位，不是枉走一遭。”崔英曰：“不然。文兄之言，虽是如此说，但崇君侯欲进陈塘关，也要等武王的兵到。大王且权在小寨草榻一宵，明日俺弟兄三人同大王一往，料崇君侯定来协助，决无推辞之理。”黄飞虎感谢不尽，就在山寨中歇了一宿。次日，四将用罢饭，一同起行。在路无词。一日来至崇城，文聘至帅府。门官来见黑虎，报曰：“启千岁：有飞凤山三位求见。”崇黑虎道：“请进来。”三将至殿前行礼毕，崔英曰：“外有武成王尚在外面等候。”崇黑虎闻言，降阶迎接，口称：“大王，不才不知大王驾临，有失远迎，望大王恕罪。”黄飞虎曰：“轻造帅府，得睹尊面，实末将三生之幸。”叙礼毕，分宾主依次而坐。彼此温慰毕，文聘将黄飞虎的事说了一遍，崇黑虎谕叹不语。崔英曰：“仁兄莫非为先要进陈塘关么？今姜元帅阻隔在金鸡岭，仁兄纵先进陈塘关，至孟津，也少不得等武王到，方可会合诸侯。这不是还可迟得？依弟愚见，不若先破了高继能，让子牙进兵，兄再分兵进陈塘关不迟，总是一事。”崇黑虎曰：“既然如此，明日就行。着世子崇应鸾操练三军，待吾

等破了孔宣，再来起兵未晚。”黄飞虎谢罢，崇黑虎乃治酒管待飞虎等四人。次日四鼓时分起马，“五岳”离了崇城，往金鸡岭大道行来。非止一日，“五岳”至子牙辕门听令。探马报入中军：“启元帅：黄飞虎辕门等令。”子牙令至帐前，问曰：“请崇黑虎的事如何？”黄飞虎启曰：“还添有三位，俱在辕门外听令。”子牙传令：“用请旗请来。”崇黑虎等俱遵阍外之令，上帐打躬曰：“元帅在上：吾等甲冑在身，不能全礼！”子牙忙迎下接住曰：“君侯等皆系外客，如何这等罪不才也！”俱彼此逊让，以宾主之礼序过。子牙命设坐，崇黑虎等俱客席，子牙与飞虎主席相陪。子牙曰：“今孔宣猖獗，阻逆大兵，有劳贤侯，途次奔驰，深多罪戾！”崇黑虎谢过，起身对子牙曰：“烦元帅引进，参谒周王。”子牙前行引路，黑虎随后，进后帐与武王见礼。相叙毕，崇黑虎曰：“今大王体上天好生之仁，救民于水火，共伐独夫，孔宣自不度德，敢阻天兵，是自取死耳，随即扑灭。”武王曰：“孤力穷德薄，谬蒙众位大王推许，共举义兵，今初出岐周，便有这些阻隔，定是天心未顺耳。孤意欲回兵，自修己德，以俟有道，何如？”崇黑虎曰：“大王差矣！今纣恶贯盈，人神共怒，岂得以孔宣疥癣之辈，以阻天下诸侯之心！时哉不可失！大王切不可灰了将士之心。”武王感谢，命左右治酒，与黑虎共饮数杯，黑虎谢酒而出。子牙与崇侯出来，在中军重新治酒，管待四位。正是：

“五岳”共饮金鸡岭，这场大战实惊人。

话说崇黑虎次日上火眼金睛兽，左右有文聘、崔英、蒋雄，上岭来，坐名只要高继能出来答话。孔宣闻报，遂命高继能：“速退西兵。”高继能出营，来见崇黑虎，大喝曰：“你乃是北路反叛，为何也来助西岐为恶？这正是你等会聚在一处，便于擒捉，

省得费我等心机。”崇黑虎曰：“匹夫！死活不知！四面八方皆非纣有，尚敢支吾而不知天命也！前日斩黄公子是你？”高继能笑曰：“哪吒、雷震子不过如此，你有什么能，敢来问吾？”纵马摇枪直取，崇黑虎手中斧赴面相迎。兽马相交，枪斧并举。未及数合，文聘青骢马跑，五股叉摇；崔英催开黄彪马；蒋雄磕开乌骓马；四将把高继能围住当中。好个高继能，一条枪抵住了四件兵器。三军呐喊，数对旗摇。且说黄飞虎在中军帐，子牙听的鼓声大震，对黄飞虎曰：“黄将军，崇君侯此来为你，你可出营助阵方是。”黄飞虎曰：“末将思子，一时昏聩，几乎忘却了。”遂上五色神牛，摇枪杀出营来，大呼：“崇君侯，吾来拿杀子仇人也！”把坐下牛一纵，杀入圈子里来。正应着：

“五岳”特来斗“黑杀”，金鸡岭上立奇功。

且说“五岳”将高继能围住在垓心，好高继能，一条枪遮架拦挡。此正是“五岳_围黑杀。”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准提道人收孔宣

诗曰：

准提菩萨产西方，道德根深妙莫量。

荷叶有风生色相，莲花无雨立津梁。

金弓银戟非防患，宝杵鱼肠另有方。

漫道孔宣能变化，婆娑树下号明王。

话说高继能与“五岳”大战，一条枪如银蟒翻身，风驰雨骤，甚是惊人。怎见得一场大战，有赞为证，赞曰：

刮地寒风如虎吼，旗幡招展红闪烁。飞虎忙施提芦枪；继能枪摇真猛恶。文聘使发托天叉；崔英银锤一似流星落。黑虎板斧似车轮；蒋雄神抓金纽索。三军喝彩把旗摇，正是“黑杀”逢“五岳”。

且说高继能久战多时，一条枪挡不住五般兵器，又不能跳出圈子，正在慌忙之时，只见蒋雄使的抓把金纽索一软，高继能乘空把马一蹿，跳出圈子就走，崇黑虎等五人随后赶来。高继能把蜈蚣袋一抖，好蜈蚣！遮天映日，若骤雨飞蝗。文聘拨回马就要逃走，崇黑虎曰：“不妨，不可着惊，有吾在此。”忙把背后一红葫芦顶揭开了，里边一阵黑烟冒出，烟里隐有千只铁嘴神鹰。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葫芦黑烟生，烟开神鬼惊。秘传玄妙法，千只号神鹰。乘烟飞腾起，蜈蚣当作羹。铁翅如铜剪，尖嘴似金针。翅打

蜈蚣成粉烂，嘴啄蜈蚣化水晶。今朝“五岳”来相会，“黑杀”逢之命亦倾。

且说高继能蜈蚣尽被崇黑虎铁嘴神鹰翅打嘴吞，一时吃了个干干净净。高继能大怒：“焉敢破吾之术！”复回来又战，五人又把高继能围住，黄飞虎一条枪裹住了高继能。只见孔宣在营中问掠阵官曰：“高将军与何人对敌？”军政司禀曰：“与五员大将杀在垓心。”孔宣前往，出营门掠阵，见高继能枪法渐乱，才待走马出营，高继能早被黄飞虎一枪刺中肋下，翻鞍坠马，枭了首级，才要掌鼓回营，忽听得后边大呼曰：“匹夫少待回兵！吾来也！”五将见孔宣来至，黄飞虎骂曰：“孔宣！你不知天时，真乃匹夫也！”孔宣笑曰：“我也不对你这等草木之辈讲闲话，你且不要走，放马来！”把刀一晃，直取文聘。崇黑虎忙举双斧砍来，一似车轮，六骑交锋，直杀得：

空中飞鸟藏林内，山里狼虫隐穴中。

孔宣见这五员将兵器来得甚是凶猛，“若不下手，反为他所算。”把背后五道光华往下一晃，五员战将一去毫无踪影，只剩得五骑归营。子牙正坐，只见探事官来报：“五将被孔宣华光撒去，请令定夺。”子牙大惊曰：“虽然杀了高继能，倒又折了五将！且按兵不动。”话说孔宣进营，把神光一抖，只见五将跌下，照前昏迷，吩咐左右监在后营。孔宣见左右并无一将，只得自己一个，也不来请战，只阻住咽喉总路，周兵如何过去得。

话说子牙头运粮草官杨戩至辕门下马，大惊曰：“这时候还在此处？”军政官报与子牙：“督运官杨戩听令。”子牙传令：“令来。”杨戩上帐参谒毕，禀曰：“催粮三千五百，不误限期，请令定夺。”子牙曰：“督粮有功，当得为国。”杨戩曰：“是何人领兵

阻在此处？”子牙把死了黄天化，并擒拿了许多将官的事说了一遍，杨戩听得黄天化已死，正是：

道心推在汪洋海，却把无名上脑来。

杨戩曰：“明日元帅亲临阵前，待弟子看他是什么东西作怪，好以法治之。”子牙曰：“这也有理。”杨戩下帐，只见南宫适、武吉对杨戩曰：“孔宣连拿黄飞虎、洪锦、哪吒、雷震子莫知去向。”杨戩曰：“吾有照妖鉴在此，不曾送上终南山去。明日元帅会兵，便知端的。”次日，子牙带众门人出营，来会孔宣。巡营军卒报入中军，孔宣闻报出来，复会子牙，曰：“你等无故造反，诬谤妖言，惑乱天下诸侯，妄起兵端，欲至孟津会合天下叛贼，我也不与你厮杀，我只阻住你不得过去，看你如何会得成！待你等粮草尽绝，我再拿你未迟。”只见杨戩在旗门下把照妖鉴照着孔宣，看镜里面似一块五彩装成的玛瑙，滚前滚后。杨戩暗思：“这是个什么东西？”孔宣看见杨戩照他，孔宣笑曰：“杨戩，你将照妖鉴上前来照，那远远照，恐不明白。大丈夫当明白做事，不可暗地里行藏。我让你照！”杨戩被孔宣说明，便走马至军前，举鉴照孔宣，也是如前一般。杨戩迟疑。孔宣见杨戩不言不语，只管照，心中大怒，纵马摇刀直取，杨戩三尖刀急架相还。刀来刀架，两马盘旋，战有三十回合，未分胜负。杨戩见起先照不见他的本像，及至厮杀，又不见取胜，心下十分焦躁，忙祭起哮天犬在空中。那哮天犬方欲下来奔孔宣，不觉得自己身轻飘飘落在神光里面去了。韦护来助杨戩，忙祭降魔杵打将下来，孔宣把神光一撒。杨戩见势头不好，知他身后的神光厉害，驾金光走了。只见韦护的降魔杵早落在红光之中去了。孔宣大呼曰：“杨戩，我知道你有八九玄机，善能变化，如何也逃走了？敢再出来会我？”韦护

见失了宝杵，将身隐在旗下，面面相觑。孔宣大呼：“姜尚！今日与你定个雌雄！”孔宣走马来战，子牙后有李靖大怒，骂曰：“你是何等匹夫！焉敢如此猖獗！”摇戟直冲向前，抵住孔宣的刀，二将又战在虎穴龙潭之中。李靖祭起按三十三天玲珑金塔往下打来，孔宣把黄光一绞，金塔落去无踪无影。孔宣叫：“李靖不要走！来擒你也！”正是：

红光一展无穷妙，方知玄内有真玄。

话说金木二吒见父亲被擒，兄弟二人四口宝剑飞来，大骂：“孔宣逆贼！敢伤吾父！”兄弟二人举剑就砍，孔宣手中刀急架相迎。只三合，金吒祭遁龙桩，木吒祭吴钩剑，俱祭在空中，纵来孔宣把这些宝贝不为稀罕，只见俱落在红光里面去了。金木二吒见势不好，欲待要走，被孔宣把神光复一撒，早已拿去。子牙见此一阵折了许多门人，子牙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吾在昆仑山也不知会过多少高明之士，岂惧你孔宣一匹夫哉！”催开四不相，怒战孔宣。未及三四合，孔宣将青光往下一撒。子牙见神光来得厉害，忙把杏黄旗招展，那旗现有千朵金莲，护住身体，青光不能下来。此正是玉虚之宝，自比别样宝贝不同。孔宣大怒，骤马赶来。子牙后队恼了邓婵玉，用手把马拎回，抓一块五光石打来。正是：

发手红光出五指，流星一点落将来。

孔宣被邓婵玉一石打伤面门，勒转马望本营逃回。不妨龙吉公主祭起鸾飞宝剑，从孔宣背后砍来。孔宣不知，左臂上中了一剑，大叫一声，几乎堕马，负痛败进营来，坐在帐中，忙取丹药敷之，立时痊愈。方把神光一抖，收了诸般法宝，仍将李靖、金木二吒监禁，切齿深恨。不表。

子牙鸣金收军回营，只见杨戩已在中军。子牙升帐，问曰：“众门人俱被拿去，你如何倒还来了？”杨戩曰：“弟子仗师尊妙法，师叔福力，见孔宣神光厉害，弟子预先化金光走了。”子牙见杨戩未曾失利，心上还略觉安妥，然而心下甚是忧闷：“吾师偈中说‘界牌关下遇诛仙’，如何在此处有这枝人马阻住许久？似此如之奈何！”正忧闷之间，武王差小校来请子牙后帐议事。子牙忙至后帐，行礼坐下。武王曰：“闻元帅连日未能取胜，屡致损兵折将，元帅既为诸将之元首，六十万生灵俱悬于元帅掌握。今一旦信任天下诸侯狂悖，陡起议论，纠合四方诸侯，大会孟津，观政于商，致使天下鼎沸，万姓汹汹，糜烂其民。今阻兵于此，众将受羁縻之厄，三军担不测之忧，使六十万军士抛撇父母妻子，两下忧心，不能安生，使孤远离膝下，不能尽人子之礼，又有负先王之言。元帅听孤，不若回兵，固守本土，以待天时，听他人自为之，此为上策。元帅心下如何？”子牙暗思：“大王之言虽是，老臣恐违天命。”武王曰：“天命有在，何必强为！岂有凡事阻逆之理？”子牙被武王一篇言语把心中感动，这一会执不住主意，至前营，传令与先行官：“今夜减灶班师。”众将官打点收拾起行，不敢谏阻。二更时，辕门外来了陆压道人，忙忙急急，大呼：“传与姜元帅！”子牙方欲回兵，军政官报入：“启元帅：有陆压道人在辕门外来见。”子牙忙出迎接，二人携手至帐中坐下。子牙见陆压喘息不定，子牙曰：“道兄为何这等慌张？”陆压曰：“闻你退兵，贫道急急赶来，故尔如此。”乃对子牙曰：“切不可退兵！若退兵之时，使众门人俱遭横死。天数已定，决不差错。”子牙听陆压一番言语，也无主张，故此子牙复传令：“叫大小三军，依旧扎住营寨。”武王听见陆压来至，忙出帐相见，问其详

细。陆压曰：“大王不知天意。大抵天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可治。今若退兵，使被擒之将俱无回生之日。”武王听说，不敢再言退兵。且说次日，孔宣至辕门搦战，探马报入中军。陆压上前曰：“贫道一往，会会孔宣，看是如何。”陆压出了辕门，见孔宣全装甲冑。陆压问曰：“将军乃是孔宣？”宣答曰：“然也。”陆压曰：“足下既为大将，岂不知天时人事？今纣王无道，天下分崩，愿共伐独夫。足下以一人欲挽回天意耶？甲子之期乃灭纣之日，你如何阻得住？倘有高明之士出来，足下一旦失手，那时悔之晚矣。”孔宣笑曰：“料你不过草木愚狔，识得什麼天时人事！”把刀一晃，来取陆压，陆压手中剑急架忙迎。步马相交，未及五六合，陆压取葫芦欲放斩仙飞刀，只见孔宣将五色神光望陆压撒来。陆压知神光厉害，化作长虹而走。进得营来，对子牙曰：“果是厉害，不知是何神异，竟不可解。贫道只得化长虹走来，再作商议。”子牙听见，越加烦闷。孔宣在辕门不肯回去，只要“姜尚出来见我，以决雌雄，不可难为三军苦于此地！”左右报入中军，子牙正没奈何处治。孔宣在辕门大呼曰：“姜尚有元帅之名，无元帅之行，畏刀避剑，岂是丈夫所为！”正在辕门百般辱骂子牙，只见二运官土行孙刚至辕门，见孔宣口出大言，心下大怒：“这匹夫焉敢如此藐吾元帅！”土行孙大骂：“逆贼是谁？敢如此无理！”孔宣抬头，见一矮子，提条铁棍，身高不过三四尺长，孔宣笑曰：“你是个什麼东西，也来说话？”土行孙也不答话，滚到孔宣的马足下来，举棍就打，孔宣轮刀来架。土行孙身子伶俐，左右窜跳，三五合，孔宣甚是费力。土行孙见孔宣如此转折，遂纵步跳出圈子，诱之曰：“孔宣，你在马上不好交兵，你下马来，与你见个彼此，吾定要拿你，方知吾的手段！”孔宣原不把

土行孙放在眼里，便以此为实，暗想：“这匹夫挨合该死！不要讲刀砍他，只是一脚也踢做两断。”孔宣曰：“吾下马来与你战，看你如何！”这个正是：

你要成功扶纣王，谁知反中巧中机。

孔宣下马，执剑在手，往下砍来。土行孙手中棍望上来迎，二人恶战在岭下。且说报马报入中军：“启元帅：二运官土行孙运粮至辕门，与孔宣大战。”子牙着忙，恐运粮官被掳，粮道不通，令邓婵玉出辕门掠阵。婵玉立在辕门。不表。且说土行孙与孔宣步战，大抵土行孙是步战惯了的，孔宣原是马上将官，下来步战，转折甚是不疾，反被土行孙打了几下。孔宣知是失计，忙把五色神光往下撒来。土行孙见五色光华来得疾速神异，知道厉害，忙把身子一扭，就不见了。孔宣见落了空，忙看地下。不防邓婵玉发手打来一石，喝曰：“逆贼看石！”孔宣听得响，及至抬头时，已是打中面门，“哎呀”一声，双手掩面，转身就走。婵玉乘机又是一石，正中后颈，着实带了重伤，逃回行营。土行孙夫妻二人大喜，进营见子牙，将打伤孔宣，得胜回营的话说了一遍。子牙亦喜，对土行孙曰：“孔宣五色神光，不知何物，摄许多门人将佐。”土行孙曰：“果是厉害，俟再为区处。”子牙与土行孙庆功。不表。

孔宣坐在营中大恼，把脸被她打伤二次，颈上亦有伤痕，心中大怒，只得服了丹药。次日痊愈，上马，只要发石的女将，以报三石之仇。报马报入中军，邓婵玉就欲出阵。子牙曰：“你不可出去。你发石打过他三次，他岂肯善与你甘休？你今出去，必有不利。”子牙止住婵玉，吩咐：“且悬‘免战牌’出去。”孔宣见周营悬挂“免战牌”，怒气不息而回。且说次日，燃灯道人来

至辕门。军政官报入中军：“启元帅：有燃灯道人至辕门。”子牙忙出辕门迎接，入帐行礼毕，尊于上坐。子牙口称“老师”，将孔宣之事一一陈诉过一遍。燃灯曰：“吾尽知之，今日特来会他。”子牙传令：“去了‘免战牌’。”左右报于孔宣。孔宣知去了“免战牌”，忙上马提刀，至辕门请战。燃灯飘然而出。孔宣知是燃灯道人，笑曰：“燃灯道人，你是清闲人，吾知你道行且深，何苦也来惹此红尘之祸？”燃灯曰：“你既知我道行深高，你便当倒戈投顺，同周王进五关，以伐独夫，如何执迷不悟，尚敢支吾也？”孔宣大笑曰：“我不遇知音，不发言语。你说你道行深高，你也不知我的根脚，听我道来：

混沌初分吾出世，两仪太极任搜求。如今了却生生理，
不向三乘妙里游。”

孔宣道罢，燃灯一时也寻思不来：“不知此人是何物得道？”燃灯曰：“你既知兴亡，深通玄理，如何天命不知，尚兀自逆天耶？”孔宣曰：“此是你等惑众之言，岂有天位已定，而反以叛逆为正之理？”燃灯曰：“你这孽障！你自恃强梁，口出大言，毫无思忖，必有噬脐之悔！”孔宣大怒，将刀一摆，就来战燃灯。燃灯口称：“善哉！”把宝剑架刀，才战二三回合，燃灯忙祭起二十四粒定海珠来打孔宣。孔宣忙把神光一摄，只见那宝珠落在神光之中去了。燃灯大惊，又祭紫金钵盂，只见也落在神光中去了。燃灯大呼：“门人何在？”只听半空中一阵大风飞来，内现一只大鹏雕来了。孔宣见大鹏雕飞至，忙把顶上盔挺了一挺，有一道红光直冲牛斗，横在空中。燃灯道人仔细定睛，以慧眼观之，不见明白，只听见空中天崩地塌之声。有两个时辰，只听得一声响亮，把大鹏雕打下尘埃。孔宣忙催开马，把神光来撒燃灯。燃灯藉着一道

祥光，自回营来，见子牙陈说厉害，“不知他是何物。”只见大鹏雕也随至帐前。燃灯问大鹏曰：“孔宣是什麼东西得道？”大鹏曰：“弟子在空中，只见五色祥云护住他的身子，也像有两翅之形，但不知是何鸟。”正议之间，军政官来报：“有一道人至辕门求见。”子牙同燃灯至辕门迎接。见此人挽双抓髻，面黄身瘦，髻上戴两枝花，手中拿一株树枝，见燃灯来至，大喜曰：“道友请了！”燃灯忙打稽首曰：“道兄从何处来？”道人曰：“吾从西方来，欲会东南两度有缘者。今知孔宣阻逆大兵，特来渡彼。”燃灯已知西方教下道人，忙请入帐中。那道人见红尘滚滚，杀气腾腾，满目俱是杀运，口里只道：“善哉！善哉！”来至帐前，施礼坐下。燃灯问曰：“贫道闻西方乃极乐之乡，今到东土，济渡众生，正是慈悲方便。请问道兄尊姓大名？”道人曰：“贫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前日广成子道友在俺西方，借青莲宝色旗，也会过贫道。今日孔宣与吾西方有缘，特来请他同赴极乐之乡。”燃灯闻言大喜曰：“道兄今日收伏孔宣，正是武王东进之期矣。”准提曰：“非但东进，孔宣得道，根行深重，与西方有缘。”准提道罢，遂出营来会孔宣。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诗曰：

丞相兴兵列战车，虎贲将士实堪夸。

诸侯鼓舞皆忘我，黎庶歌讴尽瘥家。

剑戟森罗飞瑞彩，旌旗掩映舞朝霞。

须知天意归仁圣，纵有征诛若浪沙。

话说准提道人上岭，大呼曰：“请孔宣答话！”少时，孔宣出营，见一道人来得蹊跷。怎见得，有偈为证，偈曰：

身披道服，手执树枝。八德池边常演道，七宝林下说三乘。顶上常悬舍利子，掌中能写没文经。飘然真道客，秀丽实奇哉。炼就西方居胜境，修成永寿脱尘埃。莲花成体无穷妙，西方首领大仙来。

话说孔宣见准提道人，问曰：“那道者通个名来！”道人曰：“我贫道与你有缘，特来同你享西方极乐世界，演讲三乘大法，无北无碍，成就正果，完此金刚不坏之体，岂不美哉！何苦与此杀劫中寻生活耶？”孔宣大笑曰：“一派乱言，又来惑吾！”道人曰：“你听我道。我见你有歌为证，歌曰：

功满行完宜沐浴，炼成本性合天真。天开于子方成道，九戒三皈始自新。脱却羽毛归极乐，超出凡笼养百神。洗尘涤垢全无染，返本还元不坏身。”

孔宣听罢大怒，把刀望道人顶上劈来。准提道人把七宝妙树

一刷，把孔宣的大杆刀刷在一边。孔宣忙取金鞭在手，复往准提道人打来。道人又把七宝妙树刷来，把孔宣的鞭又刷在一边去了。孔宣只存两啖空手，心上着急，忙将当中红光一撒，把准提道人撒去。燃灯看红光撒去了准提道人，不觉大惊。只见孔宣撒去了准提道人，只是睁着眼，张着嘴，须臾间，顶上盔，身上袍甲，纷纷粉碎，连马压在地下，只听得孔宣五色光里一声雷响，现出一尊圣像来，十八啖手，二十四首，执定璎珞伞盖，花罐鱼肠，加持神杵、宝锉、金铃、金弓、银戟、幡旗等件。准提道人作偈曰：

宝焰金光映日明，西方妙法最微精。千千璎珞无穷妙，
万万祥光逐次生。加持神杵人罕见，七宝林中岂易行。今番
同赴莲台会，此日方知大道成。

且说准提道人将孔宣用丝绦扣着他颈下，把加持宝杵放在他身上，口称：“道友，请现原形！”霎时间，现出一啖目细冠红孔雀来。准提道人坐在孔雀身上，一步步走下岭，进了子牙大营。准提道人曰：“贫道不下来了。”欲别子牙。子牙曰：“老师大法无边。孔宣将吾许多门人诸将不知放于何地？”准提问孔宣曰：“道友今日已归正果，当还子牙众将门人。”孔雀应曰：“俱监在行营里。”准提道人对于子牙说过，别了燃灯，把孔雀一扑，只见孔雀二翅飞腾，有五色祥云紫雾盘旋，径往西方去了。

且说子牙同韦护、陆压，领众将至孔宣行营，招降兵卒。众兵见无头领，俱愿投降。子牙许之，忙至后营，放众门人。诸将等出来，至本营拜谢子牙、燃灯毕。次日，崇黑虎等回崇城，燃灯、陆压俱各归山。杨戩仍催粮去讫。子牙传令：“催动人马。”大军过了金鸡岭，一路无词，兵至汜水关。探军报入。子牙传令

安营，在关下扎住大寨。怎见得：

营安胜地，寨背孤虚。南分朱雀北玄武，东按青龙西白虎。提更小校摇金铃，传箭儿郎擒战鼓。依山傍水结行营，暗伏强弓百步弩。

子牙升帐坐下，将正印金哪吒为先行，把南宫适补后哨，住兵三日。

且说汜水关韩荣闻孔宣失机，周兵又至关下，与众将上城，看子牙人马着实整齐。但见得：

一团杀气，摆一川铁马兵戈；五彩缤纷，列千杆红旗赤帜。画戟森罗，轻飘豹尾描金五彩幡；兵戈凛冽，树立斩虎屠龙纯雪刃。密密钢锋，如列百万大小水晶盘；对对长枪，似排数千粗细冰淋尾。幽幽画角，犹如东海老龙吟；唧唧提铃，酷似檐前铁马响。长弓初吐月，短弩似飞鳧。锦帐团营如密布，旗幡绣带似层云。道服儒巾，尽是玉虚门客；红袍玉带，都系走马先行。正是：

子牙东进兵戈日，我武惟扬在此行。

韩荣看子牙大营，尽是大红旗，心下疑惑。韩荣下城，在银安殿与众将官修本，差官往朝歌告急。一边点将上城，设守城之法。

且说子牙在中军正坐，有先行官哪吒进前言曰：“兵至关下，宜当速战。师叔驻兵不战，何也？”子牙曰：“不可。吾如今三路分兵：一路取佳梦关；一路取青龙关；金二位总兵以取二关，非才德兼全、英雄一世者不足以当此任。吾知非黄将军、洪将军不可。”二将至前。子牙曰：“二位可拈一阄，分为左右。”二将应喏。子牙把二阄放在桌上，只见黄飞虎拈的是青龙关，洪锦拈的

是佳梦关。二将各红簪花，每一路分兵十万。黄飞虎的先行是邓九公；黄明、周纪、龙环、吴谦、黄飞豹、黄飞彪、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太鸾、邓秀、赵升、孙焰红，择吉日祭旗，往青龙关去了。洪锦的先行是季康；南宫适、苏护、苏全忠、辛免、太颠、閔天、祁恭、尹籍，分兵十万，往佳梦关去了。离了汜水关，一路上浩浩军威，人喊马嘶，三军踊跃，过了些重山重水，县府州衙，哨马报入中军：“前至佳梦关了。”洪锦传令安营。立了大寨，三军呐喊。洪锦升帐，众将参谒。洪锦曰：“兵行百里，不战自疲。俟次日谁先取关走一遭？”季康应声：“愿往。”洪锦许之。季康次日，上马提刀，至关下搦战。佳梦关主将胡升、胡雷、徐坤、胡云鹏正议退兵，只见报马入帅府：“后总兵：周将请战。”胡升问：“谁人退周将走一遭？”旁有徐坤领令，全装甲胄出关。季康认得是徐坤，大呼曰：“徐坤，今日天下尽属周主，汝何为尚逆天命而强战也？”徐坤大骂：“反贼！谅尔不过一走使耳，你有何能，敢出大言！”纵马摇枪直取，季康手中刀赴面交还。两马相交，大战五十馀合。季康口中念念有词，只见顶上一道黑气，黑气中现一狗头。正酣战之间，徐坤被狗夹脸一口，徐坤未曾防备，怎经得一口，不觉手中枪法大乱，早被季康手起一刀，挥于马下，枭了首级，掌鼓进营报功。不题。且说报马报与胡升，说徐坤阵亡，胡升心下甚是不乐。次日，左右又报：“有周将讨战。”胡升令胡云鹏走一遭。云鹏领令上马，提斧出得关来，看来将乃是苏全忠。胡云鹏大骂：“反贼！天下反完了，你也不可反。你姐姐是朝阳宠后，这等忘本！你好生坐在马上，待吾来擒你！”二马拨开，枪斧并举，大战龙潭虎穴。战有三四十合，胡云鹏不觉汗流。正是：

征云惨淡遮红日，海沸江翻神鬼愁。

胡云鹏哪里是苏全忠对手，只杀得马仰人翻，措手不及，被苏全忠大呼一声，把胡云鹏刺于马下，枭了首级，回营见洪锦报功。哨马又报入关中，报与主将曰：“胡云鹏失机阵亡。”胡升与胡雷曰：“贤弟，今两阵连失二将，天命可知。况今天下归周，非只一处，俺弟兄商议，不若归周，以顺天时，亦不失豪杰之所为。”胡雷曰：“长兄之言差矣！我等世受国恩，享天子高爵厚禄，今当国家多事之秋，不思报本，以分主忧，而反说此贪生之语。常言道：‘主忧臣辱。’以死报国，理之当然。长兄切不可提此伤风败俗之言！待吾明日定要成功。”胡升默然无言可对。各归营中歇息。

次日，胡雷奋勇出关，向周营讨战。报马报入中军，有南宫适出马。胡雷大呼：“南宫适慢来！”胡雷手中刀望南宫适顶门上砍来，南宫适手中刀劈面相迎。两马相交，双刀并举，一场大战。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二将凶猛俱难并，棋逢对手如桌獍。来来去去手无停，
下下高高心不定。一个扶王保驾弃，残生，一个展土开疆拚
性命。生前结下杀人冤，两虎一伤方得胜。

南宫适与胡雷战有三四十合，被南宫适卖个破绽，胡雷用力一刀砍入南宫适怀里来，马头相交，南宫适让过刀，伸开手把胡雷生擒活捉，拿至军前，辕门下马，径进中军报功。洪锦传令：“推来。”及至众士卒将胡雷推至帐前，立而不跪。洪锦曰：“既被擒来，何得抗拒？”胡雷大骂曰：“反国逆贼！你不思报国大恩，反助恶成害，真狗彘也！吾恨不能食汝之肉！”洪锦大怒，命：“推出去，斩讫报来！”立时将胡雷推出辕门，须臾斩首号令。洪

锦方与南宫适贺功，才饮酒，旗门来报：“胡雷又来讨战。”洪锦大怒，传令：“把报事官斩了！为何报事不明？”左右一声，把报事官绑出去。报事官大呼：“冤枉！”洪锦令推回来，问其故：“你报事不明，理当该斩，为何口称冤枉？”报事官曰：“老爷，小人怎敢报事不明，外面果然是胡雷。”南宫适曰：“待末将出营，便知端的。”洪锦沉吟惊异。只见南宫适复上马出营来见，果是胡雷。南宫适大骂曰：“妖人焉敢以邪术惑吾！不要走！”纵马舞刀，二将复战。其如胡雷本事，实不如南宫适，未及三十合，依旧擒胡雷下马，掌鼓进营，来见洪锦。洪锦大喜，将胡雷推至军前。洪锦不知何术，两边大小众将纷纷乱议，惊动后营。龙吉公主上中军帐来问其缘故，洪锦将胡雷的事说了一遍。龙吉公主叫把胡雷推至帐前一看，公主笑曰：“此乃小术，有何难哉！”叫把胡雷顶上头发分开，公主取三寸五分乾坤针放在胡雷泥丸宫钉将下去，立时斩了。公主曰：“此乃替身法，何足为奇！”正是：

因斩胡雷招大祸，子牙难免这场非。

话说洪锦斩了胡雷，号令在辕门。有报马报入关中：“启总兵爷：二爷阵亡，号令辕门。”胡升大惊：“吾弟不听吾言，故有丧身之厄。料成汤文武不足镇服天下诸侯。”令中军官，修纳降文书，“速献关寨，以救生民葑炭。”只见左右将纳降文表修理停当，只等差人纳款。

且说洪锦正与众将饮酒贺功，忽报：“佳梦关差官纳款。”洪锦传：“令来。”将差官令至军前，呈上文表。洪锦展开观看：

镇守佳梦关总兵胡升泊佐贰众将等，谨具降表与奉天讨逆元帅麾下：升等仕商有年，岂意纣王肆行不道，荒淫无度，见弃于天，仇溺士庶，皇天不保，特命我周武王以张天

讨。兵至佳梦关，升等不自度德，反行拒敌，致劳元戎奋威，斩将殄兵，莫敢抵挡。今已悔过改行，特修降表，遣使纳款，恳鉴愚悃，俯容改过之恩，以后更新之路，正元帅不失代天宣化之心，吊民伐罪之举，则升等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谨表。

洪锦看罢，重赏差官：“我也不及回书，明日早进关安民便了。”来使回关，见胡升，禀曰：“洪总兵准其纳款，不及回书，明早进关。”胡升令左右将佳梦关上竖起周家旗号，打点户口册，集库藏钱粮，俟明早交割事宜。正打点间，忽报：“府外来有一穿红的道姑，要见老爷。”胡升不知就惊，传令：“请来。”少时，道姑从中道而进，甚是歔恶，腰束水火绦，至殿前打稽首。胡升欠身还礼，问曰：“师父至此，有何见谕？”道姑曰：“吾乃是丘鸣山火灵圣母是也。汝弟胡雷是吾徒弟，因死于洪锦之手，吾特下山来为他复仇。汝系他同胞弟兄，不念手足之情，君臣之义，乃心向外人，而反与仇敌共立哉！”胡升听得此语，忙下拜，口称：“老师，弟子实是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弟子非是事仇，自思兵微将寡，才浅学疏，不足以当此任。况天下纷纷，俱思归周，纵然守住，终是要属他人，徒令军民日夜辛苦，弟子不得已纳降，不过救此一郡生灵耳，岂是贪生畏死之故。”火灵圣母曰：“这也罢了。只我下山，定复此仇。你可将城上还立起成汤旗号，我自各处。”胡升没奈何，又拽起成汤旗来。洪锦正打点明日进关，只见报马来报：“佳梦关依旧又拽起成汤旗号。”洪锦大怒：“这匹敢如此反复戏侮我！等待明日拿匹碎狐万段，以泄此恨！”且说火灵圣母问胡升曰：“关中有多少人马？”胡升曰：“马步军卒有二万。”圣母曰：“你挑选三千名出来与我，自下教军场教演，方有用处。”胡升即选三千熊彪大汉。圣母命三千人

俱穿大红，赤足，披鬃，背上贴一红纸葫芦，脚心里俱书写“风火”符印，一只手执刀，一只手执幡，下教场操演。不题。且说次日，洪锦命苏全忠关下讨战，胡升北“免战牌”。全忠只得回营，见洪锦曰：“胡升‘免战’二字，末将只得暂回。”洪锦怒气不息。只见火灵圣母操演人马，至一七方才精熟。那日，火灵圣母命关上去“免战牌”，一声炮响，关中军马齐出。火灵圣母骑金眼驼，与炼成火龙兵，隐在后面；先令胡升在前讨战。胡升得令，一马当先，来至军前，要洪锦出来答话。探马报入营中：“关上有胡升讨战。”洪锦闻报，上马提刀，带左右将官出营。一见胡升，大骂：“逆贼！反复无常，真乃狗彘匹！敢来戏侮于我！”纵马舞刀直取。胡升未及还手，只见火灵圣母催开金眼驼，用两口太阿剑，大呼：“洪锦不要走！吾来也！”洪锦仔细定睛，见道姑连人带兽，似一块火光滚来。洪锦问曰：“来者何人？”圣母答曰：“吾乃丘鸣山火灵圣母是也。你敢将吾门下胡雷杀了！吾今特来报仇。你可速速下马受死，莫待吾怒起，连累此十万生灵，死无噍类也。”道罢，将太阿剑飞来直取，洪锦手中大杆刀火速忙迎。未及数合，洪锦方欲用旗门遁以诛火灵圣母，但不知圣母头上戴一顶金霞冠，冠上有一淡黄包袱盖住，火灵圣母将包袱挑开，现出十五六丈金光，把火灵圣母笼罩当中。她看的见洪锦，洪锦看不见她，早被圣母把洪锦照前甲上一剑砍来。洪锦躲不及，已劈开锁子连环甲。洪锦“哎呀”一声，带伤而逃。火灵圣母招动三千火龙兵，追杀进大营来。好厉害！怎见得火，有赋为证，赋曰：

炎炎烈焰迎空燎，赫赫威风遍地红。却似火轮飞上下，
犹如火鸟舞西东。这火不是燧人钻木，又不是老君炼丹，非

天火，非野火，乃是火灵圣母炼成一块三昧火。三千火龙兵勇猛，风火符印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彻通灵，生生化化皆因火，火燎长空万物荣。烧倒旗门无拦挡，抛锣弃鼓各逃生。焦头烂额尸堆积，为国亡身一旦空。正是：洪锦灾来难躲避，龙吉公主也遭凶。

话说洪锦身着剑伤，逃进大营，不意火灵圣母领三千火龙兵冲杀进营，势不可当。三军叫苦，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龙吉公主在后营，听得一声三军呐喊，急上马拎剑，走出中军，见洪锦伏鞍而逃。洪锦不及对龙吉公主说金光的事，龙吉公主只见火势冲天，烈烟卷起，正欲念咒救火，又见一块金光奔至面前。公主不知所以，忙欲看时，被火灵圣母举剑照龙吉公主劈来。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广成子三谒碧游宫

诗曰：

三叩玄关礼大仙，贝宫珠阙自天然。

翔鸾对舞瑶阶下，驯鹿呦游碧槛前。

无限干戈从此肇，若多诛戮自今先。

周家旺气承新命，又有西方正觉缘。

话说龙吉公主被火灵圣母一剑砍伤胸膛，大叫一声，拨转马望西北逃走。火灵圣母追赶有六七十里方回。这一阵洪锦折兵一万有馀。胡升大喜，迎接火灵圣母进关。只见龙吉公主乃蕊宫仙子，今堕凡尘，也不免遭此一剑之厄。夫妻带伤而逃，至六七十里，方才收集败残人马，立住营寨。忙取丹药敷搽，一时即愈。忙作文书申姜元帅求援兵。且说差官非一日至子牙大营。子牙正坐，忽报：“洪锦遣官，辕门等令。”子牙命：“令来。”差官进营叩头，呈上文书。子牙展开，书曰：

奉命东征佳梦关副将洪锦顿首百拜，奉书谨启大元戎麾下：末将以樗栌之才，谬叨重任，日夜祗惧，恐有不克负荷，有伤元帅之明。自分兵抵关之日，屡获全胜，因获逆命守关裨将胡雷，擅用妖术，被末将妻用法斩之。岂意彼师火灵圣母欲图报仇，自恃道术。末将初会战时，不知深浅，误中她火龙兵凶来，势不可解，大折一阵。乞元帅速发援兵，以解倒悬。非比寻常可以缓视之也。谨此上书，不胜翘望之

至！

话说子牙看罢大惊：“这事非我自去不可！”遂吩咐李靖：“暂署大营事务，候我亲去走一遭。尔等不可违吾节制，亦不可与汜水关会兵。紧守营寨，毋得妄动，以挫军威。违者定按军法！等我回来，再取此关。”李靖领令。

子牙随带韦护、哪吒，调三千人马，离了汜水关，一路上滚滚征尘，重重杀气。非止一日，来到佳梦关安营，不见洪锦的行营。子牙升帐坐下。半晌，洪锦打听子牙兵来，夫妻方移营至辕门听令。子牙把洪锦令入中军。夫妻上帐请罪，备言失机折军之事。子牙曰：“身为大将，受命远征，须当见机而作，如何造次进兵，致有此一场大败！”洪锦启曰：“起先俱得全功，不意一道姑名曰火灵圣母，有一块金霞，方圆有十馀丈罩住她；未将看不见她，她反看得见我。又有三千火龙兵，似一座火焰山一拥而来，势不可当。军士见者先走，故此失机。”子牙听罢，心下甚是疑惑：“此又是左道之术。”正思量破敌之计。

且说火灵圣母在关内，连日打探洪锦不见抵关。只见这一日报马报入城来，报：“姜子牙亲提兵至此。”火灵圣母曰：“今日姜尚自来，也不负我下山一场。我必亲会他，方才甘心。”别了胡升，忙上金眼驼，暗带火龙兵出关，至大营前，坐名要子牙答话。报马报入中军：“禀元帅：火灵圣母坐名请元帅答话。”子牙即便带了众将佐，点炮出营。火灵圣母大呼曰：“来者可是姜子牙麼？”子牙答曰：“道友，不才便是。道友，你既在道门，便知天命。今纣恶贯盈，天人共怒，天下诸侯，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你何得助纣为虐，逆天行事，独不思得罪于天耶！况吾非一己之私，奉玉虚符命，以恭行天之罚，道友又何必逆天强为之哉。不

若听吾之言，倒戈纳降，吾亦体上天好生之仁，决不肯糜烂其民也。”火灵圣母笑曰：“你不过仗那一番惑世诬民之谈，愚昧下民。料你不过一钓叟，贪功网利，鼓弄愚民，以为己功，怎敢言应天顺人之举。且你有多大道行，自恃其能哉！”催开金眼驼，仗剑来取，子牙手中剑火速忙迎。左有哪吒，登开风火轮，使开火尖枪，劈胸就刺；韦护持降魔杵，蹀步飞腾。三人战住圣母。正是：

大蟒逞威喷紫雾，蛟龙奋勇吐光辉。

火灵圣母哪里经得起三人恶战，枪杵环攻，抽身回走，用剑挑开淡黄袱，金霞冠放出金光，约有十馀丈远近。子牙看不见火灵圣母，圣母提剑把子牙前胸一剑。子牙又无铠甲抵挡，竟砍开皮肉，血溅衣襟，拨转四不相望西逃走。火灵圣母大呼曰：“姜子牙！今番难逃此厄也！”三千火龙兵一齐在火光中呐喊。只见大辕门金蛇乱搅，围子内个个遭殃，火焰玻于霄汉，赤光烧尽旌旗。一会儿，众副将不能顾主将。正是：

刀砍尸体满地，火烧人臭难闻。

且言火灵圣母赶子牙，又赶至无躲无闪之处，前走的一似猛兽离弦；后赶的好似飞云掣电。子牙一来年纪高大，剑伤又疼，被火灵圣母把金眼驼赶到至紧至急之处，不得相离。子牙正在危迫之间，又被火灵圣母取出一个混元锤望子牙背上打来，正中子牙后心，翻斤斗，跌下四不相去了。火灵圣母下了金眼驼，来取子牙首级。只听得一人作歌而来：

“一径松竹篱扉，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扶。垂纶菱浦，散步溪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披尘远世途，狂呼，啸傲兔和乌。”

话说火灵圣母方去取子牙首级，只见广成子作歌而至。火灵圣母认得是广成子，大呼曰：“广成子！你不该来！”广成子曰：“吾奉玉虚符命，在此等你多时矣！”火灵圣母大怒，仗剑砍来。这一个轻移道步，那一个急转麻鞋，剑来剑架，剑锋斜刺一团花，剑去剑迎，脑后千团寒雾滚。火灵圣母把金霞冠现出金光来，她不知广成子内穿着扫霞衣，将金霞冠的金光一扫全无。火灵圣母大怒曰：“敢破吾法宝，怎肯干休！”气呼呼的仗剑来砍，恶恨恨的火焰飞腾，复来战广成子。广成子是犯戒之仙，他如今还存什麼念头？忙取番天印祭在空中。正是：

圣母若逢番天印，道行千年付水流。

话说广成子将番天印祭起在空中，落将下来，火灵圣母哪里躲得及，正中顶门，可怜打的脑浆迸出，一灵也往封神台去了。广成子收了番天印，将火灵圣母的金霞冠也收了，忙下山头，涧中取了水，葫芦中取了丹药，扶起子牙，把头放在膝上，把丹药灌入子牙口中，下了十二重楼。有一个时辰，子牙睁开二目，见广成子，子牙曰：“若非道兄相救，姜尚必无再生之理。”广成子曰：“吾奉师命，在此等候多时。你该有此厄。”把子牙扶上四不相，广成子曰：“子牙前途保重！”子牙深谢广成子：“难为道兄救吾残喘，铭刻难忘！”广成子曰：“我如今去碧游宫缴金霞冠去。”

子牙别了广成子，回佳梦关来。正行之际，忽然一阵风来，甚是厉害，只见摧林拔树，搅海翻江。子牙曰：“好怪！此风如同虎至一般！”话未了时，果然见申公豹跨虎而来。子牙曰：“狭路相逢这恶人，如何是好？也罢，我躲了他罢。”子牙把四不相一兜，欲隐于茂林之中。不意申公豹先看见了子牙，申公豹大呼

曰：“姜子牙！你不必躲，我已看见你了！”子牙只得强打精神，上前稽首，子牙曰：“贤弟哪里来？”申公豹笑曰：“特来会你。姜子牙，你今日也还同南极仙翁在一处不好，如今一般也有单自一个撞着我，料你今日不能脱吾之手！”子牙曰：“兄弟，我与你无仇，你何事这等恼我？”申公豹曰：“你不记得在昆仑，你倚南极仙翁之势，全无好眼相看。先叫你，你只是不睬；后又同南极仙翁辱我，又叫白鹤童儿衔我的头去，指望害我。这是杀人冤仇，还说没有！你今日金台拜将，要伐罪吊民，只怕你不能兵进五关，先当死于此地也！”把宝剑照子牙砍来。子牙手中剑架住，曰：“兄弟，你真乃薄恶之人。我与你同一师尊门下，抵足四十年，何无一点情意！及至我上昆仑，你将幻术愚我，那时南极仙翁叫白鹤童儿难你，是我再三解释，你倒不思量报本，反以为仇，你真是无情无义之人也。”申公豹大怒：“你二人商议害我，今又巧语花言，希图饶你。……”说未了，又是一剑。子牙大怒：“申公豹！吾让你，非是怕你，恐后人言我姜子牙不存仁义，也与你一般。你如何欺我太甚！”将手中剑来战申公豹。大抵子牙伤痕才愈，如何敌得过申公豹。只见子牙前心牵扯，后心疼痛，拨转四不相，望东就走。申公豹虎踏风云，赶来甚紧。正是子牙：

方才脱却天罗难，又撞冤家地网来。

话说申公豹赶上子牙，打一开天珠来，正中子牙后心。子牙坐不住四不相，滚下鞍鞦。申公豹方下虎来欲害子牙，不防山坡下坐着夹龙山飞龙洞惧留孙道人，他也是奉玉虚之命在此等候申公豹的，乃大呼曰：“申公豹少得无礼！我在此！我在此！”连叫两声。申公豹回头看惧留孙，吃了一惊。他知道惧留孙厉害，自思：“不好！”便欲抽身上虎而走。惧留孙笑曰：“不要走！”手

中急祭捆仙绳，将申公豹捆了。惧留孙吩咐黄巾力士曰：“与我拿至麒麟崖去，等吾来发落。”黄巾力士领法旨去讫。且说惧留孙下山，挽扶子牙，靠石倚松，少坐片时；又取粒丹药服之，方才复旧。子牙曰：“多感道兄救我！伤痕未好，又打了一珠，也是吾七死三灾之厄耳。”子牙辞了惧留孙，上了四不相，回佳梦关。不表。且说惧留孙纵金光法往玉虚宫来，行至麒麟崖，见黄巾力士等候。惧留孙行至宫门前，少时，见一对提幡，一对提炉，两行羽扇分开。怎见得元始天尊出玉虚宫光景，有诗为证：

鸿闾初判有声名，炼得先天聚五行。

顶上三花朝北阙，胸中五气透南溟。

群仙队里称元始，玄妙门庭话未生。

漫道香花随辇毂，沧桑万劫寿同庚。

话说惧留孙见掌教师尊出玉虚宫来，俯伏道旁，口称：“老师万寿！”元始天尊曰：“好了！你们也拨开云雾，不久返本還元。”惧留孙曰：“奉老师法旨，将申公豹拿至麒麟崖，听候发落。”元始听说，来至麒麟崖，见申公豹捉在那惊。元始曰：“孽障！姜尚与你何仇，你邀三山五岳人去伐西岐？今日天数皆完，你还在中途害他，若不是我预为之计，几乎被你害了。如今封神一切事体要他与我代理，应合佐周，你如今只要害他，使武王不能前进。”命黄巾力士：“揭起麒麟崖，将这孽障压在此间，待姜尚封过神再放他！”看官：元始天尊岂不知道要此人收聚“封神榜”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故假此难他，恐他又起波澜耳。黄巾力士来拿申公豹要压在崖下，申公豹口称：“冤枉！”元始曰：“你明明的要害姜尚，何言冤枉？也罢，我如今把你压了，你说我偏向姜尚；你如再阻姜尚，你发一个誓来。”申公豹发一个誓愿，只当

口头言语，不知出口有愿。公豹曰：“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挡姜尚，弟子将身子塞了北海眼！”元始曰：“是了，放他去罢。”申公豹脱了此厄而去，惧留孙也拜辞去了。

且说广成子打死了火灵圣母，径往碧游宫来。这个原是截教教主所居之地。广成子来至宫前。好所在！怎见得，有赋为证：

烟霞凝瑞霭，日月吐祥光。老柏青青与山岚，似秋水长天一色；野卉纷纷同朝霞，如碧桃丹杏齐芳。彩色盘旋，尽是道德光华飞紫雾；香烟缥缈，皆从先天无极吐清芬。仙桃仙果，颗颗恍若金丹；绿杨绿柳，条条浑如玉线。时闻黄鹤鸣皋，每见青鸾翔舞。红尘绝迹，无非是仙子仙童来往；玉户常关，不许那凡夫俗女闲窥。正是：无上至尊行乐地，其中妙境少人知。

话说广成子来至碧游宫外，站立多时。里边开讲“道德玉文”。少时，有一童子出来，广成子曰：“那童子，烦你通报一声，宫外有广成子求见老爷。”童儿进宫，至九龙沉香辇下禀曰：“启老爷：外有广成子至宫外，不敢擅入，请法旨定夺。”通天教主曰：“着他进来。”广成子进至里边，倒身下拜：“弟子愿师叔万寿无疆！”通天教主曰：“广成子，你今日至此，有何事见我？”广成子将金霞冠奉上：“弟子启师叔：今有姜尚东征，兵至佳梦关，此是武王应天顺人，吊民伐罪，纣恶贯盈，理当剿灭。不意师叔教下门人火灵圣母仗此金霞冠，前来阻逆大兵，擅行杀害生灵，糜烂士卒；头一阵剑伤洪锦并龙吉公主；第二阵又伤姜尚，几乎丧命。弟子奉师尊之命，下山再三劝慰。彼仍恃宝行凶，欲伤弟子。弟子不得已，用了番天印，不意打中顶门，以绝生命。弟子特将金霞冠缴上碧游宫，请师叔法旨。”通天教主曰：“吾三教共

议封神，其中有忠臣义士上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浅厚薄，彼此缘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后。吾教下也有许多，此是天数，非同小可，况有弥封，只至死后方知端的。广成子，你与姜尚说，他有打神鞭，如有我教下门人阻他者，任凭他打。前日我有谕帖在宫外，诸弟子各宜紧守，他若不听教训的，是自取咎，与姜尚无干。广成子去罢！”广成子出了碧游宫，正行，只见诸大弟子在旁听见掌教师尊吩咐“凡吾教下弟子不遵训诲，任凭他打”，众弟子心下甚是不服，俱在宫外等他。旁边有最不忿的是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对众言曰：“火灵圣母是多宝道人门下，广成子打死了她，就是打我等一样。他还来缴金霞冠，明明是欺蔑吾教！我等师尊又不察其事，反吩咐任他打，是明明欺吾等无人物也！”彼时恼了龟灵圣母，大呼曰：“岂有此理！他打死火灵圣母，还来缴金霞冠！待吾去拿了广成子，以泄吾等之恨！”龟灵圣母仗剑赶来，大呼：“广成子不要走！我来了！”广成子站住，见她来的势局不同，广成子陪笑迎来，问曰：“道兄有何吩咐？”龟灵圣母曰：“你把吾教门人打死，还到此处来卖精神，分明是欺蔑吾教，显你等豪强，情殊可恨！不要走！我与火灵圣母报仇！”仗剑砍来。广成子将手中剑架住，言曰：“道友差矣！你的师尊共立‘封神榜’，岂是我等欺她，是她自取。也是天数该然，与我何咎！道友言替她报仇，真是不谙事体！”龟灵圣母大怒曰：“还敢以言语支吾！”不由分说，又是一剑。广成子正色言曰：“我以礼谕你，你还是如此，终不然我怕你不成？纵是我师长，也只好让你两剑。”龟灵圣母又是一剑。广成子大怒，面皮通红，仗宝剑相还。两家未及数合，广成子祭番天印打来。龟灵圣母见此印打下来，招架不住，忙现原身，乃是个大乌龟。昔苍

颌造字而有龟文羽翼之形，就是那时节得道的，修成人形，原是一个母乌龟，故此称为“圣母”。彼时金灵圣母、多宝道人见龟灵圣母现了原身，各人面上俱觉惭愧之极，甚是追悔。只见虬首仙、乌云仙、金光仙、金牙仙大呼：“广成子，你欺吾教，不是这等！”数人发怒，一齐仗剑赶来。广成子自思：“吾在他家里，身入重地，自古道‘单丝不成线’，反为不美。”广成子又见他们重重围来，“不若还奔碧游宫，见他师尊，自然解释。”乃不等通报，径自投台下来。通天教主曰：“广成子，你又来有甚话说？”广成子跪而后曰：“师叔吩咐，弟子领命下山。不知师叔门人龟灵圣母同许多门人来为火灵圣母复仇。弟子无门可入，特来见师叔金容，求为开释！”通天教主命水火童儿：“把龟灵圣母叫来！”少时，龟灵圣母至法台下行礼，口称：“弟子在。”通天教主曰：“你为何去赶广成子？”龟灵圣母曰：“广成子将吾教下门人打死，反上宫来献金霞冠，分明是欺蔑吾教！”通天教主曰：“吾为掌教之主，反不如你等？此是你不守我谕言，自取其祸，大抵俱是天数，我岂不知？广成子把金霞冠缴来，正是尊吾法旨，不敢擅用吾宝。尔等仍是狼心野性，不守我清规，大是可恶！将龟灵圣母革出宫外，不许入宫听讲！”遂将龟灵圣母革出。两旁恼了许多弟子，私相怨曰：“今为广成子，反把自家门弟子轻辱，师尊如何这样偏心？”大家俱不忿，尽出门来。只见通天教主吩咐广成子：“你快去罢！”广成子拜谢了教主，方才出了碧游宫，只见后面一起截教门人赶来，只叫：“拿住了广成子以泄吾众人之恨！”广成子听得着慌：“这一番来得不善！欲径往前行，不好；欲与他抵敌，寡不敌众。不若还进碧游宫，才免得此厄。”看官：广成子你原不该来！这正应了“三谒碧游宫”。正是：

沿潭撒下钩和线，从今钓出是非来。

话说广成子这一番慌慌张张跑至碧游宫台下，来见通天教主，不知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青龙关飞虎折兵

诗曰：

流水滔滔日夜磨，不知乌兔若奔梭。

才看苦海成平陆，又见沧桑化碧波。

熊虎将军餐白刃，英雄俊杰饮干戈。

迟早只因天数定，空教血泪滴婆娑。

话说广成子三进碧游宫，又来见通天教主，双膝跪下。教主问曰：“广成子，你为何又进我宫来？全无规矩，任你胡行！”广成子曰：“蒙师叔吩咐，弟子去了；其如众门人不放弟子去，只要与弟子并力。弟子之来，无非敬上之道；若是如此，弟子是求荣反辱。望老师慈悲发付弟子，也不坏师叔昔日三教共立‘封神榜’的体面。”通天教主听说，怒曰：“水火童子快把这些无知畜生唤进宫来！”只见水火童子领法旨出宫来，见众门人，曰：“列位师兄，老爷发怒，唤你等进去。”众门人听师尊呼唤，大家没意思，只得进宫来见。通天教主喝曰：“你这些不守规矩的畜生！如何师命不遵，恃强生事，这是何说！广成子是我三教法旨扶助周武，这是应运而兴。他等逆天行事，理当如此。你等如何还是这等胡为？情实可恨！”直骂得众人们面面相觑，低头不语。通天教主吩咐广成子曰：“你只奉命而行，不要与这些人计较。你好生去罢！”广成子谢过恩，出了宫，径回九仙山去了。后有诗叹曰：

广成奉旨涉先天，只为金霞冠欲还。

不是天心原有意，界牌关下有“诛仙”。

话说通天教主曰：“姜尚乃是奉吾三教法旨，扶佐应运帝王，这三教中都有在‘封神榜’上的。广成子也是犯教之仙，他就打死火灵圣母，非是他来寻事做，这是你去寻他，总是天意。尔等何苦与他做对？连我的训谕不依，成何体面！”众门人未及开言，只见多宝道人跪下禀曰：“老师圣谕，怎敢不依？只是广成子太欺吾教，妄自尊大他的玉虚教法，辱骂我等不堪，老师哪里知道？倒把他一面虚词当做真话，被他欺逛过了。”通天教主曰：“‘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总一般。’他岂不知，怎敢乱说欺弄。你等切不可自分彼此，致生事端。”多宝道人曰：“老师在上：弟子原不敢说，只今老师不知详细，事已至此，不得不以直告。他骂吾教是左道旁门，‘不分披毛带角之人，湿生卵化之辈，皆可同群共处’。他视我为无物，独称他玉虚道法为‘无上至尊’，所以弟子等不服也。”通天教主曰：“我看广成子亦是真实君子，断无是言。你们不要错听了。”多宝道人曰：“弟子怎敢欺逛老师！”众门人齐曰：“实有此语。这都可以面质。”通天教主笑曰：“我与羽毛相并，他师父却是何人？我成羽毛，他师父也是羽毛之类。这畜生这等轻薄！”吩咐金灵圣母：“往后边取那四口宝剑来。”少时，金灵圣母取一包袱，内有四口宝剑，放在案上。教主曰：“多宝道人过来，听我吩咐：他既是笑我教不如，你可将此四口宝剑去界牌关摆一诛仙阵，看阐教门下哪一个门人敢进吾阵！如有事时，我自来与他讲。”多宝道人请问老师：“此剑有何妙用？”通天教主曰：“此剑有四名：一曰‘诛仙剑’，二曰‘戮仙剑’，三曰‘陷仙剑’，四曰‘绝仙剑’。此剑倒悬门上，发雷震动，剑光

一晃，任从他是万劫神仙，也难逃得此难。”昔曾有赞，赞此宝剑，赞曰：

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利，“戮仙”亡，“陷仙”到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裳。

话说通天教主将此剑付与多宝道人，又与一诛仙阵图，言曰：“你往界牌关去，阻住周兵，看他怎样对你。”多宝道人离了高山，径往界牌关去。不表。

且说子牙自从遇申公豹得脱回佳梦关来。周营内差人四下惊打探子牙消息。只见哪吒登风火轮，四下找寻。子牙正策四不相前行，恰好遇着韦护。韦护大喜，上前安慰子牙曰：“自火龙兵冲散人马，急切难以收聚。不意火灵圣母赶师叔去，那些兵原是左道邪术，见没有主将作法驱逐，一时火光灭了，并无有一些手段。被我等收回兵，复一阵杀的他干净。只是不见师叔。如今哪吒等四路去打探，不期弟子在此得遇尊颜，我等不胜幸甚！”有探事官飞奔中军，来报于洪锦。洪锦远迎，子牙进辕门，众将欢喜。收点人马，计算又折了四五千军卒。子牙把火灵圣母、申公豹的事对众军将细说一遍，众人贺喜。子牙吩咐整顿人马，离佳梦关五十里。住了三日，子牙方整点士卒，一声炮响，复至关下安营。且说胡升在关内不知火灵圣母吉凶，又听得报马来报，子牙兵复至关下，胡升大惊：“姜尚兵又复至，火灵圣母休矣！”急与佐贰官商议：“前日已是降周，平空而来火灵圣母搅扰这场，使吾更变一番，虽然胜了姜子牙二阵，成得甚事！如今怎好相见？”旁有佐贰官王信曰：“如今元帅把罪名做在火灵圣母身上，彼自不罪元帅也。这也无妨。”胡升曰：“此言也有理。”就差王信具

纳降文书，前往周营来见子牙。有军政官报入中军：“启元帅：关内差官下文书，请令定夺。”子牙传令：“令来。”王信来至中军，呈上文书。子牙展于案上观看，书曰：

纳降守关主将胡升暨大小将佐等，顿首上书于西周大元帅麾下：不职升谬承司阍，镇守边关，谨慎小心，希图少尽臣节以报主知。孰意皇天不眷，降灾于殷，天愁人叛，致动天下诸侯观政于商。日者元帅率兵抵关，升弟胡雷与火灵圣母不知天命，致逆王师，自罹于祸，悔亦无及。升罪固宜罔赦，但元帅汪洋之度，好生之人，无不覆载。今特遣裨将王信薰沐上书，乞元帅下鉴愚悃，容其纳降，以救此一方民，真时雨之师，万姓顶祝矣。胡升再顿首谨启。

子牙看书毕，问王信曰：“你主将既已纳款，吾亦不究往事。明日即行献关，毋得再有推阻。”洪锦在旁言曰：“胡升反复不定，元帅不可轻信，恐其中有诈。”子牙曰：“前日乃是他兄弟违傲，与火灵圣母自恃左道之术故耳。以我观，胡升乃是真心纳降也。公勿多言。”遂令王信：“回覆主将，明日进关。”王信领令，进关来见胡升，将子牙言语尽说一遍。胡升大喜，遂命关上军士立起周家旗号。次日，胡升同大小将领率百姓出关，手执降旗，焚香结彩，迎子牙大势人马进关。来至帅府堂上坐下，众将官侍立两旁。只见胡升来至堂前行礼毕，禀曰：“末将胡升一向有意归周，奈吾弟不识天时，以遭诛戮。末将先曾具纳降文表与洪将军，不期火灵圣母要阻天兵，末将再三阻挡不住，致有得罪于元帅麾下，望元帅恕末将之罪。”子牙曰：“听你之言，真是反复不定：头一次纳降，非你本心。你见关内无将，故尔偷生。及见火灵圣母来至，汝便欺心，又思故主。总是暮四朝三之小人，岂是一言

以定之君子。此事虽是火灵圣母主意，也要你自己肯为，我也难以准信。留你久后必定为祸。”命左右：“推出斩之！”胡升无言抵塞，追悔无及。左右将胡升绑出帅府。少时，见左右将首级来献。子牙命拿出关前号令。子牙平定了佳梦关，令祁恭镇守。子牙把户口查明，即日回兵至汜水关。李靖领众将辕门迎接。子牙至后营见武王，将取佳梦关一事奏知武王。武王置酒在中军与子牙贺功。不表。

且说黄飞虎领十万雄师往青龙关来，一路浩浩军威，纷纷杀气。一日哨马报入中军：“启总兵：人马已至青龙关，请令安营。”黄总兵传令：“安下行营。”放炮呐喊。话说这青龙关镇守大将乃是丘引，副将是马方、高贵、余成、孙宝等。闻周兵来至，丘引忙升厅坐下，与众将议曰：“今日周兵无故犯界，甚是狂悖，吾等正当效力之时，各宜尽心报国。”众将官齐曰：“愿效死力。”人人俱摩拳擦掌，个个勇往直前。且说黄总兵升帐曰：“今日已抵关隘，谁去见头一阵立功？”邓九公曰：“愿往。”飞虎曰：“将军一往，必建奇功。”邓九公上马出营，至关下搦战。哨探马报入帅府。丘引急令马方：“去见头阵，便知端的。”马方上马提刀，开放关门，两杆旗开，见邓九公红袍金甲，一骑马飞临阵前。马方大呼曰：“反贼慢来！”九公曰：“马方，你好不知天时！方今兵连祸结，眼见成汤亡于旦夕，尔尚敢来出关会战也！”马方大骂：“逆天泼贼，欺心匹夫，敢出妄言，惑吾清听！”纵马摇枪飞来直取，邓九公手中刀急架忙迎。二马盘旋，大战有三十回合。邓九公乃久经战场上将，马方哪里是他的对手，正战间，被九公卖个破绽，大喝一声，将马方劈于马下。邓九公提了首级，掌得胜鼓回营，来见黄飞虎，将马方首级献上。黄总兵大喜，上九公

首功，具酒相庆。

且说败兵报进关来：“禀元帅：马方失机，被邓九公枭了首级，号令周营。”丘引听报，只气得三狻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次日，亲自提兵出关。黄飞虎正议取关一事，见哨马报入中军：“青龙关大队摆开，请总兵答话。”黄天虎传令：“也把大队人马摆出。”炮声响处，大红旗展，好雄威人马出来！正是：

人是欢彪蹕阔涧，马如大海老龙腾。

话言丘引见黄飞虎左右分开大小将官，一马当先，大叫：“黄飞虎负国忘恩，无父无君之贼！你反了五关，杀害朝廷命官，劫纣王府库，助姬发为恶，今日反来侵扰天子关隘，你真是恶贯满盈，必受天诛！”黄飞虎笑曰：“今天下会兵，纣王亡在旦夕，你等皆无死所！马前一卒，有多大本领，敢逆天兵耶！”飞虎回顾左右：“哪一员战将与吾拿了丘引？”后有黄天祥应曰：“待吾来擒此贼！”天祥年方十七岁，正所谓“初生之犊不惧虎”，催开战马，摇手中枪冲杀过来，这壁厢有高贵摇斧接住。两马相交，枪斧并举。黄天祥也是“封神榜”上之人，力大无穷。来来往往，未及十五回合，一枪刺中高贵心窝，翻鞍下马。丘引大呼一声：“气杀吾也！不要走，吾来也！”丘引银盔素铠，白马长枪，飞来直取天祥。黄天祥见丘引自至，心下暗喜：“此功该吾成也！”摇手中枪劈面相还。好杀！怎见得，正是：

棋逢敌手难藏兴，将遇良才好奏功。

黄天祥使发了这条枪，如风驰雨骤，势不可当，丘引自觉不能胜。天祥今会头阵，如此英勇，枪法更神。有赞为证，赞曰：

乾坤真个少，盖世果然稀。老君炉惊炼，曾敲十万八千锤。磨塌太行山顶石，浸干黄河九曲溪。上阵不沾尘世界，

回来一阵血腥飞。

话说黄天祥使开枪，把丘引杀得只有招架之功，更无还兵之力。旁有丘引副将孙宝、余成两骑马，两口刀，杀奔前来助战。邓九公见二将前来协助，邓九公奋勇走马，刀劈了余成翻鞍落马。孙宝大怒，骂曰：“好匹！焉敢伤吾大将！”转回来力敌九公。话说丘引被黄天祥战住，不得闲空，纵有左道之术，不能使出来；又见邓九公走马刀劈了余成，心下急躁。黄天祥卖了个破绽，一枪正中丘引左腿。丘引大叫一声，拨转马就走。黄天祥挂下枪，取弓箭在手，拽满弓弦，往后心射来，正中丘引肩窝。孙宝见主将败走，心下着慌，又被邓九公一刀把孙宝挥于马下，枭了首级。黄飞虎掌鼓进营。正是：

只知得胜回营去，哪晓儿男大难来。

话说丘引败进高关，不觉大怒：“四员副将尽被两阵杀绝，自己又被这黄天祥枪刺左腿，箭射肩窝，候明日出阵，拿住此贼，碎尸万段，以泄此恨！”看官：丘引乃曲蟾得道，修成人形，也善左道之术。此人自用丹药敷搽，即时痊愈。到三日后，上马提枪，至周营前，只叫：“黄天祥来见我！”哨马报入中军，黄天祥又出来会战。丘引见了仇人，不答话，摇枪直取天祥，黄天祥手中枪急架忙迎。二马交锋，来往战有三十回合。黄天祥看丘引顶上银盔露出发来，暗想：“此贼定有法术，恐遭毒害。”天祥心生一计，把枪丢了一空。丘引要报前日之仇，乘空一枪刺来，刺了个空，跌在黄天祥怀里来。黄天祥掣出银装铜来——好铜！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宝攒玉靶，金叶厢成，绿绒绳穿就护手，熟铜抹就光辉。

打大将翻鞍落马，冲行营鬼哭神悲。亚断三环剑，磕折丈八

枪。寒凛凛，有甚三冬雪；冷飕飕，赛过九秋霜。

话说丘引被黄天祥一铜，正中前面护心镜上，打得丘引口喷鲜血，几乎落下鞍辔，败进关内，闭门不出。黄天祥得胜回营，来见父亲，说丘引闭门不出。黄飞虎与邓九公共议取关之策。不表。且说丘引被这一铜打得吐血不止，忙服丹药，一时不能痊愈；切齿深恨黄天祥于骨髓，在关内保养伤痕。次日，周兵攻打青龙关，丘引铜伤未愈，上城来亲自巡视，千方百计防设守关之法。大抵此关乃朝歌保障之地，西北藩屏，最是紧要。城高壕深，急切难以攻打。周兵一连攻打三日，不能得下。黄飞虎见此关急切难下，传令：“鸣金。”收回人马，再作良谋。丘引见周兵退去，也下城来，至帅府坐下，心中纳闷。忽报：“督粮官陈奇听令。”丘引令至殿前。陈奇打躬曰：“催粮应济军需，不曾违限，请令定夺。”丘引曰：“催粮有功，总为朝廷出力。”陈奇问：“周兵至此，元帅连日胜负如何？”丘引答曰：“姜尚分兵取关，惟恐吾断他粮道，连日与他会战，不意他将佐骁勇，邓九公杀吾佐贰官，黄天祥枪马强胜，吾被他中枪，箭射，铜打。若是拿住这逆贼，必分化其尸，方泄吾恨！”陈奇曰：“元帅只管放心，等末将拿来，报元帅之恨。”

次日，陈奇领本部飞虎兵，坐火眼金睛兽，提手中荡魔杵，至周营搦战。哨马报入中军：“启元帅：关上有将搦战。”黄飞虎问曰：“谁将出马？”邓九公曰：“末将愿领人马。”九公绰兵刃在手，径出营来。一见对阵鼓响，一将当先，提荡魔杵，坐金睛兽，邓九公问曰：“来者何人？”陈奇曰：“吾乃督粮官陈奇是也。你何人？”邓九公答曰：“吾乃西周东征副将邓九公是也。日者丘引失机，闭门不出，你想是先来替死，然而也做不得他的名下！”

陈奇大笑曰：“看你这匹如婴儿草莽，你有何能！”便催开金睛兽，使开荡魔杵，劈胸就打，邓九公大杆刀赴面交还。兽马交锋，刀杵并举。两家大战三十回合，邓九公的刀法如神，陈奇用的是短兵器，如何抵挡得住。陈奇把荡魔杵一举，他有三千飞虎兵，手执挠钩套索，如长蛇阵一般，飞奔前来，有拿人之状。邓九公不知缘故。陈奇原是左道，有异人秘传，养成腹内一道黄气，喷出口来，凡是精血成胎者，必定有三魂七魄，见此黄气，则魂魄自散。九公见此黄气，坐不住鞍鞅，翻身落马，邓九公被飞虎兵一拥上前，生擒活捉，拿进高关，三军呐喊。丘引正坐，左右报入府来：“禀元帅：陈奇捉了邓九公听令。”丘引大悦，令左右：“推来！”邓九公及至醒来，身上已是绳索绑缚，莫能顿挫；左右推至丘引面前，九公大骂曰：“匹夫左道之术擒吾，我就死也不服！今既失机，有死而已。吾生不能啖汝血肉，死后必为厉鬼以杀叛贼！”丘引大怒，令：“推出斩之！”可怜邓九公归周，不能会诸侯于孟津，今日全忠于周主。正是：

功名未遂扶王志，今日逢危已尽忠。

话说丘引发出行刑牌出府，将邓九公首级号令于关上。有哨探马报入中军：“启老爷：邓九公被陈奇口吐黄气，拿了进关，将首级号令城上。”黄飞虎大惊曰：“邓九公乃大将之才，不幸而丧于左道之术。”心中甚是伤感。

话说丘引治酒与陈奇贺功。次日，陈奇又领兵至周营搦战，报马报入中军。旁有九公佐贰官太鸾大怒曰：“末将不才，愿与主将报仇。”黄飞虎许之。太鸾上马出营，与陈奇相对，也不答话，大战二十回合。陈奇把杵一举，后面飞虎兵拥来，陈奇把嘴一张，太鸾依旧落马，被众人擒拿进关见丘引。丘引曰：“此乃

从贼，且不必斩他，暂送下囹圄，俟拿了主将，一齐上囚车解往朝歌，以尽国法，又不负汝之功耳。”陈奇大喜。且说黄总兵见又折了太鸾，心下甚是不乐。只见次日来报：“陈奇搦战。”黄将军问左右：“谁去走一遭？”话未了，只见旁边走过三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应曰：“不萧三人愿往。”黄飞虎吩咐：“须要仔细！”三人应声曰：“知道。”弟兄三人上马，径出营来。陈奇问曰：“来者何人？”黄天禄答曰：“吾乃开国武成王三位殿下：黄天禄、天爵、天祥是也。”陈奇暗喜：“正要拿这孽畜，他恰自来送死！”催开金睛兽，也不答话，使开荡魔杵，飞来直取天禄兄弟。三人三条枪，急架忙迎，四马交锋。怎见得一场好杀：

四将阵前发怒，颠开兽马相持。长枪晃晃闪虹霓，荡魔杵发来峻利。这一个拼命舍死定输赢，那三个为国亡家分轩轾。些儿失手命难存，留取清名传万世。

三匹马裹住了陈奇一匹金睛兽，大战在龙潭虎穴。不知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将显神通

诗曰：

二将相逢各有名，青龙关遇定输赢。

五行道术皆堪并，万劫轮回共此生。

黄气无声能覆将，白光有影更擒兵。

须知妙法无先后，大难来时命自倾。

话说黄天禄兄弟三人裹住陈奇，忽一枪正中陈奇右腿，陈奇将坐骑跳出圈子外边，黄天禄随后赶来。陈奇虽然腿上有伤，他的道术自在，他把荡魔杵一举，只见飞虎兵蜂拥而来，将腹内炼成黄气喷出，黄天禄滚下鞍鞦，早被飞虎兵挠钩搭住，生擒活捉了，进关来见丘引。丘引吩咐，也把黄天禄监禁了。说话黄天爵、黄天祥回营见父，言兄被擒，黄总兵十分不乐，遣官打听可曾号令。探事官回报：“启老爷：不曾号令。”话说陈奇腿上有伤，自用丹药敷搽。只见次日，丘引伤痕痊愈，要来报仇，乃不戴头盔，顶上戴一金箍，似陀头样，贯甲披袍，上马拎枪，来奔至周营，坐名要黄天祥决战。报马报入营中，天祥便欲出战，飞虎阻挡不住。天祥上马提枪，出营来见是丘引，大叫曰：“丘引，今日定要擒你见功！”催开马，摇手中枪，直刺丘引，丘引枪赴面交还。二马盘旋，双枪并举，大战在关下。黄天祥这根枪如风狂雨骤，势不可当，丘引招架不住，掩一枪，勒回马往关前就走。黄天祥不知好歹，随后赶来。只见丘引顶上长一道白光，光中分开，里

面现出碗大一颗红珠，在空中滴溜溜只是转。丘引大叫：“黄天祥，你看吾此宝！”黄天祥不知所以，抬头看时，不觉神魂飘荡，一会儿不知南北西东，昏昏惨惨，被步下军卒生擒下马，绳缚二臂。及至醒时，已被捉住。丘引大喜，掌鼓进关。正是：

可惜年少英雄客，化作南柯梦里人！

且说丘引拿住黄天祥进关，升堂坐下，传令两边：“把黄天祥推来！”众人将黄天祥推至面前。黄天祥气隘脰牛，厉声大呼曰：“丘引，你这逆贼，敢以妖术成功，非大丈夫也！我死不足惜，当报国恩。若姜元帅兵临，你这匹夫有粉骨碎身之祸！既被你擒，快与我一死！吾定为厉鬼以杀贼！”丘引大怒曰：“你这叛贼，反出语伤人！你箭射、铜打、枪刺，你心下便自爽然。今日被擒，不自求生，又以恶语狂言辱吾！”天祥睁目大骂：“逆贼！我恨不得枪穿你肺腑，铜打碎你天灵，箭射透你心窝，方称我报国忠心！今不幸被擒，自分一死，何必多言，做出那等的模样！”丘引大怒，命左右：“先枭了首级，仍风化其尸，在城楼上！”少时，哨马报入周营：“启老爷：四公子被丘引拿去，枭了首级，把尸骸北城楼上，风化其尸，请军令定夺。”黄飞虎听报，大叫一声，跌倒在地，众将扶起。黄总兵放声大哭曰：“吾生四子，不能为武王至孟津大会诸侯以立功，今方头一座关隘，先丧吾三子！”黄飞虎思子，作诗一首以志感，诗曰：

为国捐躯赴战场，丹心可并日争光。

几番未灭强梁寇，左术擒儿年少亡。

话说黄总兵见事机如此，忙修告急申文，连夜差使臣往汜水关老营中，见子牙求救。使臣在路，也非一日，来至行营。旗门官报入中军：“启元帅：黄总兵遣官至辕门等令。”子牙传令：

“令来。”使臣至帐前行礼，将申文呈上。子牙拆开看毕，大惊曰：可惜邓九公、黄天祥俱死于非命！”着实伤悼。只见邓婵玉哭上帐来，“禀上元帅：末将愿去为父报仇。”子牙许之；又点先行官哪吒同往。哪吒大喜，领了将令，星夜往青龙关来。哪吒风火轮来的快，便先行；婵玉随营行走。只见哪吒霎时就到青龙关了。正是：

顷刻行千里，须臾至九州。

话说哪吒至营前，报入中军：“有先行官哪吒辕门听令。”黄总兵忙叫：“请来。”哪吒进中军行礼毕，黄总兵曰：“吾奉令分兵至此，不幸子亡兵败，邓九公竟被左术丧身，吾在此待罪请援。今先行官至此，吾辈不胜幸甚！”哪吒曰：“小将军丹心忠义，为国捐躯，青史简篇，永垂不朽，亦不辜负将军教养之功。”次日，哪吒上风火轮，提火尖枪，往关下搦战。猛见黄天祥之尸，大怒曰：“吾拿住丘引，定以此为例！”大叫：“城上报事官！快传与丘引，早来洗颈受戮！”报马报入帅府：“有将请战。”丘引听报，自恃己能，依旧是陀头打扮，竟出关门。看见一人登风火轮而来，大呼曰：“来者莫非是哪吒麽？”哪吒大骂曰：“你这匹夫！黄天祥与你不过敌国之仇，彼此为国，不过枭首；又有何罪，你竟欲风化其尸！我今拿住你，定碎醢汝尸，为天祥泄恨！”把火尖枪摆动，直取丘引，丘引以枪急架相还。二马相交，双枪并举，来往战杀二三十合，丘引就走。哪吒赶来，丘引依旧把头上白气生出，现那一颗红珠出来在空中旋转。丘引把哪吒当做凡胎肉体，不知他是莲花化身，便大叫曰：“哪吒！你看吾之宝！”哪吒抬头看见，大笑曰：“无知匹夫！此不过是个红珠儿，你叫我看他怎的！”丘引大惊：“吾得道修成此珠，捉将擒军，无不效验，今日

哪吒看见，如何不昏于轮下！”心中已是着忙，只得勒回马来又战。被哪吒用乾坤圈打来，正中丘引肩窝，打的筋断骨折，伏鞍而逃，败回关去。哪吒得胜回营，来见黄飞虎。不表。

且说土行孙催粮至子牙大营，见元帅回令毕，土行孙下殿，不见邓婵玉，问其故，武吉曰：“黄飞虎求救兵，申文言你岳翁阵亡，你夫人去了。”土行孙听得邓九公已死，着实伤悼，忙忙领子牙催粮箭，督二运径往青龙关来，不一日至辕门。探马报入中军，黄飞虎令：“请来。”土行孙来至帐前行礼毕，黄飞虎曰：“邓九公为左术阵亡；吾子二人被擒，天祥被丘引逆贼风化其尸。今日先行哪吒打丘引一乾坤圈，逆贼未曾授首。”土行孙曰：“待末将今晚且将天祥尸首盗出，用棺木收殓，明日好擒丘引以报此仇。”土行孙下帐来，与邓婵玉等相见。只至当晚，土行孙借地行术，径进关来，先在里边走了一番。及行到圉囿之中，看见太鸾、黄天禄。时至二更，四下里人声寂静，土行孙钻上来，悄悄的叫：“黄天禄，我来了。你放心，不久就取关了。”黄天禄听的是土行孙声音，大喜曰：“速些才妙！”土行孙曰：“不必吩咐。”土行孙说了信，径至城楼上，把绳子割断，天祥的尸首吊在关外，周纪收去尸首。黄飞虎看见子户，放声大哭曰：“年少为国，致捐其躯，真为可惜！”急用棺木收尸。黄飞虎自思想：“吾生四子，今丧三人，今日不若命黄天爵送天祥尸首回西岐去，早晚亦可侍奉吾父，一则不失黄门之后，二则使我忠孝两全。”黄飞虎打发第三子黄天爵押送车回西岐去了。且说丘引被哪吒打伤，次日升厅纳闷。只见巡城军士来报：“黄天祥尸首，夜来不知被何人割断绳子，将尸首盗去。”丘引听报，愈加愁闷。陈奇大怒：“不才出关，拿来为主将报仇！”说罢，领本部飞虎兵至营前搦战。哨

马报入中军，黄总兵问：“谁人见阵？”土行孙愿往。邓婵玉欲为父亲报仇，愿随掠阵。夫妻二人出营，见陈奇坐金睛兽，提荡魔杵，滚至阵前。土行孙大骂陈奇曰：“匹夫用左道邪术，杀吾岳丈，不共戴天！今日特来擒你报仇！”陈奇大笑：“谅你这等人，真如朽腐之物，做得出什么事来！杀你恐污吾手！”催开坐骑，拎杵就打，土行孙手中棍急架忙迎。杵棍并举，未及数合，陈奇见土行孙往来小巧便宜，急切不能取胜，陈奇忙把杵一摆，飞虎兵齐奔前来，陈奇对着土行孙把嘴一张，喷出一道黄气。土行孙站不住，一交跌倒在地，飞虎兵把土行孙拿去。陈奇不防邓婵玉在对面，见拿了她丈夫，发出一块五光石来，正中陈奇嘴上，打得唇绽齿落，“哎哟”一声，掩面而走。婵玉又发一石，夹后心一下，把后心镜打得粉碎，陈奇只得伏鞍而逃。只见土行孙睁开眼，浑身上绳子，笑曰：“倒有趣！”陈奇被邓婵玉打伤，逃回关内，来见丘引。丘引看见陈奇鼻青嘴绽，袍带皆著，忙问其故。陈奇曰：“只因拿一不堪匹夫，不防对过有一贱人，用石打伤面门，复一石又打伤脊背，致失机而回。”丘引听说，忙令左右：“将周将拿来！”左右遂将土行孙推至阶前。看见土行孙身不满三四尺，便问陈奇曰：“这样东西，拿他何用？”命左右：“推出去斩了号令！”土行孙也不慌不忙，来至关上。左右方欲动手，只见土行孙把身子一扭，杳无踪迹。正是：

地行道术原无迹，盗宝偷关盖世雄。

话说左右见土行孙不见了，只吓得目瞪口呆，慌忙报与丘引。丘引听报，大惊曰：“周营中有此异人，所以屡伐西岐俱皆失利。今日不见黄天祥尸首，就是此人盗去，也未可知。速传令：早晚各要防备关隘。”

且说土行孙回见黄总兵，共议取关。忽哨探马报入中军：“有三运督粮官郑伦来辕门等令。”黄总兵传令：“令来。”郑伦至帐前行礼毕，言曰：“奉姜元帅将令，催粮应付，军前听用。”黄飞虎曰：“多蒙将军催粮有功，俟上功劳簿。”郑伦曰：“俱是为国效用。”郑伦偶见土行孙也在此，忙问土行孙曰：“足下系二运官，今到此何干？”土行孙曰：“青龙关中有一人名唤陈奇，也与你一样拿人，吾岳父被他拿去，坏了性命，特奉元帅将令，来此救援。只他比你不同，他把嘴一张，口内喷出一道黄气来，其人自倒，比你那鼻中哼出白气来大不相同，觉他的便宜。昨日我被他拿去，走了一遭来。”郑伦曰：“岂有此理！当时吾师传我，曾言吾之法盖世无双，难道此关又有此异人？我必定会他一会，看其真实。”且说陈奇恨邓婵玉打伤他头面，自服了丹药，一夜痊愈。次日出关，坐名只要邓婵玉出来定个雌雄。哨马报入中军：“后老爷：陈奇搦战。”郑伦出而言曰：“末将愿往。”黄飞虎曰：“你督粮亦是要紧的事，原非先行破敌之役，恐姜丞相见罪。”郑伦曰：“俱是朝廷功绩，何害于理？”黄飞虎只得应允。郑伦上了金睛兽，提降魔杵，领本部三千乌鸦兵出营来。见陈奇也是金睛兽，提荡魔杵，也有一队人马，俱穿黄号色，也拿着挠钩套索。郑伦心下疑惑，乃至军前大呼曰：“来者何人？”陈奇曰：“吾乃督粮上将军陈奇是也。你乃何人？”郑伦曰：“吾乃三运总督官郑伦是也。”郑伦问曰：“闻你有异术，今日特来会你。”郑伦催开金睛兽，摇手中降魔杵，劈头就打。陈奇手中荡魔杵赴面交还，二兽交加，一场大战。怎见得：

二将阵前寻斗赌，两下交锋谁敢阻。这一个似摇头狮子下山岗；那一个不亚摆尾狻猊寻猛虎。这一个兴心定要正乾

坤；那一个赤胆要把江山辅。天生一对恶生辰，今朝相遇争旗鼓。

话说二将大战虎穴龙潭：这一个恶狠狠圆睁二目，那一个咯支支咬碎银牙。只见土行孙同哪吒出辕门来看二将交兵，连黄飞虎同众将也在旗门下，都来看厮杀。郑伦正战之间，自忖：“此人当真有此法术，打人不过先下手为妙。”把杵在空中一摆，郑伦部下乌鸦兵如长蛇阵一般而来。陈奇看郑伦摆杵，士卒把挠钩套索似有拿人之状，陈奇摇杵，他那里飞虎兵也有套索钩挠，飞奔前来。正是：

能人自有能人伏，今日哼哈相会时。

郑伦鼻子里两道白光，出来有声；陈奇口中黄光也自进出。陈奇跌了个金冠倒蹶，郑伦跌了个铠甲离鞍。两边兵卒不敢拿人，只顾各人抢各人主将回营。郑伦被乌鸦兵抢回，陈奇被飞虎兵抢回，各自上了金睛兽回营。土行孙同众将笑得腰软骨折。郑伦自叹曰：“世间又有此异人，明日定要与他定个雌雄，方肯罢休。”不表。只说陈奇进关来见丘引，尽言前事。丘引又闻佳梦关失了，心下不安。次日，郑伦关下搦战，陈奇上骑出关，言曰：“郑伦，大丈夫一言已定，从今不必用术，各赌手上功夫，你我也难得会。”催开坐下骑，又杀一日，未见输赢。来见黄飞虎，众将俱在帐上，共议取关之策。哪吒曰：“如今土行孙也在此，不若今夜我先进关，斩关落锁，夜里乘其无备，取了关为上策。”黄飞虎曰：“全仗先行。”正是：

哪吒定计施威武，今夜青龙属武王。

话说丘引在关内，修表进朝歌，遣将来此协同守关，共阻周兵。不觉是一更时分，土行孙先进关里来，暗暗在囤囤中打点放

黄天禄、太鸾。二更时分，哪吒登起风火轮，飞进关来，在城楼上祭起砖，把守门军将打散，遂撞开栓锁。周兵呐一声喊，杀进城中来，金鼓大作，天翻地覆，城中大乱，百姓只顾逃生。土行孙在囿园中，听得呐喊，遂放了黄天禄、太鸾，杀出本府来。丘引还不曾睡，急忙上马，拎枪出府，只见灯光影里，火把丛中，见金甲红袍，乃武成王黄飞虎。哪吒登风火轮使枪杀来，邓秀、赵升、孙焰红把丘引裹在当中。郑伦杀进城来，正遇陈奇，二将夜兵大战。黄天禄从后面杀出府来。土行孙倒拖镗铁棍，往丘引马下打来。上三路哪吒的枪；中三路黄明、周纪的斧；下三路土行孙的棍；丘引不及提防，被土行孙一棍正打着他马七寸，那马打了个前失，把丘引跌下马来。黄飞虎看见，忙撙枪刺来。丘引已借土遁去了。正是：生死有定，不该绝于此关。且言众将裹住陈奇，被哪吒祭起乾坤圈打中，陈奇伤了臂膊，往左一闪，被黄飞虎一枪刺中胁下，死于非命。杀到天明，黄飞虎收兵查点，只走了丘引。飞虎升厅，出榜安民，查明户口册籍，留将守青龙关。黄总兵回师，先有哪吒报捷。土行孙仍催粮去了。

且说子牙在中军与众将正讲六韬三略，报事官报：“元帅，哪吒等令。”子牙命：“传进来。”哪吒至中军，备言取了青龙关事，说了一遍：“……弟子先来报捷。”子牙大悦，谓众将曰：“吾之先取此二关者，欲通吾之粮道；若不得此，倘纣兵断吾粮道，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我先首尾受敌，此非全胜之道也，故为将先要察此。今幸俱得，可以无忧。”众将曰：“元帅妙算，真无遗策！”正谈论间，左右报：“黄飞虎等令。”子牙曰：“令来。”飞虎至中军，打躬行礼。子牙贺过功，因不见邓九公、黄天祥在前，心中甚是凄楚，叹曰：“可惜忠勇之士，不得享武王之禄耳！”营中治

酒欢饮。次日，子牙差辛甲先下一封战书。

话说汜水关韩荣见子牙按兵不动，分兵取佳梦、青龙二关，速速差人打探。回报：“二关已失。”韩荣对众将曰：“今西周已得此二关，军威正盛，我等正当中路，必须协力共守，毋得专恃力战也。”众将各有不忿之色，愿决一死战。正议间，报：“姜元帅遣官下战书。”韩荣命：“令来。”辛甲至殿前，将书呈上。韩荣接书，展开观看，书曰：

西周奉天征讨天宝大元帅姜尚，致书于汜水关主将麾下：尝闻天命无常，惟有德者永获天眷。今商王受淫酗肆虐，暴殄下民。天愁于上，民怨于下。海宇分崩，诸侯叛乱，生民葑炭。惟我周武王特恭行天之罚，所在民心效顺，强梁授首；所有佳梦、青龙二关逆命，俱已斩将搴旗，万民归顺。今大兵到此，特以尺一之书咸使闻知，或战，或降，早赐明决。毋得自误。不宣。

韩荣观看毕，即将原书批回：“来日会战。”辛甲领书回营，见子牙曰：“奉令下书，原书批回，明日会兵。”子牙整顿士卒，一夜无词。次日，子牙行营炮响，大队摆开出辕门，在关下搦战。有报马报入关来：“今有姜元帅关下请战。”韩荣忙整点人马，放炮呐喊出关，左右大小将官分开，韩荣在马上见子牙号令森严，一对对英雄威武。怎见得，有《鹧鸪天》一词为证，词曰：

杀气腾腾万里长，旌旗戈戟透寒光。雄师手仗三环剑，虎将鞍横丈八枪。军浩浩，士忙忙，锣鸣鼓响猛如狼。东征大战三千阵，汜水交兵第一场。

话说韩荣在马上见子牙，口称：“姜元帅请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元帅何故动无名之师，以下凌上，甘心作商家叛臣，

吾为元帅不取也！”子牙笑曰：“将军之言差矣。君正，则居其位；君不正，则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天命岂有常哉，惟有德者能君之。昔夏桀暴虐，成汤伐之，代夏而有天下。今纣王罪过于桀，天下诸侯叛之。我周特奉天之罚，以讨有罪，安敢有逆天命，厥罪惟钧哉。”韩荣大怒曰：“姜子牙，我以你为高明之士，你原来是妖言惑众之人！你有多大本领，敢出大言！哪员将与吾拿了？”旁有先行王虎，走马摇刀，飞奔前来，直取子牙。只见哪吒已登风火轮，举枪忙迎。轮马相交，刀枪并举，两下里喊声不息，鼓角齐鸣。战未数合，哪吒奋勇一枪，把王虎挑于马下。魏贲见哪吒得胜，把马一磕，摇枪前来，飞取韩荣。韩荣手中戟赴面交还，魏贲的枪势如猛虎。韩荣见先折了王虎，心中已自慌忙，无心恋战。只见子牙挥动兵将冲杀过来，韩荣抵敌不住，败进关中去了。子牙得胜回营。不表。且说韩荣兵败进关，一面具表往朝歌告急，一面设计守关。正在紧急之时，忽报：“七首将军余化等令。”韩荣听得余化来至，大喜，忙传令：“令来。”余化至殿上行礼，韩荣曰：“自从将军战败去后，此关反被黄飞虎走出去了，不觉数载；岂他养成气力，今反伙同那姜尚，三路分兵，取了佳梦关、青龙关，尽为周有。昨日会兵，不能取胜，如之奈何？”余化曰：“末将被哪吒打伤，败回蓬莱山，见我师尊，烧炼一件宝物，可以复我前仇。纵周家有千万军将，只叫他片甲无存。”韩荣大喜，治酒管待。话说次日，余化至周营讨战。子牙问：“谁去出马？”哪吒应声而出：“弟子愿往。”哪吒道罢，登轮提枪，出得营来，一见余化，哪吒认得他，大叫曰：“余化慢来！”余化见了仇人，把脸红了半边，也不答话，催开金睛兽，摇戟直取哪吒。哪吒的枪赴面交还，轮兽相交，戟枪双举，来往冲杀有二三十合，哪吒

的枪乃太乙真人传授，有许多机变，余化不是哪吒对手。余化把一口刀，名曰“化血神刀”祭起，如一道电光，中了刀痕，时刻即死。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丹炉曾锻炼，火里用功夫。

灵气后先妙，阴阳表里扶。

透甲元神丧，沾身性命无。

哪吒逢此刀，眼下血为肤。

余化将化血刀祭起，那刀来得甚快，哪吒躲不及，中了一刀。大抵哪吒乃莲花化身，浑身俱是莲花瓣儿，纵伤了他，不比凡夫血肉之躯，登时即死，该有凶中得吉。哪吒着刀伤了，大叫一声，败回营中，走进辕门，跌下风火轮来。哪吒着了刀伤，只是颤，不能做声。旗门官报与子牙，子牙令扛抬至中军。子牙叫：“哪吒！”哪吒不答话，子牙心下郁郁不乐。不知哪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孙盗骑陷身

诗曰：

余化恃强自丧身，师尊何苦费精神。

因烧土行反招祸，为惹惧留致起嗔。

北海初沉方脱难，捆仙再缚岂能徇！

从来数定应难解，已是封神榜内人。

话说余化得胜回营。至次日，又来周营搦战。探马报入中军。子牙问：“谁人出马？”有雷震子应曰：“愿往。”提棍出营，见余化黄面赤髯，甚是凶恶，问曰：“来者可是余化？”余化大骂：“反国逆贼！你不认得我麼！”雷震子大怒，把二翅飞腾于空中，将黄金棍劈头打来，余化手中戟赴面交还。一个在空中用力，一个在兽上施威。雷震子金棍刷来，如泰山一般。余化望上招架费力，略战数合，忙祭起化血刀来，把雷震子风雷翅伤了一刀。幸而原是两枚仙杏化成风雷二翅，今中此刀，尚不至伤命，跌在尘埃，败进行营，来见子牙。子牙又见伤了雷震子，心中甚是不乐。次日，有报马报入中军：“有余化搦战。”子牙曰：“连伤二人，若痴呆一般，又不做声，只是寒颤；且悬‘免战牌’出去。”军政官将“免战牌”起。余化见周营北“免战牌”，掌鼓回营。只见次日，有督粮官杨戩至辕门，见“免战”二字，杨戩曰：“从三月十五日拜将之后，将近十月，如今还在这里，尚不曾取成汤寸土，连忙北‘免战牌’……”心中甚是疑惑，“……且见了元帅，

再做道理。”探马报入中军：“启元帅：有督粮官杨戩候令。”子牙曰：“令来。”杨戩上帐，参谒毕，禀曰：“弟子催粮，应付军需，不曾违限，请令定夺。”子牙曰：“兵粮足矣；其如战不足何！”杨戩曰：“师叔且将‘免战牌’收了，弟子明日出兵，看其端的，自有处治。”子牙在中军与众人正议此事，左右报：“有一道童来见。”子牙曰：“请来。”少时，至帐前，那童子倒身下拜曰：“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师兄哪吒有厄，命弟子背上山去调理。”子牙即将哪吒交与金霞童子，背往乾元山去了。不表。且说杨戩见雷震子不做声，只是颤，看刀刃中血水如墨。杨戩观看良久，“此乃是毒物所伤。”杨戩启子牙：“去了‘免战牌’。”子牙传令：“去了‘免战牌’。”次日，汜水关哨马报入关中：“周营已去‘免战牌’。”余化听得，遂上了金睛兽出关，来至营前搦战。哨马报入中军：“关内有将讨战。”正是：

常胜不知终有败，周营自有妙人来。

话说余化至营前搦战，杨戩禀过子牙，忙提三尖刀出营。见余化光景，是左道邪说之人，杨戩大叫曰：“来者莫非余化麼？”余化曰：“然也。尔通名来。”杨戩曰：“吾乃姜元帅师侄杨戩是也。”纵马摇三尖刀飞来直取，余化手中戟赴面交还。两马相交，一场大战。未及二十馀合，余化祭起化血神刀，如闪电飞来。杨戩运动八九玄功，将元神遁出，以左肩迎来，伤了一刀，也大叫一声，败回行营，看是什麽毒物，来见子牙。子牙问曰：“你会余化如何？”杨戩曰：“弟子见他神刀厉害，仗吾师道术，将元神遁出，以左臂迎他一刀，毕竟看不出他的果是何毒。弟子且往玉泉山金霞洞去一遭。”子牙许之。杨戩借土遁往玉泉山来，到了金霞洞，进洞见师父，拜罢，玉鼎真人问曰：“杨戩，你此来有

什麼话说？”杨戩对曰：“弟子同师叔进兵汜水关，与守关将余化对敌。彼有一刀，不知何毒，起先雷震子被他伤了一刀，只是寒颤，不能做声；弟子也被他伤了一刀，幸赖师父玄功，不曾重伤，然不知果是何毒物。”玉鼎真人忙令杨戩将刀痕来看，真人见此刀刃，便曰：“此乃是化血刀所伤。但此刀伤了，见血即死。幸雷震子伤的两枚仙杏，你又有玄功，故尔如此；不然，皆不可活。”杨戩听得，不觉大惊，忙问曰：“似此将何术解救？”真人曰：“此毒连我也不能解。此刀乃是蓬莱岛一气仙余元之物。当时修炼时，此刀在炉中，有三粒神丹同炼的。要解此毒，非此丹药，不能得济。”真人沉思良久，乃曰：“此事非你不可。”附耳，“……如此如此方可。”杨戩大喜，领了师父之言，离了玉泉山往蓬莱岛而来。正是：

真人道术非凡品，咫尺蓬莱见大功。

话说杨戩借土遁往蓬莱岛而来，前至东海。好个海岛，异景奇花，观之不尽。怎见得海水平波，山崖锦砌，正所谓蓬莱景致与天阙无差。怎见得好山，有赞为证：

势镇东南，源流四海，汪洋潮涌作波涛，滂渤山根成碧阙。蜃楼结彩，化为人世奇观；蛟孽兴风，又是沧溟幻化。丹山碧树非凡，玉宇琼宫天外。麟凤优游，自然仙境灵胎；鸾鹤翱翔，岂是人间俗骨。琪花四季吐精英，瑶草千年呈瑞气。且慢说青松翠柏常春；又道是仙桃仙果时有。修竹拂云留夜月，藤萝映日舞清风。一溪瀑布时飞雪，四面丹崖若列星。正是：百川涔注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话说杨戩来至蓬莱岛，看罢蓬莱景致，仗八九玄功，将身变成七首将军余化，径进蓬莱岛来。见了一气仙余元，倒身下拜。

余元见余化到此，乃问曰：“你来做什麼？”余化曰：“弟子奉师父之命，去汜水关协同韩总兵把守关隘，不意姜尚兵来，弟子见头一阵，刀伤了哪吒，第二阵伤了雷震子，第三阵恰来了姜子牙师侄杨戩，弟子用刀去伤他，被他一指，反把刀指回来，将弟子伤了肩臂，望老师慈悲救拔。”一气仙余元曰：“有这等事？他有何能，敢指回我的宝刀？但当时炼此宝，在炉中分龙虎，定阴阳，同炼了三粒丹药，我如今将此丹留在此间也无用，你不若将此丹药取了去，以备不虞。”余元遂将丹递与余化。余化叩头，“谢老师天恩。”忙出洞来，回周营。不表。有诗单赞杨戩玄功变化之妙：

悟到功成道始精，玄中玄妙有无生。

蓬莱枉秘通灵药，汜水徒劳化血兵。

计就腾挪称幻圣，装成奇巧盗英明。

多因福助周文武，一任奇谋若浪萍。

话说杨戩得了丹药，径回周营。且说一气仙余元把药一时俱与了余化，静坐思忖：“杨戩有多大本领，能指回我的化血刀？若余化被刀伤了，他如何还到得这里？其中定有缘故。”余元掐指一算，大叫曰：“好杨戩匹夫！敢以变化玄功盗吾丹药，欺吾太甚！”余元大怒，上了金眼驼，来赶杨戩。杨戩正往前行，只听得后面有风声赶至，杨戩已知余元来赶，忙把丹药放在囊中，暗祭哮天犬存在空中。余元只顾赶杨戩，不知暗算难防，余元被哮天犬夹颈子一口。正是此犬：

牙如钢剑伤皮肉，红袍拉下半边来。

余元不曾提防暗算，被犬一口，把大红白鹤衣扯了半边。余元又吃了大亏，不能前进，“吾且回去，再整顿前来，以复此仇。”

话说子牙正在营中纳闷，只见左右来报：“有杨戩等令。”子牙传令：“令来。”杨戩至帐前，见子牙，备言前事，盗丹而回。子牙大喜，忙取丹药救雷震子；又遣木吒往乾元山，送此药与哪咤调理。次日，杨戩往关下搦战。探事官报入帅府：“周营中有将讨战。”韩荣忙令余化出战。余化上了金睛兽，拎戟出关。杨戩大呼曰：“余化，前日你用化血刀伤我，幸吾炼有丹药，若无丹药，几中汝之奸计也。”余化暗思：“此丹乃一炉所出，焉能周营中也有此丹？若此处有这丹，此刀无用。”催开金睛兽，大战杨戩。二马相交，刀戟并举，二将酣战三十馀合。正杀之间，雷震子得了此丹，即时全好了，心中大怒，竟飞出周营，大喝曰：“好余化！将恶刀伤吾，若非丹药，几至不保。不要走，吃我一棍，以泄此恨！”拎起黄金棍，劈头刷来。余化将手中戟架棍。杨戩三尖刀来得又勇，余化被雷震子一棍打来，将身一闪，那棍正中金睛兽，把余化掀翻下地，被杨戩复一刀，结果了性命。正是：一腔左术全无用，枉做成汤梁栋材。

杨戩斩了余化，掌鼓回营，见子牙报功。不表。

且说韩荣闻余化阵亡，大惊：“此事怎好！前日遣官往朝歌去，命又不下；今无人协同守此关隘，如何是好！”正议间，余元乘了金睛五云驼，至关内下骑，至帅府前，令门官通报。众军官见余元好欺负，忙报韩荣。韩荣传令：“请来。”道人进帅府，韩荣迎接余元。只见他生得面如蓝靛，赤发獠牙，身高一丈七八，凛凛威风，二目目光冒出。韩荣降阶而迎，口称：“老师。”请上银安殿。韩荣下拜，问曰：“老师是哪座名山？何处洞府？”一气仙余元曰：“杨戩欺吾太甚，盗丹杀我弟子余化。贫道是蓬莱岛一气仙余元是也；今特下山，以报此仇。”韩荣闻说大喜，治酒

管待。次日，余元上了五云驼，出关至周营，坐名要子牙答话。报马报入中军：“汜水关有一道人请元帅答话。”子牙传令：“摆队伍出营。”左右分五岳门人，一骑当先。只见一位道人，生的十分猥恶。怎见得：

鱼尾冠，金嵌成；大红服，云暗生。面如蓝靛獠牙冒，赤发红形古怪形。丝绦飘火焰，麻鞋若水晶。蓬莱岛内修仙体，自在逍遥得至清。位在监斋成神道，一气仙名旧有声。

话说子牙至军前问曰：“道者请了。”余元道：“姜子牙，你叫出杨戩来见我。”子牙曰：“杨戩催粮去了，不在行营。道者，你既在蓬莱岛，难道不知天意。今成汤传位六百余年，至纣王无道，暴弃天命，肆行猥恶，罪恶贯盈，天怒人怨，天下叛之。我周应天顺人，克修天道，天下归周。今奉天之罚，以观政于商，尔何得阻逆天吏，自取灭亡哉！道者，你不观余化诸人皆是此例，他纵有道术，岂能扭转天命耶！”余元大怒曰：“总是你这一番妖言惑众！若不杀你，不足以绝祸根！”催开五云驼，仗宝剑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剑赴面交还。左有李靖，右有韦护，各举兵器，前来助战。四人只为无名火起，眼前要定雌雄。余元的宝剑光华灼灼；子牙剑彩色辉辉；李靖刀寒光灿灿；韦护杵杀气腾腾。余元坐在五云驼上，把一尺三寸金光锉祭在空中，来打子牙。子牙忙展杏黄旗，现出有千朵金莲，拥护其身。余元忙收了金光锉，复祭起来打李靖。不防子牙祭起打神鞭来，一鞭正中余元后背，只打的三昧真火喷出丈馀远近。李靖又把余元腿上一枪。余元着伤，把五云驼顶上一拍，只见那金眼驼四足起金光而去。子牙见余元着伤而走，收兵回营。不表。且说土行孙催粮来至，见子牙会兵，他暗暗的瞧见余元的五云驼四足起金光而去，土行孙大

喜：“我若得此战骑，催粮真是便益。”当时子牙回营升帐，忽报：“土行孙等令。”子牙传令：“令来。”土行孙至帐前，交纳粮数，不误限期。子牙曰：“催粮有功，暂且下帐少憩。”土行孙下帐，来见邓婵玉，夫妻共语，说：“余化把刀伤了哪吒，哪吒往乾元山养伤痕去了。”土行孙至晚，对邓婵玉曰：“我方才见余元坐骑，四足旋起金光，如云霓缥缈而去，妙甚，妙甚！我今夜走去，盗了他的来，骑着催粮，有何不可？”邓婵玉曰：“虽然如此，你若要去，须禀知元帅，方可行事，不得造次。”土行孙曰：“与他说没用，总是走去便来，何必又多一番唇舌？”当时夫妻计较停当。将至二更，土行孙把身子一扭，径进汜水关，来到帅府里。土行孙见余元默运元神，土行孙在地下，往上看他，道人目似垂帘，不敢上去，只得等候。却言余元默运元神，忽然心血潮来，余元暗暗掐指一算，已知土行孙来盗他的坐骑。余元把阳神出窍，少刻，鼻息之声如雷。土行孙在地下听见鼻息之声，大喜曰：“今夜定然成功。”将身子钻了上来，拖着铁棍，又见廊下拴着五云驼。土行孙解了缰绳，牵到丹墀下，挨着马台扒上去，试验试验，然后又扒将下来。将这镔铁棍执在手里，来打余元，照余元耳门上一下，只打得七窍中三昧火冒出来，只是不动；复打一棍，打得余元只不作声。土行孙曰：“这泼道，真是顽皮！吾且回去，明日再做道理。”土行孙上了五云驼，把他顶上拍了一下，那兽四足就起金云，飞在空中。土行孙心下十分欢喜。正是：

欢喜未来灾又至，只因盗物惹非殃。

且说土行孙骑着五云驼，只在关里串，不得出关去。土行孙曰：“宝贝，你还出关去！”话犹未了，那五云驼便落将下地来。土行孙方欲下驼，早被余元一把抓住头发，拎着他，不令他挨地，

大叫曰：“拿住偷驼的贼了！”惊动一府大小将官，掌起火把灯球。韩荣升了宝殿，只见余元高高的把土行孙拎着。韩荣灯光下见一矮子，“老师拎着他做什么？放下他来罢了。”余元曰：“你不知他会地行之术，但沾了地，他就去了。”韩荣曰：“将他如何处治？”余元曰：“你把俺蒲团下一个袋儿取来，装着这孽障，用火烧死他，方绝祸患。”韩荣取了袋儿装起来。余元叫：“搬柴来。”少时间，架起柴来，把如意乾坤袋烧着。土行孙在火里大叫曰：“烧死我也！”好火！怎见得，有诗为证：

细细金蛇遍地明，黑烟滚滚即时生。

燧人出世居离位，炎帝腾光号火精。

山石逢时皆赤土，江湖偶遇尽枯平。

谁知天意归周主，自有真仙渡此惊。

话说余元烧土行孙，命在须臾。也是天数，不该如此。只见惧留孙正坐蒲团默养元神，见白鹤童子来至曰：“奉师尊玉旨，命师兄去救土行孙。”惧留孙闻命，与白鹤童子分别，借着纵地金光法来至汜水关里。见余元正烧乾坤袋，惧留孙使一阵旋窝风，往下一坐，伸下手来，连如意乾坤袋提将去了。余元看见一阵风来，又见火势有景，余元掐指一算：“好惧留孙！你救你的门人，把我如意乾坤袋也拿了去！我明日自有处治。”且说惧留孙将土行孙救出火焰之中，土行孙在内自觉得不热，不知何故。惧留孙来至周营。那夜是南宫适巡外营，时至三更尽，南宫适问曰：“是什么人？”惧留孙曰：“是我。快通报子牙，我来也。”南宫适向前看，知是惧留孙，忙传云板。子牙三鼓时分起来，外边传入帐中：“有惧留孙在辕门。”子牙忙出迎接，见惧留孙拎着一个袋子，至军前打稽首坐下。子牙曰：“道兄夤夜至此，有何见谕？”

惧留孙曰：“土行孙有火难，特来救之。”子牙大惊：“土行孙昨日催粮方回，其灾如何得至？”惧留孙把如意袋儿打开，放出土行孙来，问其详细，土行孙把盗五云驼的事说了一遍。子牙大怒曰：“你要做此事，也该报我知道，如何违背主帅，暗行辱国之事？今若不正军法，诸将效尤，将来营规必乱。传刀斧手，将土行孙斩首号令！”惧留孙曰：“土行孙不遵军令，暗行进关，有辱国体，理宜斩首；只是用人之际，暂且待罪立功。”子牙曰：“若不是道兄求免，定当斩首。”令左右：“且与我放了。”土行孙谢了师父，又谢过子牙。一夜周营中未曾安静。次日，只见一气仙余元出关来至周营，坐名只要惧留孙。惧留孙曰：“他来只为如意乾坤袋，我不去会他。你只须如此，自可擒此泼道也。”惧留孙与子牙计较停当，子牙点炮出营。余元一见子牙，大呼曰：“只叫惧留孙来会我！”子牙曰：“道友，你好不知天命！据道友要烧死那土行孙，自无逃躲，岂知有他师父来救他，正所谓有福之人，纵千方百计而不能加害；无福之人遇沟壑而丧其躯。此岂人力所能哉！”余元大怒曰：“巧言匹夫尚敢为他支吾！”催开五云驼，使宝剑来取。子牙坐下四不相，手中剑赴面相迎。二兽相交，双剑并举，两家一场大战。怎见得，有词为证：

凛凛征云万丈高，军兵擂鼓把旗摇。一个是封神都领袖；一个是监斋名姓标。这个正道奉天灭纣王；那个是无福成仙自逞高。这个是六韬之内称始祖；那个是恶性凶心怎肯饶。自来有福催无福，天意循环怎脱逃。

话说子牙大战余元，未及十数合，被惧留孙祭捆仙绳在空中，命黄巾力士半空将余元拿去，只有五云驼跳进关中。子牙与惧留孙将余元拿至中军。余元曰：“姜尚，你虽然擒我，看你将

何法治我！”子牙令李靖：“斩讫报来！”李靖领令，推出辕门，将宝剑斩之。一声响，把宝剑砍缺有二指。李靖回报子牙，备言杀不得之事，说了一遍。子牙亲自至辕门，命韦护祭降魔杵打，只打得腾腾烟出，烈烈火飞。余元作歌曰：

“君不见，天皇得道将身炼。修仙养道碧游宫，坎虎离龙方出现。五行随我任心游，四海三江都走遍。顶金顶玉秘修成，曾在炉中仙火煅。你今斩我要分明，自古一剑还一剑。漫道馀言说不灵。”

余元作歌罢，子牙心下十分不乐，与惧留孙共议：“如今放不得余元，且将他囚于后营，等取了关再做区处。”惧留孙曰：“子牙，你可命匠人造一铁柜，将余元沉于北海，以除后患。”子牙命铁匠急造，铁柜已成，将余元放在柜内。惧留孙命黄巾力士抬定了，往北海中一丢，沉于海底。黄巾力士回覆惧留孙法旨。不表。

且说余元入于北海之中，铁柜亦是五金之物，况又丢在水中，此乃金水相生，反助了他一臂之力。余元借水遁走了，径往碧游宫紫芝崖下来。余元被捆仙绳捆住，不得见截教门人传与掌教师尊。忽听得一个道童，唱道情而来，词曰：

山遥水遥，隔断红尘道。粗袍敝袍，袖里乾坤倒。日月肩挑，乾坤怀抱。常自把烟霞啸傲，天地逍遥。龙降虎伏道自高，紫雾护新巢，白云做故交。长生不老，只在壶中一觉。

话说余元大呼曰：“哪一位师兄，来救我之残喘！”水火童儿见紫芝崖下一道者，青面红发，巨口獠牙，捆在那里，童儿问曰：“你是何人，今受此厄？”余元曰：“我乃是金灵圣母门下，蓬莱岛一气仙余元是也；今被姜子牙将我沉于北海，幸天不绝我，得

借水遁，方能到得此间。望师兄与我通报一声。”水火童儿径来见金灵圣母备言余元一事。金灵圣母闻言大怒，急至崖前。不见还可，越见越怒。金灵圣母径进宫内，见通天教主行礼毕，言曰：“弟子一事启老师：人言昆仑门下欺灭吾教，俱是耳听；今将一气仙余元，他得何罪，竟用铁柜沉于北海；幸不绝生，借水遁逃至于紫芝崖。望老师大发慈悲，救弟子等体面。”通天教主曰：“如今在哪里？”金灵圣母曰：“在紫芝崖。”通天教主吩咐：“抬将来。”少时，将余元抬至宫前。碧游宫多少截教门人，看见余元，无不动气。只见金钟声响，玉磬齐鸣，掌教师尊来至，到了宫前，一见诸大弟子，齐言：“阐教门人欺吾教太甚！”教主看见余元这等光景，教主也觉得难堪，先将一道符印对余元身上，教主用手一弹，只见捆仙绳吊下来。古语云：“圣人怒发不上脸。”随命余元：“跟吾进宫。”教主取一物与余元，曰：“你去把惧留孙拿来见我，不许你伤他。”余元曰：“弟子知道。”正是：

圣人赐与空心锁，只恐皇天不肯从。

话说余元得了此宝，离了碧游宫，借土遁而来。行得好快，不须臾，已至汜水关。有报事马报入关中：“有余道长到了。”韩荣降阶迎接到殿，欠身言曰：“闻老师失利，被姜尚所擒，使末将身心不安。今得睹天颜，韩荣不胜幸甚！”余元曰：“姜尚用铁柜把我沉于北海，幸吾借小术到吾师尊那所在，借得一件东西，可以成功。可将吾五云驼收拾，打点出关，以报此恨。”余元遂上骑，至周营辕门，坐名只要惧留孙。报马报入中军：“启元帅：余元搦战，只要惧留孙。”幸而惧留孙不曾回山。子牙大惊，忙请惧留孙商议。惧留孙曰：“余元沉海，毕竟借水遁潜逃至碧游宫，想通天教主必定借有奇宝，方敢下山。子牙，你还与他答话，

待吾再擒他进来，且救一时燃眉之急。若是他先祭其宝，则吾不能支耳。”子牙曰：“道兄言之有理。”子牙传令：“点炮。”帅旗展动，子牙至军前。余元大呼曰：“姜子牙，我与你今日定见雌雄！”催开五云驼，恶狠狠飞来直取。姜子牙手中剑赴面交还。只一合，惧留孙祭起捆仙绳，命黄巾力士：“将余元拿下！”只听得一声响，又将余元平空拿去了。正是：

秋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

余元不提防暗中下手，子牙见拿了余元，其心方安。进营，将余元放在帐前。子牙与惧留孙共议：“若杀余元，不过五行之术，想他俱是会中人，如何杀得他？倘若再走了，如之奈何！”正所谓“生死有定，大数难逃”。余元正应“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如何逃得。子牙在中军正无法可施，无筹可展，忽然报：“陆压道人来至。”子牙同惧留孙出营相接。至中军，余元一见陆压，只吓得仙魂缥缈，面似淡金，余元悔之不及。余元曰：“陆道兄，你既来，还求你慈悲我，可怜我千年道行，苦尽功夫。从今知过必改，再不敢干犯西兵。”陆压曰：“你逆天行事，天理难容，况你是‘封神榜’上之人，我不过代天行罚。正是：

不依正理归邪理，仗你胸中道术高。

谁知天意扶真主，吾今到此命难逃。”

陆压曰：“取香案。”陆压香焚炉中，望昆仑山下拜，花篮中取出一个葫芦，放在案上，揭开葫芦盖，里边一道白光如线，起在空中，现出七寸五分横在白光顶上，有眼有翅。陆压口里道：“宝贝请转身！”那东西在白光之上连转三四转，可怜余元斗大一颗首级落将下来。有诗单道斩将封神飞刀，有诗为证：

先炼真元后运功，此中玄妙配雌雄。

惟存一点先天诀，斩怪诛妖自不同。

话说陆压用飞刀斩了余元，他一灵已进封神台去了。子牙欲要号令，陆压曰：“不可。余元原有仙体，若是暴露，则非礼矣。用土掩埋。”陆压与惧留孙辞别归山。

且说韩荣打听余元已死，在银安殿与众将共议曰：“如今余道长已亡，再无可敌周将者。况兵临城下，左右关隘俱失与周家，子牙麾下俱是道德术能之士，终不得取胜。欲要招降，不忍负成汤之爵位；如不归降，料此关难守，终被周人所掳。为今之计，奈何，奈何！”旁有偏将徐忠曰：“主将既不忍有负成汤，决无献关之理。吾等不如将印绶在殿庭，文册留与府库，望朝歌拜谢皇恩，弃官而去，不失尽人臣之道。”韩荣听说，俱从其言，遂传令众军士：“将府内资重之物，打点上车。”欲隐迹山林，埋名丘壑。此时众将官各自去打点起行。韩荣又命家将搬运金珠宝玩，扛抬细软衣帛，纷纭喧哗，忽然惊动韩荣二子，在后园中设造奇兵，欲拒子牙。弟兄二人听得家中纷纷然哄乱，走出庭来，只见家将扛抬箱笼，问其缘故，家将把弃关的话说了一遍。二人听罢，“你们且住了，我自有道理。”二人齐来见父亲。不知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